武俠世界



第33年

52

$15.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著「鬼谷子傳奇故事」之「天地陰陽」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鬼谷子離開吳國前去越國，將莫邪母子安置在筮家村避禍，又爲筮丹、干家點了一穴五鬼運財，便和筮丹、猿爺爺遊歷越都，巧遇越王勾踐，禮遇隆情難却，決助越國尅制吳國……鬼谷子爲施家妙點蓮穴，其後誕生一代美人西施，更救養孤兒范蠡、文種，培養將相之材，協助越王中興，故事內容充實、引人入勝，值得一讀！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狄心先生所著「香城浪子」，還有西門丁先生新作「丐帮少爺」、司空羽先生新著「頭痛人物」，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3年
第52期
（總號17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鬼谷子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天地陰陽

五鬼運財 福蔭兩家

鬼谷子、笠丹、猿爺爺、莫邪和干潛母子等四人一猿，長途跋涉，爲避開吳國官兵耳目，專走荒僻小徑，有山翻山，有水涉水，不一日，終於進入越國境內，不久，抵達西湖之濱了。

但見西湖勝景，果然美不勝言。西湖周長約三十多里，孤山峙立湖中，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小島鼎立湖心，兩道長堤，把湖面分爲外湖、裡湖、岳湖、西裡湖、小南湖五小湖，環湖更有南高峯、北高峯、玉皇山，東面便是越國之都錢塘城(即今日的杭州)，端的是「三面雲山一面城」。

三面的山峯秀麗挺拔，勢若奔馬，大有「羣峯來自天目山，龍飛鳳舞到錢塘」的雄偉氣勢，沿湖四周，花木繁茂，姹紫嫣紅；羣山之中，穿插泉、池、溪澗，點綴亭榭、樓閣、寶塔、石窟，秀麗肅穆，眞是湖光山色，千古風情，不愧爲天下勝景。

鬼谷子目睹勝景，並不迷醉，心中卻暗道：會稽風水盡在西湖，此湖美則美矣，秀亦秀極，可惜山氣流於弱，水氣流於柔，如此柔弱風水，憑此爲國之都，豈有雄偉之勢？看來越國國勢柔弱，國威不振，與首都杭州有莫大干係！誰道地脈龍氣，與國運國勢無所干連哉？

鬼谷子當日心中所判斷，已大有根基，與後世論國都氣運名師徐善繼之論，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徐善繼的「地理人子須知」論道：「南龍之次有臨安，其龍脈自天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龕、赭二山在其中，此所謂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可惜雖合天市之垣，然廉貞姤主，必主大臣多持柄之憂；昂日星虧，武臣多咎；鬼金位起，閹寺施權；文曲多山，俗尚虛浮而詐；少微積水，人多文飾而貪；實乃形局兩弱，只宜爲一方巨鎮，不可作百年之京都，雖然暫可偏安，卻難保國運長久。」

鬼谷子所判斷之時，是越國以此爲都，不久便有亡國之恨，勾踐飽受屈辱，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臥薪嚐膽，才得以逆轉運命，僥倖復國，但其後也並不長久。

到後世論國都氣運名師徐善繼所判，南宋定都臨安(亦即杭州)，便有秦檜賣國爲奸，國勢短而不振，終被元人所滅的悲局。

越都「杭州、臨安」雖有京都之形，無京都之勢，國運柔弱，氣數不長，由此可見一斑。此乃後話，暫且打住。

當下笠丹見鬼谷子良久沉吟不語，目睹西湖美景，卻如此留神，不由嬌嗔道：「這是西湖，我自小便見慣了，有甚稀奇，值得你這般迷醉？」

鬼谷子微笑不語，猿爺爺聽說這是笠丹少時出生之地，不由歡喜得抓耳撓腮，吱吱亂跳亂叫，也不知牠在嚷叫什麼。

笠丹卻聽得明白，她的俏臉不由一紅，嗔道：「猿爺爺，連你也來取笑笠丹，說什麼西湖美之極了，怪道所出女孩子亦秀麗非常，若遇上一位於此西湖畔長大的男孩子，豈非一對金童玉女！猿爺爺，你笑人，我不依啦！」

笠丹雖嗔猶笑，神態嬌憨極了，她雖然父母雙亡，但乍臨故鄉土地，確實也覺歡欣，孤兒之苦也就稍稍沖淡了。

莫邪恍然道：「原來笠姑娘是西湖人，當眞人傑地靈，難怪如此秀美可人了！」

笠丹格格一笑道：「莫大姐喜歡這地方，便在這兒長住好了，我記得，我的家就在西湖東南面吳山腳，妳和干潛小侄便到那兒落腳好啦！」

莫邪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母子今日已成落難之人，但求有處容身之所，把潛兒撫育成人，我也便心滿意足了。」

笠丹見觸起莫邪傷心，便連忙接過干潛，道：「莫大姐，我還認得路，我這就帶你上我的故居。」

那干潛與笠丹似甚有緣，笠丹抱他，竟伸出白胖的小手兒把笠丹的脖子摟住了，樂得笠丹格格直笑，一面展開輕功，向西湖東南面的吳山掠去。

莫邪因得了鬼谷子輸送的「乾坤眞氣」，內力甚强，快步急奔之下，竟可勉强跟上笠丹的奔掠。鬼谷子與猿爺爺輕功已臻化境，追上去自然不費吹灰之力。

不一會，四人一猿便已抵達一座高約三四十丈的大山前面，但見此山由四座山連綿而成，中間高聳一山，猶如一指擎天，甚有氣勢。

鬼谷子微一沉吟，問笠丹道：「此山名爲吳山，未知那四座山，可另有名稱？」

笠丹想了想，道：「我小時候便聽爹娘說過，吳山由四山構成，分名爲紫陽、雲居、七寶、峨嵋，居中高聳一座，天下聞名，便是吳山第一峯的紫陽山了。」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此山大有來頭，豈無潛龍踪跡？倒不可輕覷了，但此時當務之急，乃先行安頓莫邪母子，上山之行只好容後再說。鬼谷子出道以來，歷經兇險，雖年僅二十，處事已甚有分寸。

當下鬼谷子對笠丹道：「丹妹妹可記得故居所在麼？」

笠丹向吳山正中的紫陽山一指，嬌喘口氣，似嬌不勝情，道：

「我家便在山中的紫陽山脚……」話未畢又幽幽的歎了口氣。

猿爺爺見笠丹歎氣，登時急得吱吱亂叫。

鬼谷子明白笠丹的心事，不由微微一笑，對猿爺爺道：「猿爺爺不必焦慮，你這孫女兒只是乍入鄉土心兒怯吧了！」

笠丹引路，衆人向吳山正中的紫陽山走去，不一會便接近山脚，笠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道：這便是兒時的家園麼？

鬼谷子向紫陽山脚一看，只見到處頹垣敗瓦，偌大的一條村落，已被列國爭雄的戰火摧毀了，根本就沒有一處可容身的屋舍，人跡更絕無僅有，僅有的只是三幾隻無主的野狗，在四周竄游覓食。

鬼谷子心中不由暗道：列國爭雄，勝者爲王爲霸，但天下的老百姓就苦不堪言了。鬼谷子因此一念，便萌生以尋龍大法，消弭戰禍的雄心大志。亦因鬼谷子此一念，春秋列國爭霸大勢，便更爲玄秘莫測，千變萬化，曲折離奇。

莫邪眼見前面的頹垣敗瓦，笠丹悲憤的神色，心中已明白一切，暗道：自己是吳國子民，笠丹是越國民女，但在君主爭霸的魔影下，不分疆土，一般家破人亡，飽受戰火摧殘。

莫邪咬咬牙，柔聲安慰笠丹道：「丹妹莫要悲傷，家園雖破，但土地仍在，只要有土地，便有容身的地方！」

笠丹歎了口氣，道：「干大嫂，眞對不起，我以爲故家仍在，才引領妳到此，不料卻要妳來安慰我了！」

猿爺爺忽然飛跑上前，折了一枝樹枝，猛地插在地上，作了一個遮天蓋地的手勢，嘴裏吱吱呱呱的叫着。

笠丹不語，在場中人誰也不知猿爺爺說什麼，鬼谷子卻忽然明白了猿爺爺的意思，他不由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家破了，可以重修；屋毀了，可以重建，只要有一雙手，還怕沒有地方居住嗎？猿爺爺說，他曾跟越女奇俠學過搭建木屋之術，此地甚多樹木，正好派上用場，不料他身爲獸類，竟比世人堅强多了。」

笠丹道：「鬼谷哥哥，你這是拿猿爺爺來鼓勵我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並非鼓勵，而是動手，向猿爺爺學那搭建木屋的手藝！」鬼谷子說罷，便驀地轉身，向猿爺爺道：「猿爺爺，動手吧，我鬼谷子第一個拜你爲建木屋大師便是啦！」

猿爺爺一聽，樂得抓耳撓腮，歡喜之極，他突地竄到笠丹身前，伸出雙手，向笠丹作借討狀。

笠丹不由一笑道：「猿爺爺，你這是借越女劍用麼？這把劍是你贈給丹兒的，你用便拿去，何必言借？」

猿爺爺連忙點頭稱是，笠丹便把劍拔出來，交給猿爺爺。猿爺爺接過越女古劍，便向樹林那面掠去，片刻不見。

僅一會後，樹林靠荒村廢墟那面，便突然飛起一道光芒，光芒繞樹木旋繞，所到之處，均在樹桿的上下各旋一周，片刻間已旋繞數十樹幹了。

莫邪不由吃驚道：「猿爺爺這是做什麼？」

笠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在伐木啊！不過人家伐木用斧頭，他卻以無尚神功運劍光削木而已。」

莫邪又驚又奇道：「猿爺爺用的是什麼劍？外觀古樸無華，運用起來卻光芒四射？」

笠丹格格一笑道：「此劍名爲『龍淵』，乃伏羲氏所鑄，伏羲不就是干大哥、莫大姐的師祖嗎？因此鬼谷哥哥以此推算，笠丹算是莫大姐和干大哥的師妹了！」

莫邪不由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我和干將哥同拜一師，師傳的師公便是伏羲，因此亦是我兩人的師祖，如此說來，丹妹妹與莫邪竟是源出一門呢！」

笠丹甜甜一笑道：「是，那笠丹該稱一句師姐啦！」她心中卻好笑道：我學的「八卦演行」妙步，卻直接得自伏羲氏，如此算來，笠丹豈非反成了女師公了？但這女師公把人叫得太老了，不做！不做！我還是做這「師妹」好了！

莫邪大喜道：「是，那我就得稱一聲師妹了，潛兒，快來拜過師姑啊！」

干潛在莫邪懷中，倒也乖巧，果然向笠丹咧開小嘴甜甜的笑了。

笠丹一見，登時心花怒放，她父母雙亡，本已成了孤兒，但天緣巧合，卻又添了一位師姐，一位師侄，還有一位又可笑又可氣又可愛的「鬼谷哥哥」，笠丹還是大娃兒心性，心中一暖，便把痛失家園的悲憤冲淡了。

此時鬼谷子已向樹林那面掠去，只見他在半空中突然俯身衝下，雙掌運力向樹身連連拍去，樹桿中段突然飛出，去頭削尾，光禿禿的一截如排箭似的直向廢墟中飛射而去。

猿爺爺此時已收斂劍光，見鬼谷子露了這一手大挪移神功搬運法，不由喜得又跳又叫。

莫邪直瞧得目瞪口呆，喃喃道：「鬼谷少俠這是什麼功夫，竟如神仙般的隔空取物？」

笠丹幽幽的歎了口氣，道：「我這鬼谷哥哥，什麼都好，就是

太過神秘莫測不好，就是他身負的武功到底有多深多厚，也永遠教人難於捉摸。」

莫邪是過來人，一見笠丹這等神氣，便明白了，她不由微笑道：「師妹冰雪聰明，若當世有人可以捉摸鬼谷少俠心思的，這個人便是師妹妳了，妳要努力探索啊！」

笠丹俏臉一紅道：「笠丹那有這個福氣……哎喲，不說這些啦，師姐，你照顧師侄，我過去幫手建屋了。」

笠丹說罷，便向廢墟那面掠去了。猿爺爺果然是搭建木屋的高手，只見牠先在四面插上一根粗大的樹幹，又在正中豎了一根，一間木屋的樑柱便搭好架子了。

鬼谷子和笠丹聽猿爺爺的指揮，這兒放一根，那裏插一條，又用劍挖空樹幹的一頭，把另一頭樹幹插進去，不必花一根釘，木屋的四角便已牢牢的接合了。

笠丹被猿爺爺吱吱呱呱的指使着，搬樹枝拾樹葉，跳上樑柱蓋屋頂，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猿爺爺，你爲甚麼不叫鬼谷哥哥去幹，偏要差遣笠丹？」

猿爺爺正用手接住鬼谷子送上來的一根粗樹幹，他雖已累得吁吁喘氣，但猿猴心性，如何忍得住，不由又吱吱呱呱的叫了幾聲。

笠丹居然作聲不得，乖乖的聽從差遣，幹活去了。莫邪把干潛放在一堆樹葉上，也過來相幫，見狀不由奇道：「師妹，猿爺爺說什麼啊？」

笠丹歎了口氣，道：「猿爺爺說，他是爺爺，我是孫女，鬼谷哥哥是貴客，你們是婦孺，他不能偏私，自然只好叫孫女拚命幹了。」

莫邪歎道：「若世人皆如猿爺爺一般胸懷，這世上便少了許多殺戮紛爭了。」

搭建木屋，猿爺爺不愧是此中的高手，相幫的鬼谷子、笠丹、莫邪均有內力根基，不知疲倦，僅一天工夫，便把木屋蓋好了。

當晚四人一猿，便在空蕩的木屋內歇宿。幸而猿爺爺身邊尚剩有絕谷中帶上來的奇棗兒，大人吃一顆，便可頂一個時辰。干潛這娃兒，居然也很喜歡吃這棗兒，大概他出世的心情便是苦的，那奇棗兒的味道，自然便是甜的了。

第二天，猿爺爺和鬼谷子以木材造桌椅枱櫈等室內傢具，莫邪和笠丹則在廢墟中搜尋鍋盤等生活器皿。

很快，一間像模像樣的家居，便在廢墟中重建起來了。

不過萬事俱備，仍欠「東風」，而且是最重要的「東風」。因爲人要生存，便須柴米油鹽、吃喝穿，缺一不可，但這些東西均須要銀兩，鬼谷子此時才發覺，錢這東西，對世人來說，竟如此重要。

但四人一猿，除了猿爺爺身邊所剩無多的奇棗兒，笠丹的「伏義龍淵劍」尚算值錢的東西，其他的簡直連換一厘銀的東西也沒有，奇棗兒吃光了，往後莫邪母子如何生活下去？大人尚且容易挨上三日半月，但干潛這娃兒，卻連一天半日也活不下去了。

碰上這絕頂難題，可就把神鬼莫測的鬼谷子也難住了！

* * *

鬼谷子望一眼笠丹和莫邪母子，心道：笠丹入世未深，莫邪有娃兒負累，有什麼法子可想出來，猿爺爺雖已通靈，但畢竟是猿猴心性，這等大事，他如何會不心焦？

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暗道：目下唯一可以想辦法脫離困境的，看來只有靠自己了，但自己有何辦法去弄一筆銀兩，難道去偸去搶麼，若去偸去搶，那還算是老子李耳的徒弟嗎？

想起師傅老子李耳，鬼谷子心中忽然靈光一閃，暗道：師傅曾說，若遇世上急待援救的窮苦可憐人，可運用「風水尋龍大法」中的「五鬼運財」術，替彼等妙獲一筆天地橫財。

目下莫邪母子的境況，還有笠丹身世悲涼，均有獲此筆天地橫財的條件，爲何不以此「尋龍大法」，助彼等脫此困境。

鬼谷子這般轉念，心中豁然而悟，他忽然問猿爺爺道：「猿爺爺，假若有需要，你可肯再下一趟絕谷？」

猿爺爺未及有所表示，笠丹已吃驚道：「鬼谷哥哥，絕谷兇險，猿爺爺年老體力已衰，你差他下絕谷作甚麼？」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丹妹目下是否正在重建家園？」

笠丹道：「是啊！屋子不是已蓋好了嗎？」

鬼谷子道：「屋子建好，只可容身，但要活命，尚差甚遠！」

笠丹一怔道：「尚差什麼？我在絕谷不是也生活了十年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丹妹當眞如一張白紙，雖然可寫最新最美的文字，但空空如也，根本無從下筆，不知世間的人情世態，酸甜苦辣，例如一旦奇棗兒吃光了，每日吃甚麼東西？寒冬歲月，以甚麼物件禦寒？大人尚易過，但小娃兒如何熬得下去，屋子雖建好了，但也不能當飯嚼啊。」

笠丹一聽，不由向莫邪母子瞥了一眼，心道：是啊，自己和猿爺爺尚好過，大不了重返絕谷吃奇棗兒便了，雖然報仇無望，但總可以不致餓死啊，但莫大姐和干潛又如

何生活下去？她不由幽幽的歎了口氣，喃喃道：「原來人世間尚有這許多酸甜苦辣事……這！這卻如何是好？」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辦法倒並非沒有，但看丹妹是否願意吧了！」

笠丹一怔道：「什麼辦法？難道入官府、富戶中打劫嗎？好啊！這好玩極了，只是這是越國境內，若被官府追緝，師姐母子便無處容身矣！」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非也，非也，這辦法非偷非盜非搶，只要丹妹妳願意，自然便有辦法弄一筆活命銀兩。」

笠丹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鬼谷哥哥，不去偷、盜、搶，難道會從天上掉下來麼？」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地生萬物，萬物皆靠天地所養；只要運用其中妙訣，果然可以弄一筆天地之財！」

笠丹不由格格一笑，道：「好啊，若非偷非盜非搶，可以弄一筆活命銀兩，這比去偷去搶更妙之極了，如此好玩之事，笠丹為甚麼不願嘗試？願意，願意極了！」

鬼谷子道：「如此甚好，那請猿爺爺明日一早，便潛入白虎丘絕谷，把丹妹父母的遺骨設法尋找回來，好麼？猿爺爺！」

猿爺爺見是鬼谷子的請求，居然毫不猶豫便點頭答應了，他似乎亦知道，這事對笠丹有莫大好處。

笠丹奇道：「我父母的遺骨尋找回來，在故土安葬，自然是好事，但這與天助一筆活命銀兩有何干連？」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這僅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一切且待明日上紫陽山再作打算。」

笠丹見鬼谷子神神秘秘的，不肯直道，心中一陣氣悶，但想着明日上山，有他作伴，想必大有樂趣，心中也就快活起來，不再追問下去。

第二天一早，猿爺爺不待吩咐，便離開吳山脚，向吳國境內的白虎丘縱躍而去了。猿爺爺雖然是猿猴獸類，但行事處世，竟比世人更重承諾。

鬼谷子預料猿爺爺此行必有所獲，他自己也不敢怠慢猶豫，當即亦上吳山主峯紫陽山去。笠丹也不待鬼谷子作聲，便已緊隨而上，鬼谷子邊縱身飛掠，邊微笑道：「我又沒邀妳同行，妳跟着來怎的？」

笠丹格格一笑道：「你此行是否為了笠丹重建家園？」

鬼谷子暗道：此行雖有大半原因是為莫邪母子着想，但為了莫邪母子可以生活下去，卻非要助笠丹重建家園不可，因此說這是目的也不為過，便笑着點點頭道：「是這樣又如何？」

笠丹格格笑道：「既然是為助笠丹重建家園，笠丹若不跟着前去相幫一二，爹娘泉下有知，豈非怪我不孝懶惰嗎？」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illegible]不錯，尋龍大法中的「五鬼[illegible]龍脈，亦須後人血脈承[illegible]助笠丹的先人骨骸，以「五[illegible]龍氣薰陶，令其血脈速發，雖有取巧之嫌，但亦是蔭庇笠家後裔的千秋大事，笠丹身為笠家血脈，倒也應該盡一番辛勞孝道。鬼谷子心念一轉，便欣然點頭道：「也好，那便同上吳山去吧！」

鬼谷子不徐不疾向前掠行，笠丹輕功甚佳，跟上去自然並不十分艱難。

兩人不一會掠上吳山的主峯紫陽山頂峯，但覺此峯形如筆架，四面望去，紫陽山原來又分豎十二峯，其形如筆架、香爐、棋盤、象鼻、玉笋、龜息、盤龍、舞鶴、鳴鳳、伏虎、劍泉、牛眠十二峯，形態逼眞，栩栩如生。

鬼谷子不由暗道：天地造物，當眞鬼斧神工，不可思議，如此形勝，豈無龍脈潛伏？

笠丹見鬼谷子凝思不語，便嗔道：「鬼谷哥哥，怎的忽然又變獃子了？」

鬼谷子忽爾微微一笑道：「丹妹久處吳山腳下，可知吳山紫陽峯另有名堂？」

笠丹奇道：「紫陽山便紫陽山了，又有什麼別的名堂？」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丹妹妳我等腳下這一峯，是否形如筆架？」

笠丹聞言，四面一掠，仔細一看，不由喃喃的點頭道：「此峯頂分二段，二頭高中間低，正好用來架放天筆……的確是一座天然巨大筆架峯。」

鬼谷子又道：「那與此峯側鄰的一座，又形如什麼？」

笠丹凝目望去，只見這峯形如一頭巨虎，卧伏於天地之間，不由拍手笑道：「好啊！我看清楚了，這不是一頭伏虎麼！」她再四面看去，不由心神俱往，喃喃的道：「這座猶如卧龍，那座更如牛眠，另一座又如舞鶴。啊！還有就是香爐、棋盤、鳴鳳、玉笋、象鼻、龜息、劍泉……合計恰恰是十二峯。」

鬼谷子接口道：「不錯，丹妹所見逼眞極了，這正是十二生肖峯啊！」

就因鬼谷子這一言，吳山紫陽峯日後又被稱為「十二生肖峯」了。

當下鬼谷子向十二峯仔細一瞧，微一沉吟，注目象鼻峯，心中忽

然一動，暗道：此峯有廉貞龍立輔星向，又有巨門、破軍、輔星三水同朝明堂，三元大卦中的「五鬼運財」格已隱然顯露矣！

鬼谷子心念電轉，便向笠丹道：「丹妹，跟我上象鼻峯去！」

鬼谷子話音未落，身形如電，向相隔數十丈遠的象鼻峯飛掠而去，笠丹見鬼谷子神秘莫測的模樣，說走就走，暗道：鬼谷哥哥什麼都好，就是這鬼神莫測的獃子脾氣令人忿怒，哼哼，終有一日，我笠丹要教他知道厲害……但絕非殺他，只要難他一難就是了。笠丹心中又氣又愛又恨，無奈也只好跟着鬼谷子向象鼻峯掠去。

鬼谷子與笠丹片刻便已掠抵象鼻峯，鬼谷子凝目一看，此峯果如象鼻，朝天一甩，峯端竟然有兩個洞穴，猶如象鼻上的兩個鼻孔，鼻孔中竟隱約有白氣噴射而出。

洞穴前面是一片開闊地，開闊地對面，恰恰是卧龍、伏虎兩峯。

鬼谷子一見，心中不由大喜道：「好啊！這不正是龍虎捍門，廉貞、破軍三水朝明堂？好一座天然『五鬼運財』大龍穴！」

笠丹一聽，不由目瞪口呆道：「鬼谷哥哥，什麼五鬼運財？眼前只有你和我，二個洞穴，並無什麼鬼怪之物，何來鬼怪運財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只要天地時三者配合，果然便有五鬼運財來了！」

鬼谷子說着，在身上摸出他那具「天地時神盤」，向象鼻峯巔的兩個洞穴分別一格，左面那個毫無動靜，但右面那個，神盤上的天地時三針，卻忽然重疊一起，三針一齊指向洞穴正中方向。

鬼谷子一見，不禁欣然一笑，暗道：干潛果然已得白虎丘絕谷地龍脈氣蔭庇，但凡與他生存有關的求祚，無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就連這「五鬼運財」速發奇穴，亦毫不費力，手到擒來。

鬼谷子當下在洞穴前方，以石塊鎮壓四面方位，不讓龍脈潛氣再源源外洩。說也奇怪，自鬼谷子壓上四塊石頭後，右面冒白氣的洞穴，忽然便靜寂下來了。

笠丹一見，不明究竟，吃驚呼道：「鬼谷哥哥，洞穴被你這麼一搞，竟不再噴氣，不成象鼻了。」

鬼谷子微笑道：「此峯乃為你笠家發富而設，天然巧合，鬼斧神工，不世奇緣。」

笠丹一聽，她本冰雪聰明，登時恍然悟道：「鬼谷哥哥，莫非象鼻峯上這象鼻孔洞，便是你打算用來安葬我父母遺駭，憑此便可致富，有五鬼運財來麼？乖乖，我的天，若世人均這般輕易可以發財，那也不必去辛苦拚命勞作了，鬼谷哥哥大可替普天下窮人，多點三幾萬個這等發財墓穴，那豈非功德無量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莞爾一笑道：「這等稀奇古怪念頭，也虧妳想得出來，這等速發大富龍穴，豈是容易尋覓得來，象鼻峯上此穴，其實是你笠家沾了干潛這娃兒的祖脈之光矣！」

笠丹想了想，又恍然道：「干潛的爹爹干將遺體，鬼谷哥哥說已把其安葬於白虎丘絕谷之中，那叫地龍之穴，日後足以尅制夫差的白虎龍穴，莫非象鼻峯上這座五鬼運財龍穴，亦是靠干家的地龍之穴蔭庇而來麼？」

鬼谷子不由點頭微笑道：「丹妹果然聰明，一點便豁然而悟，干家的地龍穴，乃當年伏羲所預點，伏羲首創陰陽八卦，其術之精，連我的師傅老子亦甘拜下風，因此他所點的地龍奇穴龍氣之旺，足可與當今帝王龍穴相抗衡，其後人受此龍脈蔭庇，福緣之大，足可與天地同存，更何況區區一座賴以活命的五鬼運財穴……目下萬事俱備，只待猿爺爺把丹妹父母遺骸尋回，一切便有着落矣！」

鬼谷子說罷，便與笠丹一道下山而去，返回紫陽山脚那座新建的木屋，但猿爺爺尚未見回來。

笠丹牽掛猿爺爺的安危，不由抱怨道：「那絕谷兇險之極，偏要差遣猿爺爺去冒險，萬一他有甚麼三長兩短，我可恨死你了，鬼谷哥哥啊！」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斷然的搖頭道：「不，丹妹放心，猿爺爺其實已得天地仙靈之氣，已成半仙之體，決不會半途夭折，就算有何阻滯，亦必會逢凶化吉，安然無恙！」

鬼谷子話音剛落，外面便砰的捲進一頭猿猴，懷中緊抱一包東西，笠丹一見，不由大喜而呼：「猿爺爺……你安然無恙嗎？」

猿爺爺先把懷抱的那包東西小心翼翼的放下，牠似乎亦知道這包東西目下的寶貴，然後才吱吱呱呱的叫了一會，又手舞足蹈的比劃說明着一切。

莫邪乍睹猿爺爺這等猿人猿語，自然茫然不解，也不知猿爺爺玩甚麼把戲，逗笠丹開心。

莫邪懷中的干潛，這小娃兒的心性倒與猿人類似，他居然被逗得格格大笑，渾似不知世間的辛酸苦辣。

鬼谷子對猿爺爺說的，雖然明白大半，但其中的細節，便連他也猜想不到。

最了解猿爺爺的，大概只有牠的「孫女兒」笠丹了，只見笠丹聽了一會，便忽然格格的大笑道：「猿

爺爺，你好福氣，竟連干大哥的陰靈也來庇護你！」接着她才把猿爺爺說的轉述出來。

原來猿爺爺當時潛上白虎丘，那裏成了吳國的王陵，因此守衛森嚴，白虎丘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禁衛之嚴，猶如王宮似的。

猿爺爺雖未脫猿體，但已通靈，見白虎丘新建王陵守衛如此森嚴，便明白吳國君王原來亦如此重視鬼谷子代點的王陵，由此可見鬼谷子神技的厲害。

既然如此，那潛入白虎丘絕谷，搜尋笠丹父母的遺骨，就有很大的危險了，因是鬼谷子吩咐的，猿爺爺自然誓無反顧了。

猿猴心性，認準了一樣目標，就決不會中途放棄，因此同樣研習一種武功，往往世人還比不上猿猴類的進境。

猿爺爺認準白虎丘下的絕谷是他此行的目標，因此根本就不畏懼，對那萬千禁衛兵丁視若無睹，他身形如電，比尋常的猿猴快了數倍，憑那些兵丁的目力，雖然是大白天，亦根本瞧不清這是什麼東西，但覺眼前一花，一團毛絨絨的東西一掠而過，便不見了。

猿爺爺未等丘上的兵丁清醒過來，身子已貼伏在鬼谷子以劍氣射出的絕壁洞穴上了。

猿爺爺沿着絕壁上的那些小洞穴，如飛的向下攀揉，不一會，便穩穩的躍下百丈深谷裏面。他憑着當年救起笠丹時的記憶，很快就尋到笠丹當年掉下來的那面絕壁。牠小心翼翼的四下搜尋，他的內力絕頂，目力驚人，猶如當年孫猴子的「金睛火眼」，僅一會，便被牠發現了二副已跌散了白骸骨，想了想，記得此地與笠丹掉下時那處相距不遠，便斷定這副骸骨必定是笠丹的先父母無疑。

猿爺爺把跌散了的骸骨一一拾好，包在布袋中，兩副骸骨非常奇特，雖歷經十多年歲月，但丁點沒有風化鬆散，因此亦非常沉重，等於多過一個成年男子的重量。

猿爺爺也不管自己是否負荷得了，把布袋抱在懷中，便攀揉絕壁而上。他上了絕壁一半，便已吁吁喘氣，懷中的布袋也越來越沉重了，猿爺爺雖然功力通玄，但畢竟已上了年紀，耐力比不上年輕時候，再加上負重攀壁，是險中大忌，稍一不愼，便會連人帶物失足跌下，此時就算你神功蓋世，因身處虛空，無從發力運氣，也無法逃出跌碎的厄運。

當世中風聞「無爲神功」的人少之又少，能如鬼谷子般在絕境中領悟「無爲神功」精要的，就更絕無僅有了，因此誰也不可能像鬼谷子跌下絕谷如此幸運。

猿爺爺雖然已感力不從心，但牠仍然毫不氣餒，拚力向上攀揉。鬼谷子也料不到笠丹先父母的遺骨，經十幾年歲月，尚未鬆散風化，沉重如鮮，這才放心差請猿爺爺下絕谷。

猿爺爺拚力再向上攀了一段，此時他已達絕壁一大半了，他認準上面的一個小洞，拚命向上躍，他若不負物，這一躍足達二丈，便勉強可以抓住小洞壁了，但此時他負荷過重，內力消耗過巨，這一躍之下，竟難達二丈，猿爪剛觸及小洞，身子向下一沉，猿爪滑離小洞壁，身子登時飛離絕壁，凌空向百丈深谷摔跌下去。

此時猿爺爺若把懷中的骸骨布袋拋開，憑牠的功力，尚可虛空凌渡三尺，勉強可以重貼絕壁，但猿爺爺竟死不放手，便連同布袋中的骸骨，一齊飛跌下去了。

猿爺爺雖然是猿猴類，但已通靈，亦知這一摔跌下去，必然粉身碎骨了，牠不禁老淚直流，心中只道今番辜負了笠丹和鬼谷子對牠的信任和重托了，罷！罷！罷！自己跌碎不打緊，可千萬要保住「孫女兒」先父母的遺骸。

猿爺爺心念電轉，竟毫不猶豫凌空拚盡力氣翻轉身來，自己在下，布袋在上，他竟欲以自己的身軀，保住布袋中的骸骨。

猿爺爺飛跌下數十丈，已飄離了他攀揉的絕壁，恰恰向下面的「干將之墓」掉落下去。猿爺爺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並非「干將之墓」，倒成了「猿爺爺葬身之土」矣！這干將在墓中，是否知道猿爺爺此行其實也是爲了他的後代呢？

猿爺爺猿猴心性，稀奇古怪的思想着時，忽覺背下有物一托，下墜的速度竟然減慢了，牠吃了一驚，扭頭一看，不由吱吱呱呱的怪叫連聲。原來托住他背部的，竟是一團白煙，這尚不足奇，這團白煙竟是由「干將之墓」的墓碑處噴湧而出，遠望猶如一道激流飛射。

猿爺爺不由又驚又喜，暗道如此緩緩掉下去，雖不致於葬身此地，但若想再攀揉上去，卻是千難萬難了，這般想着，他不由吱吱呱呱的歎道：「白煙啊白煙，你若有心救猿爺爺，便加猛一點，把猿爺爺托上絕谷頂吧！」

正當猿爺爺這般自想自歎時，那白煙似已聽懂了，力度突然加猛，越來越濃，越來越勁，漸而猿爺爺的身子竟停止下墜，反而緩緩的向上升浮上去了。

＊　＊　＊

笠丹轉述猿爺爺歷險的經過，說到此處忽然停住了。

莫邪聽得心神俱往，因爲她聽說那「救命白煙」，竟是她的干將哥

墓碑噴射出來的，這豈非說干將哥已成了仙了？她因此忙追問笠丹道：「丹妹！快說下去，往下如何了？」

笠丹歎了口氣，苦笑道：「猿爺爺爲了保住笠丹先父母的遺骸，竟然捨生忘死，就算是笠丹的親爺爺，只怕也沒有這份情義……往下麼，猿爺爺說，他因此安然出谷，安然回來了。」

笠丹一頓，忽然想起了什麼，又連忙問猿爺爺道：「是啦，猿爺爺！你說白虎丘上面有萬千兵丁守衛，彼等如何容你安然脫險？」

猿爺爺以手爪比劃着，嘴裏吱吱呱呱的叫了幾句，又向笠丹扮了一個鬼臉。

笠丹不由格格大笑，因見了父母遺骸，萌發的哀傷感觸消淡了，她笑得直頓足道：「猿爺爺，別……別說了，你再說便笑死笠丹了！」

莫邪驚道：「猿爺爺牠說什麼？」

笠丹喘了口氣，這才道：「猿爺爺說啊！他被那股白煙托着升浮上來，乍然在絕谷上出現，那班守墓的宮兵幾時見過這等騰雲駕霧的奇景，均以爲猿爺爺是神仙下凡，不得了了，登時跪下一大片，直叩頭拜，道：猿猴神仙，猿猴神仙，請賜我等長生不老之術，或者賜一點不必吃喝的法子也是好的！」

笠丹說到此處不由一頓，因爲她忽然想起，鬼谷子曾對她說過，他當年也曾向那「老樹妖」拜求過不必吃喝之術，心中忍不住好笑，便說不下去了。

鬼谷子含笑道：「往下呢，你莫盯着我瞧，我當年並無拜求到什麼長生不老術啊！」

笠丹格格大笑，道：「猿爺爺見那班兵丁如此有趣，便忍不住猴性大發，惡作劇之心大起，向那班兵丁示意，誰向他手中的白布袋叩的響頭多，他就賜給誰長生不老術了，於是那班兵丁便沒命的向白布袋叩起頭來，唯恐自己叩得不用力，叩得不響，均拚命五體投地，叩拜不止，直叩得昏天黑地，拜到顛三倒四，哎喲，笑死我了！猿爺爺趁亂便抱起白布袋，一掠而去！」

笠丹戛然而止，莫邪此時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猿爺爺見把笠丹逗開心了，也樂得抓耳撓腮，竟比賞了一個甜桃子更令牠高興。

鬼谷子不由點頭微笑，暗道：世事巧合，萬千兵丁叩拜，豈非應了龍脈萬人朝拜之象麼？

笠丹笑了一會，回過神來，又忙向鬼谷子問道：「鬼谷哥哥，你似已料定猿爺爺此行有驚無險，果然應驗！但你知道那救命白煙到底是甚麼東西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白煙既然來自『干將之墓』，那自然是墓中的龍脈聚氣了，那是一座伏羲氏預點的地龍大穴，其龍氣自然深厚宏大無比。」

笠丹奇道：「那是干大哥之墓，若說蔭庇，只應蔭庇干潛，爲何連猿爺爺亦有此福氣，豈非奇哉怪極？」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龍脈並非蔭庇猿爺爺，而是庇蔭他懷抱的那袋骸骨，而這袋骸骨，雖然是你笠家一脈，但此時卻也是爲了干家後代的生存延續，因此猿爺爺只是叨光而已！」

笠丹、莫邪一聽，均不由目瞪口呆道：「這風水尋龍絕學，竟有如此威力，當世有甚麼神功可與之抗衡？」

鬼谷子微笑道：「乾坤天地皆潛龍所化，萬物皆天地所生，你說天下間有誰可與潛龍比擬？」

笠丹、莫邪若有所思，默然不語。鬼谷子深知這等深奧之事，世人亦難明所以，便不再往下細說，忽地站了起來，道：「好！如今丹妹的先父母遺骸已尋獲，事不宜遲，這便馬上上紫陽山象鼻峯去吧！」

莫邪心中好奇，便忍不住向鬼谷子求道：「鬼谷少俠，未知可否帶我母子一同上象鼻峯一行？」

鬼谷子心道：此行其實大半是爲了干家的後代生存，地龍脈已對此有所感應，足證干、笠二家已成一體矣！鬼谷子心中這般思忖，便欣然一笑道：「好！那便請干大嫂一同上山去吧！」

當下由笠丹自己抱了先父母的遺骸，猿爺爺相幫抱扶干潛，莫邪內力不差，自己行走，鬼谷子帶了笠丹的「伏羲龍淵劍」，以便代鋤鏟之用，四人一猿，一直上紫陽山象鼻峯而去，不消一會，衆人便已登上象鼻峯了。

鬼谷子引笠丹走到右面那象鼻孔狀洞穴前，把龍淵劍交到她手上，道：「先人之墓，勢須後人挖掘，否則無福承受龍脈蔭庇，丹妹可以劍代鋤，把洞穴擴寬成墓穴，以便安放先父母遺骸。」

笠丹此時憶起父母在世時的樂趣，眼圈不由紅了，她默不作聲，接過龍淵劍，聚運一口眞氣，便發狂似的挖起土來，她似乎藉此發洩對大仇人夫差的憤恨。

鬼谷子明白笠丹此時的心境，但卻不去制止，暗道：仇恨令人瘋狂，若沒地方發洩，那是很危險的，如今正好任她盡情發洩，她的力氣花在挖祖墓上，正好應了「一脈相承」的風水尋龍妙理。

不一會，笠丹便已把洞穴擴寬挖深成一座墓穴。鬼谷子取出「天

地時神盤」，對仔細測量，當神盤上天地時三針交疊，恰好指向墓穴前面的卧龍、伏虎兩峯時，便向笠丹低聲道：「丹妹，快把先父母遺骸置放墓穴。」

笠丹居然乖乖聽話，把父母的遺骸連同白布袋放入墓穴之中。

鬼谷子又向莫邪道：「干大嫂，如今干、笠兩家血脈已匯成一體，有干家血脈，便即有笠家血脈，兩者已密不可分，快上前相幫塡土，以應後人盡孝之意。」

莫邪一聽，深知鬼谷子神學驚人，不敢怠慢，立刻走上前去，以手挖土，向墓穴撒去。她手抱的干潛，說也奇怪，竟也牙牙叫着，伸出小手，抓住泥土，扔向墓穴。

鬼谷子心中一動，不禁暗暗點頭，心道：先有「救命白煙」冒升，此時又有干、笠兩家血脈滙聚之兆，看來日後干、笠兩家血脈，足可世世相扶，成其大事了。

不一會，塡土已畢，象鼻峯上的右面象鼻孔洞穴，此時已成了一座墓堆。鬼谷子正欲尋石豎碑，猿爺爺不知什麼時候跑了開去，此時已捧着一塊大石板回來了。原來猿爺爺忽然想起在絕谷中時，當墓穴成時，鬼谷子定要尋石板豎碑刻字，他靈性極高，不待吩咐，便已把石板捧來了。

鬼谷子欣然一笑，接過石板，微一運氣，力透中指便向石板揮指疾書道：笠家先人之墓。然後他把石板豎在墓前，面向開闊地，迎向遠處的卧龍、伏虎兩峯。

墓穴已成，墓穴前面的開闊地成了天然明堂，明堂前面的卧龍、伏虎兩峯，便成了龍虎相護的龍脈貴格。

鬼谷子又向笠丹道：「快！叩拜先人，以承其龍脈福蔭。」

笠丹一聽，就在墓前跪下，叩拜起來。

鬼谷子隨即喃喃頌道：「日吉時良大吉昌，吉日圓墓正相當，今時好日來圓墓，他日必主足錢糧；前有朝山萬峯秀，後有來龍十百里，四水朝堂吉氣多，萬派歸源更吉昌；坎山坎向坎水流，五鬼運財永不休，有福之人得遇此，朝貧夕富旬日見，可保血脈淵源長！」

鬼谷子頌畢，便向笠丹、莫邪母子示意可以下山了。

四人一猿，返回山腳木屋已是當日的傍晚時分。此時衆人仍然只能奇棗兒充饑，每人吃過一顆「奇棗兒」，腹中也就不感饑餓了。各人的心中半驚半奇半疑，因此奇棗兒的味道自然就因人之心緒而異了。

當晚，笠丹熟睡間，臉腮上忽感一陣奇癢，乍然驚醒，睜眼一看，不禁又驚又奇，原來是一頭通體毛色火紅的狐狸，伸出紅舌，舐吻她的腮臉，因此把她癢醒了。

笠丹吃驚之下，欲一掌向紅狐的小腦袋拍去，她這一掌若眞拍下，便十頭紅狐的腦袋也碎了，她剛欲出手，但立刻又頓住，因爲她感到奇怪，紅狐對她似乎並沒惡意，牠以舌舔她，僅是以此來喚醒她而已。

笠丹心中一陣驚奇，她側目一看，隔鄰的莫邪母子正呼呼的睡着，另一間木屋也悄無聲息，大概鬼谷子和猿爺爺也早進夢鄉去了。

笠丹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悄聲道：「小紅狐啊小紅狐，你半夜三更，把我喚醒幹麼？你又不是把好玩的東西帶來給我，萬一我生起氣來，一掌拍下，你便沒命了。」

小紅狐一聽，忽地低低的叫了一聲，跑向門口停住，又扭過頭來，小眼珠向笠丹連眨了五眨。

笠丹心中更驚奇，暗道：這連眨五下眼，到底是甚意思？她不由翻身一躍而起，披上外衣，便跟踪紅狐追了出去。

外面月色如水，灑在山野之中，一片清幽冷寂。

紅狐在前面不徐不疾的竄走，似乎有意等笠丹追上前去，笠丹心道：這紅狐兒好古怪，不知要引我到什麼地方去？於是便在後面不緊不慢的追踪下去。

笠丹身負精奇的越女劍法，又有伏羲神劍護身，最近更向鬼谷子學了一套「伏羲八卦步法」，人又膽大，此時就算有鬼怪出現，也絕不能令笠丹掉頭不追下去了。

紅狐轉過一座小山丘，笠丹追上前去，她眼前忽然一黃，原來月色下，竟多了一頭黃毛的狐狸，與紅狐併列站於前面，一紅一黃，甚是奪目。

笠丹又好奇又好笑，暗道：人說狐狸尾巴會放惡臭，令人討厭，但這紅狐、黃狐卻美麗之極，必定人見人愛，看來人言人殊，也不必盡信。

笠丹心中又奇又喜，不由加快腳步，向前掠去，不料她身形加快，兩頭狐狸也突然加速，總與笠丹保持一段距離，笠丹大樂，道：好啊，人追狐的玩兒好玩極了。

笠丹追了一會，紅狐、黃狐轉過一座山丘，笠丹眼前忽地一藍，原來前面又鑽出一頭藍狐來了。笠丹心中大樂，暗道紅、黃、藍狐出來了，那白狐、黑狐爲何還不現身？她想到的是俗語所說的「紅、黃、藍、白、黑」，便推想必定還有白狐、黑狐現身了。

不料再追了一會，眼前白光一閃，果然又鑽出一頭白狐，紅狐、黃狐、藍狐、白狐，在月色之下，顯得鮮艷奪目，美麗之極。

笠丹是一位少女，愛美是少女天性，她因此樂得幾乎跳了起來，悄聲叫道：「四頭好狐狸，我笠丹跟定你等了，你等若在月色下跳一跳舞，只怕把天下人都迷死了。」

笠丹話音剛落，紅、黃、藍、白四狐竟像聽懂似的，果眞停了下來，在一座山丘側畔空地跳起舞來，但見四狐在月色中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甚有規律，紅、黃、藍、白四色幻變，迷人之極，十足一幅月夜狐步舞圖。

笠丹樂得幾乎忍不住隨狐而舞，但她拚命抑止自己的衝動，因爲她心中尚有一絲遺憾，紅、黃、藍、白、黑，就只差一頭黑狐了。

笠丹如此轉念時，她眼前一花，四色狐步舞突地更顯迷幻多姿，因爲在紅、黃、藍、白四狐中間，忽然穿插了一頭純黑毛的小狐，在四彩色中交織，登時彩色幻變，黑白交替，睹之令人目奪神搖。

笠丹終於壓抑不住心緒浮蕩，她格格一笑，跟隨五狐翩翩起舞。五狐見笠丹助舞，便跳得更加興高采烈，月色之下，五狐一女，東搖西擺，左穿右插，彩色變幻，美妙之極。

笠丹不知，她此時被五狐所引，已距木屋很遠，她和五狐此刻已在紫陽山的象鼻峯下面了。

笠丹跳了一會，狐步舞竟也跳得似模似樣，但總不能跟上五狐快速迷幻的步法，她好勝心一起，不由便走出了剛學會不久的「伏羲八卦步」，狐步舞雖然妙絕，但畢竟難敵「伏羲八卦步」的博大精深，五狐似亦從未見識過這等精妙的先古奇學，因此笠丹呼的一下，便插進五狐中間來了。

五狐忽然停住，不再跳舞，反而以爪挖起地上的土來。五狐二十爪，爪爪堅如鋼鑽，僅片刻間，便挖出一個洞穴來了，五狐再挖了一會，眼見洞穴忽然已擴大到足以容納五狐，五狐突地停住不挖，一齊向笠丹轉過頭來，五對狐眼，十隻小眼珠向笠丹連眨五下。

笠丹不由又喜又奇，格格悄笑道：「狐狸啊狐狸，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怎的從狐步舞跳到挖地功夫，又從挖地功夫演進到眨眼的把戲來了？」

紅、黃、藍、白、黑五狐一聽，忽地呼地一聲，一齊跳進洞穴中去了！

笠丹一見，不由跺足叫道：「怎的了？怎地如此小家氣，稍說兩句，便來個掘地自埋？早知如此，笠丹便不笑你等了！」

她話音未落，人已掠上前去，探身一看，不由驚得目瞪口呆，原來五狐跳進自掘的洞穴，竟倏忽不見了影踪！

笠丹心道：這洞穴方圓僅五尺，深亦不過五尺，剛好僅供五狐容身，多一點的空隙也沒有，這五狐到底鑽到那兒去了，莫非五狐均變了狐仙不成？

笠丹心中好奇，她驀地拔出越女劍，便挖起洞穴來，她疑心洞穴下面或許另有通道，五狐大概是沿此通道逸遁而去了，心道：我把此洞再往下挖深十尺，看你等還不現形嗎？

笠丹好奇心一起，便阻她不住了，她以眞氣運於劍上，削土如飛，不一會，便向下挖深三尺有餘。

她正挖之間，劍下忽地冒出數點火星，震手欲麻，原來越女劍竟碰到一塊石板上了。

笠丹心中更奇，她把石板四周的浮泥撥去，石板上居然現出兩行刻字，笠丹一看之下，幾乎驚奇得直跳起來。

石板上的刻字道：五狐報音訊，石下一罐金。

笠丹怔了一會，這才伸手掀起石板，石板下面，果然有大缸一個，以泥作蓋，封口嚴密，不知裏面是甚東西。

笠丹唯恐缸內藏有什麼毒蛇之類的怪物，她以越女劍尖撥開泥蓋，人離一尺，就算有毒蛇撲出，她亦足以一劍斬殺。

削開泥蓋，大缸裏面毫無異狀，笠丹這才暗鬆口氣，小心的探頭向缸口一望，不由一陣頭昏目眩，大缸之內，射出一道耀目黃光，竟是滿滿一缸奪目的黃金。

笠丹雖然初涉人世，不諳世事，但亦知道，一個人若有了這筆黃金，終生也就不愁吃穿了。

* * *

笠丹捧着一個沉甸甸的大缸，走回木屋來。她故意悄悄的移近，不作聲張，好逗鬼谷子大吃一驚，嚇他一嚇，驚歎她忽然遇上這驚天的大福氣。

此時天色已蒙蒙發亮，拂曉時分，人正好睡，笠丹斷定鬼谷子他們必定仍在沉沉的夢鄉中。想到鬼谷子待會驚奇的模樣，笠丹先就忍不住的格格的笑了。

「丹妹！有何大喜之事？月下夜遊，更欣然而笑。」

不料笠丹笑聲未落，耳邊便忽然有一縷尖音鑽了進來，笠丹定睛一看，只見在晨光之中，鬼谷子正站在木屋檐下，含笑而立。

笠丹心中一動，暗道：這鬼谷子似乎已有所料，不由便失聲叫道：「鬼谷哥哥，你……你已知道什麼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幽幽月夜中，五狐妙引風，石下一罐金，源自象鼻峯……」

笠丹見鬼谷子忽然又頓住，不

由大急道：「你！你說下去啊！什麼源自象鼻峯？簡直胡說八道！」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象鼻峯上，丹妹先父母已葬在五鬼運財穴，五狐即五鬼，月夜來引路，必得黃金，寅葬卯發，應驗不爽，未知是也不是？」

笠丹怔了怔，又定睛瞧着鬼谷子，猶如見了神仙一類的怪物，好一會，才把大缸運力一拍，凌空向鬼谷子飛來，一面格格大笑道：「鬼谷哥哥啊鬼谷哥哥，普天下事，你還有什麼不知道？是也不是，你看看便知道了。」

鬼谷子伸手輕輕一抄，把大缸接住，但見眼前黃光一閃，原來裏面是滿滿的一缸耀目黃金，鬼谷子心中不由暗道：尋龍之術果然非同小可，一個「五鬼運財」龍穴，便足以令人畢生享之不盡了，有了這筆黃金，莫邪母子今後的生活，當不必憂慮了。

當下鬼谷子與笠丹把滿滿一缸黃金捧回木屋中，這時莫邪也早已起床了，她見了這一缸黃金，不由驚歎道：「小小一塊金葉，據說便可供一家人過上一年，這滿滿一缸金錠，該值多少錢啊！」

當天上午，莫邪便與鬼谷子、笠丹一道，走入市鎮，把一錠金拿去銀號兌成通用的銀兩，換了足足成千兩銀。

三人在市鎮上購置傢具、食糧等物，買了整整一輛木頭車，才僅花去一百兩銀，三人返回木屋，也不再改建木屋，莫邪母子有了這一筆銀兩，日後的生活也根本不必發愁了。

鬼谷子、笠丹也各換了一套新衣，鬼谷子顯得更爲神清俊朗，笠丹則更覺艷麗不可方物。猿爺爺見笠丹變得更美麗，喜歡得抓耳撓腮，就如他自己吃上最甜美的桃子似的。

鬼谷子吩咐莫邪把一缸金錠藏好，若有需要再去市鎮兌換，然後他就準備離開笠家村了。莫邪不捨道：「鬼谷少俠爲何不留在此地，以享清福，反正那些金銀，也足供數人一生之用了。」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這非鬼谷子之物，全憑丹妹和干大嫂妳的福氣而來，我若留在此地，只怕便連妳等的福氣也分薄了。」

笠丹並不挽留鬼谷子，反而恨恨的咬牙道：「你走與不走，也一樣把我等的福氣分薄了。」

鬼谷子一怔道：「爲什麼？」

笠丹咬唇道：「因爲我根本就沒打算與你分開，你去那兒我都跟定你了，既然如此，我有甚麼福氣也必然被你分薄了，那你還清高得來嗎？鬼谷哥哥！」

鬼谷子一聽，不由一陣發呆，他本來最怕見到女人的哭喪臉，此時笠丹這副嬌嗔樣，卻又令他意亂心慌，不知如何是好。

莫邪卻微微一笑，她是過來人，自然明白笠丹這等微妙的少女心態，她知道笠丹既然說得出這話，那在她心中，其實已把鬼谷子視作終生伴侶了。

莫邪很喜歡這位新認的師妹，她有心成全她和鬼谷子的好事，便笑着向鬼谷子道：「鬼谷少俠放心，我和潛兒足以照顧自己，我必定盡心盡力把潛兒撫養成人，丹妹心性好動，若把她困在斗室中與我母子作伴，便悶也把她悶死了，況且她自小在絕谷中長大，正宜多涉人世，多歷世面，正好隨少俠遊歷江湖，實不必以我母子爲念矣！」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他本來也有點不忍與笠丹分手，但因要留她與莫邪母子作伴，才決定獨自離去，此時一聽，暗道：干大嫂之言，亦有其道理，丹妹初涉人世，若不去歷練，日後如何可報父母大仇？把她留在此地，對她無益，反而把她誤了，而且干大嫂也足可照顧自己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當下便欣然一笑道：「我打算入越國都會稽城一行，若丹妹有意隨行，那便準備動身吧。」

笠丹一聽，樂得嗔意全消，格格大笑道：「走就走了，還準備什麼？」

鬼谷子入世漸深，深知在江湖行走，缺了銀兩，那是寸步難行，便吩咐笠丹，把折兌回來的銀兩取了五百兩留在身邊應付日常之需，其餘的金錠則丁點不動。

鬼谷子微一沉吟，又向莫邪附耳說了一會，不知他說什麼，但見莫邪聽得連連點頭。末了鬼谷子道：「所傳口訣，干大嫂先行敎干潛默記，待他長大一點，我再來傳他運功心法！」莫邪又恭謹的道：「多謝少俠栽培之德！」

鬼谷子一笑而起，便與笠丹、猿爺爺等離開笠家村，向越國國都杭州城方向而去。

周朝杭州城是一小市鎮，而到了春秋列國的越王勾踐已是繁華的都市了。杭州城位於吳山紫陽峯東南面近百里之外，若憑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二人一猿的功力，不消半日，便可掠行而至。但笠丹貪看故國風光，走走停停，不肯急趕，鬼谷子見眼下也沒甚麼要緊之事，便由得笠丹的主意，一路緩緩而行。

這一走，直走了一日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這才突見一座山峯高聳於羣山之上，其狀就有如一座母山，生出一座挺秀的小山兒似的。

鬼谷子心中一動，問笠丹道：

「丹妹知這山叫甚麼名堂？」

笠丹想了想，道：「我記得爹爹說過，杭州城北五十里，有一座會稽山，會稽山山峯下，有一座母山，名叫苧蘿山，因此又叫子母山，莫非便是指此山峯嗎？」

鬼谷子一聽，不由暗道：子母山，子母山莫非暗喻有母才有子，有苧蘿才有會稽山，但更深一層，又未知預兆什麼。鬼谷子心中動了疑念，便非要探究明白不可，此時就算有九牛二虎，亦拉他不動了。

笠丹見鬼谷子走走停停，東張西望，倒反而焦急起來，嗔道：「鬼谷哥哥啊！似這般走法，何時方可抵達杭州城？眼前一座荒山，一座野嶺，有什麼好看的？」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微微一笑道：「丹妹休輕覷了眼前這兩座荒山野嶺，假如我告訴妳，兩座山脈，將潛隱兩國沉浮起伏，興亡交替，你信不信？」

笠丹雖然初涉世事，但聽「國家興亡」之事，卻也聳然動容，她俏眼不由一瞪，瞧着鬼谷子道：「鬼谷哥哥，你這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嗎？兩座荒山野嶺，竟牽連兩國沉浮起伏，興亡交替，若非笠丹知你脾性，別人聽了，必定把你當瘋子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也不去辯駁，淡然道：「瘋與不瘋，且看交錯時空……」

鬼谷子話音未落，笠丹便忽感一陣喉乾舌燥，竟說不出話來，好一會，才失聲的叫道：「猿爺爺……鬼谷哥哥……我……我好口渴啊！」笠丹畢竟還是大女娃兒，她自小習慣依賴猿爺爺的照料，辛苦起來，便不由大叫猿爺爺了。

鬼谷子尚有點不明所以，暗道：笠丹今早剛喝過溪水，怎的便口渴難禁？他並不知道，他自己內力通玄，自然不感口渴，但笠丹功力遠遜於他，又初涉江湖，口渴的苦楚，她如何忍受得住。

猿爺爺視笠丹猶勝自己的生命，牠一見笠丹痛苦的模樣，便緊張得呼的一聲跑走了，僅一會，他又跑了回來，連比帶劃，吱吱呱呱地向笠丹示意。

鬼谷子奇道：「丹妹，猿爺爺他說什麼？」

笠丹口渴難禁，呻吟一聲，又喘了口氣，這才喃喃道：「……猿爺爺說，距此處不遠，有……一片西瓜田，裡面長有無數大西瓜！正好用來解渴……鬼谷哥哥，我們快跟猿爺爺去吧！」

鬼谷子又忙道：「猿爺爺沒說，西瓜田是否有人種植嗎？」

笠丹嗔道：「我快口渴死了，管他有無人種植！」話音未落，她已和猿爺爺一道，呼地向苧羅山西面掠去了。

鬼谷子歎了口氣，心道：口渴當眞如此難受嗎？他無奈只好跟上前去。

鬼谷子飛掠上去，但見苧羅山脚西面，果然有一片翠綠的西瓜田，裏面隱約伏了無數鮮綠的大西瓜。他正猶豫間，猿爺爺和笠丹已掠到西瓜田中，各自摘了一個，以掌力劈開，大嚼起來。

笠丹吃了大半個西瓜，口渴解了大半，她抬眼見鬼谷子依然站着不動，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的大叫道：「獃子！站着幹嘛？不吃白不吃，你便渴死了，這西瓜也不會領你不吃的情啊！」

鬼谷子眼見笠丹和猿爺爺吃得津津有味，不由也吞了口唾沫，他忽然也感口渴了，委實抵受不住西瓜的誘惑力，無奈一笑，也掠入西瓜田中，摘了一個，伸指一彈，西瓜皮應聲而破，捧着也大嚼起來。

笠丹一見，樂得格格大笑道：「好啊！鬼谷哥哥，有瓜吃瓜，有渴解渴，才非獃子也！」

鬼谷子無奈一笑道：「不問自吃，這豈非偷嗎？」

笠丹又好氣又好笑道：「偷便偷了，總好過活生生渴死啊，而且四下無人，吃他三個西瓜，只有你知我知猿爺爺知，打什麼要緊了……哎喲，有人來了，快逃啊！」

笠丹說着，捧着小半的西瓜，就欲溜走，卻被鬼谷子一手扯住了，輕聲道：「逃不得！」

笠丹氣道：「爲何逃不得，難道等人來拉來捕嗎？」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師傅老子道，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人皆取先，己獨取後，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此乃無爲神功的入門精訣，吃也吃了，偷也偷了，若再逃走，這偷兒之名，便永難消除！」

笠丹歎了口氣，怪物似的瞧着鬼谷子，喃喃道：「若不逃，這偷兒之名，只怕立刻就來到了！」

笠丹話音未落，那人已走近來了，原來是一位中年樵夫，背着一綑細柴，向西瓜田這面走來，大概柴累了，也來摘西瓜解渴。

中年樵夫恰好擋住笠丹的去路，此時便要逃也逃不掉了，不由跺足嗔道：「看！鬼谷哥哥，你欲除偷兒之名，偷兒之罪卻立刻來了。」

鬼谷子微微一怔，便向那樵夫走過去，拱手道：「請問大哥，這片西瓜田是誰種植的？」

中年樵夫一聽，向笠丹瞥了一眼，見她手上仍揑着小半西瓜，不肯丟棄，不由呵呵一笑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片西瓜田，是

施某夫妻二人，辛勤種植，自然長得豐茂啦！」

笠丹耳尖，一聽便失聲叫道：「不好，果然是瓜主來了。」

鬼谷子無奈道：「這位施大哥，剛才我等因口渴難禁，不愼摘了三個西瓜吃，値銀若干？請施大哥報個價錢，我等好如數奉還。」

中年樵夫──施大哥一聽，向鬼谷子等仔細一瞧，但見猿爺爺似猿非猿，樣貌醜陋，但鬼谷子和笠丹，卻俊美如金童玉女，登時心中一動，也不知觸起什麼心事，不由呵呵一笑道：「吃便吃了，打什麼要緊，施某但願你等再多吃幾個呢！」

笠丹見這施大哥答得如此奇怪，不由一怔道：「爲甚麼巴不得我等多吃幾個，你這西瓜可以拿去鎭上賣高價錢嘛！」

施大哥笑笑，感觸的道：「不爲什麼，因爲孩子最喜歡吃西瓜，看着他們吃西瓜的樣子可愛極了，可惜施某空種了大片西瓜田，卻沒孩兒，難以一睹娃兒吃西瓜的樣兒，施某視爲終生憾事，今日幸得一見，因此不但不收錢，反要說聲多謝哩！」

笠丹見施大哥甚有趣，不由大喜，樂得格格大笑道：「鬼谷哥哥，如何？不吃白不吃，如今吃了，不但不必背負偷兒之名，反而賺了句多謝呢！」

笠丹得意忘形，一句「鬼谷」衝口而出，不料言者無心，聞者卻有意，那施大哥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忙向笠丹道：「這位姑娘，你剛才叫誰鬼谷哥哥了？」

笠丹奇道：「叫便叫了，有何稀奇？因爲他便是鬼谷哥哥啊！」

她說着，毫無機心的伸手向鬼谷子一指，格格一笑道：「他姓鬼名谷子，不叫鬼谷哥哥叫什麼了？」

施大哥聳然動容道：「目下江湖傳聞，出了一位不世奇人，名叫鬼谷子，據稱乃太上老祖的唯一傳人，他曾入吳國，以風水尋龍大法，助吳國君王振興國運，那王陵葬下不久，即有白虎現於丘山之上，吳國王陵所在地因此得名爲白虎丘，又聽聞吳國太子夫差，已盡得祖脈龍氣福蔭，雖遇刺客，卻有白虎現形，嚇退刺客，助吳國點王陵的人，乃天下無雙的奇人異士！莫非……莫非這位能人，便是小哥兒你嗎？」

笠丹見施大哥把鬼谷子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心中先就不悅，暗道：你把他如此吹捧，他眼中還有我笠丹在嗎？不由嗔道：「施大哥莫把他吹得飄飄然了，他雖然便是那鬼谷子，卻非什麼天下無雙的奇人異士，他也絕不會以此自居，施大哥說順了嘴，不怕言過其實嗎？」

施大哥見忽然惹怒了笠丹，不明所以的喃喃道：「妳既然稱他爲鬼谷哥哥，如此親密，爲甚麼又不高興別人讚他？這豈非自相矛盾！」

笠丹咬唇道：「若再讚他，他的尾巴便翹到天上去了……而且，而且他也不敢以天下無雙自居，不信你便問問他！」

施大哥又驚又奇，向鬼谷子道：「是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强中更有强中手，江湖處處潛隱能士，鬼谷子又豈敢以天下無雙自居？」

鬼谷子這一說，無疑是坦承他便是那位助吳國點王陵、振與國運的鬼谷子了。施大哥一聽，不由目定口呆，他定睛瞧着鬼谷子，心道：如此能人，不料竟是一位未足二十的大娃兒！

妙點蓮穴　西施誕生

笠丹見施大哥怔怔的不言不語，以爲他又不信鬼谷子眞有如此本事，別人輕覷鬼谷子，也同樣令她氣惱，她不由又衝口而出道：「施大哥不信他有眞本事？不怕告訴你，他只須妙指一點，便可以化腐朽爲神奇，令人朝貧夕富，發一筆大財，簡直妙不可言！」

施大哥一聽，忙向鬼谷子道：「信！我信了，但少俠既然可以令人朝貧夕富，未知是否可令人留點血脈，以存於世？」

鬼谷子未及有所表示，笠丹卻搶着道：「施大哥向鬼谷哥哥出甚難題？什麼叫留點血脈，以存於世？」她唯恐別人爲難她的鬼谷哥哥，便連忙維護着他。

施大哥見笠丹一副初涉人世的嬌憨模樣，不由微笑道：「這並非難題，而是人生應有之責，好比有父母才有姑娘妳，這便叫留下血脈，亦即有個孩兒。」

笠丹再不懂人事，亦明白這是指「生孩子」之事了，她不由俏臉一紅，瞧了鬼谷子一眼，心道：男與女在一起，便有「生孩子」這回事了嗎？她越想越玄，越想俏臉越紅，竟怔怔的說不出話來了。

鬼谷子一聽，定睛向施大哥一看，只見他一臉正氣，絕非奸詐之人，而且眼大有神，鼻大有勢，口大有稜，按理應福大如天，爲何卻無子嗣之福？好不奇怪！

鬼谷子心中存疑，不由動了好奇之心，此時就算施大哥不求他，他亦非探究明白不可了，鬼谷子又湊近了點，向施大哥的頭額兩面一瞧，「乾坤訣」中的「尋龍」絕學突浮於胸，不由恍然大悟，暗道：施大哥頭角聳突處即山林，其位無氣無

光，左灰右暗，此乃祖宗未得風水之象，難怪如此五大貴格，反而絕子絕嗣矣！

鬼谷子轉念又暗道：施大哥如此形格，若山林再得風水，則所得子嗣，必貴格無比，而且所出之人，必心如皎月，一嗣足抵百孫。鬼谷子這般轉念，便有心成全施大哥的心願。

他向施大哥微微一笑道：「施大哥欲得男還是得女？」

施大哥苦笑道：「但能有個娃兒，讓我終能見着自己的孩子吃西瓜的模樣，我便心滿意足了，是男是女，亦決無憾矣！」

鬼谷子決然道：「那好，鬼谷子便試試助你求一孩子吧！」

施大哥一聽，大喜道：「多謝少俠！但聽說堪輿風水之人，收酬奇重，少些尚可以，但太貴窮人家如何支付得起？」

鬼谷子道：「我並非那等江湖術士，既然答應，便分文不取。」

施大哥猶不相信道：「爲甚麼不取？天下間哪有如此便宜之事？」

鬼谷子未及答話，笠丹已歎了口氣，道：「天下間自然絕無如此便宜之事，但你施大哥，算是天下間最好福氣的一個，因爲你碰上了天下間最大的獃子！而且剛好你又種了這一片西瓜田，恰好碰上我等口渴難禁，摘了你三個西瓜大嚼，你便不讓他助你也不行了！」

施大哥奇道：「爲甚麼？」

笠丹幽幽歎了口氣，苦笑道：「我這鬼谷哥哥，吃了人家一頓飯，便可以爲人家出生入死，幾乎把生命也丢了，說是一飯之恩決不敢忘！如今他吃了一個西瓜，加上我和猿爺爺各一個，施大哥你又不肯收錢，這三瓜之恩呵，你若不讓他報，只怕便悶也把他悶死了！」

施大哥一聽，不由滿臉崇敬道：「原來鬼谷先生更是一位至情至義的人，施某有幸遇上，當眞三生有幸！」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區區小事，何足道哉！而且此乃爲完成師傅老子他老人家的心願而已。這便請施大哥引路，先上你家落脚如何？」

施大哥已斷定他是鬼谷子無疑，哪有不願之理，他連忙向鬼谷子道：「好，好極了！鬼谷先生不要說在我家落脚，便住上三年五載，施某夫妻倆亦必竭誠以迎！」

當下施大哥把鬼谷子、笠丹、猿爺爺引領返家中，那是一幢磚建的平房，甚爲寬敞。施大嫂待客也十分熱誠，把笠丹當親閨女般的看待，笠丹自小便失了母愛，乍然遇上如此溫情相待，把她弄得幾乎流下淚來。

相敍之下，才知施大哥姓施名全，年已四十多，若笠丹的父母尚在，也恰恰與施全夫婦年紀相若，笠丹不由便改口稱「施大叔、施大嬸」了。但鬼谷子很古怪，他第一聲稱呼既出，便決不會再更改，因此仍稱「施大哥」、「施大嫂」。

當晚，施大嫂特別宰了一隻肥鷄，招待鬼谷子和笠丹。猿爺爺早已不吃人間煙火，施全便去田裏摘了幾個大西瓜回來，猿爺爺放開肚大嚼。

第二天清早，鬼谷子便與施全一道出去。笠丹與施大嬸已儼如母女，捨不得離開，竟與猿爺爺留在施家，不肯隨鬼谷子上山。鬼谷子也不去勉强她。

施全對附近一帶山地極爲熟悉，鬼谷子有他引領，翻山越嶺也就絕不費事。

聽施全道，此地一山一峯，大者叫苧蘿山，在苧蘿山上聳起的才叫會稽山，其狀恰好如母子山。

鬼谷子登上會稽山，放眼一看，但見整座會稽峯形如一個碩大苦膽，臥於苧蘿山上，山勢雖不挺拔，但充滿凜然堅剛之氣，不由歎道：「會稽山峯形如苦膽，果然不愧爲養精蓄銳以圖振與的好地方，若在此地建立都城，則國運必堅而後旺！」

施全奇道：「請問鬼谷先生，目下越國都杭州，難道國運便不昌旺麼？」

鬼谷子沉吟道：「杭州地力，秀麗有餘，雄渾不足，且氣洩勢弱，只宜作一大鎭，豈可作百年之都！」

施全身爲越國人，聞之不由驚道：「鬼谷先生如此判斷，那越國建都於此，豈非國運難以長久嗎？」

鬼谷子微一點頭道：「其勢如此，夫復何言？不出十年，必有劇變，屆時便須看越國人之國氣、民氣，是否可逆轉天機矣！」

施全歎了口氣，道：「施某身爲越國子民，當今主上勾踐，倒是能體察民情，禮賢下士，善待百姓，因此越民可以過上安穩日子，若逢劇變，越國亡於敵國之手，那越國百姓便苦不堪言了！可惜施某一介草野，未能爲國家分憂盡力！」

施全意態眞誠，唏噓不已，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不料一位山野樵夫，尚有這等憂國憂民的情操，看來越國國運雖衰，但越國民氣卻不可輕侮！只要日後越國國民萬衆一心，民氣之盛，便足以彌補都城之氣衰矣！鬼谷子這般忖料，助施全之心便更堅決了。

鬼谷子在會稽峯上，再逗留了一會，心中已有所判斷，便由施全引領，走下會稽峯，在會稽峯下的

苧蘿山嶺周遭細察。

但見苧蘿山勢平緩，並無奇峯異水，但山體寬廣，綿延不斷，山中充滿祥瑞柔和之氣，猶如一位默默辛勞，培育子女的賢妻良母。

鬼谷子不由暗暗點頭道：「此山地力，猶如大地之母，渾厚博大無比，此山孕育之兒女，心胸之寬，足可與海空相媲美；意志之堅貞，猶勝精鋼純金；正好應了苧蘿山孕育會稽峯，會稽峯昂首挺胸，忍辱負重，以求在挫敗衰頹中，重振氣運，必成大器！如此氣度形格，豈無孕育子嗣的龍脈潛伏！」

鬼谷子心中忖念，眼下便更仔細了。他與施全一道，在苧蘿山上四周走了一圈，重回會稽峯脚時，已是月亮臨空時分了。但見碧空萬里，朗月斜照，空山幽寂，格外惹人遐思。

鬼谷子內力通玄，奔波整日，自然不覺疲勞，但他忽然想起施大哥只是凡夫俗子，唯恐他支持不住，便道：「施大哥若太累了，可先行返家，吃飽了睡一覺，明天一早再上山會合可也。」

施全雖然是樵夫，長年久走山嶺，但與鬼谷子同行，不時要狂奔飛跑，方可勉强跟上鬼谷子的身法，因此體力消耗甚巨，到此時也幾乎支撐不住了。他歎了口氣，苦笑道：「鬼谷先生為我施家之事，奔波勞累，若施某反而先打退堂鼓，如何說得過去？放心，我還支持得住，只要尋着妙穴，令施家留有一點血脈，施某便累死，也絕不抱怨！」

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看來這話正好應驗在施大哥身上了！」

兩人再走一會，已轉到苧蘿山的西面了。但見月兒剛好直照山野，大如銀盤，光灑遍地，柔美之極。

鬼谷子見施全再難支持下去，便道：「施大哥，我也有點累了，先在此地稍歇一會再作打算如何？」

施全也委實連邁步的力氣也沒有了，他一聽鬼谷子說稍歇，口未答話，人已一屁股摔坐在山地上了。好一會，施全才歎了口氣，苦笑道：「施某以打柴為生，自負慣走山野，但比起鬼谷先生，施某反成了小娃兒了！實不相瞞，若再走下去，施某已有心無力了！」施全說着，連連喘息，狀甚痛苦。

鬼谷子一見，知他必定是拚力撐持，此時已近虛脫了。他微吃一驚，又有點內疚，心道：我身負「乾坤」、「無爲」兩大神功，自然不覺勞累，但施大哥乃草野村夫，豈能以己之心度其之腹？

鬼谷子想着，便忽然伸手搭在施全背上。施全突感從背上傳入一股熱量，猶如一道熾烈暖流，淙淙注入體內，片刻便感疲累盡消，渾身舒暢，猶勝吃了一枝千年人參王。

施全並不知道，鬼谷子這是把「乾坤眞氣」輸入他體內，不但助他消累解疲，而且猶如武林中人，陡增了十年功力，强身健體，延年益壽。不但如此，而且乾坤眞氣一旦輸入體內，即與血脈融滙，直貫丹田，因此精氣大旺，於男子來說，所生孩子，先天已得渾厚無比乾坤正氣，日後為人處世，心志堅貞，一往無前，當眞非同小可。

鬼谷子向施全貫輸乾坤眞氣，用意不過是助他消疲解累，至於因此而惠及施全的後裔，這點便連鬼谷子自己也始料不及。

當下施全不覺間疲勞盡消，他一躍而起，精神抖擻，向鬼谷子道：「多謝鬼谷先生神助！施某可以繼續行走矣。」

施全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忽見西面苧蘿山窩凹處，閃出一團金光，形如艷麗蓮花，在月色中盛放！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動，他微一沉吟，便低聲急道：「龍脈現形！快，速隨我前去……」話聲未落，鬼谷子已一手拖住施全的手臂，帶他一道向閃光之處急掠而去。

說也奇怪，那團蓮花狀金光，遠望閃閃灼灼，花瓣分明；越近則越來越淡，鬼谷子和施全掠到近處時，金光竟爾完全沉寂了。

施全眼前但覺山石樹木如飛倒退，眨眼已被鬼谷子帶着掠行了近三里地，他眼前一花，停下來時，已失了金光的所在，但見四野月色如水，一片清幽冷寂。

施全不由又驚又奇，忙道：「怎的了？金光不見了，這如何是好？」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不識龍脈眞面目，只緣身在龍脈中！」

鬼谷子說罷，當即掏出隨身携備的「天地時神盤」，他向東、南、西、北四方位測量了一遍，忽然驀地站定，只見神盤上天、地、時三針重疊成線，斜斜指向苧蘿山窩凹之地。

鬼谷子當即伸指連彈，四塊石頭騰空而起，飛向前面，又忽地一沉而降，排成四面，分鎮東南西北，中央恰處山地窩凹處正中三尺之地。

施全大奇道：「鬼谷先生，這中央四石所圍，是何作用？」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施大哥剛才是否見到一道蓮花狀金光？」

施全點頭道：「是呵！我正感奇怪，怎的遠望灼灼分明，近觀卻

寂寂一片？」

鬼谷子又道：「此乃龍脈不甘寂寞，遇上身負奇緣之人，便會遙發龍氣，而龍氣乃大地潛龍之氣，剛烈無比，雖然柔美之形現世，但亦只可遠觀，不容近而褻玩，因此甫一接近，便潛隱不見了。」

施全又道：「龍脈之氣有何好處？」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龍脈可令人朝貧夕富，此事並非虛妄之言，不但如此，若從大處着眼，則下可驚天動地，上可左右一國之興衰旺滅，威力之大，不可一一盡言。」

施全不由希冀道：「然則施某是否有幸得遇龍脈，以賜一點後裔？」

鬼谷子微笑道：「施大哥已有幸目睹龍脈現形，這等福氣，並非人人可遇，實萬中無一之奇緣！四石中央，便即龍脈之腹，只要於此腹地開穴，移葬祖宗遺骸，祖宗居此樂土，後人當可納福，蔭生後人，必指日可待！」

施全一聽，不由大喜道：「那此龍脈叫甚麼名堂？」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龍脈之形，施大哥已有幸目睹，難道尚不知其名麼？」

施全想了想，隨即恍然悟道：「不錯！那金光形如盛放蓮花，莫非便叫蓮花穴麼？」

鬼谷子點頭道：「尋龍堪輿，以形喝形，蓮花既現，此龍脈果然便稱為蓮花穴。」

施全心中不由一陣狂喜。當下兩人連夜下山，返回施家。

第二天，施全便打點妥當，先挖出早年安葬的先父先祖遺骸，以金塔盛放，與施大嫂一道，捧了骨塔，由鬼谷子、笠丹、猿爺爺護送，直上苧蘿山來。

到了苧蘿山西面窩凹處，鬼谷子即點正方位，挖穴開土，然後竪上石碑，安放骨塔於內，封土畢，一座頗大的墓穴，便臥於苧蘿山上了。

鬼谷子又吩咐施全夫婦叩拜，施全叩拜畢，忽然想起甚麼，便問鬼谷子道：「鬼谷先生，蓮花穴便必可蔭生後裔麼？」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蓮花開後結蓮蓬，蓮蓬之內百子千孫，你道是否可誕後裔？」

施全一聽，想起蓮花開後果然結蓮蓬，而蓮蓬之內，蓮子過百，恰好是百子千孫之象！不由大喜，連聲向鬼谷子拜謝道：「施家但得留存後裔，皆鬼谷先生恩德所賜！施某當永世難忘！」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施大哥不必客氣，此乃報三瓜之恩吧了。」

施大嫂忽然道：「請問鬼谷先生，日後若有後裔，未知是男是女？」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忽爾輕輕喝道：「日開蓮花主生男，夜見蓮花主得女，施大哥既見月夜蓮花盛放，日後必蔭生一代千金之軀。」

施全夫婦一聽，便明白日後會有一位女娃兒了，雖然並非得男，但總算替施家留下一點血裔，當下便欣然向鬼谷子拜謝道：「多謝鬼谷先生成全之德！並請先生恩賜女兒名字！」

笠丹一聽，不由笑得折了腰，暗道：這可要把這鬼獃子難住了！他多大年紀，連老婆還未娶，怎會替人家的孩子起名字？

不料鬼谷子一聽，不加思索的朗聲道：「蔭生施家血裔之龍脈，位於苧蘿山西面，一段奇緣又因西瓜而起，看來施家與『西』位甚有淵源，那日後生女，便取名『西施』吧！」

施全夫婦一聽，欣然道：「好！好名字！日後施家的女兒，便叫西施便是！」

就因鬼谷子一番妙點蓮花穴，越國境內，苧蘿山脚施家村，日後便出了一位千古聞名的奇女子西施，這位奇女子竟繫一國之安危振興，世事奇妙，當眞不可思議。此乃後話，暫且打住。

當下鬼谷子報「三瓜之恩」的心願既了，便不再逗留，向施全夫婦告辭，重行上路，直向越國都城杭州(古稱錢塘城)而去。

* * *

二日後，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已身處越都杭州城了。當時民間喜歡養猿養猴，因此在杭州繁榮鬧市，猿爺爺的出現，也沒甚麼奇怪。

杭州果然是一處優美形勝之地。但見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

笠丹直瞧得神采飛揚，猶如娃娃入了玩具城，直樂得領先四週亂逛，單是吃的，已不知嚐遍多少檔口了。

鬼谷子瞧着卻暗暗皺眉，心道：杭州都城，綺麗非常，美則美極了，但恰恰缺了一股剛堅陽氣，民風如此，國勢重奢，如此安逸，又豈能長治久安？杭州果然並非龍虎滙聚都會之地！不出十年，此地只怕便面目全非了！

鬼谷子正思想沉吟，忽聽笠丹驚呼一聲，猿爺爺也嚇得吱呱大叫。鬼谷子連忙向前一看，只見一列豪華車駕，正從王宮方向開來，不知怎的，車駕有馬受驚，竟撒足狂奔，直向鬧市這面衝來！鬧市中

老弱婦孺，早已嚇得東藏西躲，其中一位老婦，大概是嚇呆了，竟站在路中央，渾身發抖，卻一動也不動，眼看八匹列馬，勢必把她踏成肉醬！

笠丹是孤兒，見到老人家，便會想起自己的父母，先就有一份憐愛的感情，她目睹老婦眨眼便要變成肉醬，不由驚叫起來，但她自知她的功力，根本不能制服八匹烈馬，不要說八匹，便兩匹也不可以，若一匹則勉强敢於一試而已！

猿爺爺功力高强，但猿猴類天生最怕烈馬，但見烈馬狂奔，便急急溜逃，避之則吉，猿爺爺站着不動，已是難能可貴了，休說再去救人。

在八匹烈馬的鐵蹄下，當世中眼見誰也不可能救老婦了！

但鬼谷子是唯一的例外，他也是孤兒，眼見老人家有難，心中先就熱血沸騰，他第一個念頭便是救人，他不管八匹烈馬如何厲害，也不理車駕中是王公還是帝王，誰若無緣無故傷害老人家，誰就犯了鬼谷子的大忌，救助天下可憐人，本來就是鬼谷子拜師學藝的最大心願和目的。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見鬼谷子忽地凌空飛起，他心念甫動，「尋龍乾坤訣」十八式中的盤龍乾坤便驀地施展，他身化飛龍，向八匹烈馬的上空一掠而至。

鬼谷子伸手向下，閃電般扣住八匹馬的繮繩，身形又突變，虛空中身化盤龍，手扣八繮，猶如盤龍踞於乾坤之中，八匹烈馬繮繩被扣，拚力前衝，但鬼谷子身處虛空，竟紋絲不動，八匹烈馬前蹄高揚，竟難稍進一步！

就如此緩了一緩，笠丹已一掠上前，把老婦挾帶而起，抱回路旁安全地方去了。

鬼谷子與笠丹，在這千鈞一髮中，露了一手絕世神功，尤其鬼谷子的那套虛空化盤龍的功夫，當世中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越人見了，均目瞪口呆，好一會，才轟然的發出一聲驚呼道：「這位少俠，神功蓋世，令人敬佩！只是擋了王者車駕，卻是斬頭死罪！」

猿爺爺雖不能作人言，但卻可聽懂，他一聽便氣得左跳右舞，吱吱呱呱的大叫起來。

路旁的越人吃了一驚，因爲猿爺爺的神情動作，甚似人類憤怒之狀，但他又分明是一頭猿猴之類，便驚道：「哎呀！原來這猿猴也是少俠一路中人，但不知他亂嚷甚麼？」

笠丹此時也很氣惱，她也忘了自己是越國民女的身份，亦受車駕內王者的轄管，俏臉脹紅，怒叫道：「車駕中人，縱馬於鬧市狂奔，幾乎把人踏成肉醬，我這鬼谷哥哥犯險救人，反要被王者斬頭！這算是哪一條見鬼的王法了？」

衆人一聽，均嚇得作聲不得，心道：這少女好大的膽量，竟敢當衆侮辱喝斥王者來了！這不但要斬頭，而且是滅族的大罪了！

此時鬼谷子已躍下地來，那八匹烈馬亦被他震懾住，乖乖的原地站住，一動也不敢再動了。後面卻有一輛馬車急馳而至，馬車兩旁，有廿四精騎排列守護，顯然車內之人，是王宮中非同小可的人物，前面闖禍馬車人之地位，還遠遠不及。

路旁的越人，有識者神色已然大變，因爲他們知道，車內之人是誰了！

鬼谷子、笠丹卻渾然不覺，神色坦然的挺立道旁。

此時馬車兩旁的衞士忽地一字排開，露出正中的馬車鐵門，鐵門開處，露出一位王者臉容，但見他年值英年，兩綹長鬚，不怒而威，甚有王者之風。

王者目注笠丹，微微一笑道：「姑娘家好大的膽子，敢當衆怒斥朝廷法度，不怕把妳滅族麼？」

笠丹俏臉脹紅，心中義憤塡膺，她也不管這王者是誰，尖聲叫道：「笠丹不怕！」

王者一怔，又微笑道：「妳爲甚麼不怕？」

笠丹咬牙道：「第一，我等今日所作所爲，乃爲救民消禍，公道自在人心，若因此而獲罪，是王法先有不是之處，我等佔理在先，既然如此，那便問心無愧，害怕甚麼？第二，我等皆無父無母，無親無故，天地孤雲，還怕甚麼滅不滅族！」

王者一聽，不由微微一笑，道：「姑娘乃越國之民，難道不服國家法度？」

笠丹道：「你怎知我是越國之民？」

王者微笑道：「你剛才自稱姓笠，笠者乃越境笠氏一族，天下再無此姓，據此可斷定無疑！」

笠丹不由格格一笑道：「好呵，你倒還有點眼力兒！笠丹不與你計較了，各走各路罷了！」她也不管對方是何方神聖，想說便衝口而出，倒反而先寬恕起那車內的人來了。

王者不由呵呵一笑，卻不生氣，也不就走，反而目注笠丹身邊的鬼谷子，輕聲道：「姑娘剛才說一句鬼谷哥哥，未知此人是誰？」

笠丹嗔道：「鬼谷哥哥便鬼谷哥哥了，有甚麼稀奇之處？」

王者正容道：「不然，目下據聞出了一位不世奇人，曾替吳國君王妙點王陵，令吳國國運大振，但

卻淡泊名利，爲一位草野鑄劍之人，不惜冒犯吳王闔閭及太子夫差，因此被吳國追殺，幾乎喪命，如此貞義之士，天下早已聞者動容矣！此人便恰恰叫鬼谷子，與姑娘所叫恰好同音同字。」

笠丹一聽，見這王者亦大讚鬼谷子，不由又喜又氣，心道：這獃子目下已成大英雄了，他眼中還放得下我笠丹麼？但聽人稱讚他，又如吃蜜糖，不由咬唇道：「好呵！鬼谷哥哥，你已成天下名人啦！」

鬼谷子一直默然不語，此時被笠丹如此一嚷，心知自己的身份已被暴露，無奈咧嘴一笑道：「丹妹亂嚷甚麼？這名人二字，鬼谷子連想也不願意想！」

王者一聽，便明白「鬼谷子」竟是笠丹身邊這位少年，他剛才目睹少年人露了一手控馬神技，雖然功力驚人，但也只限於武者之勇，並不怎麼令他動容，倒是「鬼谷子」三字，才令他心中大動了。

王者眼見鬼谷子僅少年模樣，不由半信半疑道：「少年郎，你……你便是鬼谷子嗎？」

鬼谷子無奈道：「我正是鬼谷子。」

王者猶自生疑道：「你是鬼谷子？據聞鬼谷子善察天機，精於風水堪輿之術，更善相人之形神，鬼神莫測，厲害之極，你可知我是誰啊？」

鬼谷子歎了口氣，輕聲道：「閣下乃越國之王，姓勾名踐，剛接乃父允常王位不久！」王者一聽，尚未及答話，兩旁的衞士已怒喝道：「何方野人？敢直呼越王名字？」

鬼谷子微笑不語，也不生氣發怒。

王者揮手示意衞士不必吵喧，他凝注鬼谷子道：「少年郎果然已道出寡人名號！但寡人此行何去？你又知道嗎？」

鬼谷子微笑道：「此行必乃趕祭太廟而去，是麼？」

王者——越王勾踐不由一怔道：「不錯！寡人正趕着前去拜祭太廟，因有怪異之兆，衝撞了百姓，乃寡人之過。但你又怎會知寡人名號？更知寡人趕祭太廟？」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閣下氣度不凡，有王者之風，又恰從王宮而出，精衞廿四，正是王者至高禮儀，因此不難推斷，閣下便是越王勾踐矣！再者越王印堂呈晦暗之象，左眉跳，右眉動，此乃心潛疑難，急欲尋求答案徵兆，我入城之時，已察覺太廟便在城東，而車駕向東，不難判斷，越王必定是趕去拜祭太廟，以決心中疑難矣！」

越王勾踐一聽，不由眼神一亮，猶如一道電光，在他眼前劃過，他霍地站了起來，又走下車駕，向鬼谷子這面大步走來，兩旁的衞士連忙一湧而上。

勾踐把手一擺，向衆衞士道：「你等不必緊張，寡人以民爲念，自問尚得民心歸附，在都城之內，不會有人對寡人不利，你等退到兩旁，待寡人與鬼谷少俠說幾句話。」

護駕衞士依言退開了，但也不敢太遠，以防有甚不測。勾踐卻坦然大步走到鬼谷子和笠丹面前，向鬼谷子道：「你果然是震動天下的鬼谷先生矣！寡人渴望與先生一敘已久，今日有幸遇見，乃寡人之幸。未知鬼谷先生可願隨寡人入宮中一敘？」

鬼谷子見勾踐果然甚有氣度，而且待人以誠，禮賢下士，不失爲一位治國愛民的君王，便不忍過份令他失望，微笑道：「多謝越王厚愛，但只怕小子無德無望，有負越王期望。」

勾踐一聽，正容道：「不然，寡人有自知之明，越國四面强敵林立，吳國、晉國亡越之心不死，若越亡，則不但寡人必亡，越國百姓亦必慘遭塗毒殺戮，爲國爲家，爲己爲民，寡人殷切期望天下能人異士，慨助寡人一臂之力，就算草野村夫，只要有一技之長，寡人亦樂於禮聘相待。」

鬼谷子見勾踐求材之心甚爲眞誠，便微笑點點頭道：「既蒙越王錯愛，草民便擇日入宮與越王一敘吧！」

笠丹此時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心道：不料此人竟是越王勾踐，自己是越國人，那便是自己的主上了！但這獃子哥哥竟視之如平輩似的，居然敢自稱擇日與他一敘！但在越王面前，笠丹不敢頑皮，這話只好藏在心裏。

勾踐見鬼谷子答應了，不由大喜道：「好極！既鬼谷先生答應了，這便請同上車駕，赴太廟一行，再一同返宮如何？」

鬼谷子眼見勾踐唯恐白白失去他似的，便只好含笑答應了。勾踐吩咐空出一輛馬車，讓笠丹、猿爺爺坐乘，他則與鬼谷子把臂，同上了他的王者座駕。

車駕浩浩蕩蕩，向越國太廟而行。笠丹在車上，甚感迷惑，暗道：這鬼谷哥哥何來如此福氣，竟與主上把臂同遊？

猿爺爺平生第一次坐上車駕，甚覺新鮮有趣，早已渾忘一切，樂得抓耳撓腮，四處探頭張望了。

不一會，車駕抵達太廟，早有司祭官指揮，備齊拜祭之物。勾踐率朝中大臣，跪在太廟神像前，叩拜起來。笠丹是越國之人，進了越國太廟，不由也隨之跪下叩拜起

來。

鬼谷子卻只向太廟神像一揖，便退立一旁，也不下跪叩拜，笠丹一見，不由悄聲問鬼谷子道：「鬼谷哥哥爲何只揖不拜？」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太廟內供之神，乃師傅老子之後輩，與我平輩而已，拱以一揖足已，還去拜甚麼？」

笠丹一聽，不由失笑，心道：鬼谷哥哥此話不錯，他有幸拜了太上老祖爲師，那等白鬍子諸神，反倒成了他的平輩、晚輩了！

越王勾踐拜祭畢，站了起來，這才對鬼谷子道：「鬼谷先生知寡人欲拜求甚麼？」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願聞其詳。」

勾踐微一沉吟，似在思忖是否坦然道出，但在鬼谷子面前，深知千載良機，稍縱即逝，終於低聲道：「寡人昨晚睡至半夜，忽聞鳳凰山上，傳來一陣金戈鐵馬嘯嘯廝殺之聲，寡人驚疑間，但覺已到一座山上，四周迷漫，山上有水，水上有山，忽地一陣烈風吹至，把寡人捲跌入一座無底深淵中去……寡人嚇得冷汗直冒，忽爾驚醒，方知是南柯一夢。」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道：「於是越王便趕着前赴太廟，以解心中疑慮了？」

勾踐點點頭道：「寡人正有此意，有幸遇上鬼谷先生，正欲向先生請教，此乃主何眹兆？於越國有何兇險？但望不吝賜告。」

鬼谷子微一沉吟，據文王所演的「周易」，即使袖占一課，卻是「易經」中「陽陰陰陰陽陰」的「蒙」卦。

鬼谷子道：「據越王夢境，草民剛才袖占一卦，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此乃山水朦朧卦，先險後吉，亦吉亦兇之兆。」

勾踐一聽，立刻道：「請鬼谷先生詳加釋之。」

鬼谷子微笑道：「此卦乃道，越王運程正處朦朧之間，所謂山上有水，水上有山之兆也；當其時，不日兇險將至，但上山即止，此所謂山下有險，險而止也，幸而越王得遇有識之士，告之初，以爲筮，不信自以爲剛，再三瀆慢，瀆則不告，亦即未得未詳；然後痛定思痛，終能因最初的『蒙』而警醒，因而養正，凜然自强，終達聖功之境也！」

勾踐一聽，似懂非懂，又道：「然則寡人遇甚麼能人？卻不聽勸，終招大禍？望先生告我，以便自警而行。」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此乃一國之天機大兆，草民亦僅能據卦象而言，其中的微細關節，又豈可預知？一切日後自有應驗，越王但緊記蒙以養正，終達聖功八字，信心毅力意志不折，當可化兇爲吉，亦必可中興。」

勾踐一聽，心道：此乃天機，鬼谷先生一時間必不肯盡洩，多問也無益，一切小心行事便了！勾踐這般轉念，便把話鋒一轉，道：「鬼谷先生所言甚是，寡人當緊記之。據聞先生曾替吳王闔閭妙點王陵，葬後三日，白虎即現於王陵，先生神技驚人，未知是否可替寡人一察祖宗陵穴，以定寡人及越國子民吉兇？」

鬼谷子沉吟不語，似在思忖是否答允。越國司祭大夫季子，身負主持祭廟重責，此時眼見主上殷殷向鬼谷子垂詢，心中已深爲不憤，再見鬼谷子默然不語，狀甚傲氣，心中更怒，不由重重哼了一聲道：「鬼谷子！主上紆尊降貴，詢示於你，已屬天大恩寵，你竟恃才傲物，狂妄自大麼？」

鬼谷子一聽，目中不由精光一現，但隨即斂去，因爲他不但身負「乾坤訣」至陽至剛的神功，而且已領悟「無爲神功」的眞諦，幾乎已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寵辱皆忘的境界，因此對越國司祭大夫季子的怒嘲，竟不加理會，渾似不覺。

笠丹在旁邊一聽，卻沉不住氣了，她也不管你是當今主上，還是朝廷大臣，登時便冷哼一聲，道：「越王！你縱容大臣盛氣凌人，豈是賢君所爲？豈能得天下民心！」

越國大臣一聽笠丹，以小小的民女身份，竟敢對皇上大呼小叫，均勃然變色，怒斥道：「大膽民女，竟敢對主上如此不敬！」

笠丹不服氣，亦尖聲叫道：「越王待客不敬在先，又豈能怪民女無禮！」

衆衞士見笠丹撒野，厲喝一聲，便欲上前擒拿笠丹，笠丹豈是好惹之人！眼看一場血戰勢所難免！

鬼谷子居然仍然不語，不加插手，也不去理會，只瞥一眼越王勾踐，看他如何反應。

勾踐被笠丹當衆喝斥，臉色先是一沉，眼看就要發作，下令擒殺，但忽爾心中一動，猛然憶起鬼谷子剛才所占的一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心中登時吃了一驚，暗道：眼下之事，莫非便是「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麼？若寡人如此不能容物，又豈可令天下人歸心，以達聖功？

勾踐這般思忖，登時便抑住心中的浮躁，淡然一笑，緩緩的道：



越王勾踐把玄鐵御箭交給鬼谷子使用。

「衆卿家不必動氣，何必與小姑娘一般見識？」

笠丹並不領情，冷冷的道：「我小姑娘的見識又如何？難道說錯了？」

勾踐微微一笑道：「姑娘自然是有所錯失矣！」

笠丹不服氣道：「爲甚麼？」

勾踐不徐不疾，鎮靜的緩聲道：「其一，季卿家出言不遜，乃其一人之事，豈能怪到寡人頭上？其二，姑娘到底是越國子民，寡人或有不是之處，到底亦是越王身份，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爲人臣子者，豈可犯上如此無禮？寡人念姑娘年少無知，也不作計較吧了！」

鬼谷子見勾踐處世，果然甚有氣度，不覺暗暗點頭，心中對他的好感不由大增了幾分。

笠丹也被弄得作聲不得，好一會，才喃喃的道：「是呵！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可惜我笠丹自幼便掉入絕谷，不知有國，更不知有家，這國法、家規四字，又從何說起？」

勾踐一聽，正容道：「姑娘幼遭戰禍，父母皆爲吳敵所害，刻下已返故土，正該爲國爲家盡一點子民本份，二來也可報父母被殺之血海深仇！姑娘以爲，寡人所言當否？」

笠丹一聽，勾起她對吳國太子夫差的深仇大恨，不由點頭道：「不錯！可惜夫差命大，有白虎護體，殺他不死，反幾乎命喪城下！」

勾踐微笑道：「吳國雄兵百萬，王宮重地，憑姑娘一人之力，又怎能報父母深仇？依寡人之見，姑娘欲報仇雪恨，只有一個辦法……」

笠丹不由急道：「是甚辦法？」

勾踐道：「有國方有家，國之不存，家將安在？因此姑娘何不將報仇之志，融入爲國之願，爲國爲家，兩相融滙，助國抗敵，則上可保國安民，下可洗雪家仇，兩全其美，豈不妙哉？」

笠丹一聽，不由俏眼直眨，她初涉人世，平生第一次面謁君王，更是第一次聽聞「保國安民、爲國效力」此等宏章偉論，心中不由一陣迷惑，是非曲直，根本難以分清，她的目光自然落在鬼谷子身上，因爲他是她唯一最信賴的人了。

「鬼谷哥哥……你……你以爲如何？」笠丹俏目盯着鬼谷子的臉兒，喃喃的道。

鬼谷子聽勾踐一番言語，心中對他的好感又陡增幾分，此時見笠丹迷惑的樣子，便微微一笑道：「國仇家恨，密不可分，目標相同，共處一陣，既然如此，何必惱昏？」鬼谷子之意乃道：既然彼此

大目標一致，又何必因一時意氣之爭，把腦袋弄昏？

鬼谷子半勸半導的言語，也只有笠丹聽得明白，她俏目一亮，忽然格格一笑道：「鬼谷哥哥，你打甚麼謎語？乾脆一句，說我笠丹該聽王上之言便是啦！好啦，王上，我笠丹便爲國爲己，去把夫差殺了！何時動手？」

勾踐見笠丹果然是初涉人世，嬌野得很，不由呵呵一笑道：「姑娘有心爲國效力，也不必焦急，一切宜伺機而行。」

笠丹又眨眨眼，問鬼谷子道：「是嗎？鬼谷哥哥！」

鬼谷子微笑道：「王上之言不錯，且待勢發而後動可也。」

笠丹格格一笑道：「好呵，我已答應爲國效力，鬼谷哥哥你卻置身事外麼？」

鬼谷子無奈一笑道：「誰說我置身事外？」

笠丹道：「你既不置身事外，爲何不肯替王上化兇爲吉？你的本領偶爾也很驚人，何不妙指一點，替王上點幾處驚天龍脈，把吳國昏王奸太子的龍氣鎮壓下去？」

笠丹嬌野亂嚷，卻大合勾踐的心意，他不禁莞爾一笑，目注鬼谷子，看其反應。

鬼谷子對勾踐已甚有好感，此時他沉吟已畢，心中已有決斷，便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那就先上越國王陵一察便了！」

當下越王勾踐也不回宮，與鬼谷子同車，王駕直向越國王陵駛去。

越國王陵在杭州（即錢塘郡）西面施家山，距太廟不遠，車行一個時辰，便已抵達。

鬼谷子在越王勾踐，及衆大臣、衛士的簇擁下，登上施家山，再向南行山路一里許，赫然便現出一座頗大的王陵。

勾踐親伴鬼谷子，走近王陵，鬼谷子但見越國王陵甚有氣勢，以整塊大石鋸成四壁、墓蓋、漫石、門扉、正墓四壁上面雕有寶相花，中部雕青龍、白虎、玄武神像，下面則爲雙手合持龍、虎、豹、龜、牛、鳳、象、鶴等八靈肖像，均作道家裝束，似爲星官。

鬼谷子四方面察看，不由暗點頭，心道：按「尋龍乾坤訣」中「尋龍術」，此墓建築甚合風水法度，而且崇尚道家，與師傅老子倒是同出一源。

勾踐見鬼谷子沉吟不語，便詢道：「依鬼谷先生之見，寡人祖宗陵墓如何？」

鬼谷子沉吟道：「越國歷代王室祖宗，均安葬於此墓麼？」

勾踐道：「越國原屬楚，尊楚國爲主，到先父允常，才毅然自立爲國，因此王陵之內，只有先父允常及先太后而已。」

鬼谷子點點頭，走出王陵墓室，又四面察看，但見施家山四面有山環繞，王陵恰處羣山中央；施家山王陵墓室正門，恰與西湖成一直線，遙遙相對，秀麗非常。

鬼谷子心中暗道：「山爲氣，水爲財，看來點王陵基址之人，亦甚得風水法度。不過僅此而已，因四周山脈低矮，並無挺拔之氣，山氣不旺，龍氣又豈會昌盛？再者西湖美則美矣，但若以西湖作墓穴水口，則未免流於柔弱；山既弱，水更柔，越國王陵居此，祖宗龍氣如此柔弱，則國勢不振，也就不足爲奇了。」

鬼谷子轉念間，又向越國王陵的外觀望去，只見王陵橢圓墓頂四周，有四面高牆護衛，高達三丈，猶如四面城牆，再加上渾圓的墓頂，墓穴簡直是潑水難進，密不透風。

鬼谷子瞧着，不由大皺眉頭，暗道：主建越國王陵之人，精於室內建築，因此墓室之內甚有法度，但於陵墓大者，地理脈氣，卻茫然無知，王陵選於施家山上，已屬柔弱龍氣，勉强稱龍，亦僅小龍而已；更者外面以四高牆圍堵，小龍被困，困而不旺，更成了死龍格局！越王祖宗居此死龍脈氣，禍不遠矣！

勾踐見鬼谷子良久沉吟不語，心中一陣驚疑，忙道：「鬼谷先生看此陵格局如何？是否龍脈之地，龍氣大旺？」

鬼谷子先不答此詢問，反問道：「當日選址主建王陵者，是誰？」

勾踐一聽，臉有得色道：「寡人禮賢下士，廣聘人材，當日司祭大夫季子，精通天文、地理、陰陽，亦來投效，更自告奮勇，主建王陵，因此選址、定墓、建陵一切工夫，均是由季大夫料理打點，王陵落成之日，四野朝賀，皆道甚有王者氣度！」

鬼谷子一聽，突然想起在太廟之時，司祭大夫季子對他的喝斥，不由微微一笑，心道：季大夫於室內建築之學，倒甚有心得，難怪其如此傲氣，但於風水堪輿尋龍之道，卻是門外漢而已，但也難怪，因爲師傅老子曾道，尋龍之術，隱於「乾坤洞」中，與「乾坤訣」已混融一體，只有領悟「乾坤訣」能達至悟創境界者，僅你鬼谷子一人而已，因此天緣巧合，註定你鬼谷子必成一代尋龍祖師！

鬼谷子這般轉念，又暗道：既然如此，世人尚未觸及「尋龍奇學」，那季大夫於此缺如，那也不能責怪於他。鬼谷子心性寬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幾乎已達寵辱皆忘

境界，那季大夫雖曾對他無禮，他卻反而尋找藉口替他辯護，鬼谷子心性的玄幻，由此可見一斑。

當下鬼谷子心中已有主意，向越王勾踐道：「王陵墓室建築，甚合法度，季大夫已盡其才。不過王陵之道，並非僅憑室內建築之學，據草民所知，尚須配輔龍脈地氣，形相格局，方可有助王者運命，國之氣數，望越王細察。」

勾踐亦是聰慧之人，他一聽便知鬼谷子已然瞧出王陵破綻，只是心性淡泊，不喜與人爭鋒，更不欲以己之才傲物，才沒明白點破司祭大夫季子的錯失，便吃了一驚，忙道：「王陵想必有何差池之處，影響寡人家運國運，望先生不吝賜告！若有任何兇險，亦望坦然相告，不必隱瞞！」

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微一沉吟，便坦然道：「實不相瞞，依草民之見，越王王陵地處小龍格局，龍氣又甚柔弱；再者王陵四面被高牆所圍，此乃陵墓之大忌也！」

勾踐一聽，猛吃一驚，急道：「爲甚麼四面高牆，便成大忌？例如一城之外，亦須堅築高牆，以禦外敵！」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城池用於戰爭，乃以一時之爭鋒決勝爲主，陵墓卻貴於潛移默化龍脈地理精氣，龍脈者，不但務須以山水相輔，更須奔騰活躍，方成大旺生龍；若以四面高牆圍困，則無異於生龍被困，日久必成死龍，祖宗居此死龍之格，後人子孫又豈能運命亨通？若尋常百姓，亦僅累及一姓一族，若王者之陵，則必然累及一國之運，勢所必然，不能不察。」

勾踐一聽，作聲不得，好一會才又急道：「然則有何兇禍？望先生直告！」

鬼谷子微歎一口氣，道：「若王陵處小龍之格，龍氣雖然柔弱，尚可勉强自保；但若成死龍格局，則兇險非常，小則子孫後人百病纏身，短命夭折，大則亡國亡家，慘酷非常！」

越王勾踐一聽，臉色驟變，幾欲發作，但幸而說此話的是鬼谷子，而鬼谷子妙點吳國王陵，令吳王國運大振的事，已傳遍天下，勾踐盼獲鬼谷子相助已久，此時豈敢得罪於他？勾踐沉住氣，跺足道：「若然如此，那季大夫害慘寡人，害苦越國臣民矣！該死之極！」

鬼谷子見勾踐恨恨不已，暗吃一驚，心道：「若越王遷怒於季大夫，下令把他治罪殺頭，季大夫之死，豈非因鬼谷子之故？他心性寬厚，絕不欲因自己之故而累及他人，便連忙道：「越王不必怪責季大夫，其實於建築墓室之道，他已盡其所學矣！」

勾踐餘恨未息道：「但他身爲朝中司祭大夫，竟不懂風水尋龍之學，把寡人祖宗，置於死龍格局，招來奇禍，這不該死嗎？」

鬼谷子正容道：「不然，風水尋龍之術，當世中精通者絕無僅有，因此奇學現世未久，世人又豈會預知悉聞？但爲人臣子者，既已盡責，便問心無愧，季大夫限於際遇，未悉風水尋龍奇學，又何罪之有？萬望越王明察！」

勾踐一聽，不由歎道：「季大夫恃才傲物，對你無禮在先，你卻存心維護於季大夫！」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草民行走江湖，絕非求甚麼榮華富貴，但能相助天下可憐人，心願已足，又豈會計較這等俗世意氣之爭？越王幸勿以此介懷。」

勾踐見鬼谷子意態眞誠，絕非作假，不由感歎道：「先生胸懷日月，寡人若能招聘先生入朝匡助，勝季大夫十倍矣！」

鬼谷子正容道：「不然，爲人臣子者，但能各盡其才，便是賢達，又豈可以其所學定其優劣？況且草民乃草野之才，又豈能助越王安邦定國？越王言重了！」

勾踐無奈一笑道：「寡人亦知難於勉强先生入朝匡助，但望先生妙施大法，替寡人一改祖宗王陵氣運，於願足矣。先生但有所求，寡人無不答允！」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草民於榮華富貴看如糞土，閒雲野鶴，遇遊江湖足矣，其他夫復何求？越王不必如此介懷，感越王意誠，草民必定爲越國盡一點微力便了！」

鬼谷子言出如山，他心中若無決斷，那是決不會輕易承諾的，但一旦有所承諾，便決不會變卦反悔。

當下越王勾踐一聽，不由大喜道：「如此寡人先行謝過先生待越國的隆情厚意！越國子民聞此喜訊，必人心大振！但未知鬼谷先生如何妙施大法，替寡人一改祖宗王陵氣運？是否另覓地址，遷葬王陵祖宗遺骸，有如先生替吳國妙遷王陵一般施爲？」

鬼谷子微歎口氣，道：「實不相瞞，越國王陵改移氣運，比吳國王陵更爲艱難，亦根本無法仿效吳國王陵遷葬之法，此點尚請越王原有！」

勾踐一聽，吃驚道：「爲甚麼？吳國王陵可以遷葬，氣運由弱轉强，越國王陵卻不能如此施爲？」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當日草民有感於吳王闔閭的處政賢明，及他求才的誠意，果然曾替他王陵勘察，然後選定白虎丘重建王陵，終令其國運大振。但吳國王

陵與越國王陵不同，吳國王陵原址雖弱，但尚有生龍之氣，日久薰陶，已初成氣候，只是未能大旺，此乃順其勢，施其法，方能事半功倍……」

勾踐迫不及待道：「那越國王陵爲何不能如此施爲？萬望先生直告！」

鬼谷子緩緩道：「請問越王，王陵定址施家山，落成至今，有多少年了？」

勾踐微一沉吟，便道：「父王允常於十五年前去世，不久便安葬於此，算來已足十四年矣。」

鬼谷子朗聲道：「越王陵地脈本已柔弱，再加受困於高牆絕壁，已成死龍，祖宗居此死龍格十四年，猶如人死十四載，又豈能一擧而復生哉？」

勾踐眼見鬼谷子說得如此斬釘截鐵，心中不由一凉，喃喃的道：「若然如此，吳國大擧攻越在即，寡人祖脈氣運如此不濟，越亡之時日不遠矣！這……這卻如何是好？寡人一敗乃屬天意，固不足惜，但越國子民淪陷吳人之手，慘受塗毒，寡人將萬死難辭其咎！」勾踐說着，唏噓不止，竟再說不下去。

鬼谷子見越王勾踐以越國百姓爲念，意態眞誠，由衷而發，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不錯，若勾踐敗亡，並非他一姓之事，而是事關越國萬千百姓的安危，這敎鬼谷子如何能坐視不理？而且吳國太子夫差殘暴成性，若不先行挫其銳氣，日後其勢大成，天下百姓勢必深陷水火中矣！

鬼谷子這般思忖，便決然的暗道：「罷！罷！罷！尋龍術中尚有風水相剋，乃以人力與龍氣相抗，兇險非常，輕易不可施爲，但如今越國百姓滅禍瀕臨，也容不得我鬼谷子再猶豫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已有決斷，便霍地向越王勾踐道：「越王既有愛民之心，鬼谷子亦決不忍坐視不理！當竭盡全力，以圖力挽狂瀾，消弭越境戰禍！但此事關乎重大，宜秘密行事，這便先返城中，再從長詳細計議！」

勾踐見鬼谷子慨施援手，不由大喜過望，忙道：「一切但依鬼谷先生主意便了！」

協助越王　延長國運

於是勾踐傳令，王駕速返王宮，再行與鬼谷子詳細密議。笠丹、猿爺爺亦隨車駕返回越王宮，一人一猿，被待之以上賓之禮，笠丹心中不由暗道：「我和猿爺爺倒樂得舒服享受，快活之極！但不知那鬼谷哥哥，被越王留在深宮密議，弄出甚麼鬼神莫測的玄虛來了？」

此時，鬼谷子果然正在越王宮勤政殿，與越王勾踐密議。

勤政殿是勾踐日常理政之所，因此禮制從簡，僅放數案桌而已，鬼谷子與勾踐，也沒行君臣的禮節，勾踐視鬼谷子如先生，與他據案相對盤膝而坐。

鬼谷子低低說了一句，勾踐便猛吃一驚，臉上變色，急道：「雖然已有探子回報吳國軍情，說其三軍日夜督練，似欲有所動作，但眞如先生所說，戰火已逼在眉睫嗎？」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按越王夢兆，再加所占蒙卦，兩相印證，足顯兇險已臨近越國疆界矣！」

就在此時，勤政殿外東面天際，忽然射出一團煙雲，冉冉上升，於虛空中忽地幻化成一頭吊睛白額巨虎，張牙舞爪，仰天長嘯，其狀威猛之極。

勾踐向窗外一望，登時目瞪口呆，好一會方道：「鬼谷先生！這……這又主何朕兆？」

鬼谷子凝神目注白虎煙雲，默默思索一會，再掐指計量一下白虎煙雲所處方位，不由亦吃了一驚，失聲道：「不好！此乃吳國王陵白虎龍氣爆發之兆！此兆既現，吳國擧兵犯境，已爲期不遠矣！」

勾踐臉色突變，急道：「目下吳國兵雄將廣，氣勢如虹，越國兵力單薄，若吳國於此時犯境，則越國勢危矣！但未知先生所判，是否有誤？」

鬼谷子一聽，知勾踐尚有一線僥倖心理，不由微微一笑，卻不作聲。

就在此時，窗外東面天際那團白虎煙雲，白虎血盆大口猛地一張，射出兩道赤光，赤光色紅如血，分射兩個方向，一射向西，一射向南，赤光所經之處，隱隱一陣鬼哭神嚎！

鬼谷子一見，又失聲歎道：「白虎龍氣爆熾，楚越兩國，萬千生靈必慘受塗炭矣！」

勾踐霍然而起，驚道：「先生爲何說戰禍牽連楚越兩國？吳國竟狂妄自大如斯？」其時楚國爲列國霸主，越國與楚國有攻守同盟之約，因此勾踐聽說戰禍牽連楚國，不由格外震驚。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按方位測算，白虎煙雲起處，恰是吳都姑蘇城外三里白虎丘王陵，此乃主吳國王陵白虎龍氣忽然爆發，突變熾烈；白虎吐光，一射向西，西面楚國王陵與赤光恰成一直線，再一道射南，南即越國疆土，赤光直犯越王祖宗王陵。按此警兆，當不難判斷，吳國對楚越兩國用兵，已逼在眉睫矣！」

勾踐驚道：「那二道赤光所經之處，忽響起鬼哭神嚎，又主何徵兆？」

鬼谷子搖頭道：「赤者血也，赤光即血光，血光所經之地，屍體遍野，白骨成山，唉！試問又怎會不鬼哭神嚎！」

越王勾踐知鬼谷子之能，鬼神莫測，他既如此決斷，心中不由更驚，忙道：「形勢如此險惡，先生尚有何妙法解救？快請直道其詳！但有需越國人力相助，寡人決無異議！」

鬼谷子亦知事勢急矣，心道：此時也不容再有片刻猶豫！便決然道：「唯今之計，只有草民冒險走一趟吳國王陵白虎丘了！」

勾踐驚道：「白虎丘上乃吳國王陵重地，重兵把守，禁衞森嚴，憑先生一人之力，如何闖得進去？先生若需勇士隨行護送，請不必客氣，越國精兵，任由先生差遣！」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此行並非廝殺爲目的，兵勇隨行，反而誤事！草民但與笠丹、猿爺爺一人一猿隨行足矣！」

勾踐想起鬼谷子日前露了一手「盤龍降烈馬」神功，知他武功已登峯造極，越國兵勇，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更不必說保護他了，便又道：「然則先生需何兵器？寡人不才，倒還藏有幾柄神兵利器，例如：湛盧、巨闕、勝邪、魚腸、純鈞五大名劍，均越國名匠歐冶子所鑄，若先生用得着，可任擇一柄！」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實不相瞞，草民所學，乃無劍勝有劍的功夫，因此神兵利器於草民眼中，不外朽木枯鐵而已！」鬼谷子一頓，忽然想起甚麼，這才又輕聲道：「越王若有一柄輕巧小弓箭，請賜草民一用。」

勾踐一聽，更不猶豫，傳令內侍衞，入內宮取出一柄以鐵匣封蓋的東西，遞給鬼谷子道：「此乃越國名匠歐冶子替寡人精心鑄造的一把玄鐵弓箭，上面刻有寡人名號，見箭如見寡人之令，先生可拿去殺敵。」

鬼谷子一聽，心中一動，暗道：此行乃替越國施法鎭壓吳國王陵龍氣，既有越王御箭，便更順理成章矣！當下也不推辭，接過玄鐵箭，隨手放進懷中，道：「事不宜遲，草民當立刻與笠丹、猿爺爺會合，夜闖吳國王陵！」

勾踐忙道：「一切但請先生小心，早去早回，越國倚重先生相助矣！」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放心，鬼谷子若求自保，當世還沒有人傷得到我……」話音未落，鬼谷子身形一晃，勤政殿上便已失了他的踪影。

勾踐又驚又喜，暗道：此人若是對頭，取寡人腦袋，簡直易如探囊取物！而有他相助，越國當可轉危爲安矣！

鬼谷子與笠丹、猿爺爺會合，當日傍晚，便悄然離開越都錢塘郡城。

一切均極爲秘密，此事亦只有越王勾踐知悉，鬼谷子此行是直取吳國白虎丘王陵，甚至笠丹事前也毫不知情。

不過就在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離開錢塘郡城片刻後，越國司祭大夫季子的府中，卻有一條身影掠了出來，隨即亦快如閃電的掠出都城，抄小路向吳國都姑蘇城直射而去。此人身手之快，雖略遜鬼谷子一籌，但與猿爺爺、笠丹相較，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可以斷定，此人必能先一步抵達吳都姑蘇城。

越國司祭大夫季子府內發生的事，鬼谷子並不知情，因爲他畢竟並非未卜先知的神仙。

鬼谷子、笠丹、猿爺爺二人一猿，離開錢塘郡城三里後，便展開輕功，風馳電掣的向吳國境方向疾掠。

鬼谷子僅用了四成功力，笠丹也就可以與他併駕齊驅，猿爺爺反而掠到前面去了。

笠丹一見，不由低聲道：「猿爺爺！小心迷了路啦！」

猿爺爺在前面尖嘯一聲，又吱吱呱呱的說了一句甚麼。

鬼谷子道：「丹妹，猿爺爺說甚麼？」

笠丹格格一笑，道：「猿爺爺說，放心啦，孫女兒，猿爺爺這是第三次走白虎丘吳國王陵了，還會迷路麼？猿爺爺還說……」她俏臉忽然一紅，怔了怔，竟說不下去。

笠丹一向心直口快，此時她說話吞吞吐吐，這的確是令人奇怪的事。鬼谷子不由微笑道：「猿爺爺還說甚麼？」

笠丹咬了咬唇，忽爾俏臉脹紅，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快如流星似的道：「猿爺爺壞死了！他說他走在前面，好教孫女兒與你那鬼谷哥哥多說一會話兒！沒啦！」

鬼谷子在這等男女事上，比笠丹這少女更糊塗，他不由一怔道：「他惹丹妹生氣了？」

笠丹一聽，忙道：「不！我不生氣，我高興呵！」

鬼谷子傻兮兮的又道：「你爲甚麼高興？」

笠丹又喜又嗔，又羞又氣，不由咬唇道：「甚麼爲何高興？你……你這普天下一等一的大獃子！」

鬼谷子奇道：「我怎的又成了絕頂獃子？」

笠丹氣道：「獃子！獃子！我

偏要說你是一等一大獃子！」

笠丹說着，呼的一聲掠上前面去了。

鬼谷子微嘆口氣，苦笑喃喃道：「鬼谷子呵鬼谷子，你面對千難萬險，上至帝王公侯，下至草野村夫，均從容自如，怎的在女孩子面前，卻莫測其高深，如此莫名其妙……哎，不想它，不想它，這等事令人心煩之極！」

鬼谷子想着，不由便提升了一成功力，他的「乾坤眞氣」本就非同小可，這猛增一成功力之下，身形便快如閃電，一下追上笠丹，又掠過猿爺爺身邊，搶在前面，離弦箭似的向東面吳國境射去。

鬼谷子說不想，便不想了，他急着爲越國消弭一場慘劫，身形不由便加快了。

不過他的功力提到五成，不但笠丹吃不消，就連猿爺爺也感到吃力了。一人一猿，此時要追上鬼谷子，於猿爺爺來說已非易事，對笠丹來說，更是艱難之極。

偏生笠丹好勝，她也不管自己的功力已提到八成，猛吸一口氣，拚命催激內力，呼地掠上前去，越過猿爺爺，果然被她追及鬼谷子的身邊。笠丹吁吁的喘氣，心中卻暗道：「了不起嗎？鬼谷子！我笠丹一樣可與你併駕齊驅！」

鬼谷子卻渾然不覺，他根本就沒有與笠丹競鬥的打算，片刻間他加快掠行速度，不過是想到越國百姓的慘劫，急着去消弭罷了。這時他見笠丹吁吁的喘氣，卻不作聲，不由奇道：「丹妹，你的內力本來不錯，爲甚麼如此不濟，竟吁吁喘氣？」

笠丹一聽，心中又急又氣，暗道：這鬼谷子自恃內力驚世，偏要來挖苦人！但苦於作聲不得，因爲她的眞氣已提到幾近極點，這才勉強跟上鬼谷子的身形，她若開口說話，便勢必把拚命催激的眞氣洩掉，那就更休想鬥贏鬼谷子了！

笠丹悶聲不語，咬牙飛掠，再奔行一會，她的俏臉已脹得血紅，這是內力因拚命催激而爆熾之兆，雖然可以把功力提升到極點，爆熾之後，內力便會盡洩，亦即人亢奮之後突然虛脫，輕則內力盡失，重則經脈盡斷，實乃練武之大忌。笠丹的練功方法，全靠猿爺爺傳授，猿爺爺雖已通靈，但畢竟並非萬物之靈，傳功時便不免有點囫圇吞棗的弊端，各種武功精要，內功心法全憑依樣畫葫蘆，拚命向笠丹催激灌輸，如何方能循序漸進，陰陽水火並濟，這等武功的精義，笠丹根本就弄不明白。也因此笠丹的功力，猶如猿猴，好勝心驅趕下，便會身不由己，更不能自控收攝，直到力盡虛脫爲止。

笠丹此時其實已兇險極了，不幸鬼谷子於女兒家微妙心性渾然不覺，也沒有仔細留意笠丹的動靜，而卻大合猿爺爺的猿猴心性，在後面雖然趕得吃力，卻樂得吱吱呱呱的大叫，替牠的「孫女兒」吶喊助興！

笠丹此時欲罷不能，作聲不得，有苦自己知，只是受一股好勝心驅使，拚命的奔掠，欲與鬼谷子並駕齊驅。

鬼谷子奔行間，他只用了五成功力，飛掠之速，當世已絕無僅有，而且輕鬆灑脫，舉手投足，從容之極。

幸而他在飛掠時，見笠丹久久不語，直聞她喘息聲越來越響，這才吃一驚，心道：丹妹這是怎的了？他側頭向笠丹凝神一看，登時嚇了一跳，只見笠丹俏臉脹紅如胭，悶聲不語，咬緊牙根，似在抵受某種極厲害的痛苦，又狀似人陷瘋狂。

鬼谷子的心登時一痛，他自己這才知道，笠丹在他心目中的份量，竟如把他的心牽扯到一起了。

鬼谷子急道：「丹妹！妳怎的了？」但笠丹不應，鬼谷子又連問數聲，笠丹只能拚命搖了搖頭。

鬼谷子見笠丹如痴如醉模樣，心中更感驚慌，他心道：莫非她生病了？於是他也不管三七廿一，伸手便把笠丹的左手捏住了。

鬼谷子這一捏之下，抓正了笠丹的合谷穴，合谷穴爲上肢手部大穴，被點之下，輕則令人半邊身軀痲木，重則使人全身痲醉而死亡，是人身三十六絕穴之一。

但幸而鬼谷子身負玄妙的「乾坤眞氣」，乾坤眞氣上可透天，下可入地，無孔不入，而且隨心而發，鬼谷子心念甫動，乾坤眞氣便即陡增三成，再加鬼谷子原來已激發的五成，即達八成功力，八成乾坤眞力，當眞非同小可，若無適當地方渲洩，鬼谷子自身也禁受不住，非要自身經脈盡斷不可。

鬼谷子恰恰抓住笠丹的合谷穴，合谷穴固然可令人傷亡，但亦可容納外來極大限量的眞氣輸入，誤打誤撞之下，鬼谷子自身尋求渲洩的「乾坤眞氣」，恰恰尋着笠丹合谷穴這個最佳的發洩場所，因此乾坤眞氣便如山洪爆發，如水流奔箭似的湧入笠丹的合谷穴。

合谷穴滙納大量乾坤眞氣，登時便沿手脈射向曲池穴，再進臂臑穴，折射將台穴，將台穴猶如將軍發號施令台，乾坤眞氣抵此，當即由將台穴分射人身三十六大穴，一向上抵百會穴，乾坤眞氣直入腦部神經；一向下經期門穴，入章門穴，再聚入丹田穴，眞氣積蓄，足抵常人一甲子的功力；三由丹田分叉

向下，分經左、右兩腿的委中穴、築賓穴、太冲穴，直抵脚底的公孫穴，然後百脈暢通，廻環交流，舉手投足，均充滿乾坤眞氣。

更玄妙的是乾坤眞氣與別不同，甫抵人體，必定先入腦部百會穴，與人之腦部神經融滙，因此，體內積聚的乾坤眞氣，即可達意念生，眞氣發的內功至高境界。

笠丹誤打誤撞，鬼谷子也巧中有巧，這對少年俠侶，因彼此你心有我心，心意互通，潛移默化，竟於危急之際，助笠丹練成了當世絕頂神功——尋龍乾坤訣中的尋龍大氣功。

尋龍大氣功非同小可，它源於乾坤眞氣，上可透天，下可入地，無孔不入，無處不在，意念生、眞氣發，遇強敵自保時，從百會穴到胸口的將台穴，到手腕的八大脈穴，到脚底的太冲穴，公孫穴，均可隨時激射出眞氣，眞氣隨本身的內力而定，輕者反彈對方的勁力於無形，重者眞氣如劍，直可穿金透石，厲害之極，亦即後世武林秘笈中的所謂「氣劍」，實際即源於鬼谷子和笠丹，於當日誤打誤撞，因巧而滙創的「尋龍大氣功」。

笠丹此時尚未知她已獲驚世神功，只是感到最痛苦之際，手腕被鬼谷子握住了，她又羞又喜，無力抽回，也不想抽回，羞喜之際，又突感一股暖流，沿手腕淙淙注入，走遍四肢百骸，登時渾身舒泰，內力倍增，此時就算再奔行三幾百里，也沒絲毫困難了。

鬼谷子激發的乾坤眞氣，有了渲洩地方，體內脹躁欲裂的感覺，也慢慢消失了，但依然不敢鬆開笠丹的手腕。

笠丹神智漸復清明，她見鬼谷子依然緊握她的手兒不放，便含羞帶喜的抽了出來，嗔笑道：「多謝你！鬼谷哥哥……但這都是你惹出來的！」

鬼谷子不由一怔道：「你多謝我甚麼？我又惹出了甚麼？」

笠丹格格一笑道：「獃子，你惹出禍來，還不知道麼？」

鬼谷子道：「我惹出甚麼禍來？」

笠丹嗔道：「我問你，你剛才是否突然加快掠行速度？」

鬼谷子點點頭道：「是呵！但我這是想起越國百姓即將慘受戰禍，而趕着去消弭，並非存心惹禍呵！」

笠丹睨了鬼谷子一眼，俏臉忽然一紅，道：「你……你知不知道，我當時見你把我撇下不理，只顧自己賣弄本領，我……我心中難過之極，恨不得立刻趕上你，就算死了也是好的，我因此拚命催激內力，狂發之下，竟收攝不住，體力如瀉，眼看就要虛脫而死……幸而你伸手拉住我，向我輸送力氣，我心中一喜，便不再辛苦欲死了！你這不是惹禍麼？」

鬼谷子這才知道，女孩子的心性竟如此微妙，與女孩子相處，稍不合她意，便死活都不顧了，鬼谷子不由歎了口氣，暗道：有女孩子作伴，有時雖很快樂，但糾纏起來，卻難分難解，是非絕難分清。

鬼谷子並不知道，他碰上的，便是普天下最痲煩，最複雜，理還亂，迷而幻的男女感情事了。幸而鬼谷子心性玄幻，心道：既然糾纏不清，乾脆便不去想它便了。於是他傻兮兮的一笑道：「是……是我闖禍了！丹妹可別生氣呵！」

笠丹一聽，格格一笑道：「好呵！我不生氣，但鬼谷哥哥以後不准撇下笠丹不理啦！但你想撇也撇不開嘛！」

鬼谷子奇道：「爲甚麼？」

笠丹笑道：「爲甚麼？因爲我決不會讓你撇開不理我，除非我死了！知道嗎？」她忽然俏臉一紅，含羞帶笑的瞪了鬼谷子一眼，露出女孩兒家嬌羞的神態。

鬼谷子不由一陣發呆，心道：丹妹忽爾像頑皮的男孩子，忽爾又像女孩子般的嬌痴，天，鬼谷子怎會碰上這酸甜苦辣的痲煩來了？

＊　＊　＊

鬼谷子、笠丹、猿爺爺，二人一猿，向東面的吳國國境疾掠。

當天傍晚，便已抵達吳國都姑蘇城西的太湖邊了。太湖，當時又稱爲五湖，面積浩大，三萬六千頃，湖中浮現七十二峯，但見山外有山，湖中有湖，壯麗非凡。

笠丹久觀西湖的美景，此時不由喃喃歎道：「鬼谷哥哥，西湖美則美矣，但怎及得太湖的壯麗，若任笠丹選呵，我將擇太湖爲居，而對西湖不屑一顧了！」

鬼谷子微一點頭道：「不錯，吳國山川形勝，其實已得地脈龍氣，因此吳人心性雄壯，越人心性柔弱，吳人進取之心強盛，越人則安於固守現狀，此乃受地理脈氣潛移默化，半點由不得人也。」

笠丹吃驚道：「依你如此判斷，那豈非吳越爭鋒，越國必亡，吳國必勝麼？」

鬼谷子肅然道：「不錯，休道地脈龍氣如此，便天兆也隱現吳國國勢強盛，不日必將稱霸列國！」

笠丹半驚半奇道：「天兆如此，那鬼谷哥哥尚敢去助越抗吳麼？那惡太子夫差，豈非註定橫行無忌？這天理又何在？」笠丹想起父母被夫差慘殺，不由咬牙切齒。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天兆非由天理所決，天理乃世人所定，天兆則乃天地大勢所趨，天

理又豈能與天兆抗拒？」

笠丹嗔道：「既不能抗拒，那鬼谷哥哥又爲甚麼千里迢迢，闖入吳國有所圖謀？難道不怕再次觸犯天機麼？」笠丹雖然恨不得鬼谷子立刻助她把夫差殺了，以報父母之仇，但想起他甫出道，爲救助干將、莫邪夫婦，便逆犯天機，內力盡失，幾乎生命不保，卻又替他擔心起來了。

鬼谷子明白笠丹心意，他歎了口氣，道：「我亦知此行乃逆天兆之舉，但怎能坐視越國萬千生靈而不顧？因此雖然明知兇險，亦不得不奔走一遭，以圖消弭一場慘酷戰禍！」

笠丹見鬼谷子忽然變得大義凜然，慷慨激昂，一副爲國爲民，捨棄小我的大英雄氣概，不由又驚又喜，半好氣半好笑，喃喃的道：「你……你這獃子當眞呆得可以，竟不顧自己的生命去作濟世救民的大英雄！」

鬼谷子苦笑道：「甚麼濟世救民大英雄？我連想也沒想過，鬼谷子不外稍盡一點人事罷了！」

鬼谷子說罷，便領先向姑蘇城郊北面掠去。他的身法不徐不疾，笠丹與猿爺爺跟着也就毫不費力。

二人一猿奔行一會，笠丹見鬼谷子繞姑蘇城而不入，反向城郊北面而去，不由奇道：「鬼谷哥哥，你這不是入姑蘇城去，把吳王闔閭和太子夫差殺了，以消弭戰禍嗎？」

鬼谷子此行的目的地，只有他與越王勾踐二人密議擬定，就連笠丹事前也不知道。

鬼谷子搖頭道：「非也，若於此時入姑蘇城，休說殺吳王父子，便連我等亦必先喪命城中，因吳王父子已得白虎丘龍脈薰陶，根基穩固，已難動搖。就算萬一僥倖把吳王父子殺了，亦必定不能消弭戰禍，反而加速其爆發而已！」

笠丹大奇道：「爲甚麼？吳王父子野心勃勃，他二人一死，吳國尚有力進犯越國？」

鬼谷子道：「不然，一來此時決難殺害吳王父子，丹妹忘了夫差有白虎現形相護之事嗎？二來就算吳王父子不在，吳國原楚國大臣伍子胥，在吳國已立穩根基，他爲報楚國殺父之仇，必定趁機嫁禍於楚，逼吳國新王大舉攻楚，越國與楚國訂有攻守同盟，戰火一燃，越國豈能倖免？如此一來，豈非由我等間接挑起一場列國戰禍嗎！」

鬼谷子出道以來，歷險重重，又身負「尋龍乾坤訣」驚絕世學，不但神功蓋世，而且於尋龍堪輿、洞悉天機、辨察時勢的施爲上，亦日趨精進。他這般一說，笠丹不由啞口無言，因爲當日夫差有白虎現形相護，是她親眼所見，她還有甚麼話可說？

鬼谷子與笠丹在前面悄聲密語，猿爺爺在後面見了就興高采烈，猿猴心性喜合羣，見到牠喜歡的人在一起，便如吃着甜桃子似的，得意洋洋。

二人一猿在迷濛夜色中向姑蘇城北面疾掠，也不知是他們速度太快了，還是其他原因，沿途竟一片寂靜，就連鬼影也沒有現一現形。

不久，終於接近吳國王陵白虎丘了。笠丹遠遠望見白虎丘夜色中聳立的山影，心中登時突然的一跳，她兒時目睹父母在白虎丘上，被太子夫差殺死的慘狀立刻浮上眼前，她的俏目不由紅了，這一半是淚水的刺激，一半卻是怒火的燃燒。

「鬼谷哥哥……你……你又上白虎丘幹甚麼？」笠丹咬牙悄聲道。

笠丹的聲音雖低，但鬼谷子已聞到一陣熾烈的火藥味，他猛地憶起白虎丘是笠丹喪父亡母的傷心地，不由暗道：不好，此行並非斷殺，貴在暗中施爲，但此刻笠丹仇火攻心，萬一她抑制不住，拚死濳返姑蘇，向夫差出手，那就糟糕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無奈向笠丹坦言道：「丹妹，實不相瞞，此行是我與越王勾踐定下的密計，爲消弭越亡之禍，決定向吳國王陵下手，以尋龍大法，鎭壓吳王父子的熾烈龍氣！丹妹切記以大局爲重，莫因一己仇怨，魯莽行事，誤了天下萬千生靈！」

笠丹一聽，不由暗自咬牙道：這鬼谷子，爲了那見鬼的大局，便連我笠丹的大仇也不顧了！哼哼，有甚麼稀罕！笠丹拚命苦練，終有一日一劍把夫差殺了！

笠丹咬牙發狠，悶聲不語，但忽爾又轉念道：鬼谷哥哥既然欲施大法鎭壓夫差的龍氣，把那頭見鬼的白虎囚住，不能保護夫差，笠丹殺起來就容易多了！這般一想，笠丹又高興起來，她自己也不知，是否在拚命尋找這可愛又可恨的鬼谷子的好處！

笠丹自思自想，忽然格格一笑道：「好啦！一切聽從鬼谷哥哥的吩咐便是。」

鬼谷子見笠丹答得爽快，不由一怔道：「丹妹！眞的？」

笠丹咬唇道：「甚麼眞不眞的？總之在你離開白虎丘前，笠丹決不私下出手便是啦！」

鬼谷子一聽，也沒仔細分析笠丹的言外之意，見她變得聽話，不再任性頑皮，便欣然一笑，不再說甚麼，與笠丹一道，向前面聳在夜色中的白虎丘掠去。

就在此時，落在後面的猿爺爺忽地一竄上前，擋在兩人前面，作

手勢、扮鬼臉，吱吱呱呱的低叫。

鬼谷子奇道：「猿爺爺說甚麼？」

笠丹格格低笑道：「猿爺爺說，他擔心笠丹的安危，要你留在後面保護我，他自己願打頭陣探險……鬼谷哥哥，猿爺爺多疼我這孫女兒呵！」

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心道：猿爺爺待笠丹，委實已到無微不至的地步了！但今時不比前次，你猿爺爺獨自上去也是白費力氣，非要我鬼谷子施爲不可，誰叫我鬼谷子不幸做了師傅老子選中的尋龍祖師！

當下鬼谷子以手勢向猿爺爺示意道：「此行並非斷殺，一切務必秘密而行，因此放心好了，你的寶貝孫女決不會損了一根汗毛！」

猿爺爺居然領悟了鬼谷子的手語，牠欣然的吱吱一叫，霍地縱身而起，向白虎丘上面飛掠而去了。

猿爺爺這是三上白虎丘了，對白虎丘的路徑，幾乎比鬼谷子更熟悉，鬼谷子亦深知猿爺爺的本事及超卓的輕功，因此便沒加阻攔，由牠先行闖山探險。

猿爺爺風馳電掣掠上白虎丘，運起金睛火眼，向四面一看，只見在迷濛的月色下，白虎丘四周一片寂靜，鬼影也不見，只有偶爾一兩聲夜鳥的夜啼聲。

猿爺爺前次上白虎丘，下絕谷，尙見白虎丘上面禁衞森嚴，當牠自絕谷中升浮而上時，若非吳兵以爲牠是天神降世，牠猿爺爺也極難安然脫身。

但此時白虎丘吳國王陵，竟無一兵一卒守衞，這豈非如入無人之境？猿爺爺猴子心性，眼見如此太平，心中便樂得欲跳舞助興。他也不假思索，呼的掠了回來，掠回鬼谷子和笠丹面前，手舞足蹈，繪影繪聲，吱吱呱呱的叫了一會。

猿爺爺的歡喜之狀，不必笠丹轉述，鬼谷子也明白了，他輕聲問猿爺爺道：「白虎丘上寂靜，並無一兵一卒守衞，是麼？」

猿爺爺連點了幾下頭，又吱呱叫了一句，意思是說，白虎丘上既然平安無恙，也就不必擔心笠丹遇上兇險，大可放心闖上去了。

白虎丘是吳國王陵，居然沒有任何守護，鬼谷子不禁也有點驚喜，心道：若無守衞，行事便方便多了。但轉念又暗道：前次猿爺爺亦曾目睹白虎丘上千軍萬馬，禁衞森嚴，今晚怎的不見丁點人影？莫非其中有詐？但此行非常隱秘，眞正的目的，事前只有他和越王勾踐知悉，吳國根本不可能事先加以防範！

鬼谷子判斷此點，心下也就釋然了，心道：無論如何，就算白虎丘是龍潭虎穴，爲了天下萬千生靈，說不得亦須闖一闖了！

鬼谷子主意已定，便決不再猶豫，當下低聲向笠丹和猿爺爺道：「你們跟在我後面，若遇攔截，便分三面穿插，引開對方的視線，方便行事！切記此行並非斷殺，走得就走，避得就避，不可戀戰！」

鬼谷子說罷，身形一晃，已遠在十丈開外了，笠丹和猿爺爺連忙跟了上去。

二人一猿幾乎同一時間躍上白虎丘，鬼谷子凝神運目四周一看，但見夜色迷濛，偌大白虎丘上，果然寂然無聲無影，只有吳國王陵的高墓，聳立在前面朦朦月色之中。

鬼谷子不敢大意，他展開悟創不久的「伏羲八卦步」，繞白虎丘行雲流水的繞行一周，憑他的目力，五里之內的風吹草動，當難逃他的耳目。

鬼谷子重返原位時，他已可判斷，四周五里之內，的確沒有任何可疑的物事濳伏。

鬼谷子至此不再遲疑，微一擺手，向笠丹和猿爺爺示意戒備，便領先向吳國王陵掠去。

吳國王陵經鬼谷子勘點，吳王闔閭、太子夫差，眼見近年果然國運如虹，均知「風水龍穴」，果然有鬼神莫測、驚天動地的功效，不敢再有半點懷疑、怠慢，不但大加修葺，建得美侖美奐，更派了重兵鎭守，以免被人壞了吳國祖宗風水之地。

鬼谷子掠近吳王陵時，眼前亦不由一亮，但見吳王陵墓身高聳，一碑冲天而起，碑上以金漆寫上「吳國王室列祖列宗之墓」等十個大字，當眞氣勢如虹。

鬼谷子不由暗道：吳王闔閭父子，果然是天緣深厚，誤打誤撞，竟把鬼谷子我亦扯進其福緣之內，替他點了這一座「白虎龍穴」，成就了他吳國國運氣勢如虹！今時今日，若再妄加動搖，便眞的是冒犯天條了！但轉念又暗道：吳王闔閭雖然有緣承此龍脈，但其子夫差心性暴戾，決非有此洪福之人，白虎丘穴若發在夫差身上，那天下便永無寧日了，就算是冒犯天條，觸怒天機，我鬼谷子看來亦只好犯險一試！

鬼谷子打定主意，便向吳王陵墓碑前掠去，笠丹見狀，連忙飛掠上前，驚喜的悄聲道：「鬼谷哥哥，你打算把吳國王陵毀了嗎？」

笠丹見鬼谷子不答她，又連忙加了一句道：「若眞的如此，那不但笠丹歡欣之極，越國百姓，亦必定感恩不盡……鬼谷哥哥快動手呵！還猶豫甚麼？」

笠丹說時，身形已飛縱而起，掠向石碑，運足八成功力，便向墓

碑狠狠拍去！她這一掌內含八成功力，而且剛得了鬼谷子巧輸的「乾坤眞氣」，當眞非同小可，若尋常的石碑，必定應聲而折。

不料笠丹這一掌拍下，墓碑竟立刻射出一道白氣，把笠丹的手掌托住，笠丹開碑裂石的一掌，竟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便被化解掉了，笠丹不由一怔。

鬼谷子見笠丹動作，他雖然可以阻止，但却含笑不理，心道：若能任意損毀，還算是驚天動地的「白虎龍穴」麼？丹妹呵丹妹，妳的戾氣正旺，殺心大熾，正好讓妳趁機發洩！

笠丹果然並不服氣，她咬一咬牙，驀地拔出背上的「伏羲神劍」，施展「越女劍法」，一招「開天劈地」，便向墓碑攔腰斬去！

笠丹的劍是「神兵利器」，劍法是千古絕學的越女劍法，內力則包含驚世的「乾坤眞氣」，這一劍斬下，可是穿金透鐵！

笠丹也極有自信，因爲她憑劍氣亦可斬斷粗樹，何況劍身直擊！墓碑必應聲倒下，她也可稍洩心中的仇恨了！

不料這一劍斬下，墓碑上又射出幾道白氣，白氣在墓碑前面交織成一塊無形氣網，劍擊之下，猶如撞上橡皮，柔韌之極，不但斬之不斷，相反把「伏羲神劍」反彈而回，笠丹虎口一痳，劍幾乎脫手而飛！

笠丹臉色蒼白，這是她驚恨交集之下，神色不由大變，她再狠劈三劍，均被反彈而回，她的內力也被消耗不少了，劍斬下去，也越來越無力，就連反彈而回的力度也失去了。

笠丹直到此時才忽然明白，她的內力越强，劍斬下去的反彈力便越猛，她的內力被消耗去了，再斬下去時，反彈的力度也就沒有最初那麼厲害了！

笠丹不得不相信，她就算再斬上十年，功力再增十倍，也必然徒勞無功，因爲墓碑冒出的白氣，竟如仙如神，決非凡人所能攻破了！

「算啦！丹妹，妳還是留點力氣吧！」鬼谷子見狀，便輕聲叫道。

笠丹雖然極不甘心，但不得不服氣，她一躍而回，咬牙沉聲道：「鬼谷哥哥，爲甚麼？」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若墓碑輕易被人所破，那還叫大地白虎眞龍穴嗎？」

笠丹咬唇道：「你呢？你既然可以替吳王點這一座龍穴，是否可以把它除去？」

鬼谷子搖頭道：「絕無可能！天下大地龍脈，一經點發，其勢便如天虹，與天機渾然一體，以凡人之力，決無可能令其連根拔去！」

笠丹不由又恨又氣道：「都是鬼谷哥哥你惹出的大禍！點甚麼白虎龍穴，平白成就了夫差這一代惡王！夫差日後肆虐天下，看你鬼谷哥哥如何心安？哼哼！」

笠丹這氣頭話，誤打誤撞，卻說中了鬼谷子的心事，他不但不生氣，反而歎了口氣道：「是，當日的確是我鬼谷子一時糊塗了……事到如今，我也無話可說，唯有勉爲其難，拚力一試，看看是否可令天兆轉機吧！」

笠丹見鬼谷子滿心內疚，說時沉痛，不由又替他擔心，忙搶着道：「你不是說已無法可破麼？怎的又打算冒犯天機了？如與上次一般，你還有命嗎？」

鬼谷子苦笑道：「那也沒法，爲了天下生靈着想，鬼谷子又豈能以一己而誤天下！」

鬼谷子說罷，身形忽地騰空而起，一拔三丈，輕輕落在墓碑頂上。他縱目四察，辨明方位，又輕輕躍下，取出「天地時神盤」對準墓碑正面的方位，一步一步向北面走去。

笠丹見鬼谷子如此動作，也不知他弄甚麼玄虛，只好亦一步一步跟了上去。

猿爺爺倒也機靈，在此重要時刻，並沒頑皮四走，而是躍上巨樹之巔，閃動火眼金睛，替鬼谷子當起護法來了。

鬼谷子聚精會神，根本不理是否伏有兇險了，他盯着「天地時神盤」，緩緩向北走去，當走上一座小山丘時，「天地時神盤」上的「天針、地針、時針」，忽然重疊成一線，鬼谷子便驀地停下，回身向笠丹道：「丹妹！快！用此四根鐵釘，分插墓之四周！」鬼谷子說時，摸出四根長約三寸的鐵釘，上面穿有符咒，遞給笠丹。

笠丹一見，深知鬼谷子要施妙法，大破吳王的龍氣，心中大喜，接過鐵釘和符咒，二話不說，騰身一掠，便向後面的吳國王陵倒射而去！

＊　＊　＊

笠丹倒射回吳王陵墓，她動作迅速，把一根鐵釘連同符咒，隨手一插，便先插在墓碑下面墓石上了。

她快如電閃，一掠向墓碑的左面，在墓的邊上插下第二根鐵釘符咒，又轉到右面，插下第三根，最後一閃掠到墓碑的後面，在墓身之後插入第四根鐵釘符咒。

笠丹已得鬼谷子傳授「伏羲八卦步」，因此她認方位奇準，這前後左右一插之下，剛好是吳王陵的東、南、西、北四個方位。

笠丹閃電般辦妥插釘功夫，不由格格的一聲低笑道：「鬼谷哥哥，你終於按捺不住，出手破吳國惡人的龍墓了！哼哼，只要破去你夫差的龍運，把那頭見鬼的白虎除去，笠丹看你還怎保得住你項上的人頭……好呵！這鬼谷哥哥到底助我笠丹報仇了！」

笠丹自欣自喜之際，鬼谷子在墓碑前面的那座小山丘正游目四顧，似正尋找一樣合適的東西，但並無所獲。

就在此時，笠丹插下四根鐵釘符咒不久，吳王陵那面，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忽然射出四道紅光，直射而上，其狀有如鐵釘刺入龍蛇之體，鮮血直噴三丈！

隨即又響起一陣刺心蕩魄的嘯叫，猶如受傷的虎狼作痛苦憤怒的吼鳴，吼鳴聲響過，吳王陵中竟響起一陣閃電似的震轟，整座王陵也顫動起來，其狀就有如猛龍受創，怒氣爆發，欲作驚天一擊了！

鬼谷子所站的小山丘，此時也感到一陣震動了，耳邊又聽到笠丹驚叫道：「鬼谷哥哥，奇哉怪也，鐵釘插下，大地也抖顫了……天，這是甚麼驚天大法啊？」

鬼谷子也無暇回答笠丹的驚呼，他深知此乃白虎龍脈受創之下，龍氣突然暴熾，其勢就有如人臨絕境，不顧生死的奮然一擊，這一擊必定驚天動地，人尚且如此，龍脈暴熾，驚天一擊之下，那就更爲可怕，吳國王室一脈，必因祖宗龍脈突然暴熾，而性情陡變，兇殘暴戾更烈，向列國發動一場天慘地愁的戰爭！

鬼谷子知這後果的可怕，他不敢有絲毫的遲緩，雖然難覓一座合適的施法「箭台」，但也不能再等待了！他忽然伸手向四下一抓，「乾坤訣」的一式「龍破乾坤」，便驀地施展，一股迴旋的强大氣勁便向四周疾射而上，片刻間，這股氣勁便挾着無數大小石頭，向鬼谷子這面迴旋疾射而來。

鬼谷子右掌連揮，左手牽引，飛來的石頭便如通靈似的，隨鬼谷子的牽引分佈，落在小山丘上，漸漸地，一頭巨大的石怪物便現出身形來了，竟是一尾昂首舞爪的龐大石龍形！

鬼谷子驀地把招式一收，從身上取出越王所贈的那柄小巧「玄鐵箭」，藏於石龍大口之內，箭頭與龍頭恰恰射向吳王陵的正面墓碑。

這時，吳王陵那邊隆隆之聲更響，恍似有地火在下面奔騰，大地也爲之急劇晃動。

鬼谷子不敢再猶豫，他默運眞氣，忽地呼的一口向躺在山丘上的龐大石龍噴去，一股威猛雄渾無比的「乾坤眞氣」從石龍之口而入，迅速流注巨龍全身，霎間，石龍表面的碎石紛紛激揚而起，猶如老龍脫鱗，重變青春威猛之龍。

鬼谷子急急一聲祝頌道：「混沌乾坤，盤龍所化，乾坤眞氣，大地潛龍，兩相滙聚，威力無窮，借爾之力，以鎭暴龍！功成不退，永加鎭護！祈之頌之，不得有誤……」

鬼谷子話音甫落，已貫注乾坤眞氣的石龍，如盤的大口之中，忽地噴出一股黃色煙霧，猶如千百黃色箭矢，疾如閃電，向吳王陵的墓碑射去！

吳王陵墓碑被黃色煙霧團團罩住，原來放射黃光的金漆與黃色煙霧渾然一體，登時失去灼灼的閃光。

與此同時，原來隆隆的地雷悶響聲，也突然停歇，漸而歸於沉寂了。

笠丹目睹剛才一幕，不由驚奇得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尖叫道：「好呵！鬼谷哥哥，閃雷已不響了！」

鬼谷子未及有所表示，忽聽遠遠巨樹之巔，響起了猿爺爺吱吱的示警尖叫，似乎已發現了甚麼驚人的變故。

鬼谷子心中一凜，意動招發，一式「乾坤輪迴」，身形拔地而起，呼地一下，已躍上猿爺爺所站的巨樹之巔，樹梢僅略微一顫，鬼谷子輕功之高絕，當世已絕無僅有了。

鬼谷子凝目向猿爺爺的目光方向望去，只見五里之外，有無數火光在急速晃動，向四面擴展，一會便已繞白虎丘圍成一個龐大的圓圈，成了火光的包圍圈。

鬼谷子眉頭一皺，正欲有所動作，忽地一聲怒吼，已如奔雷似的滾滾而來！

「大膽妖人！敢來吳國王陵搗亂！此地已被本太子千軍萬馬包圍，火箭伺候，任何通天本領，亦插翅難飛了！快快現身，本座或可容你等留個全屍……」吼聲轟轟然，顯見發話者內力之强，簡直令人吃驚。

鬼谷子心中不由又一凜，暗道：對方似乎有備而來，此行非常隱秘，爲甚麼竟會洩露形跡？若然如此，那就是有一個可能，就是越國出了叛國投吳的奸細了！

鬼谷子想到此點，心內不由一抖，他深知吳國獨步天下的「火箭」厲害，他在吳國時，已聽伍子胥提及，「火箭」以箭頭內藏火藥，點燃藥火索，箭即疾射而出，觸及人體，便會爆炸起火，任你輕功蓋世，亦難逃血肉橫飛之禍，若萬箭齊發之下，那便神仙難逃了！

鬼谷子自忖此時自己尚可憑絕世輕功一走了之，但笠丹和猿爺爺則萬分兇險，只要稍被火箭觸體，便決無倖免，爲了笠丹和猿爺爺，

他鬼谷子決不能溜逃！

鬼谷子打定主意，便示意猿爺爺一同躍下，這時笠丹也向這面掠過來，迫不及待的尖叫道：「鬼谷哥哥！我聽出了，那是惡太子夫差的叫聲！哼哼，他今日送上門來，鬼谷哥哥還會阻我出手嗎？」

雖然隔了十幾年，笠丹那時也只有六歲，但夫差姦淫她娘親時的腔調，在笠丹心中卻如印如刻，永世難忘。

鬼谷子明白笠丹此時的心境，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的確是太子夫差的聲音，但他絕非送上門來，而是早有準備！此刻白虎丘五里之內，已被吳國的千軍萬馬包圍了！」

笠丹咬牙道：「千軍萬馬又如何？你不是已把夫差的龍氣鎮壓住了麼？只要那頭見鬼的白虎不再現身護他，我必定可以一劍把他殺了！哼哼！」

鬼谷子歎了口氣，道：「夫差功力並不在你我之下，他在五里外發聲如雷，內力之强，實屬罕見，單打獨鬥，我也無法有把握取勝，更何况丹妹妳？而且他手上已奪得干將寶劍，更如虎添翼了！」

笠丹把手中的「伏羲神劍」一揮，恨恨道：「他有干將，我有伏羲！彼此扯平罷了！憑越女劍法，我就不信殺不了他。」

鬼谷子苦笑道：「吳國火箭的厲害，妳聽說過嗎？」

笠丹一聽，臉上登時變色道：「聽過！猿爺爺說，當日師祖越女，夜闖吳王宮，被火箭射中，若非她以伏羲神劍擋住，幾乎生命不保，那火箭爆炸時，把伏羲神劍也弄得斑斑點點！那火箭很厲害，猿爺爺曾告誡笠丹，見火箭千萬快逃！」

鬼谷子道：「夫差已把吳國最精銳的火箭隊帶來，千萬支火箭齊發，丹妹妳避得了多少支？」

笠丹搖頭道：「三五支或許可以，但若萬箭齊發，那便必死無疑……鬼谷哥哥你避得開嗎？」

鬼谷子搖頭道：「絕不可能！除非是當世活神仙。」

笠丹不由急道：「那如何是好……笠丹大仇未報，又不能就此命喪此山中啊！」笠丹見鬼谷子神色凝重，知非虛言，不由也驚急起來，殺夫差的念頭也失去了。

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夫差有備而來，必定事先獲悉越國奸細密報，因此他此行志在取我鬼谷子生命，我留下與之週旋，你和猿爺爺先行溜逃！」

笠丹一聽，急得眼圈也紅了。「這決定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亦一道！而且夫差也未必知道你的行踪……」

笠丹話音未落，五里外轟然聲又傳了過來：「……妖人鬼谷子！本太子已知你與勾踐的奸計，欲壞我吳國王陵！斗膽之極，你已決不能生離白虎丘了！」

鬼谷子苦笑道：「如何？丹妹相信了麼？」

笠丹冰雪聰明，此時也恍然悟道：「若然如此，那越國必定有奸細向吳國密報行踪！叛國之賊，可恨之極！」

鬼谷子決然道：「不錯，丹妹，越國出了這等叛國奸細，越王勾踐只怕尚蒙在鼓裏，後果非常嚴重，你身爲越國子民，豈能置國難而不顧？」

笠丹眨眨眼道：「鬼谷哥哥，你有話便直說吧，何必用這大道理來壓我？說來說去，你不過是欲趕我先逃走吧了！」

鬼谷子的心思被笠丹揭穿了，不由微微一笑道：「此其一也，但妳先逃出去，向越王報訊，及早除去越國奸細，也是爲國爲民的大事！而且……」

笠丹咬唇道：「而且甚麼？」

鬼谷子微笑道：「而且若我鬼谷子一人，那萬千火箭亦未必困得住我！我此時若逃，便三人也逃不了了！」

笠丹盯着鬼谷子道：「你眞有把握逃出去？不騙我嗎？」

鬼谷子微笑點頭道：「我不騙妳，我一定有辦法逃走。」鬼谷子心中卻暗道：若我直說逃出去的機會只有萬分之一，你肯先行逃走嗎？

笠丹道：「一起逃走不可以嗎？」

鬼谷子微笑道：「夫差之意，只在我鬼谷子，若我出面與之週旋，夫差防範必然放鬆，你和猿爺爺趁機從後山溜逃！快去準備，若被夫差識破，那就誰也逃不掉了……」

鬼谷子話音未落，身形已拔地而起，一躍三丈，掠到山丘空曠處，以內力傳音，對夫差道：「呵呵！太子殿下，我鬼谷子果然來了！千軍萬馬相迎，更出動火箭隊，鬼谷子好大的面子呵！」

鬼谷子這一現身，又以內力傳音，嘯嘯然响徹四野。

夫差所率的吳國軍馬，不待夫差發令，便迅速的向白虎丘逼近，眨眼已移到不足一里路了。

鬼谷子縱目四顧，只見東面黑影較少，便以一氣發三音的無尚神功，同時射出兩種聲音，一種大笑道：「太子殿下！鬼谷子孤身一人，何用勞動千軍萬馬相迎送？」另一種卻射向笠丹和猿爺爺道：「丹妹！快，向東面全速突圍而出……猿爺爺！此地兇險，快帶笠丹從東面溜逃！」

笠丹尚在猶豫，猿爺爺一聽鬼谷子吩咐，卻絕無異議，伸手爪挾住笠丹，便閃電般向東面掠去了。

就在此時，里許外已現出吳國太子夫差高大威武的身影，只聽他一下轟然大叫道：「鬼谷子！你好大的膽量，敢孤身獨闖王陵禁地！」

鬼谷子渾然不懼，呵呵一笑道：「鬼谷子閒雲野鶴，普天下任我闖蕩，何處不可去？何地不可往？」

夫差亦大笑道：「好！鬼谷子，前次斬你不死，全靠父王護你，但今晚你冒犯吳國王陵，罪大惡極，雖父王在此，亦無話可說，你等着萬箭穿心而死吧！」

鬼谷子見萬千兵馬的身影不斷移近，心中反而一喜，他知道夫差的注意力已被自己吸引了，笠丹和猿爺爺必定可以突圍而出了！他不由大笑道：「太子殿下言重了！我鬼谷子自問尚可推算自身運命，決非萬箭穿心的短命夭折相格，如何了結，倒不必你替我操心……」

說話間，夫差已在一隊手執火箭的兵士簇擁下，逼近鬼谷子不到半里路了，爲數近百的火箭，全部指向鬼谷子，在此近距離的射程下，只怕連一頭蒼蠅也休想逃出火箭網了。

不過距半里的射程，力度必弱，這對於鬼谷子這等絕頂高手來說，還有反擊的機會，雖然不大，但總算未到絕望的境地，但鬼谷子卻依然不敢妄動，因爲此時他尚未能判斷笠丹和猿爺爺已否突圍而出，他若於此時反擊逃走，夫差必定下令全軍嚴密戒備，見人影便放火箭，那笠丹和猿爺爺便危極了！

爲了笠丹和猿爺爺的安全，鬼谷子決然不動，如山挺立，氣勢凜然，他已下定拚死一戰的決心，他就算命喪白虎丘，夫差亦必定不能生離半步！

鬼谷子的鎮靜，倒把夫差迷惑了，他伸手一指鬼谷子，厲聲道：「鬼谷子！你夜闖王陵，是否伏下甚麼高手助陣了？」

鬼谷子微笑道：「鬼谷子素喜獨來獨往，天馬行空，何需別人助力？而且明知太子殿下的厲害，多來幾個不外多送死幾個，因此絕不敢多帶人來！」

夫差傲然的大笑道：「諒你也不敢……這樣吧，鬼谷子，只要你答應爲本太子效力，本座便不但免你一死，而且重用於你！因爲本座看你倒大有英雄氣概！如何了？」

鬼谷子見東面尚未有任何動靜，便決定再拖延一會，他微微一笑道：「只是爲太子殿下賣力，不爲你的父王闔閭麼？」

夫差呵呵一笑道：「父王垂垂老矣，不但吳國，就普天之下不久也盡歸本座了！因此你助本太子亦即助父王，兩者亦無區別……」

夫差話音未落，白虎丘東面，已一連响起幾下慘叫聲，接着又聽聞火箭彭彭的爆响聲，鬼谷子心頭一凜，暗道：笠丹和猿爺爺是否可以逃過火箭的追擊？若逃不掉，那我的一番心血也白費了！

夫差臉色亦一變，盯着鬼谷子沉聲道：「與你同上白虎丘的尚有誰？」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鬼谷子只管得了自己雙腿，其他人如何理會得了？休說不知，便知道了也決不會多管閒事！」

夫差冷哼道：「你不肯說出來，本座面前，亦決逃脫不掉！待會我讓你看看同伙血肉橫飛的樣子！」

鬼谷子不答，心中卻暗道：笠丹和猿爺爺若有不測，你吳國便有難矣，雖然此舉逆反天機，我鬼谷子說不得亦要再幹一次！

稍一會，有探子飛掠而來，在夫差面前跪稟道：「太子殿下！白虎丘東面有一人一猿衝殺而出……」

不待探子說完，夫差便厲聲道：「逃跑之人，被殺死還是活捉了？快說！」

探子嚇得連忙叩頭道：「稟太子殿下……逃跑的一人一猿，功力奇高，折了十幾個官兵，依然困彼等不住……」

夫差怒道：「蠢材！難道不會用火箭射殺麼！火箭之下，神仙難逃！」

探子叩頭道：「是該放火箭……不過，不過兵士尚未及動手，一人一猿便已搶先出手，一下把十幾個火箭隊的兵士殺了！因此僅得三柄火箭發射，一人一猿快如閃電，火箭只能在彼等身後爆炸！因此，因此被彼等逃掉了！」

夫差一聽，臉色陡變，他也不去瞧跪在地上的探子，後脚向後一踏，探子慘叫一聲，便即狂噴鮮血而死。

鬼谷子一見，不由怒道：「你！你怎可以視人命如草芥？」

夫差厲聲大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如你婆婆媽媽，行婦人之仁，本座怎配稱天下第一勇士！彼等執責不力，便罪該誅滅，殺一警百，豈可寬免！」

* * *

鬼谷子親眼目睹夫差的殘忍暴烈，心中不由一凜，暗道：原來以爲吳王闔閭尚有可取之處，但他的一仁，怎可抵銷其子夫差的百烈？若被夫差此人成大氣候，則天下蒼生危矣！鬼谷子此時就連原存對吳

國的一點好感亦消失了。他因此轉念道：現下笠丹和猿爺爺已逃出白虎丘，我再無後顧之憂，這條生命可不能就此輕拋此地，不然，普天下便無人可以壓制夫差的戾氣了！

鬼谷子心念電轉，拚死的主意便突變，他決心無論如何要生離白虎丘，決不能任由夫差的戾氣肆虐天下！鬼谷子忽然呵呵仰天一笑，笑聲已貫注乾坤眞氣，無形無影，直鑽三十丈內各人的耳朶，又從耳朶處直入胸腹。

在場兵士，除夫差及少數幾個近身侍衞功力稍高外，其餘的但感一股銳利如刀的熱力，從耳鼓處直透心肺，登時心兒狂跳，氣息不暢，搖搖擺擺，昏昏欲倒！

鬼谷子冷哼一聲道：「好一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這話提醒了鬼谷子，也來個不拘小節讓太子殿下瞧瞧！」

夫差見前後左右，在鬼谷子笑聲響過後，均搖搖欲倒，分明已失去任何戰鬥力，不由又驚又怒，喝道：「鬼谷子！你弄甚麼妖術？」

鬼谷子冷笑道：「甚麼妖術？此乃不世奇學乾坤氣功！我本欲不拘小節，當場殺千百人讓你看看，但不幸尚有一點婦人之仁，便僅令他們暫時喪失戰鬥力而已！嘿嘿，你應該明白，你的千軍萬馬，未必可以困得住我鬼谷子吧！」

夫差怒道：「就憑本座一人之力，亦足以把你碎屍萬段！」

鬼谷子正欲激怒夫差，誘他單打獨鬥，以便尋機逃走。他剛才以乾坤眞氣貫於笑聲，已消耗了不少功力，若再消耗，就算他功力蓋世，亦難一下放倒千軍萬馬，他不過以此震懾夫差，激起他的傲氣而已。

鬼谷子一聽夫差的狂言，連忙趁機再逼進一步道：「好極！我鬼谷子與太子殿下單打獨鬥，便死也毫無怨言！」

夫差此時倒有點喜歡鬼谷子的勇氣了，他居然沉住氣，正容道：「好！若你勝了，本座任你遠走高飛！但你若輸了，便得留下來，替本座效力！你可答應？」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這賭注好極了！但太子殿下屆時可莫反悔啊！」

夫差怒道：「本座言出如山，不日將獨霸天下，有何值得本座反悔！」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那便可矣，我答應太子殿下的條件便了！請太子殿下發招！」

夫差見鬼谷子兩手空空，不由又有點迷惑道：「你亦知我手上乃干將寶劍，你竟敢以一雙肉掌，與本座抗衡嗎？」

鬼谷子大笑道：「我鬼谷子學的是堅則毀，銳則挫的無爲功夫，怎會沾上劍刀這等濁氣之物？我不但不用兵器，而且只守不攻，若我出手反擊，便算我輸了！」

夫差一聽，氣得暴跳如雷，哇哇大叫道：「狂妄小子！在本座面前發此大話，簡直是活得不耐煩了！看劍……」

夫差已按捺不住，話未落，一揚手執的干將寶劍，便向鬼谷子刺來。夫差的內力驚人，所用的又是神兵利器，劍尖尚離鬼谷子三尺，一道尖烈無比的劍氣，便如閃電般射至了！

鬼谷子心中不由一凜，他也不敢大意，當即向東南位斜跨一步，以一式「乾變爲巽」的「伏羲八卦步法」，極巧妙的避開了夫差威猛的一劍。

夫差一劍刺空，不由微一怔，他這一劍已運足六成功力，出手之下，當世還沒有人可以避開得了！但鬼谷子從容斜跨一步，便避開了他威力無比的一劍！

夫差心性狂傲，他一劍刺空，猛運內力足七成，又一劍向鬼谷子刺來，這一劍劍氣更盛，五尺之內，觸之銷金熔鐵，厲害之極！而且夫差料定鬼谷子這次又必定向東南面斜退閃避，因此這一劍中途拐彎，突然刺向東南面，夫差暗道：這一劍鬼谷子必定逃避不了。

不料鬼谷子這次卻非退向東南，而是身形一縮，竟向後面的東北位退去，這便是「伏羲八卦步法」中一式「巽變爲艮」，巧之妙極的又避開了夫差一劍。

鬼谷子的身形此時反而退到夫差的後面了，此時夫差背後露出空門，鬼谷子若出手反擊，夫差根本避無可避，但鬼谷子並沒有出手，因爲他知道，他出手或可令夫差受傷，但夫差功力蓋世，這一掌決不能令他喪失戰鬥力，他必定反身一劍，自己的乾坤眞氣也決抵擋不了夫差伏劍全力一擊。

鬼谷子因此並沒出手反擊，這又令夫差又驚又奇又怒，他自然明白鬼谷子剛才大可以出手反擊他的背後空門，但他竟然沒有出手，反而再一晃，已從東北位斜插到西南位去了，這一式便叫「艮變爲坤」。

夫差自然不懂這種甫現世的千古奇學，心性又狂傲之極，以爲鬼谷子這是托大，不屑於向他反擊，便越發暴跳如雷。

夫差身化暴虎，劍如怒濤，波濤洶湧地向鬼谷子捲去，霎時間，鬼谷子略顯單薄的身子，便如怒海中的一葉孤舟，在旁人眼內兇險萬狀。

但鬼谷子在劍網怒海中，卻胸有成竹，猶如閒庭信步，湖海泛舟，一派悠然自得。只見他一式「坤

變爲震」，身形已從西南位呼地拐到正東位去；又一式「震變爲兌」，身形從正東位插向正西位；他的步法簡直匪夷所思、鬼神莫測、玄妙無窮。

夫差暴怒之下施展的「猛虎劍法」，雖然轟轟烈烈，威猛之極，但卻難損鬼谷子一根汗毛！

夫差仍不服氣，走完「猛虎劍法」，又施展「狂龍劍法」，再走「怒鷹劍法」，全都源自吳國的始祖仲雍的「蠻人劍」。甚而「猛虎」、「狂龍」、「怒鷹」三劍法齊施，滙成一股「龍虎怒鷹」驚濤駭浪，鋪天蓋地的向鬼谷子壓去。

當今世上，任何高手遇上這等驚天動地的「龍虎怒鷹」劍法，均只有束手待斃的結果，夫差三劍合璧之下，從沒有失手，他亦因此賺得了「天下第一勇士」的尊榮稱號。

但今晚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了，因爲夫差碰上的是鬼谷子，鬼谷子所學的，均是盤古初開千古奇功，夫差根本就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當鬼谷子在「龍虎怒鷹」三劍合璧的驚濤駭浪中，從容的走了一式「兌再變乾」，身形突從正西位閃到原來的西北位，險極又巧極的避過夫差已走老的劍招時，夫差終於不得不承認，在鬼谷子這等匪夷所思的步法之下，任何最威猛暴烈的劍法均是徒然！

夫差驀地把劍一收，凝然不動，鬼谷子不由微一怔，道：「太子殿下爲甚麼不出手攻我？」

夫差厲聲道：「似這般只守不攻，本座不屑向你出手！」

鬼谷子道：「不出手又如何？」

夫差怒道：「不出手，當然便由火箭隊出招了，你閃避的步法再詭異，亦難逃過火箭隊的萬箭穿心！」

鬼谷子一聽，心中不由一凜，暗道：自己之所以激夫差與之單打獨鬥，正是避免他使用可怕的火箭隊，若火箭隊一出，自己的確連一分的勝算也沒有！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但剛才有話在先，若我敗了，任由處置，但若我僥倖勝了，太子殿下便放我走，既然目下未分勝敗，太子殿下又怎可以悔諾？」

夫差羞怒道：「不錯！孤王說放你走，但亦沒說火箭隊不能相送！你自以爲有本事可以逃過萬箭穿心的厄運，你就走吧！」

鬼谷子見夫差不能在劍招上取勝，便惱羞成怒，根本就沒有一點王者之風，決心以尋龍奇學、風水大法鎮壓夫差的決心更堅定了。他微一沉吟，突然憶起自己把乾坤眞氣導入石龍之體，眼前不由一亮，便決然的呵呵一笑道：「好！既然太子殿下定要我出手，那鬼谷子就捨命陪一陪太子殿下！」

鬼谷子話音未落，便即先發制人，驀地一式「乾坤運行」，身形幻變，如乾如坤，如天如地，又一式「萬物變化」，掌影如飄風閃電，鋪天蓋地的把夫差身周一丈範圍罩住了！

夫差不由大駭，他自南戰北征以來，與天下高手交戰無數，還從未有人在一招之內，便把他罩在掌力之下，他但感氣息一窒，幾乎難以呼吸。

但夫差畢竟武功蓋世，心性又狂傲之極，他並沒被鬼谷子二式曠世奇學嚇倒，突發一聲嘯嘯長叫，內力陡漲八成，霎間眞氣凝聚，干將劍一橫一旋，凌厲劍氣便欲把鬼谷子的一雙肉掌削掉。

鬼谷子深知夫差功力驚人，且並不在他之下，但求尋機脫身，便不與他以力鬥力，右掌一收，掌化爲指，從不可思議的角度，右手食、中二指疾伸，一下子把夫差的干將劍尖夾住！

鬼谷子一夾之下，夫差便立感一道滾灼熱流，沿劍身、手腕淙淙而入，他不由手腕一麻，幾乎握劍不住，大駭之下，連忙運功相抗，自身眞氣與那道熱流相遇，猶如兩大激流相遇，撞起驚天浪花，夫差體內登時痲癢難熬，拚命催激內力，竟連劍招也遞不出了。

於是夫差把握劍柄，鬼谷子緊夾劍尖，干將劍被當世兩大高手的內力激蕩得嗡嗡鳴响，但就這樣凝住，動也不能動了！

夫差不禁又驚又奇又怒道：「鬼谷子！你這是甚麼妖術？」

鬼谷子此時也知夫差的功力果然驚人，在他以八成乾坤眞氣先發制人之下，才僥倖搶先射入夫差體內，但欲再進一分，卻被他的雄渾內力阻住，絲毫動彈不得！假如夫差先出手，那激流相撞的痛苦，便非夫差，而是他鬼谷子承受了，不過乾坤眞氣僥倖進入夫差體內，這就已達鬼谷子直接鎭壓夫差龍氣的目的了。

鬼谷子不欲戀鬥，便呵呵一笑道：「此乃尋龍乾坤大法，絕非甚麼妖術，只是世人未識其中奧妙罷了！」

夫差對鬼谷子的「風水尋龍大法」，其實已信了大半，他一聽，便道：「你果然文武雙全，孤王用你之心更切了！但不知你這一手功夫叫甚麼名堂？」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此乃乾坤神功所化，食指乃乾，中指乃坤，豈非乾坤二指麼？」

夫差此時已知鬼谷子與他的功力不相上下，再鬥下去也是不輸不贏的結果，他也的確有收降鬼谷子的心意，微一沉吟，便道：「鬼谷

子，本座很欣賞你的才幹，你但能即時露一手尋龍大法給本座瞧瞧，本座便不再與你爲難，去留任憑尊意！如何？」

鬼谷子一聽，正中下懷，心道：你欲把我收爲己用，不外爲了稱霸天下，而且你的性子殘忍暴戾，若任由你肆虐，我鬼谷子如何面對被戰火摧殘的天下可憐人？嘿嘿，夫差呵夫差，你欲以富貴榮華引誘我鬼谷子，那就大錯而特錯了！不過既然你欲一睹尋龍大法，這倒可以讓你開開眼界，一來趁機脫身，二來正好以此來壓一壓你熾旺的龍氣！

鬼谷子打定主意，便不再猶豫，驀地把夾住劍尖的二指一收，呵呵一笑道：「既然太子殿下有此雅興，欲一睹尋龍大法，鬼谷子便獻一獻醜吧！」

夫差聞言，果然亦把干將寶劍一收，道：「那請吧！」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好教太子殿下得知，鬼谷子施法之時，閒雜人等，不得靠近，否則大法便不靈了！」

夫差一聽，略一沉吟，便向身邊的侍衞厲聲道：「傳令下去，火箭隊退後一里路！嚴密戒備，隨時候命，違者殺毋赦！」

侍衞一聲領令，如飛的傳令去了，一會後，但見圍近的火箭隊果然迅速的向後退，不多不少，恰恰退後了一里路。

鬼谷子心中暗道：夫差以暴烈之性治軍，果然令出如山，一呼百諾，此人若再得祖宗龍氣福蔭，稱霸天下，當指日可待了！

夫差此時又向鬼谷子道：「鬼谷子！你可莫打主意趁機溜走，只要孤王一聲令下，火箭隊萬箭齊發，一里之內，任何生物必遭毀滅！你知道嗎？」

鬼谷子微笑道：「火箭隊的厲害，天下皆知，鬼谷子又怎敢以身犯險！」

夫差沉聲道：「你知道便好！你可以開始施展了！」

鬼谷子微一沉吟，神色突轉肅穆，仰天猛吸一口氣，身形突地衝天而起，身化飛龍，繞白虎丘疾如閃電，旋繞一圈，然後又突地一沉而降，道：「太子殿下，欲睹尋龍大法，請移尊駕，站於王陵墓碑前面一丈正中！」

夫差沉吟不語，此時夫差身邊的侍衞忽然道：「殿下，慎防有詐！」

鬼谷子大笑道：「若然有詐，我鬼谷子剛才便可以一走了之，還轉回來作甚麼？區區火箭隊，能阻得住我去路嗎？」

夫差眼見鬼谷子剛才露了一手絕世輕功，心道：論功力本座或可與他不相伯仲，但若較輕功，則吳國上下，只怕無人可與之匹敵！他剛才若一走了之，火箭隊便欲攔截，只怕也有所不及！

夫差這般思忖，便向侍衞微一擺手道：「鬼谷子也算是一位人物，本座就姑且按其意一察！爾等留意本座的手號，但見本座左手一舉，便傳令火箭隊萬箭齊發！但若舉右手，便可按兵不動！」

侍衞肅然領令。

夫差這才傲然一笑，大步向王陵的墓碑前面走去，距墓碑一丈之處，夫差果然依言站定，挺立不動。

鬼谷子微微一笑，身形一晃，已躍上他密佈石龍大陣的小山丘。只見他仰天猛吸一口眞氣，向王陵墓碑及小山丘呼地噴出兩口乾坤眞氣，口中喃喃頌道：「白虎潛龍，不相伯仲，相生相尅，各不相容！借爾之力，鎭其戾氣，壓其殺機，一脈相承，三氣相滙，速速現身，不得有誤……」

鬼谷子話音未落，吳國王陵墓碑突然灼灼生光，猶如猛虎睜眼，凌厲殺氣嘯嘯直射出來，直向墓碑前一丈的夫差罩去！

夫差突感一股洪流罩體，立刻熱血沸騰，登時雄心萬丈，霸氣大作，恨不得立刻率千軍萬馬，橫掃列國，獨霸天下！

就在此時，鬼谷子所站的小山丘，那秘潛的石龍巨口之中，一團黃光直噴十丈，呼地一下，亦把夫差困在黃光裏了。

夫差又突感一股寒流湧至，冰寒刺骨，體內登時一冷一熱，兩大氣流輪番衝擊碰撞，不幸他自己本身另有一股不冷不熱的氣流被引，突然與一冷一熱的兩大氣流相滙，體內冷熱交加，更猛更烈，夫差但覺身體猶如發惡疾，忽寒忽熱，熱時體脹欲裂，寒時奄奄欲僵，他口不能言，痛苦萬狀，心中直恨得咬牙切齒道：「這鬼谷子可惡！竟令孤王上了這天大的惡當……孤王非要令他萬箭穿心不可……」

夫差發狠，一股熱流撞至心胸，他熱血沸騰，殺人的左手驀地向上一舉！

夫差的侍衞一見，便欲傳令火箭隊向鬼谷子放箭！

就在此時，閃電間夫差忽地又被一股刺骨的寒流襲至，他但感萬念俱灰，甚麼縱橫天下，稱霸列國，不外是過眼雲煙而已！他容人的右手不由自主的又舉起來了。

夫差的侍衞但見夫差左右手高舉，不由目瞪口呆，心道：左手殺人，右手按兵不動，這左右手齊舉，却是甚麼意思？他未弄明究竟，便決計不敢妄動，因爲夫差所下的令旨，是絕對不容違抗的！

鬼谷子此時呵呵一笑，身化飛虹，劃過白虎丘，從容而去。

* * *

鬼谷子風馳電掣，不消兩個時辰，便已掠入越國境內。

此時天色已然大明，晨光如畫，照得西湖倍添嬌艷。鬼谷子不由心中亦一動，驀地浮起笠丹的倩影，不由喃喃的道：「不知丹妹和猿爺爺怎樣了？」

鬼谷子也不入越王宮，先到越國王城內的迎賓別館，但別館的侍宮卻道：「彼等自昨日離開，便未見回來。」

鬼谷子不由微吃一驚，他雖然已算出笠丹絕非夭折短命之相，但世事難料，人的形相或許也可逆轉，鬼谷子關懷笠丹心切，竟連自己的曠世奇學也懷疑起來。

他略一沉吟，暗道：莫非笠丹和猿爺爺已入宮中，向越王勾踐稟報越國出了叛國奸細事嗎？鬼谷子這般轉念，便馬不停蹄，轉身便直奔越王宮去了。

越王勾踐聽報鬼谷子已回來，立刻傳命，在宮中偏殿接見。

勾踐一見鬼谷子，也不等他俯身行禮，便伸出雙手，把鬼谷子扶住道：「鬼谷先生連夜奔波，可辛苦你了！先生大恩大德，越國上下，當永誌不忘！」

鬼谷子淡然一笑道：「消弭戰禍，乃草民出道歷世宗旨，言謝甚麼？」鬼谷子一頓，又忙道：「越王見到笠丹姑娘和猿爺爺嗎？」

勾踐一聽，長歎一聲道：「寡人待季大夫不薄，不料他鬼迷心竅，妒恨之下，竟派人向吳國密報先生行踪，幾乎令先生遇難白虎丘，皆寡人用人不當之過！」

鬼谷子一聽，便知笠丹和猿爺爺已安然突圍而出，而且已及時向勾踐呈報奸細之事，心中一寬。但他想不到司祭大夫季子竟因爲被自己察出越王陵選墓不當，便欲借刀殺人，把自己除去，爲報私仇，竟置自己國家存亡不顧！人心之險惡，的確非自己所能測算。

鬼谷子微歎口氣，道：「越王打算如何處置季大夫？」

勾踐道：「季大夫爲洩私憤，竟置國家大事不顧，罪不容恕！鬼谷先生以爲應如何處置季大夫？」

鬼谷子歎息道：「世人之一個妒字，的確令人萬劫不復，季大夫不幸着了世俗形相，幹了此等蠢事。但既然鬼谷子及同伴均安然無恙，於季大夫略加警戒便算了！」

勾踐一聽，不由長歎一聲道：「若寡人的臣屬，皆如先生虛懷若谷，那越國也不必受人欺負了！既然先生亦主寬容，那寡人就下令，把季大夫降職留用吧！」

鬼谷子一聽，雖然認爲對季大夫的處分稍輕了一點，但他心性玄幻，也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一笑置之，也便算了。

越王勾踐見鬼谷子已露告辭之意，不由急道：「請問鬼谷先生，吳國王陵一經先生施大法，其霸氣便可消退了嗎？」

鬼谷子不由微微一笑道：「風水尋龍大法，貴在潛移默化，因此決非一時片刻可見奇效！但越王放心，如鬼谷子所料不差，越國當可保十八年國運偏安！」

勾踐一聽，心中登時一寬，但意猶未盡道：「那十八年之後又如何？務請先生不吝賜告！寡人感激不盡！」

鬼谷子見勾踐意態甚誠，便不忍拒絕，他在勾踐面前，即席袖占一課，卻是「易經」的「坤」卦。鬼谷子微一沉吟，便朗聲道：「剛袖占一課，乃越王十八年後運命，恰恰是易經的坤卦。」

勾踐忙道：「坤卦如何？」

鬼谷子道：「坤即地也，地生萬物，萬物皆從地生，此卦亦即列國之大運。坤卦道：至哉坤元，萬物滋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勾踐一聽，似懂非懂，不由又求道：「寡人於卦文只知一二，尚請先生詳加釋之！」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越王已明白甚麼？」

勾踐沉吟道：「起首幾句，乃指地生萬物，當警惕寡人珍惜每一寸國土；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三句，似指寡人在治國長年之後，於政事有所迷失，處措不當，終招奇禍，幸而後來覺悟，痛醒之下，運境漸順，終能反敗爲勝，重振國運……但其餘幾句，寡人甚感迷惑矣，尚請先生指教。」

鬼谷子一聽，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勾踐果然是有王者根基之人，於他十八年後的運命「坤」卦，竟可悟出其中精義來了！其實他所領悟的已足以令他警醒，其餘的乃指越王身邊各人的運命際遇，此時也不必再去細究。

鬼谷子這般思忖，便呵呵一笑道：「很好！越王果然心性聰慧，雖然僅能領悟卦象一二，但已得自身運命之精要矣。」

勾踐依然不捨道：「那其餘十之八九又如何了？」

鬼谷子大笑道：「越王所求，不外是自身十八年後的運命，此時既已知其要旨，只要善加體察，修身自警，當可保卦象應驗，其他皆隨越王之運命而變，人無定格，相

無定形，命無吉凶，運無順滯，一切皆隨自身的修爲而變！既然明白此點，還去苦苦追索甚麽？」

勾踐想了想，終於明白了一點，明白鬼谷子決不肯再洩天機，便只好無奈道：「是，倒是寡人太着意了，請鬼谷先生原諒。」

鬼谷子這才呵呵一笑，驀地站了起來，向越王勾踐道：「鬼谷子就此別過越王！」

勾踐不捨道：「寡人深知難以挽留先生，但不知是否還有相見之時？」

鬼谷子微一沉吟，心中驀地想起白虎丘絕谷下干將埋身的「潛龍穴」，干氏、莁家與夫差的血海深仇，夫差的兇殘暴戾，越國與吳國的敵對世仇，又十八年後越國國運劇變天兆，不由微微一笑道：「有緣千里會相逢，越王又何必太着意於世人形相？一切但望好自爲之，善自珍重……告辭了！」

鬼谷子一聲告辭，身形一晃，越王宮偏殿中，已失了他的影踪。

越王勾踐目睹鬼谷子的身法，當眞形如鬼魅，莫測高深，不由歎道：「鬼谷子眞奇人也！可惜寡人無此福份，令他爲越國效力，不然何愁大業不成……十八年後事，有誰知道？若眞能準確推算，鬼谷先生豈非成了當世活神仙嗎？哎，不管它，不管它，先把握這十八年歲月再說吧！」

越王勾踐當日在越王宮偏殿，目送鬼谷子離開，心中驚、喜、奇、疑百感交集，感慨萬端。但他到底是一國之王，政務繁多，不久也就把鬼谷子神龍一現的事淡忘了。

＊　＊　＊

不過，勾踐很快就猛醒起鬼谷子的話來了，十八年風雲劇變，驚心動魄，越國也幾乎淪亡，勾踐自己也幾乎亡國亡家，悲壯慘酷，到那時，勾踐才仰天長歎道：「鬼谷先生呵鬼谷先生！勾踐落到今日地步，你會道有緣千里會相逢，難道勾踐當眞福薄如此，無緣與你再相逢嗎？若眞如此，乃天亡我也！」

先是吳國王闔閭，自鬼谷子替他移葬王陵於白虎丘後，他與太子夫差的性情均漸而大變。太子夫差的性情變得更威猛暴烈，治軍極嚴，因此三軍如鐵。

而吳王闔閭，心胸卻變得更寬宏，他不喜女色，生活勤儉從簡，遇有天災瘟疫，便親自到民間巡訪，救濟貧苦，因此大得民心。

闔閭亦更重於禮賢下士，他對楚國亡臣伍子胥重用而不疑，視爲心腹，伍子胥爲報闔閭知遇之恩，向闔閭引薦精於兵法的孫武，吳國有大軍事家孫武之助，當眞如虎添翼，國勢、軍威均大振，隱隱已足與當時的列國霸主楚昭王併駕齊驅了。

這是鬼谷子爲消弭戰禍，夜闖吳國王陵，以「龍虎相尅」尋龍大法，鎮壓吳國祖宗龍脈之前的事，距鬼谷子爲救干將，替吳王闔閭移葬王陵於白虎丘，亦僅僅三年歲月。由此可見吳王祖宗「白虎龍穴」的威力。

鬼谷子當晚雖以大法鎮壓「白虎龍穴」的暴烈，但吳王闔閭和其子夫差，已得祖宗龍氣蔭庇三年矣，鬼谷子的「龍虎相尅」大法生效尚須一段時日，這就造成了吳國國運大振，達至頂峯時期。

公元前五一二年，吳王闔閭經不起太子夫差的幾番數次請戰，準備大擧攻楚，與楚昭王爭奪列國霸主之位。

孫武精通兵法，於天下大勢瞭如指掌，他知吳王闔閭有意攻楚，便立刻勸阻道：「楚國雖然腐敗，國力漸衰，但吳國百姓連年疲於備戰，以勞攻逸，未可言勝，宜等待更佳時機也！」

夫差冷笑道：「吳國兵精如鐵，大軍到處，必滅楚國！目下正是絕佳時機，還等待甚麽！孫將軍未免太狐疑了！」

孫武不爲夫差的狂傲而氣惱，依然心平氣和的道：「不然，楚乃大國，國力雄厚，宜先以三師疲之，再以三軍出擊，方可言勝，務請吳王三思。」

吳王闔閭不比夫差的狂傲，他一聽孫武之言，便大感興趣道：「孫將軍，如何以三師疲楚？」

孫武道：「三師乃虛兵，目的乃令楚兵疲於奔命，吳師至，楚兵必出，楚兵一出，吳兵即退，楚兵既退，吳兵又出，令其首尾不能相顧，必然疲困不堪，當此時，吳國三軍主力，乘勢突擊，則楚國必敗無疑！」

吳王闔閭一聽，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孫將軍所言妙極，便依此計而行便了！」

於是，不久吳國就出兵先後襲擊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地區）、潛（安徽霍山）、六（安徽六安），又圍攻弦（河南潢川縣）。忽南忽北，令楚軍疲於奔命。

孫武的這個「三師肆楚」戰術，便即後世人發展而成的「游擊戰術」，即「敵進我退，敵疲我打，敵退我攻」的現代軍事策略。

吳國的「三師肆楚」戰術，令楚國不但疲於奔命，而且產生了一種痲痹心理，誤認爲吳國只有小襲而無大擧之力。

吳國趁楚國不備，不久大擧突擊楚國，大軍由孫武統領，伍子胥爲副將，三十萬大軍分三路向楚國大擧進攻。

吳兵在孫武的統領指揮下，其勢如虹，長驅直進，經幾次大交鋒，終於攻入楚國都郢城，楚昭王倉皇出逃。

吳國一擧攻佔了楚國大片國土，列國大爲震驚，天下沸騰，越國與楚結盟，深知國難將臨，更惶惶不可終日。

越王勾踐已料吳國不久必大擧攻越，便召集羣臣商議對策，羣臣皆驚慌之極，皆認爲憑本國兵力，根本不可能與吳國抗衡。其中司祭大夫季子，更主張降吳，求作吳的屬國，以苟且偏安，季子之議，羣臣附和者竟大不乏人。

越王勾踐慌急之際，忽然想起鬼谷子臨別之言，斷定越國有十八年和平歲月，其時僅過了三年，尚有十五年國運昇平；又想起鬼谷子已在吳國王陵施下大法，三年已過，必有所應驗！

於是勾踐信心大增，下令全國勤加督練兵勇，準備迎擊吳國大軍。

不久，吳國大軍果然大擧攻越，但統帥卻非孫武，而是吳王闔閭及太子夫差。原來夫差見孫武率軍攻楚大勝，他爭雄稱霸天下之心更爲熾烈，便以「欲稱霸必先立威」的借口，力逼父王闔閭親征，自己則作大軍統帥。

吳國大軍挾敗楚的雄威，攻入越境，所向披靡，僅三日三夜，吳國大軍便先後攻佔越國的黎里、西塘、天凝、雙橋、七星橋等大鎮，距越國邊防重鎮嘉興僅卅里之地了！

吳國大軍在夫差統率之下，所過之處，均大肆燒殺搶掠，雞犬不留，因爲夫差恨極勾踐，指使鬼谷子欲壞他的祖宗風水，幸而並未得逞，吳國依然國勢如虹！

越國百姓人心惶惶，有錢之士早已執拾財寶，準備逃到偏安一角的晋國去了，但越國百姓深知亡於吳將屍骨無存，亡國即亡家，因此紛紛奮起抵抗吳軍。

越王勾踐此時突然親率精兵五萬，星夜馳抵嘉興，與嘉興守軍會合，越國兵力驟增至十萬，雖仍弱於吳軍，但亦足與之一戰了。

勾踐此時也不知何來的勇氣，他但想起鬼谷子的話便信心百倍，自負一定可以打敗吳軍，主帥信心十足，越國軍心因而大振。

勾踐把十萬精兵分作三陣，第一陣領軍二萬，首先出戰吳軍的十萬，雙方拚戰之下，越軍二萬幾乎死傷殆盡，但吳軍亦損失慘重，十萬大軍雖然取勝，卻失去了大半戰鬥力。

因此夫差只好另調五萬軍馬，進攻嘉興。

此時勾踐卻突然精兵盡出，以六萬兵力迎擊夫差的五萬後備軍。越軍六萬，皆精英主力，而吳軍五萬，卻是匆匆調集的五萬後備軍。這一戰形勢陡變，變成越强吳弱，越軍軍心如虹，人人皆知亡國即亡家，因此奮勇殺敵，拚殺一日，把夫差的五萬後備軍全部消滅。越國方面，卻僅損折了一萬多兵力。

這時吳越雙方的軍力已大致相抵了。吳王闔閭欲退，但太子夫差欲拚死再戰，邀勾踐明日一早，決戰於七星橋下。

第二天早上，吳越兩軍隔七星河對峙，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夫差恃勇，匹馬舞劍而出，邀鬥勾踐。勾踐卻深知夫差神勇，不以力敵，欲以智取。他先派三員副將齊出，三戰夫差，雙方拚殺之下，三副將非死即傷，夫差舞劍哇哇大叫，邀勾踐出鬥。

勾踐不爲所動，再派三員戰將出戰夫差。夫差殺得性起，毫不畏懼，干將劍一揮，迎戰三員越將，不一會，干將劍揮過處，又有一員越將翻身落馬。

夫差傲然大叫道：「勾踐，本座知你欲以車輪戰相鬥，何足懼哉？白送死而已！你再不出戰，本座便把你越國大將全數殺盡！」

勾踐此時低聲向身邊的一員戰將下令，這員戰將即手挽强弓，一箭向夫差射去，箭如奔電，嘯嘯直射夫差，力度驚人。原來這員戰將才是越軍最精鋭的神箭手，待夫差傲極之時，突然出手。

夫差被越軍兩員戰將死命纏住，欲避開這一箭已無可能，吳軍眼見主帥有難，均發一聲驚呼，但相距太遠，救無可救。

利箭呼嘯直射夫差咽喉，夫差欲避，左右兩面又被越將一槍刺來，分身不暇，眼看夫差必被利箭穿喉了！

就在此時，近身與夫差拚鬥的越將，忽然眼前一花，朦朧中但見夫差頂上，竟冒出一團白煙，白煙幻化爲白虎，白虎猛地伸前爪向利箭一拍，利箭便忽然拐彎，疾如閃電的向吳軍中軍射去！兩員越將不由驚得目瞪口呆。

夫差也自忖必死無疑，不料利箭插入咽喉千鈞一髮之際，卻呼地拐彎射空而去！他狂喜之下，不由大叫道：「勾踐奸詐小人，竟敢放冷箭暗算本座，本座有祖宗龍氣庇護，你等奸計，能奈我何？」

夫差話音未落，吳軍中軍已响起一片驚呼：「不好，太子殿下，吳王已被冷箭疾射而中背部了。」

夫差一聽，揮劍逼退兩員越將，火速馳返中軍，只見父王闔閭果然背部中箭，血染戰袍，已陷昏迷狀態了。

夫差不由大駭，暗道：這一箭

，射我不死，竟會拐彎，形如鬼魅，插入父王的背部，如此看來，吾家祖宗龍氣只可蔭庇子孫其中之一，這一箭若先射父王，則中箭的必定是我夫差了！」

這一箭驚心動魄，匪夷所思，把夫差的爭霸雄心也射掉一半了，吳王闔閭中箭受傷，吳國軍心亦受極大動搖。夫差無奈，只好下令後軍作前鋒，護送吳王闔閭，火速退軍。

勾踐並沒下令追殺，有大將不解，問爲何不乘勝追擊，勾踐歎了口氣，喃喃道：「這一戰贏得僥倖！若非當年鬼谷先生，以尋龍大法，於吳國王陵白虎丘伏下神箭射其龍穴，則今日一戰，鹿死誰手，實未可料啊！」

吳越於嘉興這一戰，果然替越國贏來此後十多年的和平歲月，風水尋龍大法的玄妙，委實匪夷所思，不可思議，但這是幾年後的事了。

救養孤兒　助越中興

當日鬼谷子向越王勾踐一聲「告辭」，人即飄然而去。

鬼谷子離開越王宮，在錢塘郡城（即今日的杭州）鬧市中，不消片刻，便把笠丹和猿爺爺尋着了。

笠丹和猿爺爺此時正鑽在一堆人中，看裏面的江湖藝人賣雜耍玩猴子，那猴子很精靈之極，竟能讀書認字，再以手勢表達出來，圍觀的人不由發一聲讚歎，可惜這猴子的脖子，卻被一根鐵鍊鎖住。

笠丹一見鬼谷子尋到，登時又驚又喜，俏眼瞪圓，向鬼谷子渾身上下瞧了又瞧。

鬼谷子奇道：「丹妹瞧什麼？不認識我了？」

笠丹眼珠滴溜溜的轉，好一會才道：「我倒要仔細看看，在那見鬼的火箭隊面前，你是否損了一根毫毛。」

鬼谷子不由一笑道：「損傷了又如何？」

笠丹咬唇道：「若把你傷了，笠丹明裏鬥不過，那就夜潛吳王宮，把火箭隊的賊兵，一劍一個，全部殺掉。」

鬼谷子見笠丹對他如此愛護，心中不由一熱，便道：「丹妹和猿爺爺也必定安然無恙。」

笠丹奇道：「你怎會知道？」

鬼谷子微笑道：「我與夫差糾纏時，便聽聞探子所報，妳和猿爺爺已先發制人，突圍而去了。」

笠丹格格一笑，忽然又道：「咦，我和猿爺爺正到處尋你不着，你怎的一下便找上此處來了？」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這很簡單，我袖占一課，便知你等必在此處了。」

笠丹又喜又奇道：「騙人麼！袖占一課便可尋到人，你不如去以尋人爲生，也不必再闖蕩江湖了！但這是一課什麼？」

鬼谷子微笑道：「乃周易的泰卦，卦道小往大來，小即陰，大即陽，豈非有一女子已去，另一男子宜從後跟過來嗎？因此順方位而行，便不難尋着丹妹妳了。」

笠丹一聽，雖然對這什麼易卦不甚了了，但見卦中竟隱示她這女子，有他這男子跟着，顯見日後可以同在一起，心中已甚欣然，至於那卦象是否如此，她也決不再去計較了。

笠丹高興之下，便欲上館子大吃一頓，她正欲招呼猿爺爺離去，卻見猿爺爺痴痴的盯着那頭被耍玩的小猴子，火眼金睛竟然紅了。

笠丹不由又驚又奇，忙道：「猿爺爺，你哭了？誰敢欺負你了？」

猿爺爺搖搖頭，並不作聲，也不肯走。

笠丹不由更奇，悄聲向鬼谷子道：「不好了！猿爺爺初入鬧市，想必是樂瘋了！」

鬼谷子向猿爺爺一瞧，卻微微一笑道：「猿爺爺並非瘋，而是眼見那猴子被鐵鍊鎖住，失去自由，物傷其類，心中哀痛而已。」

笠丹一聽，登時格格一笑，道：「這好辦之極！」話音未落，笠丹已呼地一下，躍進人羣圍着的圈中。

笠丹向玩猴子的賣藝人作了一揖，便大模大樣的道：「喂！這位大叔，求你把這猴子放了，好麼？」

賣藝人見笠丹一位女娃兒，竟如江湖大俠似的老氣橫秋，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的道：「你這女娃兒說笑麼，我若把這猴兒放了，失了賺錢工具，我去喝西北風嗎？」

笠丹一聽，想起自己曾挨餓的苦處，不由亦失笑道：「我倒忘記了，人是要吃飯的啦！這樣吧，我給你一百兩銀，你把小猴兒賣給我，我再把牠放了，這樣你有銀兩買飯吃，也把小猴兒放了，豈非兩全其美麼？」

賣藝人一聽，不由狂喜，但又不太相信，如瞧怪物似的盯着笠丹道：「這位姑娘，你說眞還是說假？」

笠丹奇道：「什麼眞眞假假的，眞又如何，假又如何？」

賣藝人歎了口氣，道：「若是假的，那便請姑娘退出去，莫阻礙我找生活了，若是眞的，姑娘可知道這一百兩銀，我要要多少年猴子戲啊？」

笠丹道：「多少年？我不知

道！」

賣藝人道：「一百兩銀可買一間大屋，我要猴子耍了三十年，連一片瓦也掙不到，姑娘說要耍多少年了？妳竟肯以一百兩銀，去換這小猴子？」

笠丹一聽，也不答話，在猿爺背上取出布袋，抓了一把銀兩，便遞給賣藝人，道：「這足夠一百兩了吧？」

賣藝人一瞧，手心上的銀兩少說也達一百幾十兩了，他不由呆了呆，然後才連忙把手心一合，連聲道：「夠！夠！夠了！姑娘，這猴子是妳的了！」

賣藝人說着，唯恐笠丹忽然反悔，連賣藝人的道具也不要了，呼的一下，便跑得無影無踪。笠丹又好笑又好氣，喃喃道：「這人瘋了，怎的不先解開鎖猴子的鍊鎖便跑了？」

旁邊圍觀的人忍不住眼紅，道：「姑娘，妳被那傢伙騙了！」

笠丹奇道：「他騙了我什麼？」

眼紅的人道：「妳剛才給他的銀兩豈止一百兩，足足一百五十兩，這鎖猴子的鐵鍊鎖是特製的，沒有他的鎖匙，誰也打不開！猴子身上戴了他的鐵鍊，根本就不敢跑遠，妳把牠放了，一會牠就不得不跑回那人身邊去了，這等江湖技倆，只能騙妳這種初出道的小姑娘。」

笠丹一聽，又好笑又好氣道：「他就是多拿了五十兩，也不必溜逃啊！這一百五十兩也算不得什麼，倒是他把開鎖的鎖匙帶走了，卻令人爲難了。」

眼紅的人又道：「姑娘爲難什麼？你若給我銀兩，我幫妳解決如何？」

笠丹道：「本來我可以一劍把鐵鎖斬斷，但牠的頸說不定也被斬斷了，這樣猿爺爺可要難過得大哭了！」

眼紅那人道：「誰是你的袁爺爺？」他把「猿」錯聽作「袁」了，因爲只有「袁」才是人的姓，笠丹是人，她的「爺爺」又豈會是猿？

不料笠丹卻一指猿爺爺道：「他便是我的猿爺爺啊！我爲了不令他難過，才買猴子放生的啊！」

眼紅的人一聽，向猿爺爺瞧了一眼，見牠的火眼金睛果然紅紅欲淚，不由咬牙咋舌道：「流年不利，今日大爺活見鬼了。」

笠丹有點生氣了，嗔道：「你見什麼鬼？」

眼紅的人喃喃道：「你的爺爺是猿猴，這已夠奇的了，人道千金散盡，爲博紅顏一笑，姑娘卻是揮銀如土，爲求猿猴心歡！天，這豈非活見鬼了嗎？」

笠丹見這人胡言亂語，也不再理他，牽着那頭小猴子，走到猿爺爺面前，道：「猿爺爺，猴子交給你了，你可莫再難過了，可惜我無法替牠打開鎖鍊了。」

鬼谷子瞧着，初是又好氣又好笑，後來見笠丹果然一片眞心誠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猿爺爺待她親如世人爺爺，她自然亦視他作自己的眞正爺爺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忽然微微一笑道：「丹妹不必爲難，我替妳把鎖鍊打開便了。」

鬼谷子說着，微運乾坤眞氣，貫於中、食二指，乾坤二指向鎖住猴子的鐵鍊輕輕一彈，像指粗的鐵鍊竟然應聲而斷成兩截！

旁觀的人不由發一聲驚呼道：「了不得！這等開鎖的功夫，可比一流鎖匠强多了。」

小猴子鎖鍊被開，重獲自由，早就歡喜得呼的一下跑走了。

笠丹聽人大讚鬼谷子了得，心中大樂，格格的笑着道：「他何止開鎖的功夫了得，他若肯助你等啊，便乞丐可變富翁，無賴可當皇帝了……你等可知他是誰嗎？」

圍觀的人哄的一下大笑道：「姑娘說順了嘴，胡說八道了！他到底是誰？竟有這等神仙活佛的本領？」

笠丹氣不過，正欲衝口報出鬼谷子的名號，忽感氣息一窒，隨即身子一軟，已被鬼谷子挾着腰肢，閃電般的一掠飛走了，猿爺爺身形一晃，眨眼亦失了影踪。

錢塘郡城內，鬧市一角，圍觀的越人不禁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妖精？鬼怪？神仙？活佛？還是白日活見鬼了！」

鬼谷子挾着笠丹，風馳電掣的掠了一會。笠丹不動，樂得靠在鬼谷子的懷裏，她鼻端聞到一股男子的氣息，心中不由一蕩，朦朧的不知想起了什麼，俏臉一陣緋紅，她又羞又喜的嗔道：「鬼谷哥哥，這般抱着人家走路，被人見了，成何樣子？」

鬼谷子不想暴露自己身份，因此見笠丹欲說出自己的名號，便把她挾抱着帶出人羣，他根本就沒想到其他，這時被笠丹這麼一說，猛地想起子曰：男女授受不親，便連忙把笠丹放了下來，尷尬的一笑道：「丹妹，對不起，我一時性急，不想妳說出我的名字，得罪之處，請莫見怪。」

笠丹瞧了鬼谷子一眼，輕聲道：「我……我怎會怪你？你就抱着我走一輩子，我……我也樂意極了。」

鬼谷子一怔道：「丹妹妳說什麼，什麼樂意極了？」

笠丹見鬼谷子的憨相，不由又好笑又好氣，伸指一點鬼谷子的腦殼道：「你呀！蠢極了！什麼……

什麼，我是說我肚子餓極了。」

鬼谷子一聽，想也沒想，便道：「丹妹既然肚餓了，那就先上飯館吃飽再上路吧。」

不遠處恰好有間酒館，金漆招牌大書「醉仙館」三字，鬼谷子也不管這「醉仙館」價錢是否昂貴，他的心性玄幻，想起肚餓，便隨便進去吃一頓便了。

走進醉仙館，鬼谷子才一怔，因爲他發覺醉仙館內賓客滿座，人人衣飾華美之極，顯然並非普通百姓可以光顧的地方。

但鬼谷子既然走進來了，他就決不會再走出去，他領着笠丹、猿爺爺向一角的桌子走去，也不理那華服人客，如怪物的瞧着自己。

鬼谷子、笠丹、猿爺爺在一張方桌側邊坐下，鬼谷子便向笠丹輕聲道：「酒館中百味齊備，妳喜歡吃什麼就吩咐店小二拿來好了。」

笠丹一聽，樂得格格一笑，大模大樣的向店小二招手道：「喂！你過來一下！」

店小二眼見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二人一猿，其狀怪異，又見笠丹攜着一柄殘舊的佩劍，不由又驚又奇，無奈走了過來，冷冷的道：「客官要什麼？敝店可沒有白飯加開水供應啊！」

笠丹並不知道，白飯加開水，那是窮人光顧的飯店，一聽便格格一笑道：「那好極了！有什麼好吃的，只管捧出來，本姑娘多多益善，去啊，發呆怎的？」

笠丹笑起來俏極了，但生氣時目露精光，卻令人害怕，店小二心中又驚又氣，心中賭氣道：好極，好極，老闆剛罵人不推銷貴價菜式，我就給你來個「多多益善」吧了。

不一會，店小二便捧出幾盤小巧的菜式，全是貴價而不飽的東西，諸如錢塘乳燕、鷄絲燉翅、黃海玉參等等，鬼谷子幼時曾經吃過，但笠丹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珍饈的味道鮮美極了，笠丹也老實不客氣，悶聲不响的大嚼起來，瞧她樣子，那像吃珍饈，簡直如同吃菜般的狼吞虎咽。她吃完還覺不夠，向店小二一疊連聲的催促道：「小二哥，果然是好東西，好吃，你照樣子多捧三二十盤出來吧！」

鄰居的華服客人，見笠丹一位俏女娃兒，模樣嬌滴滴的，但吃起來卻如狼似虎，有如四十年剛放出來的囚徒，不由驚疑的盯着她，猶如瞧着猿爺爺一般。

笠丹卻渾然不顧，她的內力極佳，目力也自然不弱，醉仙館內所有人的反應，均一一落在她的眼內，只是一來她真的肚子餓了，便打架湊熱鬧也得吃飽了再說；二來她知道有鬼谷哥哥在她身邊，當今世上，有誰可以令她少一根汗毛！

醉仙館的老闆姓錢，是錢塘郡中一位有頭有面的人物，越王勾踐重商，醉仙館的生意做得很大，因此連官府也賣錢老闆的幾分賬。此時錢老闆已有人向他通風報訊，說這二位少年男女，出手驚人，以一百五十兩銀，白白放生了一頭小猴，這般的豪客，錢老闆豈肯輕易放過？他眼見笠丹不斷添加那些貴而不飽的菜式，登時樂得眉開眼笑。

店小二見錢老闆向他直點頭微笑讚許，想起他罵他推銷不力的神氣，臉上也拚命的擠出笑容來，但心裏卻恨恨的道：「哈！哈！只管吃吧，待會結賬，可就要哭了。」

笠丹終於吃飽了，精神也來了，她這時才想起問價來，忙向店小二道：「小二哥，像桌上這等好吃的東西，價錢可貴嗎？我等只剩下三百五十兩銀子，若太貴，就吃到這兒，就此結賬吧！」

店小二一聽，見對方自報有三百五十兩銀，想想待會打賞必豐，登時笑得更殷勤了，連聲道：「不貴，不貴，姑娘只管放心再吃，就是再吃一次，也足夠付賬了。」

店小二說着，又連忙走入廚房，去捧一壺上好的香茶出來招呼。

笠丹不由格格一笑道：「這店小二奇之怪極，聽說我等尚有三百五十兩銀，不但雙脚，就連舌頭也勤快多了。」

鬼谷子也吃了不少，這時也不想再吃了，他笑笑道：「小二哥大概是希望多一點打賞吧了！」

笠丹笑道：「那好，待會便打賞他五兩銀便了！」笠丹也不知道，五兩銀是店小二一個月的酬金了，笠丹吃飽了，便不想再在醉仙館逗留，向猿爺爺道：「猿爺爺，把布袋拿來，我要結賬啦！」

猿爺爺一聽，伸手向背後的包袱一摸，登時吱吱的叫了一聲，又搔頭擺腦，扮了一個古怪的鬼臉。

笠丹一聽一見猿爺爺情狀，登時嚇了一跳，她忙伸手向猿爺爺背後的包袱一摸，那還有銀兩的影踪，大概是在鬧市時，錢財露眼，被小偷盜走了，笠丹不由失聲尖叫道：「鬼谷哥哥，不好了，銀兩不……哎喲！你作死嗎？」

原來鬼谷子見笠丹和猿爺爺的情狀，便知發生什麼事了，他連忙伸指一彈笠丹的手背，笠丹手心一麻，那「銀兩不見了」便說不下去了。

笠丹嗔道：「你爲甚不讓我說話？」

鬼谷子默不作聲，卻在笠丹的手心中寫道：「我已知銀兩不見了，入酒館不結賬，這是坐牢的罪，若店老闆知道了，他立刻就會召官兵來捉人了。」

笠丹不由大驚，亦連忙在鬼谷子的掌心寫道：「怎麼辦？聽說坐牢的罪不太好受啊，不如溜吧！」

鬼谷子寫道：「不好！白吃賴賬再加逃跑，那是罪加一等，若坐三月亦變一年。」

笠丹格格一笑，寫道：「我等若要溜逃，誰捉得到？」

鬼谷子歎了口氣，寫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此地是越國，若被官府追緝，便連莫邪母子容身之所亦失去了。」

笠丹不由又急又氣，她猛地把手心一抽，尖叫道：「這也不成，那也不得，好，那就結賬吧！」說罷，笠丹賭氣的坐到一旁，不理鬼谷子，心道：看你如何了結這段欠賬公案！

鬼谷子向遠處的錢老闆瞥了一眼，微一沉吟，便決然的大聲道：「小二哥，結賬吧！」

店小二一聽，連忙便喜孜孜的走過來了，滿臉堆笑的道：「是，這位公子爺，結賬！」

笠丹一見，心中不由一寒，心道：這鬼谷子弄甚麼玄虛？分明袋中空空如也，卻裝模作樣大叫結賬，莫非他已打定主意，趁亂開溜，撇下我和猿爺爺頂罪嗎？不得了，我可也得及早準備，他鬼呆子一動，我可要比他搶先一步了。

鬼谷子似乎料準了店小二的心態，便笑着道：「結賬之後，我再打賞你五兩銀吧！」

店小二一聽，樂得滿口的多謝。

那一面卻幾乎笑跌了笠丹，她不由咬唇暗道：「這鬼谷哥哥玩起把戲來，卻原來比誰都厲害，你看他臉不紅心不跳，一副大財東的樣子，袋中卻空空如也，倒大刺刺的打賞人家五兩銀！」這話笠丹不敢說出口，以免壞了鬼谷子的脫身妙計。

店小二正欲結賬，那錢老闆卻連忙奔過來，巴巴的一笑道：「客官休怪，敝店規矩，但凡超過一百兩銀的賬，伙記不宜插手！」

鬼谷子微笑道：「那便請老闆親自結算，好麼？」

錢老闆陪笑道：「好說，好說，不急，不急！」但他的眼珠子卻繞着桌上的空盤滴溜溜的飛轉，一會便連忙道：「既然客官要走，敝店也不敢挽留，這便多謝惠顧一百八十兩銀吧！」

笠丹一聽，背上不由冷汗直冒，她打起萬二分精神，留意着鬼谷子的動靜，心道：這一頓竟吃掉了一百八十兩銀，那賣藝的卻說他一輩子也掙不到，乖乖，銀子這東西原來還如此寶貴啊，此時若再不逃，那便等着去坐牢了，不過未知坐牢是否男女同囚一起？若然同囚一室，便可與鬼谷哥哥日夕相見，永不分離，這倒也不太壞啊。笠丹在此時，竟胡思亂想起來。

鬼谷子卻接口微笑道：「好，好，外加打賞小二哥的五兩，合共是一百八十五兩啦！」

錢老闆見鬼谷子臉現微笑，對這酒錢似乎毫不惋惜，但又不肯伸手入袋摸銀兩付賬，心中不由一凜，便忙道：「是，是，客官出手豪爽，小二，還不多謝客官！」

店小二一聽，不由心花怒放，連聲道：「多謝公子爺，多謝公子爺！」

鬼谷子微笑道：「不必客氣，不必客氣！」他說話時，目光卻盯住了錢老闆的臉。

錢老闆見鬼谷子兩手依然毫無動靜，心中更驚，忍不住又提醒一句道：「多謝！多謝！這酒菜錢一百八十五兩正！」

鬼谷子從容之極，笠丹卻嚇得幾乎便要開溜了。

此時，鬼谷子才把凝注錢老闆的目光收回，微微一笑道：「老闆，你氣色不妙，若不立刻返家，坐等收賬，稍後便只好替你的兒子和夫人收屍了！」

錢老闆一聽，臉色登時一沉，心道：這小哥兒發甚麼瘋話？我家兒郎好好的，有甚兇險？收什麼屍？莫非此子用此詭計來賴賬不成，哼哼，你欲想在醉仙館撒賴，那就找錯地方了。錢老闆這般轉念，雙脚更加釘牢了似的，休想再動他一動了，他微微冷笑道：「好說！好說！我兒子好端端的，不必你操心了，倒是快點結賬才是正經！」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應與不應，立刻便應；知與不知，即時便知！老闆切莫大意！」

錢老闆一聽，忍不住便欲發狠。就在此時，店外面卻有一位家丁模樣的人，火燒屁股似的疾跑進來，遠遠便向錢老闆大叫道：「錢老爺……不好了，公子爺片刻前忽然口吐白沫，隨即昏迷不醒……夫人已抱着公子爺，趕去求大夫診治了。」

錢老闆一聽，登時如遭電殛，那還顧得理會收賬，呼的一下，便如流星似的奔出店外去了。

笠丹此時才安心了點，她明白鬼谷子又在施把戲，以報這「一飯之恩」了，雖然這「一飯」昂貴極了，但人命卻更值錢，她忍不住便問了店小二一句道：「你家老闆不肯收錢了麼？剛才還唯恐我等賴賬似的。」

店小二連忙陪笑道：「是，是，客官休怪，錢老闆中年得子，視如心肝寶貝，他聽說兒子出事，那還顧得收銀兩啊，客官務請海涵，稍待一會，錢老闆很快就回來

了。」

鬼谷子呵呵一笑道：「好說，好說，我等便坐等老闆回來收賬便了。」

此時早把醉仙館內的華服客人驚動了，其中一位穿絲綢衣服的中年男子，目視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二人一猿，臉現驚奇，沉吟不語，又似在苦苦思索什麼。

不一會，又有一位家丁模樣的人跑進來，竟逕直的走到鬼谷子面前，俯身一拜道：「神仙爺，我家主人吩咐小的，務請神仙爺暫留貴步，錢老爺很快就回來拜謝了。」

笠丹一聽，便知鬼谷子推斷的那事兒又應驗了，心中更安定，不由格格一笑道：「喂！這位大哥，你家主人錢老爺，到底碰上什麼事了？」

家丁忙道：「好教姑娘得知，我家主人錢老爺離開醉仙館後，火速跑去那大夫家裏，不料來到大夫家時，卻見到夫人抱着小少爺正在街上狂奔，不遠處有匹馬車，不知怎的馬兒受驚，竟掙脫繮繩，拖着馬車，瘋狂似的向夫人和小少爺衝來，夫人嚇呆了，抱着小少爺呆站街心，竟然動彈不了，眼見夫人母子必被車馬生生輾碎了！幸好錢老爺及時趕到，一手扯住夫人，連滾帶爬，避到路邊，那馬車呼的擦身而過，才僥倖救回小少爺和夫人兩條生命！錢老爺把小少爺送去大夫處救治，一面吩咐小人趕來醉仙館，先行向神仙爺拜謝！」

家丁氣喘吁吁的，但卻聳然動容的大聲道出經過來。醉仙館內衆人一聽，均不由一呆，然後才有人發一聲道：「靈驗如此，當眞是活神仙降世了。」

笠丹得意的格格大笑，就好像衆人在大讚她自己似的。

鬼谷子卻淡然一笑，倒像沒事兒似的。

又一會後，醉仙館的老闆錢老爺，果然火急的趕回來了。他對衆人的詢問理也不理，卻逕直走到鬼谷子面前，噗咚一下，便跪下叩頭道：「多謝神仙爺！多謝神仙爺，神仙爺救了在下夫人和兒子，是在下的再生父母，錢某一家，生死永記！」說罷又叩頭不止。

這倒把鬼谷子弄得臉上一紅，因爲他出道以來，根本就不慣這等千思萬謝的客套場面。他伸手向錢老爺一托，錢老爺但感一股渾厚的柔力把他阻住，又托升起來，他便再跪叩不下去了。他心中不由又一震，暗道：錢某今日當眞遇上活神仙了！

鬼谷子見錢老闆震懾之極，便微微一笑道：「錢老闆，令郎已無恙了麼？」

錢老闆連忙點頭道：「多蒙神仙爺援救，在下把他送去大夫處，已大致無恙矣……未知神仙爺怎會一瞧便知在下有喪兒喪妻之禍？」

鬼谷子微笑道：「錢老闆言談之際，印堂突現晦氣，晦氣直衝子嗣宮，當主令郎必有急病，又錢老闆的錢字，左金右戈，金戈當主鐵馬，若有兇禍，必與鐵馬金戈有莫大牽連，綜而論之，便不難推斷矣！」

鬼谷子話音剛落，醉仙館內衆人又發一聲驚呼，紛紛嚷道：「如此神算，當眞神仙不如……錢老闆有幸遇上，乃你天大的福氣！」

鬼谷子不想再逗留了，他平生最怕這等祝頌讚揚的奉承場面，便向錢老闆坦然道：「實不相瞞，在下並非存心助你，乃因銀兩被盜，發覺太遲，欠錢銀結賬，才欲以區區小技，報老闆一飯之恩而已，若老闆以爲尚未足數，只好日後再行奉還了。」

錢老闆一聽，不由歎了口氣，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去櫃面，雙手捧了一把銀兩走回來，向鬼谷子呈送道：「神仙爺大恩大德，在下萬金難報，更何況區區一頓酒菜，神仙爺銀兩被盜，出外缺了銀兩是不行的，這小小數目，便請神仙爺笑納！」

鬼谷子見銀兩足達一二百兩，便不肯接。笠丹卻老實不客氣了，因爲她此時終於明白世上銀兩的寶貴，她格格一笑道：「如此多謝錢老闆了！不然走在路上，叫天不應，喊地不靈，肚子大叫救命，便沒東西去救治了！」笠丹說着，便接過銀兩，也不細數，便遞給猿爺爺，放進包袱中。猿爺爺見失去的東西重得，不由樂得吱呱大叫。

猿爺爺這一叫，衆人才猛地驚覺牠在座，不由一陣驚呼道：「如此神仙俠侶，怎地卻有怪物相隨？奇哉怪極！」

笠丹一聽，見有人出言對她的猿爺爺不遜，心中便大怒，俏臉一紅，便欲發作。鬼谷子不想多惹事端，便向錢老闆微一拱手，說聲：「多謝！告辭了！」

話音未落，他身形一晃，已消失無踪，笠丹來不及發作，恨得一跺脚，嚷了一聲：「這鬼呆子，趕着去見鬼嗎？」她話未說完，與猿爺爺身如箭矢，呼地飛掠出去了。

好一會，醉仙館內衆人才從震懾中回過神來。那穿絲綢衣服的中年男子忽然問錢老闆道：「你知道剛才這二人一猿是誰嗎？」

錢老闆歎了口氣，苦笑道：「錢某情急之下，也忘了詢問神仙爺的名號了，他到底是誰？你老哥認識嗎？」

絲綢衣男子亦歎了口氣，道：

「我那有這般福氣！但我曾聽一位在朝中做官的表親提及，日前有二少年男女，及一怪猿，降臨越國境內，越王勾踐驚爲天人，不以名姓，而以先生稱呼！由此可見此人來頭之大……」

錢老闆急道：「說來說去，你老哥還沒說出此人是誰啊！」

絲綢衣男子歎了口氣，道：「他便是當今世上，以風水尋龍絕學濟世救民的鬼谷子啊！」

醉仙館內衆人一聽，均失聲歎道：「伏羲生八卦，文王演周易，鬼谷先生妙化大地潛龍，一代風水祖師現世，我等竟有眼無珠，失諸交臂，實終生憾事矣！」

此時，鬼谷子、笠丹、猿爺爺二人一猿，已掠出錢塘郡城郊外。

笠丹追上鬼谷子，心中餘氣未消，嗔道：「鬼谷哥哥，那等俗人，竟說猿爺爺是怪物！豈非連我笠丹亦是怪物？這一口氣啊，你怎不讓我出手抽他們幾下嘴巴？」

鬼谷子微笑道：「世人少見多怪，這也不足爲奇，況且既然說彼等是俗人，你超凡脫俗，又何必與彼等一般見識？」

笠丹想了想，不由又高興起來了，心道：你既然說我超凡脫俗，想必不會拒絕我長伴身邊了。想到此點，笠丹不由心花怒放，格格大笑道：「我超凡脫俗，那鬼谷哥哥你豈非眞成了神仙爺了？哎喲，不好，鬼谷哥哥，你太便宜了那錢老闆了！」笠丹忽然又驚呼道。

鬼谷子一怔，道：「便宜他什麼？」

笠丹頭一側，道：「俗語道一命抵萬金，不算金，便用銀子來算，二條人命也值二萬兩白銀，你救了錢老闆的老婆和兒子二人生命，他豈非該付你二萬兩銀？」

鬼谷子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這又如何？」

笠丹笑道：「我等吃了那一頓，只值一百八十兩，他再贈二百兩，合計只值三百八十兩，尚欠你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這不是太便宜那錢老闆了？」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我輩中人，若斤斤計較，那便入了邪魔外道了，還說什麼濟世救民，救助天下可憐人？」

笠丹不服氣道：「就算濟世救民，也得吃飯啊！就如在醉仙館那一頓，若無錢付賬，那便須去坐牢，還怎麼去濟世救人？」

鬼谷子微歎口氣，道：「世途險惡，江湖奸詐，日後小心保管財物也就是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乃萬物之靈，總會絕處逢生。」

笠丹眨了眨眼，格格一笑道：「是啊！是啊！那餘下的一萬九千六百二十兩，就暫且寄下了，待急用時，笠丹再去討回便是啦！」

鬼谷子笑笑，不再與笠丹糾纏。

笠丹見鬼谷子沉默不語，俏眼一轉，忽然又失聲叫道：「哎喲！不好！」

鬼谷子奇道：「丹妹，又有什麼不好？」

笠丹道：「鬼谷哥哥你的心腸好，濟世救民，受人稱頌，但笠丹偶發好心，救了那小猴兒，這小猴兒卻一去無踪，豈非笠丹大大的虧本了麼？」

鬼谷子又好笑又好氣道：「猴兒乃獸類，牠怎知妳求施恩於牠？牠怎知你求牠報恩啊？」

鬼谷子話音未落，忽地從前面樹林中，呼地竄出一頭小猴兒，小猴兒爪上捧了兩個大蜜桃，蜜桃鮮紅欲滴，惹人垂涎。

不料小猴兒逕直跑到笠丹面前，把兩個蜜桃高高的捧起，獻給笠丹。

笠丹仔細一瞧，認得這是她放生的那隻小猴兒，不由樂得格格大笑，一面接過蜜桃，一面扭頭向鬼谷子道：「看！看！這小猴兒果然來報恩啦！鬼谷哥哥，你的神算，今日也有失策之時啦！」

鬼谷子不由亦失笑道：「是，是，不料這猴兒如此有心，我倒是以人之腹，度獸之心了，豈不大錯特錯了！」

笠丹卻只接了一個蜜桃，又對小猴兒格格一笑道：「猴兒啊猴兒，其實我只救了你一半，若非這位鬼谷哥哥，以大神通替你打開枷鎖，你依然逃不出那惡藝人的魔掌，因此啊，這一個蜜桃，你去獻給他吧！好讓他相信，猴兒也是有恩必報。」

小猴兒一聽，果眞向鬼谷子躍去，捧上另一個大蜜桃。

鬼谷子很歡喜，他拍了拍小猴兒的腦袋，便接過蜜桃，卻不吃，反而向猿爺爺一擲道：「猿爺爺！你的小猴兒前來孝敬你了！」

猿爺爺一見鮮紅欲滴的大蜜桃，畢竟猴子心性，早已猛吞唾沫。這時鬼谷子向牠拋來，連忙一手接住，樂得吱呱大叫，一面就忍不住大嚼起來。

笠丹見猿爺爺有蜜桃嚼，心中一喜，但見鬼谷子兩手空空，心中卻又不樂，她不由向小猴兒歎道：「猴兒啊猴兒，你明知我等有三個，爲何只奉兩個來？這豈非教人爲難啊！」

小猴兒一聽，居然領會了笠丹的意思，牠向笠丹扮了個鬼臉，又作了個偷摘的姿勢，再向前面遠處一指，吱吱叫了一聲，便向那面跑去了。

笠丹一見，不由樂得大笑道：「你這是說，你這桃子，是從那面偷摘來的，那面還有許多許多……走啊，去摘大蜜桃去！」

笠丹說罷，更不停留，呼地便隨小猴兒向那面掠去了。猿爺爺吃蜜桃嚐到美味，那還按捺得住，見笠丹去摘桃子，他也呼地一下跟了上去，一人一猿，眨眼便隨那小猴兒，掠出五里外去了。

鬼谷子不由一笑，心想：反正沒事兒，便跟去看看也是好的。而且他也不放心笠丹一個人去亂闖，只怕她在越國又惹出什麼大禍，鬼谷子縱身一躍，亦快如閃電的跟上前去。

小猴兒在前面引路，笠丹、猿爺爺在後面緊追，鬼谷子不徐不疾，不必費力，便追近猿爺爺後面不到十丈了。

這一路追奔下去，不覺已連翻幾座山嶺。笠丹隨那小猴兒，再翻過一座山嶺，落到山脚時，俏眼不由一亮，歡喜得大叫起來：「猿爺爺！不，還有鬼谷哥哥，你等快來看，好一座美麗的蜜桃林啊！」

猿爺爺隨後掠到，一見亦樂得手舞足蹈，哇哇大叫。

鬼谷子向這面一飄而至，他放眼一望，但見前面一座方圓近三里的桃林，每棵桃樹均結滿了鮮紅的大蜜桃，在陽光下披紅掛綠，景色迷人，心中不由亦暗讚道：「果然好一座世外桃園。」

鬼谷子讚歎聲未落，桃林深處，卻忽然傳出一陣娃兒的悲哭聲。

鬼谷子內力驚人，十里內外，風吹草動，也瞞不過他的耳力，這一陣娃兒的悲哭，他立刻便聽到了。

鬼谷子想也沒想，便向桃林深處掠了進去，笠丹先是一怔，暗道：這鬼谷哥哥怎的了？見了大蜜桃，便連那君子之風度也不要了。但隨後她也聽到娃兒的哭叫聲，心中不由恍然，向猿爺爺格格一笑道：「猿爺爺且慢動手，這桃林原來有主人，鬼谷哥哥已進去與彼等做買賣了……快進去，不然他要被人漫天討價了。」

笠丹說着，已連忙向桃林深處掠入，猿爺爺見笠丹進去，他自然也緊緊跟隨。

笠丹掠入桃林里許，忽然便驀地停住了。只見林中有兩座草屋，草屋外面，各聳起一個土堆，土堆側面，有兩個年約八、九歲的男娃兒，正伏在各自的土堆上，哀哀的哭着，鬼谷子就站在兩個娃兒的後面，怔怔的呆住了。

笠丹只聽右面土堆那男娃兒哭道：「娘啊！妳死得好慘啊！」

左面土堆那男孩卻哭道：「爹爹！吳國賊兵把你殺死，孩兒一定替你報仇雪恨！」

笠丹一聽，便忽然明白鬼谷子爲什麼呆了，因爲他最怕見到這等哭哭啼啼的慘狀，更何況兩個娃兒，一齊哭爹喊娘！

笠丹歎了口氣，她深知鬼谷子的心事，他既然碰上這等事，便殺了他也不會走開的，但他此際也決不會去安慰人家，因爲他的心情也難過，笠丹便走上前去，溫柔的替兩位男娃兒拭乾了眼淚，然後又像大姐姐似的與兩位男娃兒說起話來。

很快，笠丹便把兩娃兒的底細弄清楚了。

原來右面那男娃兒姓范名蠡，左面那娃兒姓文名種，楚國人，父輩是結義兄弟，同仕楚平王，因范蠡的父親頂撞楚平王，被楚平王一怒殺了，更連累文種一家，文種父親便帶着范母、范蠡，以及自己一家逃亡，在路上文種娘親不幸一病身亡。

范、文兩家人逃入越國，因楚越結盟，但也不敢公開身份，被迫隱身山野，以種桃爲生。不幸月前文父和范母携桃子出鎮，路上卻遇上吳國的兵丁，强搶桃子，更把文父和范母打成重傷，兩人負傷返回桃林不久，便雙雙去世。

范蠡和文種，雖然年僅八、九歲，卻懂得須令父母入土爲安，兩小於是以手挖土，挖出土坑，把文父和范母各自埋葬了，那土堆便是兩小先父母的墳墓。

笠丹弄清底細，眼見范蠡和文種孤苦無依，淪落山野，而且又恰恰是被吳國兵丁所害，觸景傷情，感懷身世，眼圈一紅，反倒掉下淚來。

文種握緊拳頭，咬牙切齒道：「我……我長大了，定要把吳國滅了，替爹爹報仇！」

范蠡卻吃驚的問笠丹道：「大姐姐，妳……妳爲甚麼也哭了？」

鬼谷子雖然一直呆呆的默不作聲，但卻極仔細的留意兩娃兒的動靜，他瞧見文種的憤怒，范蠡向笠丹的詢問，不由心中一動，暗道：兩娃兒形格清奇，根骨甚佳，日後均可望有一番作爲；但文種偏於戾氣太重，而范蠡卻長於飄逸，日後兩人的最終運命，必然涇渭相分。

鬼谷子此時已有意助兩娃兒一臂之力了，沉吟間又聽笠丹歎了口氣，苦笑道：「范蠡小弟弟，你那知道？此時你所見到的我，其實並不比你强了多少，彼此均一般境況吧了！」

范蠡奇道：「爲什麼？大姐姐！」

笠丹苦笑道：「這位大哥哥自幼父母雙亡，我這大姐姐父母均被吳國惡太子夫差所殺，彼此均是孤

兒，一棵苦藤結四個苦瓜，彼此彼此罷了！」

鬼谷子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是啊，我鬼谷子出道以來，所遇的幾乎是喪父亡母的大小娃兒，莫非註定我鬼谷子要助天下孤兒成材嗎？

這時又聽笠丹問范蠡道：「小弟弟，你可有親戚朋友可投靠？」

范蠡和文種不約而同一齊搖頭，范蠡道：「聽娘親說，文叔叔帶我和娘親入越國時，我只有三歲，因此我連家在楚國何處也不知道！」范蠡一頓，又道：「大姐姐也不必替我等擔心，我范蠡必定帶文種一道，好好活下去的！」說時口氣，范蠡九歲大的娃兒，倒似大人似的。

笠丹歎了口氣，對鬼谷子道：「鬼谷哥哥，這兩位小弟弟如此可憐，我想把他們帶回笠家村，和莫大嫂母子一同生活，你說好麼？」

鬼谷子一聽，他正有此意，那有不同意之理，當下大喜道：「好啊！丹妹也有俠義心腸了，這辦法好極了。」

笠丹幽幽的道：「我也不知什麼俠義不俠義，但見了孤兒，便想起了自己，心中便不由滿心希望，天下的孤兒都能好好生活下去。」

鬼谷子點頭微笑道：「很好，世人苦盡必甘來，不必絕望，不必傷悲，這便帶兩位小弟弟上路吧。」

范蠡和文種也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帶走，收拾好平日替換的幾件衣服，就隨鬼谷子、笠丹、猿爺等上路了。

＊　＊　＊

范蠡和文種起初有點害怕猿爺爺，猿爺爺見兩小娃兒不敢靠近牠，不由吱呱一笑，他忽然呼的躍上桃樹，摘了十幾個鮮桃，左手接右手的拋着，大紅鮮桃在半空中連成一串，陽光之下，紅黃閃灼，好看極了。

范蠡和文種到底還是孩子心性，片刻前雖然傷心欲絕，但此時見猿爺爺玩得有趣，不由拍手叫道：「好啊！這把戲好玩極了，猿大仙，教給我們好麼？」

笠丹知道，猿爺爺這是爲逗兩娃兒開心，不再愁眉苦臉，以內力貫注於桃上，來個「逼桃成線」，便格格一笑道：「他並非猿大仙，小弟弟願意，便叫他一句猿爺爺便了，他這把戲根本不能教你等，你等也不必去學了！」

范蠡奇道：「笠姐姐，爲什麼？」

笠丹道：「猿爺爺雖然不是大神仙，但他的本事可驚人哩，他用劍一指，便可把一棵桃樹斬斷，剛才那桃子，也是他以力氣，逼它們停在半空中的，這功夫可不簡單，起碼要練二十年，那時你們就算練成了，也不會再玩這種孩子把戲了。」

文種、范蠡一聽，不由齊聲道：「猿爺爺，便教我倆這種劍砍斷桃樹的功夫好麼？」

猿爺爺一聽，向笠丹扮了個鬼臉，怪她替牠惹來麻煩事了，然後又伸爪向鬼谷子一指，作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動作。

文種、范蠡不明所以，便問笠丹道：「笠姐姐，猿爺爺這是什麼意思？」

笠丹不由俏臉一紅，因爲猿爺爺的意思分明是說：「這麻煩是妳笠丹惹出來的，在妳的鬼谷哥哥面前，猿爺爺怎敢班門弄斧，妳若要求人教兩娃兒，最好就去求妳的鬼谷哥哥了！」

笠丹心中又羞又喜，她瞪了猿爺爺一眼，這才向范蠡、文種格格一笑道：「猿爺爺說啊，你們面前，此刻便放着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能人，你們要學功夫，爲甚麼不去求他？」

范蠡、文種同聲道：「他是誰？」

笠丹甜甜的一笑道：「他便是你們的鬼谷哥哥啊！」

范蠡、文種一聽，兩人雖然不知鬼谷子的名頭，但見猿爺爺這等半仙半獸的怪物，也對他如此尊崇，他的本事想必驚人極了，當下兩娃兒也是福至心靈，不約而同的跑到鬼谷子面前，噗咚一聲，便雙雙跪下叩頭道：「徒兒范蠡！徒兒文種！拜見鬼谷哥哥師傅！」

鬼谷子不由一怔，嗔怪的瞪了笠丹一眼，忙向兩娃兒道：「快起來再說，鬼谷哥哥不喜歡這一套的。」

范蠡、文種齊聲道：「鬼谷哥哥師傅不答應，徒兒便不起來了。」

鬼谷子一怔道：「爲什麼？難道你二人不願隨我等走麼？」

范蠡道：「范蠡就算跟隨你們到笠家村，一樣會被人欺負，既然如此，不如就留在桃林算了！」

鬼谷子心中一動，暗道：此子骨格清奇，倒是可造之才，若留在山野，必定夭折，白白損失了兩大可造之才，而且十八年後天運行將大變，越國正缺二位將帥之才，自己既已答應屆時助越王勾踐一臂之力，此時正好預先做點準備功夫了。

鬼谷子這般轉念，便忽然輕聲問道：「你二人爲甚麼想學功夫？」

文種小拳頭一揮道：「學會萬人敵，消滅吳賊兵，替爹爹報仇！」

范蠡卻想了想，才道：「娘親

之死，全因列國爭霸，戰亂仇殺而起，范蠡若有本事，但能平息戰亂，讓天下苦孩子均快快活活生活，便心滿意足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伸手一托，輕聲道：「好，那你等先起來再說吧！」

范蠡、文種仍不肯起身，笠丹格格一笑道：「傻蛋，鬼谷大哥哥師傅答應教你們功夫了，還不起來怎的？」

范蠡、文種一聽，這才大喜道：「多謝鬼谷大哥哥師傅！」說罷站了起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你二人不必稱我爲師傅，就稱我爲鬼谷大哥哥便可以了！」

當下眾人才重新趕路，笠丹走到鬼谷子身邊，忽然輕聲道：「鬼谷哥哥既然答應教范蠡、文種功夫，爲甚麼不先點二座風水龍穴，把他們父母遺骸葬了，也好讓他們享享祖宗龍脈福蔭啊！」

鬼谷子歎了口氣，苦笑道：「尋龍點穴，那有這般容易，一來二人福緣未至，根基未定，二來此地所經之處，均無潛龍之地，一時間如何去尋兩座合適的潛龍大穴？此事只能慢慢再說。」

鬼谷子一頓，忽然觸起什麼，若有所思道：「我等離開施家村已將近一年歲月，未知施大哥之事如何了？」原來他此時忽然想起，他替施家村施全夫婦妙點龍脈，以佑施家留下血脈的事了。

笠丹一聽，她天生好奇心極重，立刻便道：「好啊！我亦正想瞧個究竟，施大嬸到底生下孩子沒有，是男娃兒還是女娃兒，反正回笠家村必經施家村，先去看看，好嗎？」

鬼谷子微笑點頭道：「那好，就先上施家村吧！」

當下鬼谷子、笠丹、猿爺爺等，領着范蠡、文種兩位娃兒，一路上苧蘿山會稽峯脚施家村而去。

鬼谷子和笠丹離開施家村入越都錢塘城，不覺已將近十月了。施家夫婦，雖然祖宗下葬鬼谷子勘點的龍穴，家境卻沒有絲毫改變，施全依然靠砍柴、種西瓜維生，但施全心中卻很快樂，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便連砍柴的力氣也忽然大了。

當鬼谷子、笠丹等，施施然來到施全家不遠時，施全剛好在鎮上賣柴回來，只見他左手挽着一罎沉甸甸的東西，右手抓着兩隻母鷄，喜氣洋洋的正走回家來。

笠丹一見施全，便格格笑道：「施大叔，施大嬸生了孩子了麼？」

施全聞聲抬頭一看，不由樂得眉開眼笑，手中的東西也來不及放下，便張開雙臂，抱住鬼谷子，一面大笑道：「鬼谷兄弟，你果然是大福星、大神仙降世……快，快請進屋裏飲酒吃飯！」施全歡喜之下，連話也說不清楚了。

施全話音未落，只見施大嬸應聲而出，笠丹一見，不由一陣發呆，原來施大嬸果然挺着一個大肚子，看樣子肚內的孩子也快要出世了，心道：風水尋龍絕學當眞不可思議。

當下施全連忙把眾人引進屋內，又吩咐施大嬸殺鷄備酒招呼客人，鬼谷子就算想推卻，也拗不過施全的一番盛情。

眾人吃過晚飯，正在閒談，施大嬸不知是日間勞累了，還是別的原因，與笠丹閒話幾句，便支持不住，先行返卧室歇息去了。

施全卻興緻勃勃，陪鬼谷子、笠丹等，直談到二更時分。

就在此時，苧蘿山會稽峯脚方向，忽然飄出一朵白雲，白雲冉冉上升，在夜空中幻化成一朵雪白的蓮花雲，光芒四射，幾欲與明月爭輝！

蓮花雲的光華，從施全家的窗外直射進去，室內忽然如閃電劃過，一片光華灼灼。

眾人均一陣發呆，不知那是什麼徵兆，好一會，施全才恍似從夢中醒來，喃喃的對鬼谷子道：「鬼谷兄弟，這……這是什麼兆頭？」

鬼谷子微一沉吟，再默算一下蓮花雲升起的方位，忽然便微微一笑道：「蓮花穴出蓮花女，天生一代大美人！」

笠丹一聽，不理施全目瞪口呆，先就嗔道：「鬼谷哥哥，你發甚麼瘋話？什麼天生一代大美人了？你盼着去見這大美人麼？」笠丹心中，已視鬼谷子爲生死不離的伴侶，因此一聽他口中說「美人」二字，便極不好受。

鬼谷子微笑不語，就在此時，在裏面的卧室，忽地傳出施大嬸的一陣呻吟。

施全一聽，大吃一驚，連忙飛奔進去，好一會不見出來。

笠丹驚道：「施大嬸怎的了？」

鬼谷子微微一笑道：「笠丹，此乃女人的事，妳最好進去把施大哥替換出來。」

笠丹一聽，壓抑不住好奇，果然一躍而起，閃電般的掠進卧室裏面去了。

就在此時，施家卧室之中，忽然冉冉的飄出一團霧，正向廳中飄來，繞廳飛旋，久久不散。

鬼谷子一見，心中一動，忽然問范蠡和文種道：「你二人見到什麼了？」

文種搖搖頭道：「沒有啊！文種什麼也見不到。」

范蠡卻目現驚異之光，喃喃道：「我……我見到了，那是一團雪

白的氣體！」

鬼谷子微一點頭，又道：「聞到什麼氣味了？」

文種又迷惑的搖頭道：「沒有，沒有，根本就聞不到氣味。」

范蠡卻心神俱往的連聲道：「好香，好香，那分明是白蓮花的香氣啊！」

鬼谷子一聽，微笑一下，不再說話，心中卻暗道：文種和范蠡，根骨各不同，果然際遇大異，文種偏於豪氣干雲，范蠡卻與兒女情長大有緣份，日後范蠡必被兒女之情所困擾，是否跳得出情網的困鎖，便要看他自身的根基和修爲了，但文種雖能跳出兒女情關，卻偏於戾氣太重，雖前程遠大，一生必災劫重重，甚至是否得享善終，也未可預料。

鬼谷子心念電轉，轉念又暗道：范蠡似乎與施家之後大有緣份，莫非日後「越女捨身救國」的天兆，與范蠡密不可分麼？這倒要仔細留意一二了。

在這電光火閃一霎，鬼谷子腦中已掠過十八年後的天下大勢的事了。

就在此時，施全衝了出來，卻傻呆呆的站住，臉上也不知是失望還是樂瘋了。接着笠丹便一步躍了出來，她懷中竟抱着一位嬰兒，樂得格格大笑道：「鬼谷哥哥！鬼谷哥哥！施家添了一位女娃兒，我笠丹多了一位小妹妹了！」

鬼谷子走過去，向笠丹懷中的女嬰一看，但見女嬰臉如雪蓮，美艷之極，雖剛出世，但已露出絕代美人的雛形，他不由微微一笑。

好一會，施全才恍似從夢中醒來，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鬼谷子面前，深深的一拜道：「多謝恩公大恩大德，恩公一來，便給施家帶來一點血脈矣！」

笠丹笑道：「施大哥，剛才見你不聲不響，我還以爲你重男輕女，不喜歡女娃兒，正想狠狠罵你，不料原來你卻是樂瘋了……呵呵！笠丹倒是錯怪你了！」

施全傻笑道：「施家但能留下一點血脈，管他是男是女，祇要施家有了娃兒，施某人便心滿意足了！」

鬼谷子聞言心中又一動，暗道：施家此女艷絕天下，天下亦必爲其所動，乃一女定天下的驚天奇格，但於父母而言，是禍是福，卻未可預料也！鬼谷子這般轉念，他對施全夫婦甚有好感，心道：雖然天機茫茫，但教鬼谷子在，必令你施家一脈善始善終便了。就因鬼谷子這一念萌生，天下又惹出一段驚天奇事，不過鬼谷子此時也沒有細說，也就暫且打住。

施全又向鬼谷子道：「施家這一點血脈，乃恩公所賜，便遵照恩公以前恩賜的名字叫西施吧！」

鬼谷子又道：「施家乃越國子民，越國位於列國之西，苧蘿山地處越國西面，施家村在苧蘿山西邊，施家祖脈已安居苧蘿山西面山窩，叫西施確恰當！」

施全一聽，欣然而樂道：「西施，西施，西位之施姓人，好！好名字！多謝恩公賜名！」

笠丹格格一笑，小指頭一點女嬰的俏臉蛋，道：「小妹妹，鬼谷哥哥居然肯替人命名，妳好大的福氣，好，妳這便叫西施啦！西施，西施，西瓜奇緣所施，妳果然美如西面彩霞，嬌如西瓜欲滴……」笠丹高興之下，竟胡說八道起來。

鬼谷子不由呵呵一笑道：「自古只有以花比美女，那有以西瓜相比？」

笠丹大笑道：「西瓜可以解渴，美女望之令人饑渴全消，西瓜內中鮮紅欲滴，外面翠綠晶瑩，霞彩碧玉，乃天下最美最艷之果，以美女相比，半點不爲過啊！」

眾人一聽，均開懷大笑。笠丹懷中的西施說也玄妙，竟似聽懂似的，忽然咧開小嘴欣然一笑，這一笑很美艷，笠丹雖然是女孩子，本身也美賽西湖，但一見之下，心中不由一迷，竟也痴痴的呆怔起來了。

好一會，笠丹才喃喃的道：「笠丹聽說，世上有等美人，一笑傾城、二笑傾國，三笑平天下，我猶不信，如今才知果然！果然！」

西施笑容之美，在場中人均見到了，施全做父親的，作夢似的呆住了；文種這娃兒無動於衷，渾似不見；范蠡這小子卻神色恍惚，似已若有所思。

鬼谷子見狀不由微微一笑，心道：果然是「蓮花穴出蓮花女，天生一代大美人」，苧蘿山地力雄厚，不但蔭生一代美人，更孕育會稽中興振奮之峯，母體之山，威力無窮，越國國運，天下大勢，只怕均牽連此中矣……但到底預兆什麼？按鬼谷子此時的功力，一時尚未能參透玄機，鬼谷子略一沉吟，也便釋然，暗道：罷！罷！罷！天下大勢玄機，一時片刻豈能悟透，不想它，不想它，且先去救助天下可憐人也！

鬼谷子心性玄幻，他決定不想，便眞的再不去苦苦思索了。

鬼谷子、笠丹、猿爺爺、范蠡、文種四人一猿，在苧蘿山脚西施家逗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向施全夫婦、女嬰兒西施告辭，一行人再上路，向西面戰火廢墟中重建的笠家村施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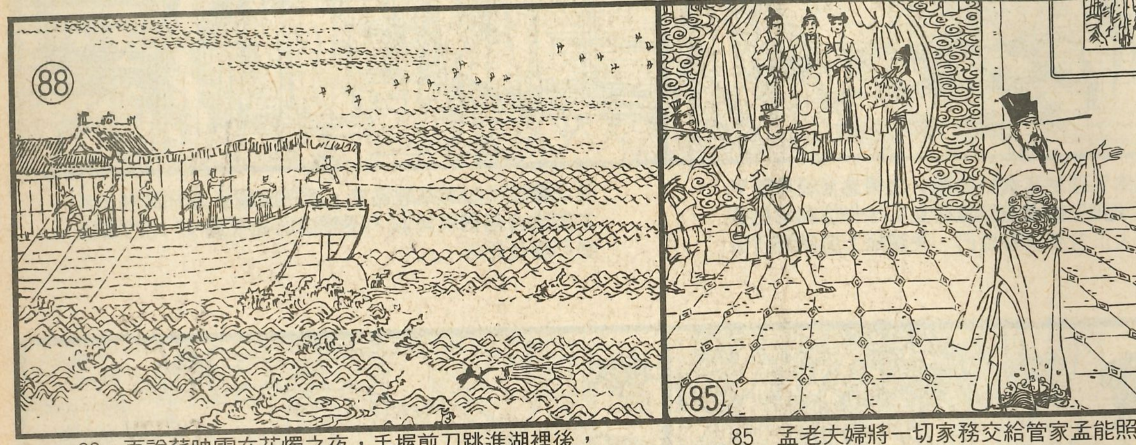
此後如何？是下一部「列國潛龍」的內容了。

（本篇完）

再生緣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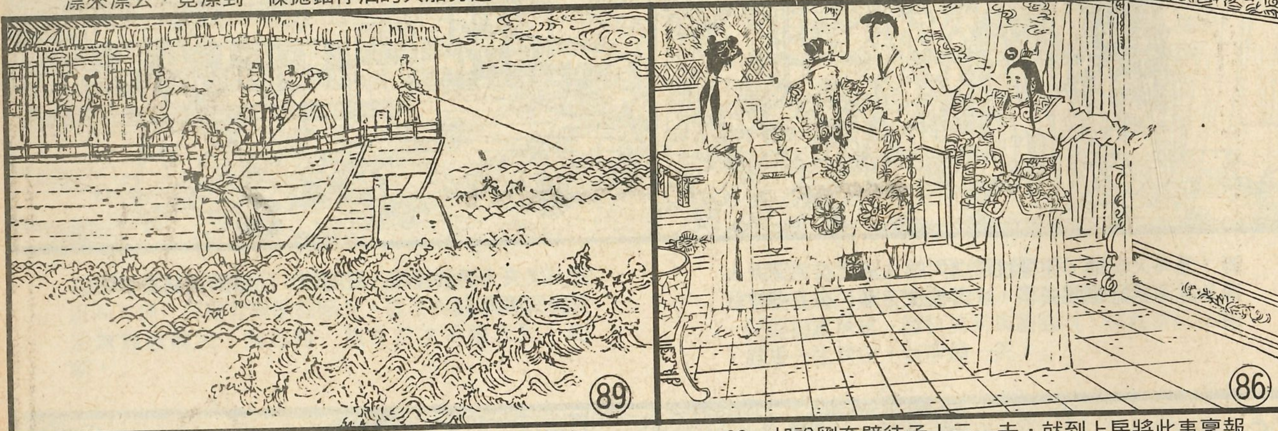
映雪代嫁（下）

任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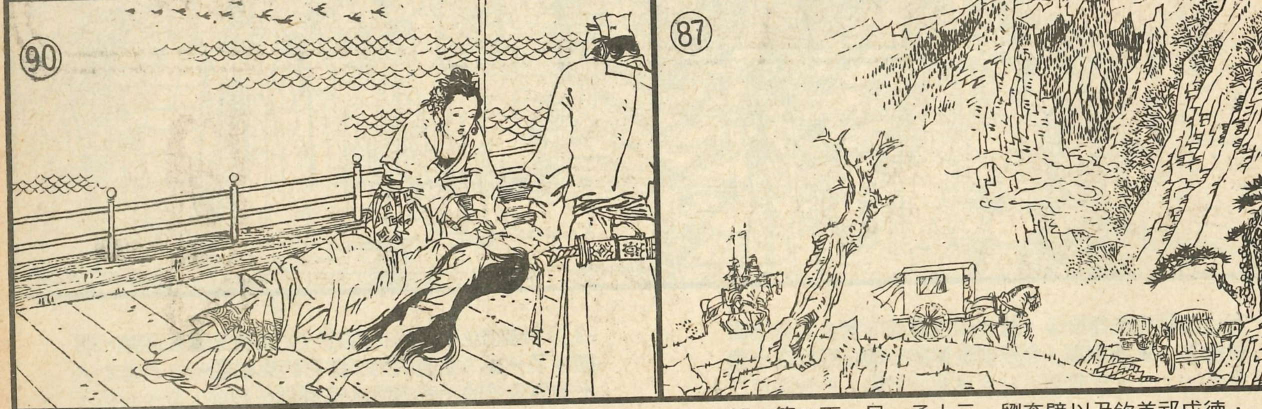
88　再說蘇映雪在花燭之夜，手握剪刀跳進湖裡後，恰逢風大水急，一下子被沖出半里多地。她身不由己，半沉半浮，喝了不少湖水，早已失去知覺。誰知她漂來漂去，竟漂到一條拋錨停泊的大船旁邊。

85　孟老夫婦將一切家務交給管家孟能照看，馬上收拾行裝，決定次日一早啓程，並請蘇大娘同往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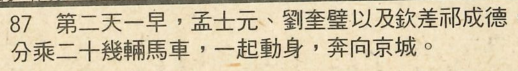


89　原來這條船內坐的正是宰相梁鑒的夫人。只因相爺忙於朝政，夫人單人返回原籍昆明掃墓，如今事畢回京，晚間將大船停泊在此。這時，家將梁平無意中發現船旁漂浮一物，便用竹篙去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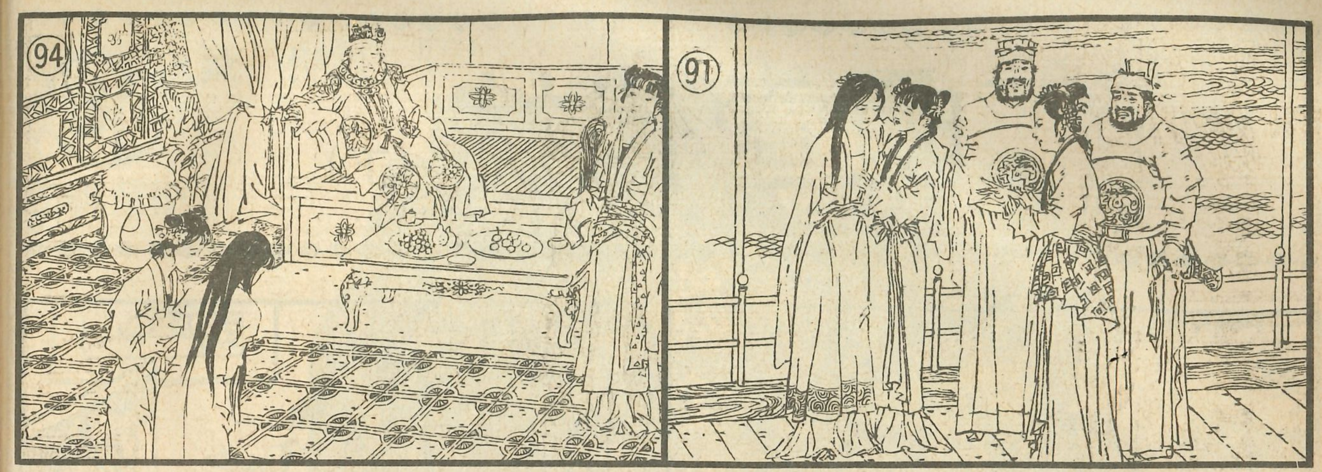
86　却說劉奎璧待孟士元一走，就到上房將此事稟報了母親。老夫人見兒子受傷十分心痛，此時又聽說孟家要扭解他進京去打官司，更是火冒三丈。她叫兒子只管放心，大膽進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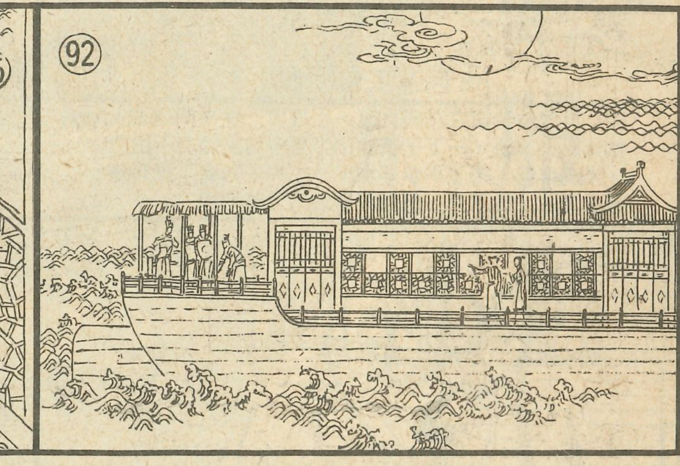
90　梁平撈上漂浮物一看，竟是一個女子，不由嚇得嚷叫起來。船上的老板娘也聞聲跑來，伸手一摸，發覺姑娘還有一口氣，忙控起她的頭，讓她吐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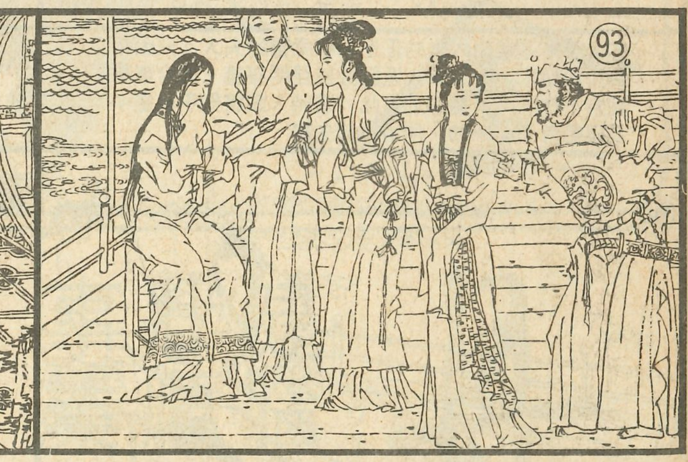
87　第二天一早，孟士元、劉奎璧以及欽差祁成德，分乘二十幾輛馬車，一起動身，奔向京城。



91 蘇映雪漸漸甦醒過來，她仔細看了看周圍的人，才知道自己已被搭救，不禁傷心地哭道：「你們爲什麼不讓我死呀！」



92 梁夫人聽到後艙人聲嘈雜，便讓兩個貼身丫環前去詢問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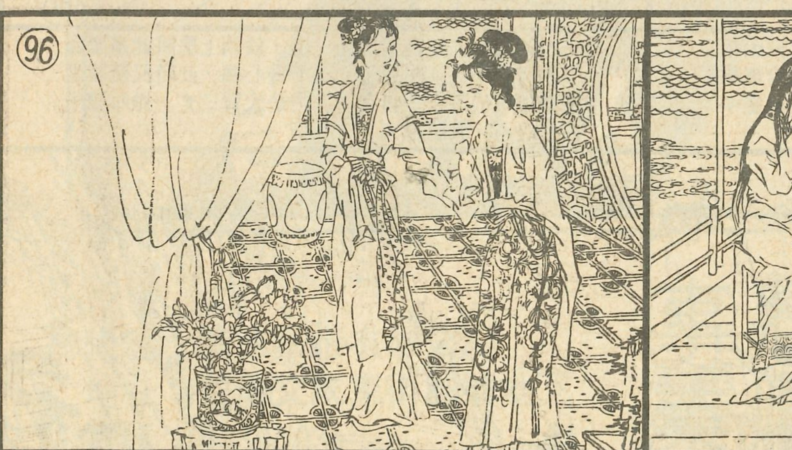


93 丫環們見映雪擧止端莊，又知她是受人之害，便勸說了一番，並告訴她，這兒的東家是一位老太太，不會傷害她的，映雪這才稍稍安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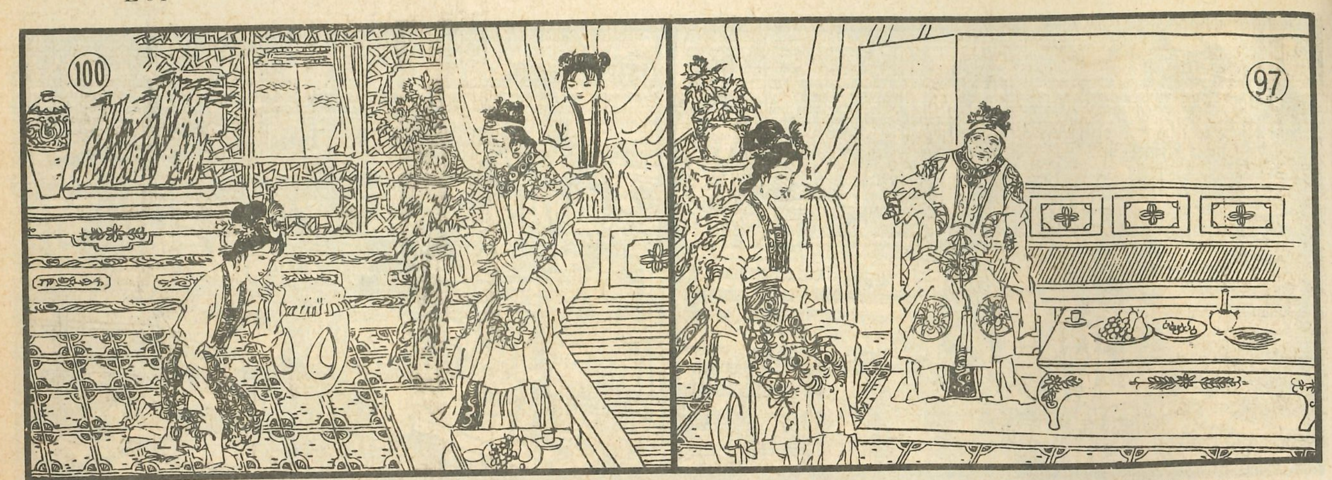
94 老夫人命丫環把落水姑娘帶上來相見，映雪隨丫環來到中艙，只見艙裡陳設富麗堂皇，一位滿頭白髮的慈祥老婦人正含笑望着自己，便趕緊上前拜謝救命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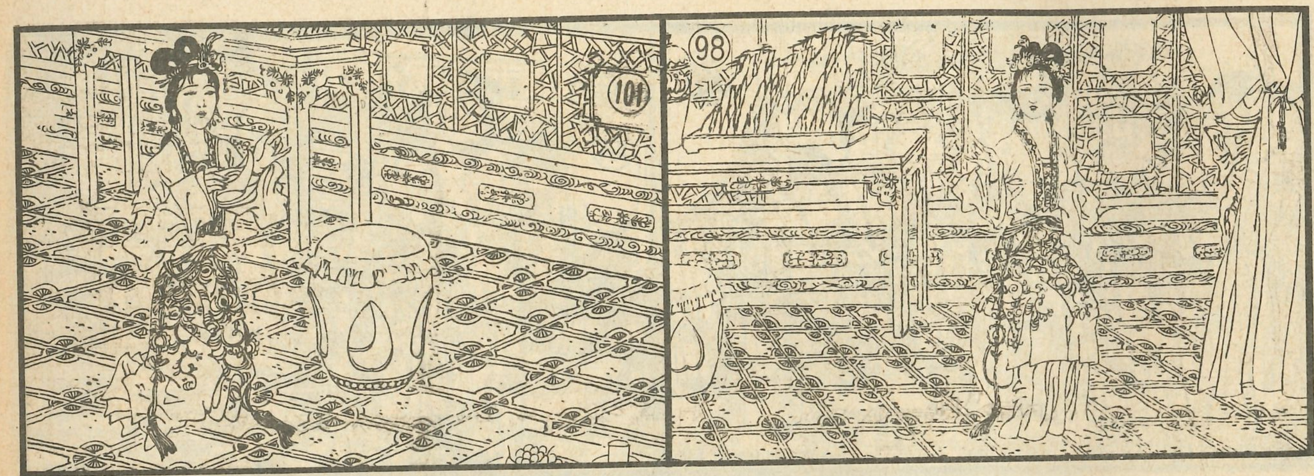
95 老夫人吩咐丫環帶映雪進內艙沐浴更衣，又派人送上薑湯給她暖肚去寒。映雪梳洗完畢，身上格外舒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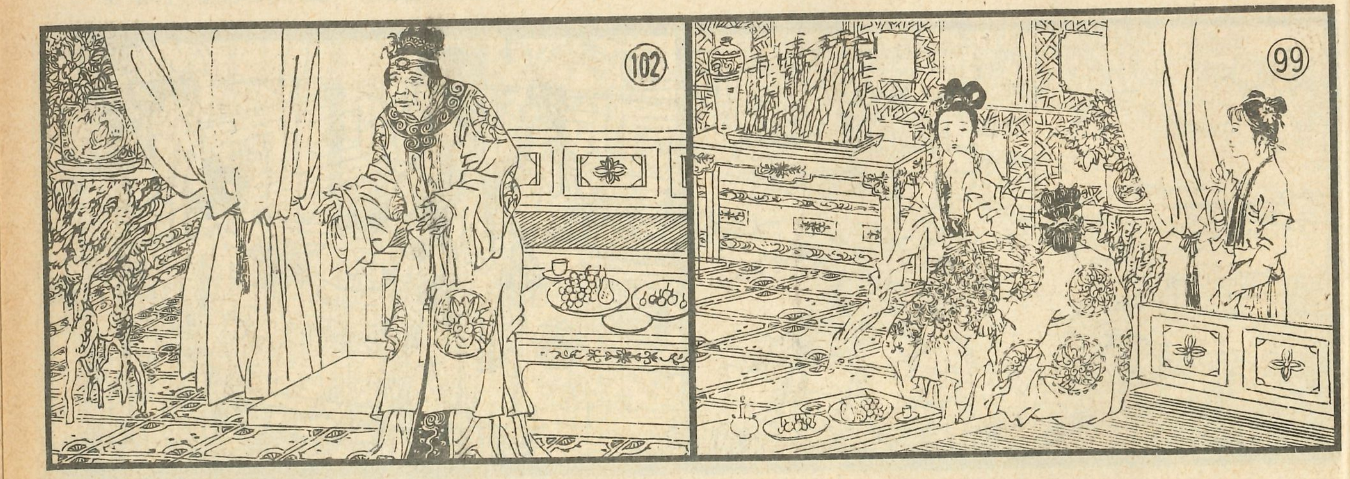
96 映雪梳洗打扮後，越發顯得漂亮。老夫人見她眉目清秀、氣派大方，心裡很是喜歡，即吩咐她在一旁坐下。



97 映雪謝過夫人，坐在一旁。夫人這才探問她落水原因。映雪暗想，自己是殺過人的，斷斷不能說實話，只得編造了一番。



98 映雪告訴夫人：「我本姓何，叫素娥，年方十七，生於書香門第，父親早亡，家業蕭條，母親又出走，只得投靠舅舅。誰料舅舅貪圖錢財，將我賣給妓院，爲求一生清白，我寧願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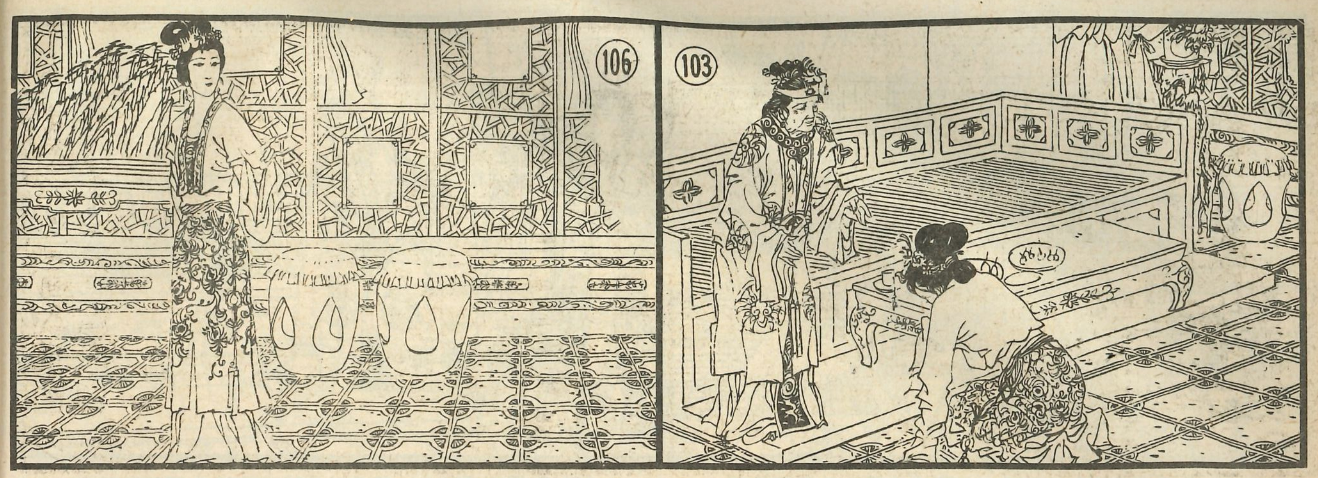


99 梁夫人聽完映雪的一席話，十分憐惜。她勸慰映雪：「不要悲傷，待到天明，派人送妳回家，再給妳二百両銀子，關照妳舅舅今後不要賣妳。」

100 映雪一聽，急忙站起，走到夫人面前，雙膝跪下：「夫人，我寧死也不願回去了。」夫人聽後十分納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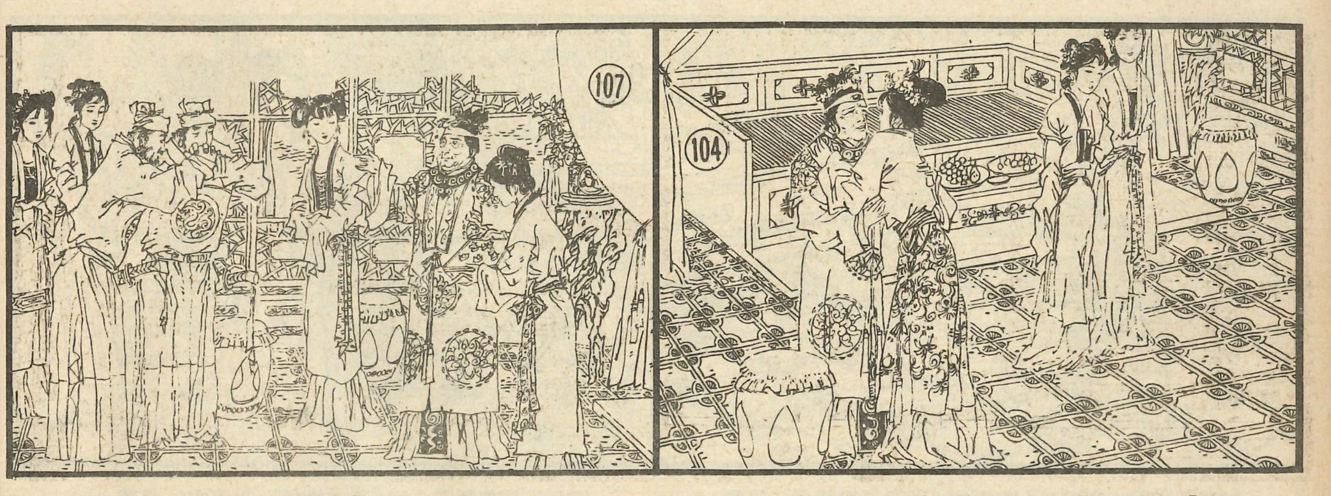
101 映雪說：「您救了我，送我回家又給銀子，眞是恩同天地。只是我舅是個賭棍，這次有錢不賣我，下次無錢還賣我。到那時，我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102 映雪哭着又說：「蒙夫人救命之恩，情願侍候夫人一輩子。」老夫人想了一想說：「老身年過半百，膝下並無子女，妳旣不願回家，乾脆做我女兒，與我一同回京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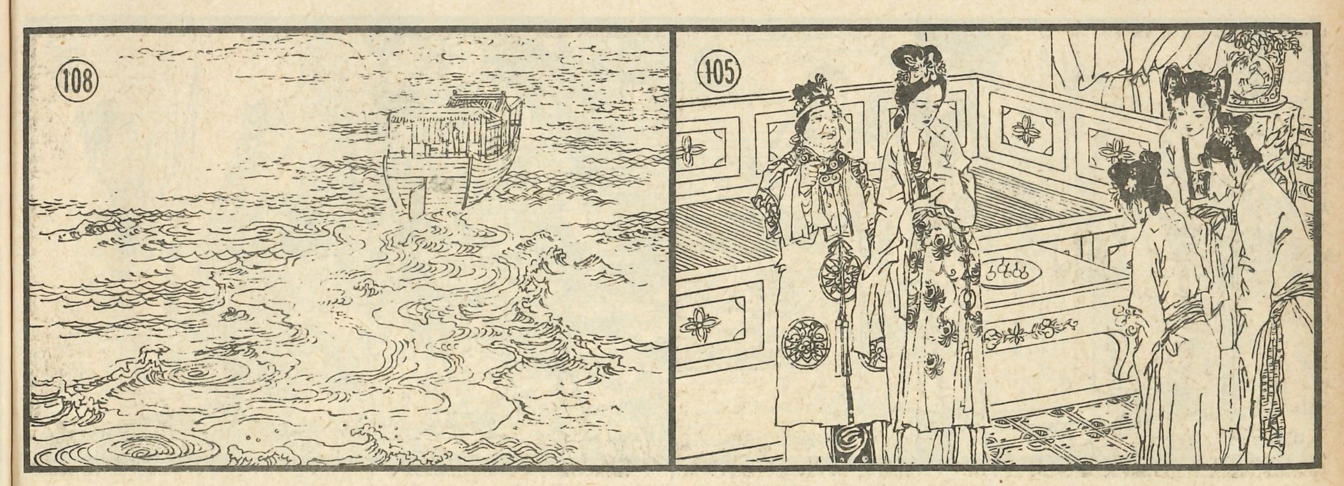
103 映雪沒想到老夫人有此心意，急忙跪下叩頭，親親熱熱地叫道：「女兒拜見娘親。」

106 蘇映雪也明白丫環們不服氣，但還是擺出了小姐的架勢說：「罷了，少傾領賞。」梁夫人明知小姐無錢，但見她待下人落落大方，不禁心中暗暗稱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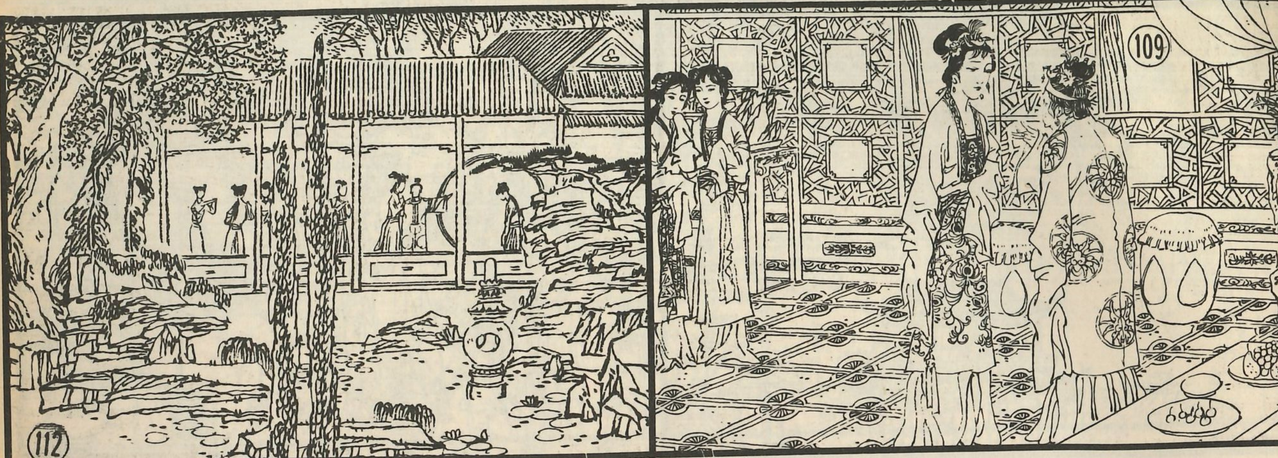
104 老夫人聽此一叫，心裡一熱，高興地說：「我的好女兒，快些起來。」竟上前親自把映雪拉起。

107 梁夫人隨即替女兒賞了每個丫環和救小姐性命的幾個家將，並再三叮囑他們不得走漏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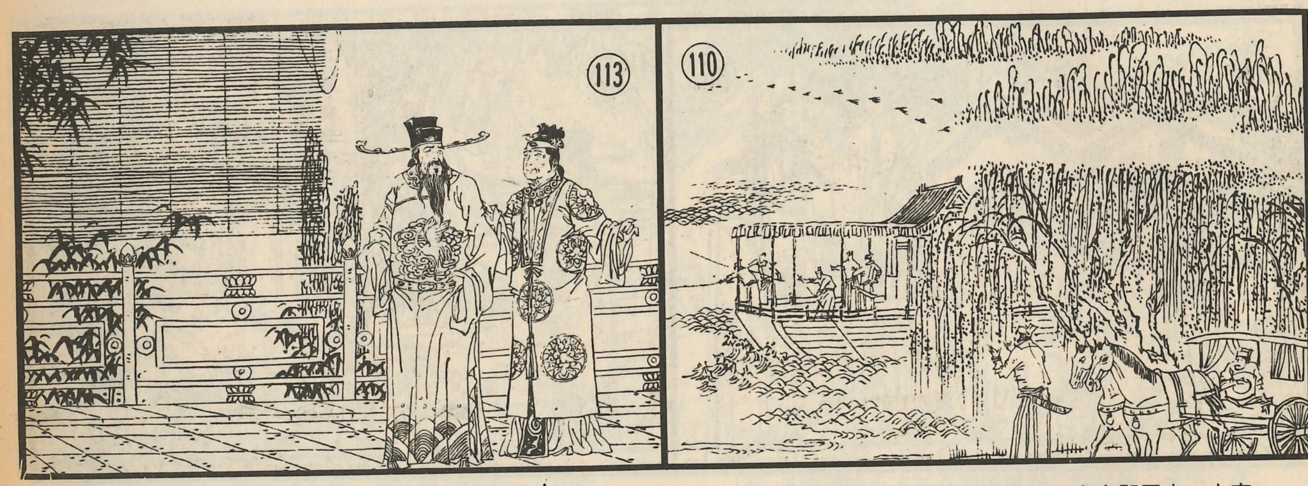
105 梁夫人又對衆丫環說：「妳們好不識規矩，還不快向小姐叩頭請安。」衆丫頭見她憑空做了梁府小姐，心中有些不服，勉強上前拜見。

108 爾後，老夫人吩咐立即開船，離開此地。一路上老夫人將家中情形詳細地告訴了女兒，映雪得知老父梁鑒是當朝宰相，爲人清正，非常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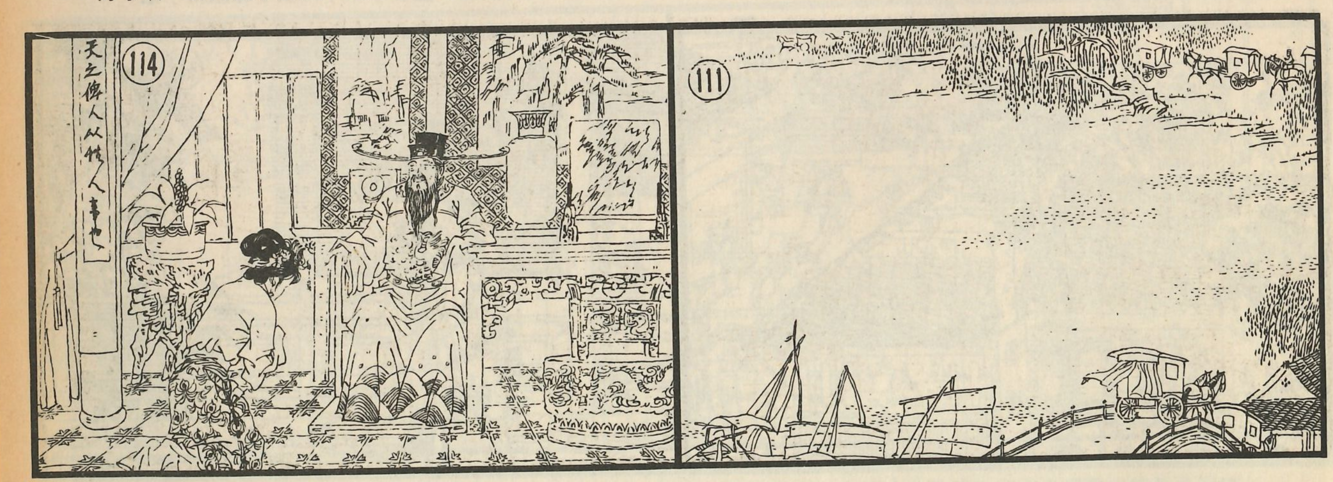
109 梁夫人又替映雪改名爲梁素華。映雪外表高興，內心却很痛苦，想到自己的親娘，只恐今生今世不能再見面了。

112 六月初，車隊方才到京。車隊在相府門前一停，老夫人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小姐走到書房，然後自己進內廳告訴相爺中途得女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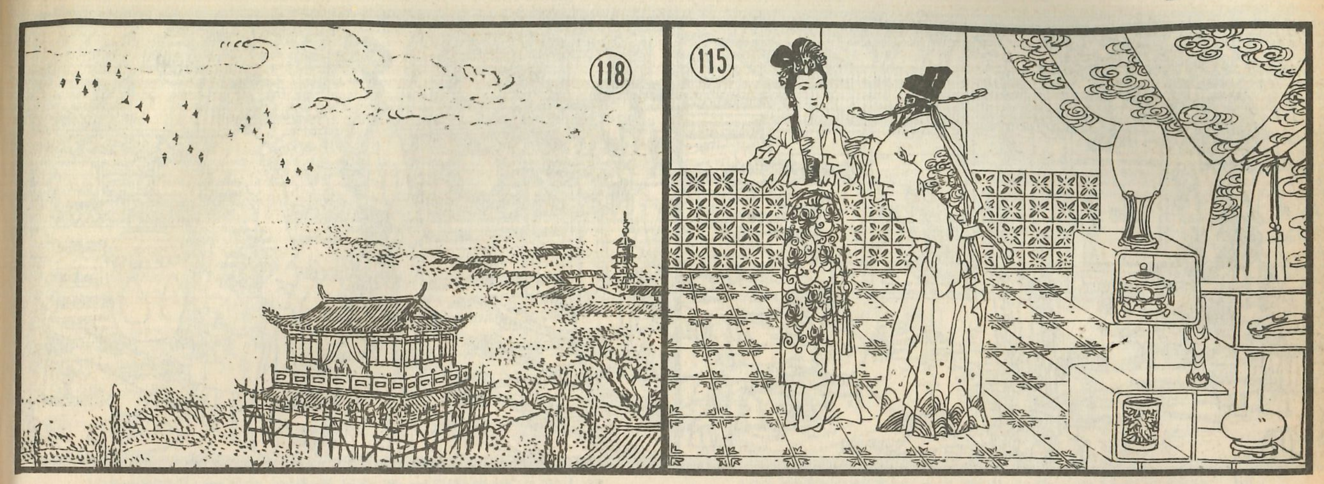
110 船到東湖口，這裡早備下了二十多部馬車，大家棄舟登車，老夫人和小姐各坐一部，其餘的分坐丫環、家將和僮兒。

113 此時，相爺梁鑒正在牽掛着夫人，忽見夫人回來了，連忙上前問寒問暖。夫人將昆明湖救起一個姑娘認做女兒之事，詳細述說一遍。梁鑒格外高興，說：「好事啊，女兒現在何處，喚她進來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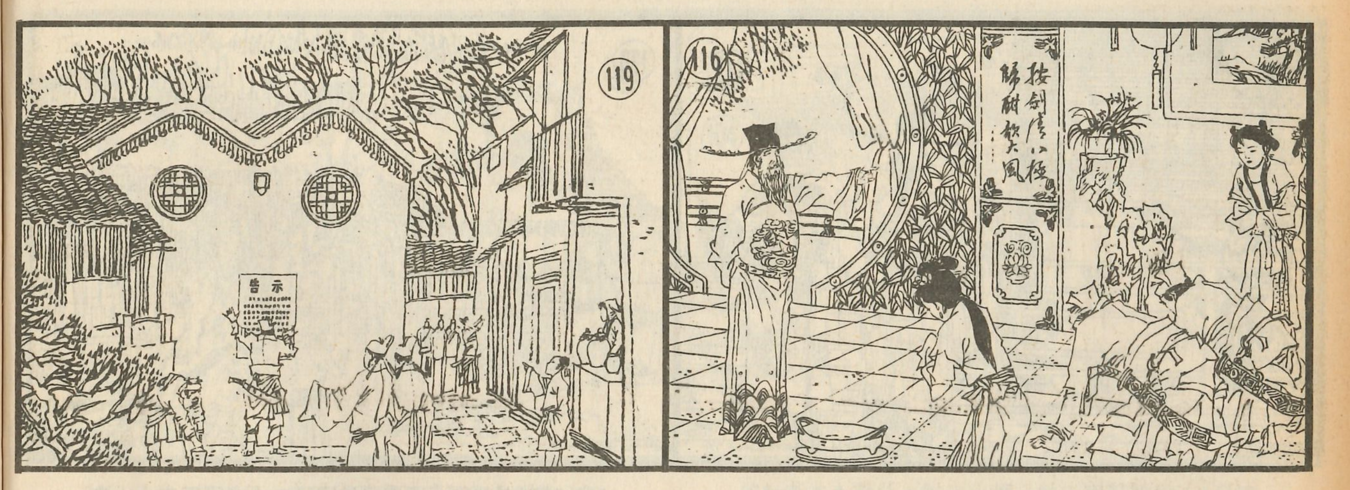
111 車隊一路上浩浩蕩蕩，梁夫人一行無心觀看沿途風光，急急向京城奔去。

114 丫環到書房請來映雪。映雪見上面端坐一位老人，容貌威嚴，料他就是相國大人，連忙雙膝跪下，恭恭敬敬地說：「女兒拜見爹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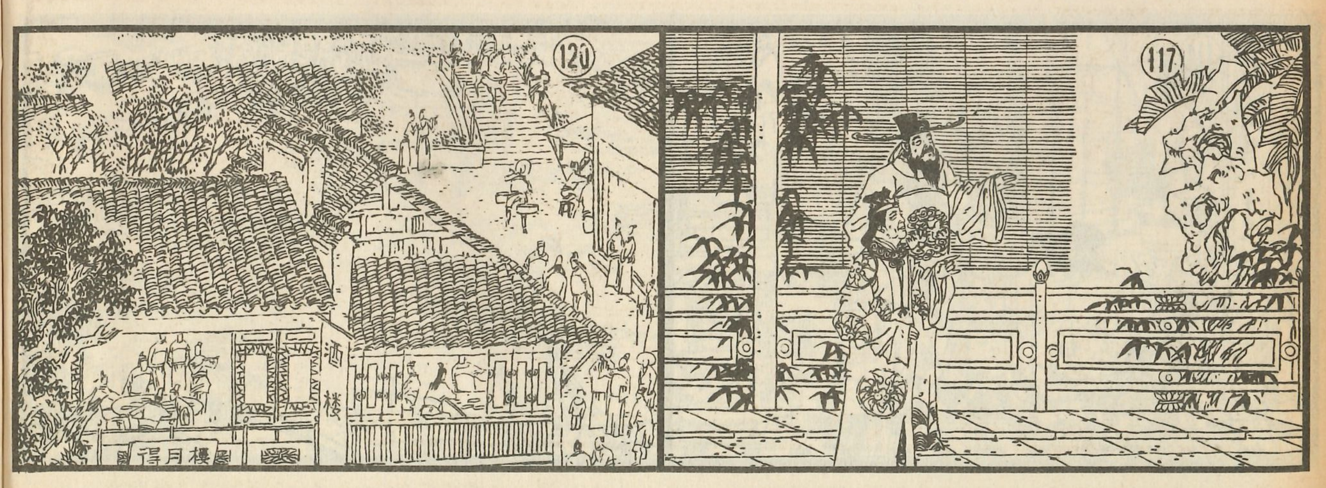
115 從未聽人叫他「爹爹」的梁相爺心中暗暗歡喜。但他還是想試試映雪的文才，便出了個上聯：「二船並行，櫓速不如帆快。」叫映雪對下聯，映雪想了想說：「百音齊奏，笛清怎及簫和。」

118 梁相爺隨即吩咐老總管招請工匠，在後花園動工搭建彩樓。



116 原來老相爺的上聯中「櫓速」、「帆快」是暗示古人魯肅和樊噲，而映雪的下聯中「笛清」和「簫和」也是暗示古人狄青和蕭何。老人對女兒的文才很爲滿意，立即派人打掃閨房，並派了二十四個丫環服侍小姐。

119 相爺又派人在各處張貼告示：凡身家清白，舉止端莊，年齡相當，最少也是個秀才的公子都可以前來應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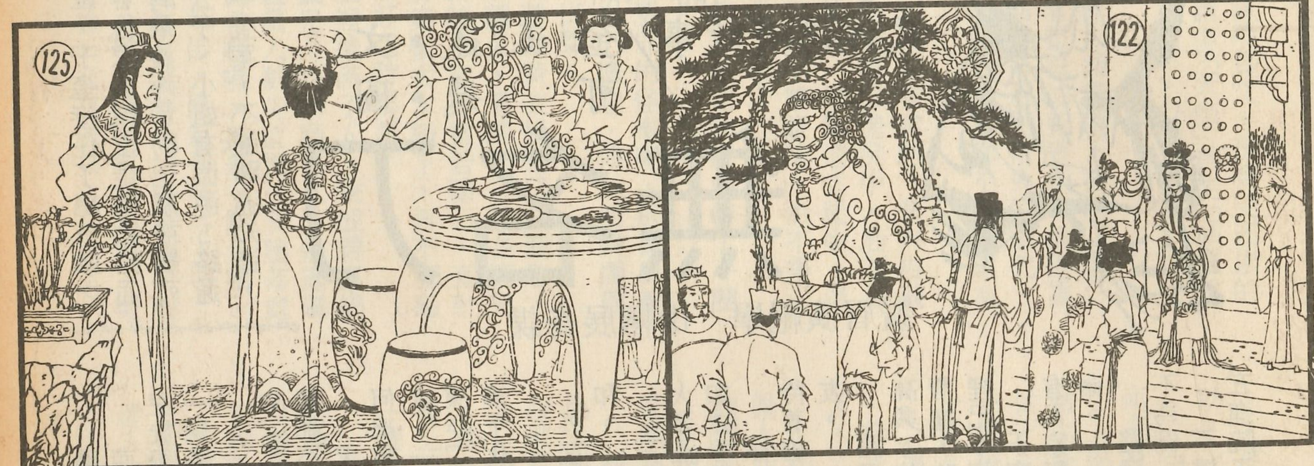
117 梁相爺有了一個好女兒，便又想招個女婿，晚年也可有半子之靠。老夫婦倆商量了很久，終於決定讓女兒拋彩球入贅。

120 告示一出，大街小巷，議論紛紛。京城裡茶樓酒店，沸沸揚揚，都在推測，有誰能得彩球進相府當女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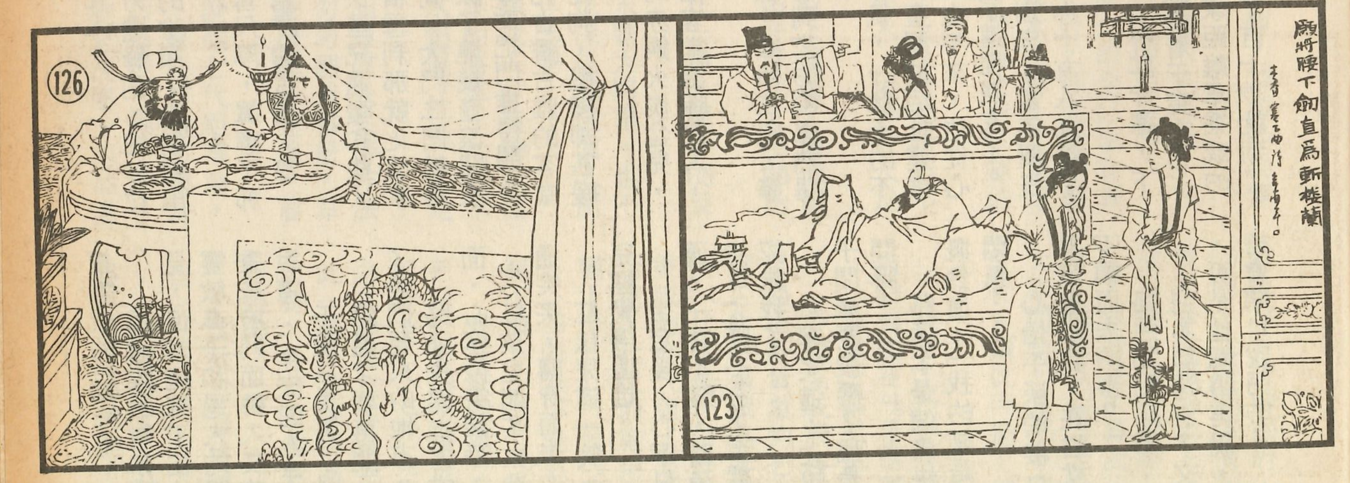
121 老相爺利用散朝之際，向各位文官武將談起自己要拋球招親一事，希望衆官引荐良士前來應招。

124 再說劉奎璧進京後直奔國丈府，走進書房，雙膝跪地給爹爹請安，並將洞房被刺、孟麗君死無對證、孟士元要金殿見駕之事從頭至尾訴說一遍。



122 且說這時孟士元及劉奎璧等已經到京。孟老夫婦帶着蘇大娘來到兵部府自己的門前，少夫人韋飛鳳，帶着小兒子出來迎接公婆。

125 國丈劉捷一聽勃然大怒，他叫兒子放心，一切由他作主，並立即擺酒爲兒子洗塵壓驚。



123 孟老夫婦迫不及待地將家中遭難之事告訴兒媳，並要將孫兒魁郎送給蘇大娘。蘇大娘執意不肯。

126 父子倆一面喝酒，一面商量對策，一直談到二更天。欲知明晨上殿究竟誰勝誰負，請看第三集《麗君入贅》。

上文提要：路通辭去八部總班頭的職位，于奎接任了總班頭之職，路通無官一身輕，作客徐家，徐家是協助路通辦過「四大血案」的人，在作客期間，大槐樹的章員外章勛全家被燒死，只有他的兒子章君文生還，君文和徐家的公子、小姐有淵源，路通不能不管，于總班頭也來驗屍，徐家的人暗中查案，不讓路通知道，他只好暗中也在偵察中……

武林傳奇故事／金玉蓮・文　可飛・圖

無名刀

鬢眉演絕學　巾幗展奇謀

臘月天，凍死人。

西北風比小刀還鋒利，細砂粒兒旋飛着划過人的臉頰，能削割出一條傷口來。

一大早就積雪尺厚，眞應了那句「各掃自家門前雪」的古語，每一個都不敢偷懶。

天太冷，勤快些兒還暖和些，何况雪後陰天，積雪刹那就化成寒水，一溶一化之間，大門二門就會凍作「連地生」，除了燒幾壺滾開水澆下化去，你休想能把門推得開。

一間寬廣古色古香古雅的客堂，外面雖然能凍死狗，屋裡却甚暖和。

三座半人高的赤銅火炭盆兒，火發晶紅，使整個客堂溫暖宜人，如沐春風。

徐心寧、心毅、心怡在座，等待着約好而還沒有到來的兩位熟朋友。

路通是滿肚子氣，一肚子的不高興。如果不是于奎死拉活扯連推帶拖，路通說甚麼也不來，他從心裡已不打算再交徐家這種朋友了。

于奎說得好，別忘了當年要沒有人家幫忙，兄弟你十有八九沒了命。

路通這才說出「只此一遭，下不爲例」的話，勉强跟着于奎走。

不遠，這戶人家距離章秉成的五進院子不遠，走了百十步就到了章秉成的府門。

路通雖說對徐家的人已有了成見，但却掩飾不住他那久在公門的靈敏鼻子和過人的眼光，在經過章秉成府門而轉入長巷後，路通突然說道：「徐家的人本就住在附近？」

于奎只是笑，沒開口。

路通才要再問，到了，已經到了他們要來的地方。

路通先踏進客堂，于奎跟在後面，心寧微笑接待，賓主落座。

紅孩兒端茶來恭敬客人，向路通笑笑，轉身而去。

紅孩兒這一笑，笑得路通從心兒裡覺得尷尬。

坐定後，心寧只是目光盯着路通，一言不發，路通沉不住氣了，道：「徐大公子這樣看我，莫非不認識我了？」

心寧笑道：「路兄不是有一肚子悶氣要發嗎？我是靜等路兄的發問呀！」

路通本是個痛快人，略加思索慨然道：「我的確是有件事蹩足了悶氣……」

心怡平淡的接口道：「可是因爲家母和我，在君文突遭奇變後，不顧而去的事？」

路通點點頭道：「不錯。」

他本該還有下文，請心怡解釋，可是他懶得再說，相信心怡姑娘總會開口說明的。

心怡仍是那麼平淡冷靜，道：「我知道路總班頭對友義氣，也知道曾不惜委屈自己，扮作章家長工，敢是請問，這對『怪火奇案』，可有補益？」

一句「怪火奇案」，路通神驚色變，顯然章勛一家三十九口，慘死火穴三十八人的這場火，有了問題。

路通誠懇的詢問一切，在經過心寧代表心怡作個詳細答覆後，只見于奎一臉肅穆，路通却滿臉慚羞，頻頻致歉，接着不約而同坐近心怡姑娘，靜聽心怡姑娘在安排妙計牢籠，偵破怪火奇案。

＊　＊　＊

秉成請了位據說來自「龍虎山」的高明道人，回到家宅中。

道士五十上下，長髯藍袍，拂塵法劍，模樣古怪，頗有幾分仙風道骨。

道士的話夠狂，說「望氣」獲知家宅中隱藏有邪氣，又說妖氣邪崇邪鬼物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擾惑，而是在找幾世前的冤孽，這話叫人不能不信服。

道士報名「涵靈」，一柄「降妖劍」亮如寒電，大白天就設壇祭天，三牲祭鬼，引動了四隣圍觀，秉成不但不禁，反而很好招待，秉成說得好，有善心隣居，見過那宋朝將軍鬼，堂弟君文，是身受邪崇的人，如今請得「天師」首徒「涵靈眞人」，當衆捉妖，以清視聽，以安隣坊。

才天黑，涵靈道士祭起「符咒」，劍尖穿着畫符的黃表紙，湊近高燭點燒，向空一甩，帶火的紙咒，一邊焚燒一邊飛騰，你不信是準有毛病，看！

黃表火紙若有神助，竟冉冉飛向君文所走的第二進院中，洒落着一串火星餘灰，飛飄進堂屋中，這已經看傻了幾十雙眼睛，由不得一齊邁步直追了過去。

帶火黃表紙在堂屋中轉了一圈，邪事！

還有更邪的怪事呢，那書房簾兒，忽然自己飄起，使到四隣圍觀者都驚呼出聲。

這時整個黃表紙咒已全燒着，成了一小團火，這團火，就在簾兒自動高揚時，如迅雷若墜石，直射投向書房案後古木椅下，再不挪動，餘火恰好這時熄滅。

堂屋裡擠滿了人，秉成親自摘落書房簾兒！叫章順點上十幾盞燭燈，涵靈眞人劍尖直指火灰墜落處，口中眞言喃喃，接着一聲大喝，寶劍脫手飛出，直釘在餘灰上面。

涵靈眞人這時才如釋重負般對秉成道：「施主請吩咐貴管家，搬清書房雜物，必有所見。」

章順動手搬東西，隣居紛紛幫助。

右隣郝大爺親自取來工具，和兩名身强力壯的漢子開始掘地。

挖掘時，大眼小眼全盯望在掘處，一直到坑深三尺，郝大爺掄鋤猛下，傳來一聲擊木怪聲，才牽出一條綫牽的木偶，同時吐出了喔的一聲。

清出半濕土，土色全和附近不一樣，看清有口棺木，埋於三尺地下。

抬上棺木，散下檀香，由涵靈眞人作法，四面貼好符咒，才開始起蓋。

棺蓋抬起放在一邊，驚呼的聲音響傳一方了！

棺木赫然是宋朝大將軍，也不由人不信，君文也深信涵靈眞人所說邪崇惑已是前世冤孽。

秉成吩咐章順找人並重購新棺，將這位死已百年的將軍，抬停木榻上面，發現棺木墊屍「枕頭」竟是一部書册。

取出書册，涵靈眞人在旁作法安魂，秉成君文匆匆翻着書册，草草看過一遍後，秉成嘆息連聲，君文神色不安。

原來秉成曾說他七代祖章韋，於岳帥父子死後，誓誅秦檜，悄悄進入臨安，就往訪胞弟章嵐。

當夜乃弟爲胞兄洗塵，用酒灌醉章韋，押解相府，章韋醒來已入囹圄，隨來部下偵知此事，一因章嵐是章韋親兄弟，二來韋嵐一身武技了得，防守又嚴，爲主復仇已無望，只好退求其次，將實情書成巨册，章韋以「擅離職守，圖謀不軌」大罪問斬。其部下竊得屍體，縫作全屍，頭枕巨册，埋於章氏故里家宅。

按册上所記，章韋子章玉堂，彼時逃亡在外下落不明。

章嵐子章元魁，曾任職相府。

不過秉成所存祖誌族譜，證明了他正是章韋的七代孫，而君文對「章元魁」這個名字更熟，正是他家的六代祖先，這樣說來，他和堂兄秉成的七代祖，是同胞兄弟，換句話說，七代前胞弟出賣了胞兄，才種下今日七代後的索命追魂。

四隣無不恍然，也更証明了天報不爽。

秉成安慰君文，當將章韋抬於新棺釘封時，秉成上香恭祭，他朗朗說道：「七代先祖神靈有知，應念堂弟君文本身無辜，況孫兒輩僅此一弟，殺弟何異殺己，冤成七代之時，今日自當起解，祖靈祐之，祖靈祐之。」

當夜百燈移靈，葬章韋於祖塋。

禍患乍平，人心漸安，高道涵靈更是來如神龍，去似無跡，令人

讚敬。

秉成比誰都高興，因爲他不日要有濟南遠行，現在手飾樓正加工日夜趕活，想早走，年三十最好能趕返家中，過個團圓年。

可是又不放心君文，現在禍根找出來了，禍苗也安撫用咒鎮住了，不虞再生意外之變，當然高興。

秉成請妥了車把式，是雙馬車，車新馬快，車把式老程拍過胸口，說祇要在「德州」河界上，找渡船找得快，他保證每天趕足百二十里路。

約計在京裡到濟南，走直線恰正一千里，不到八天能趕去濟南，回來快馬獨行，一天兩百里，五天到了京，八加五十三天，秉成決定臘月十五那天一大清早動身，這樣就算偶而路上誤點時候，年卅夜，也能趕回到家中。

要想十五走得了，就非緊盯着巧工細匠日夜加工不可，秉成加發了工資，調整了伙食，出了更高的獎金，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十四中午就全部完工，再經細驗，一切滿意，小心緊密的全包裹好，放置雙鎖鐵箱中，通知了老程，明天十五，改爲一清早起程。

十四夜，團圓飯，臨安睡前，秉成取出三册厚厚賬簿，兩册是君文家的，到年了，各種生意全要結算，田莊佃戶也該納糧了，該收多少，全在賬上。

另一册是秉成家的，要緊處是城外放了萬多兩利息錢，說好的是年廿九本利全歸，憑賬册和借據收取，請君文別忘了去取。

秉成又取出一個單子，那是他定好的應年用物，包括年貨、新衣一切的一切應有盡有，是廿五送來，送到門，君文只要到時按單子點數就行，錢是早已付過了。

再就是請君文多照應家內，二十六陪着秦氏回趟娘家，路不遠，城南三十里，能當天回來最好，否則住一天也沒有甚麼，秉成早備好了年禮，秦氏送去，君文當然義不容辭都答應了下來。

君文沒有計算過，也許秉成一樣的也沒有計算過，按秉成交代過給君文的事，從二十五在家點收年貨開始，二十六陪同秦氏回娘家，相距六十里未必能趕回來，那就要二十七這天回家，二十八、二十九要收自己和秉成家的賬，那就是說，從二十五後，君文已沒有自己的時間了。

當然君文並沒有放在心上，秉成遠行匆匆，也顧不得，十五一早，君文親自送走秉成，直送到城外十里，順路回到自己的田莊。

有兩件事情很妙，當年田莊舊人，包括章管事章守仁，全不在田莊管事。

君文幾乎對田莊中人全都陌生，尤妙的是，田莊上下也沒有人認識他，他提了名姓，田莊中人才找來管事錢琪。

君文問及章守仁，錢琪說章管事高升了，正爲君文重建家宅時奔忙，說是秉成吩咐的，將來要章守仁作君文府中總管。

君文非但沒有認爲秉成越權過份，並且由衷的感激秉成大小事情都爲自己想得週到，所以，對田莊上下人皆陌生的這件事，也忘了追問根由。

君文家還另有一處田莊，等於糧倉，就在不遠，君文也去了一趟，情形同出一樣，已沒有一個當年老人留在田莊，君文心頭突然起了一種無名的懷疑和不安，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他有這個念頭，他也弄不清楚。

他從田莊回到城中，還不到中午，他一個人低着頭，慢慢走着，他當然不知道，另外有人在暗中注意他的。

是近在大路的一片小松林中，有兩個人在悄悄談着，君文的影子還在不遠的地方。

其中之一，低低的說道：「老二去吧！一切依靠你啦！」

另一個人道：「那位公子爺好像有點夢醒了，我看應該點點他，也許……」

「不行，別忘了主帥不是我，何況再點他也沒有用，三十八條性命，非等到最後關頭找不出兇手，主帥不是說過，千萬別打草驚蛇。」

「好吧！我去了！」

「小心，看那些屈死者的傷痕，證明對方很夠扎手，何況人不只一個，那是一幫，此行旨在偵獲內情，不是對陣交兵，能不動手，就不動手！」

「放心啦，不過，必要時我可不會逆來順受的。」

「這當然，只要你能作得不露形跡，叫他們疑心到和章家的事有關，必要時放手先收拾一個兩個，也能解解恨！」

「就這麼說了，咱們大年夜見。」

「這倒未必，章秉成十有八九不會眞去濟南，那一套祇能騙騙公子爺和他那老實的妻子吧了！」

「這更好，咱們反而能早見面，阿爺那兒代我拜安，對紅孩兒說，若能到『艮鄉』，準給他帶一大包『糖砂艮鄉炒栗子』給他吃！」

「走吧，別追掉了人，眞經過『艮鄉』，帶上十斤生的，過年可以吃到主帥的『拔絲栗子』了。」

「就這麼說定了，大哥，過幾天見！」

當大哥的一笑，人影閃飛，已失去了二弟的身影。

* * *

天遂人願，這地方正是艮鄉。

當年這地方還有一處水岔，遙遠而狹長的。

盤曲彎旋，沒有魚穫，一片蘆葦漫長十里，傳說另有可通大海的水道，不過從來沒有人去過。

既非漁鄉，當然沒有漁船，地又荒涼，絕少人烟，艮鄉鎮上代代相傳，將這片莫名其妙的水岔蘆草地，列爲鬼魅之地，入夜鬼火飄風而來，鬼聲啾啾，似泣若哭，鄉人越發相誡不前。

沒人知道，隱藏在這片蘆草深處，會有艘絕不能航行但却可安居的怪船，形如方舟，大有十丈，藏上三五十人，絕對看不見影子。

剛剛天黑，蘆葦中傳來嘯嘯聲，三長三短，又三短三長，怪船的艙門開了，射出燈光。

兩條黑影，恭立船上，四外注目。

適時又有三條黑影，凌空飄上怪船，爲首一人頭幪面罩，只露出雙目和鼻、口，雙目中寒光四射，沉聲道：「開門也不知隱避燈光，你們幹的是甚麼？哼！」

說着他當先進艙，其餘人魚貫而入，立刻掩上艙門。

艙內不論門、窗，都用很厚的黑幔遮掩着，從外面看，絕對看不出一絲燈光，整個船艙，都喬飾着蘆葦草，就算大白天，你也看不到船的影子。

艙中又出現了八個人，包括剛剛來的三位，是整整十三個，除了那爲首的一個幪頭罩之外，其他十二個人，都以眞面目出現。

爲首的坐下，目光盯在一個三十上下的瘦面孔的漢子身上，道：「老七，你的手法不錯，叫人佩服。」

老七一笑，說道：「算不得甚麼，輕而易學。」

爲首的人冷冷一笑道：「多虧沒有明眼的人，否則當場要鬧出笑話，你懶了一懶，沒換濕土，以半濕半乾，我第一眼就瞧出了毛病，如果那路通還喬裝扮長工，也住在一起，那就有好戲看了！」

老七神色一變，低下頭去。

爲首的人話鋒一轉又道：「不過那地道挖得是獨具匠心，除了沒人能看出來，算是大功一件。」

老七臉上又有了笑容，道：「謝大哥的誇獎。」

大哥哈哈笑了兩聲道：「該獎的，就得獎，有該罰，當然也該罰，老九！」

老九是個矮小子，人雖矮不足五尺，胖却眞像隻水缸，一聽老大叫，先就胖肉發抖，應聲慢吞吞的向前。

老大目射寒光道：「你該記得我的話，三十九個人，你報了三十九個，等到臨下手時，竟成了三十八個，還正好少了個重要的，按規矩就該斷你一條左臂……」

「大哥！」老九開口了。「您聖明，清明掃墓那小子在，大哥您也看見了，誰會想到夜半三更他又跑了出去，當時您也說太出意外，所以……」

「不錯，所以，我並沒有斬斷你的左臂，不過你該知道，直到今天，那麼多事，耗了這麼多日子，都因爲你當初消息不實……」

「大哥，事後小弟也說過，會乾脆把他幹掉，是大哥攔着……」

「呸，我當然攔着，要不我還能眼睜睜看着你毀了一大伙兒，你當作章勛是普通人家，一場火燒死三十八口子，地方上會不查，如果馬上再幹了那書呆子，本來毫無破綻的這場火，馬上就引起了人生疑，就這樣，路通這個東西還喬飾章家長工，暗中查了許久，那于奎更和個老冬烘重驗過一次屍，使我提心吊膽了很久，你當天下人都和你一樣，笨得只懂得每天去灌那『馬尿』(酒)！」

老九沒了話，低着頭。

老大哼了一聲道：「陳家燒鍋那陳駝子，說你又欠了十兩銀子的酒賬，老九，你那些銀子弄到甚麼地方去了？」

老九沒敢接話，老大沉聲道：「講！老實的講！」

老九無奈，吶吶道：「劉婆子那裡的翠喜，她……」

話沒有說完，老大突然陰森森地笑了，道：「很好，大哥我說過多少次，這檔子事辦好，你要甚麼的娘們兒，大哥全給你找到，你偏不聽，是不是眞想叫大哥砍下你那條腿來，硬逼着你去不了？」

一旁有位四十來歲，模樣奸險的黃面漢子，接口道：「那也是沒有用的，大哥，他還會爬着去的。」

老九怒瞪了黃臉漢子一眼，道：「我說三哥你少說風涼話！」

頭一扭，轉對大哥又道：「是這樣，人長得矮，就會惹出閒氣來，只有翠喜沒有拿我當矮子看，所以……」

老大笑了，一拍老九肩頭道：「你眞喜歡她？」

老九點點頭，老大道：「好，從現在起，到正月初一止，我不許你去，過了初一，叫老二陪你，帶着銀子給她贖身，然後去田莊當你的總管！」

老九受寵若驚，道：「大哥，是眞的？」

老大一揮手道：「這不是廢話

，大哥的話說出來就作數，明天先去還了陳駝子的賬。」

老九嗯着退了一旁，那黃臉老三這時開口道：「大哥，書呆子家的產業，約計有多少？」

老大道：「總在百萬兩黃金左右。」

老三道：「很夠了，有了這筆錢，在京中能穩站住根基，然後就不愁找不到老爺子的仇家……」

老大沉哼一聲，說道：「老三你今天怎麼了？再敢妄提老爺子一個字，我就按門規處治你了！」

老三黃臉都被嚇白了，退到一旁。

老大這時一掃大家一眼道：「從明天起，大家分手，按我的手諭行事，都到京裡住下，好在早給安排，包括田莊、錢莊、手飾樓，每個行號住上位總管，又恰在大年底，正合適，不過，你們千萬記清楚，不准惹事生非，要像個買賣人，否則誰出了痳煩，就祇有一條路走，死路一條！」

衆人應聲，老大揮揮手，紛紛退下。

老大却留下了個年紀只有二十二三歲的漢子，那正是他們的小么弟，稱爲「十三弟」的「金龍剪」費騰天。

費騰天能被大哥看重，是有他先天後天的道理的。

大哥率領十二位兄弟，費了不少心血，又加上了某一種「巧緣」，才如願的立足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中。

十三兄弟中，也只有大哥和費騰天是親師兄弟，尤其是費騰天，九歲就跟了老爺子，現年二十三歲，整整十四年，已將老爺子那身出神入化的武技，都得到手中，二十歲那一年，老爺子更親自陪他外出，一年半後重又回來，事後據大哥私下的了解，騰天似乎多了兩種絕技，連老爺子都不會的。

這是先天上，大哥一定要借重這位么弟。

費騰天一向很聽話，行動全由大哥作主，說東他就往東，講西他就往西，不多問，只是聽命行事。

費騰天沒有毛病，任何不良嗜好都沒有，不沾滴酒，不喜漁色，一向不賭，更從不惹事生非，一張面孔分外俊秀，走到那裡，人緣都說他好。

這是後天上的條件，被大哥看重的原因。

也因爲太被大哥看重，大哥要作的事，凡是要他暗中下手的，遠了不談只談近的，譬如章勛三十八口那天靈蓋上的指痕，就全都是費騰天的傑作。

如今，大哥又有了好差使。

大哥示意么弟坐近，悄聲道：

「有件事情要么弟辦，還是那句話，要作得乾淨。」

「嗯！」么弟只出聲點頭，別的不問。

大哥心裡高興得想笑，他早就想笑了，老爺子算無遺策，却沒有想到把個龍虎膀臂交到自己的手中，成了自己最最有用的快刀。

慢慢來，給以重利，再慢慢來，動以美色，如今一半已是歸服了自己，到那時候，就會全心歸我，到那時候，到了老頭子要東山再起，交出了全份財力人力以後，哼哼，誰才是眞正幫裡的老爺子，那可天知道了！

他沒笑，反而慢慢摘下幪頭罩，一面孔嚴肅，說道：「你九哥甚麼都好，喝點好酒，只要他小心，也沒有出甚麼痳煩，可是戀上個翠喜，有一句話落在那臭婊子心上，道老爺子未來大事就會砸掉，你也知道老爺子多看重他，最多再等半年，就要看他那兩下子去對付『南宮世家』了，你說，大哥我能眼看着他毀了嗎？」

話本來還未說完，老大多精，明知么弟自己不喜歡多說話，也就厭煩別人多囉嗦，所以故意一停，看着小么弟，那意思是要小弟弟表示一下意見。

小么弟仍然是那麼微帶笑的樣子，又點了點頭！

總不會是「點頭不算搖頭算」，點了頭就算有了表示，大哥不客氣的又接下道：「么弟，煩你就去，鎮西頭王狗子那肉舖後面，黑巷裡第三間，是『劉婆子』的『大坑院』，一個不留，包括老劉婆，要作得乾淨，我只要這些人死了，其他的歸么弟你！」

么弟笑臉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神情，一種無比的歡欣，一種像是沙漠缺水突見清泉的喜樂，眼神全都變了，變得寒光閃閃生氣勃勃。

么弟站起來，向大哥一拱手，轉身推開艙門而去。

大哥又重戴上面罩，耳聽么弟步聲已遠，冷冷一笑，喃喃自語道：「人總有嗜好的，小把戲，普天之下，只有我知道你喜歡甚麼，還怕你敢不爲我用？」

* * *

一條黑影如幽靈般飛向「艮鄉鎮」中。

說他是飛並不玄虛，幾乎看不出足曾沾過地，一起一浮已遠出數丈，論輕巧，稱得上是當代武林一等一的高手。

「登泰山而小天下」，這句是文人筆下的話。

要不，這位先生就是生平只登過泰山，所看見的，是「泰山下的天下」！

天下比泰山高不知多少的山，

如果寫出來，能騙幾千字稿酬，太多了。

俗語你最好就當作至理名言聽，保你不會有錯失。

俗語有——山高還有高山，誠不我欺。

這條幽靈般的飛影，當然夠快，可是在他身後十丈，另一條悄悄追踪中的人影更快。

前面的正像在飛，但總是還有個起落，後面的却像貼地飛翔，那份平穩那份從容，前面的那條黑影就怕還差些火候了。

後面的黑影兒，是跟踪着那位大哥找到的快船。

時值隆冬，任憑他這身功夫多好，也不敢悄悄點破船艙上的毛邊紙往裡偷看，因爲這種天氣，針大的孔是斗大的風，別說艙裡十三口沒有一盞是省油燈，就算是個普通人，也會感到這風吹得邪門。

可別看老天沒眼，俗語說：「瞎貓會碰上死老鼠」，么弟開那艙門外出，外黑艙裡亮，大哥正當着艙門，那模樣被暗中的他，看了個分明，看得分明却弄了一頭霧水，大哥是他緊追急趕在「艮鄉」前十里趕上的，雖說始終沒有面對面，不過那身衣服不會錯，沒能面對面，是沒這個必要，因爲他在暗中已不知道見過這位大哥多少次了，這也保証不會錯。

說不會錯，乖乖，可就偏偏不對了！

當艙一瞥，他永記不忘，大哥竟然不是他心目中的那個人。

大哥四十多了，虎目濃眉薄嘴鷹鼻，這和他心目中的那個人，相差太多，多到十萬八千里，也錯到了姥姥家。

當時不容他細思慢想，么弟是去殺人，去殺一家人，雖說自古至今「婊子無情」，雖說幹這行的「傷天害理」，但有時國法王法外還附帶單行法甚至警法，都全因爲「食色性也」或「此處自有黃金屋」而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他又嫌惡的那門子，何況不論怎麼說，人命總是人命，見死不救他就不是他了，他眞敢不管這件事？只怕他連他的家也不敢回去。

爲了管就會發生這件事，他首先必須要追下么弟，於是一前一後的到了鎮上。

么弟似乎路很熟，三轉兩拐就到了。

好個大膽的么弟，竟震動門環叫門。

其實他是少見多怪，「婊子窩」裡找樂子，別說叩環叫門，用脚踢也保管不會出事，只要你大爺身上黃的黃金，白的白銀子，所以有人把「衙門口朝南，有理沒錢別進來」這句俗語改成了「婊子門暗底開，只要有錢請進來。」

有人應門了，問道：「是那位呀？」

問這句話，似乎至少該等外面人報了姓名再開門才對，不，裡面問這句話已成了習慣，所以一邊問一邊就開了門。

門一開，么弟費騰天正當門而立，面帶詭笑道：「劉婆子妳不認識我？」

劉婆子老臉笑道：「認不認識還不都是一樣，西北風兒太大，公子爺請進來再聊天吧。」

「錯了，我不是聊天來的。」

「咯咯咯，公子爺可眞直爽，聊天當然不會來老婆子這裡，不過公子爺要眞心裡急，急火大，大到等洩這把火，那可也要進來才成呀！」

「劉婆子妳說對了，我是心裡急，急火大，大到等不得進去就要先洩洩！」

「喲，我說公子爺，您老開我老婆子那門玩笑……」

「不是玩笑，是眞幹，劉婆子，你仔細聽着……」

劉婆子眞的在仔細聽，她已經在暗處覺得不妙！

「劉婆子，年到了，有些人能過得去，有人就過不去，妳劉婆子，就是註定過不了年的一個，記住，記住，來年今日，妳好好的過個週忌！」

「狂徒大膽！」他喊聲中，人已射到。

劉婆子只吭了一聲，砰地摔倒在地上了。

他到了，費騰天僅僅是往旁邊挪了兩步，冷笑着，直盯着他，並沒把他放在眼中。

他已經看到劉婆子的慘狀，死了，早就死了，頭滾在七八尺外院地上，屍體直倒在大門橫着，怪的是頸間竟不見半絲血漬。

他看見劉婆子的死狀，心頭一凜，他認得這門功夫，是毒而絕的獨門功夫。

他並不是畏懼這門功夫，却沒想到這門功夫不止又現於今朝，並且這是出現在一個看來大不過他三兩歲的少年手中。

其實他錯了，如果他叫得晚一點，費騰天就不會施展這門功夫，而是另外一種，要是施了另外一種命，他立即就會知道章家三十八條寃命，全由費騰天一個人下的手。

因爲他叫得太急，劉婆子又很精，已經要轉身跑了，費騰天無奈才用了這種功力。

不過這種也好，使他早日發現了這件事，也早作了防備。

他已經知道費騰天爲甚麼不逃不躲，若無其事的在五步外冷冷地笑盯着他了，因爲這門功夫霸道無

敵，費騰天既然身懷這等獨絕而歹毒的功夫，又怎麼會未曾交手就怕了他。

他沒笑，轉身對着費騰天，上下打量了刹那，才待開口，費騰天已搶先開口說道：「你看清楚我了？」

那意思十分明顯，他故作不解道：「看清楚了！」

「不會忘了？」

「永遠都不會忘了！」

「很好，到了陰曹地府，別忘記對閻老五說個清楚，將來若有那麼一天，咱們或許能再來個閻羅殿前分清是非！」

「別太自信，也許先去的不是我！」

「爭是沒用的，要看眞本領，不過我一向出手有個規矩，早決定好的，是見人就下手，中途碰上的，要問問姓名，你自已報吧！我相信憑你剛才飛身而下的身法，不會是這老娼婦劉婆子的保鏢。」

這時，劉婆子院裡的姑娘恩客全起來了，剛才那一聲「狂徒大膽」，聲如雷鳴，焉有驚不醒的尋芳客。

人聲起，脚步動，費騰天眉頭一緊，向院中沉聲喝道：「聽着，一個個全給我滾回被窩裡，小爺是借地方了斷點事，不礙你們行那各有所愛的歡樂，誰出房門外，誰敢多事，誰先遭殃！」

誰不怕死，果然又寂靜下來。

如果你們知道，今夜煞星照命的是衝着他們來的，早就鷄飛狗走一個個東逃西奔了。

他直到費騰天把話說完，才冷冷地說道：「夠威風，只可惜嚇唬不住我！」

費騰天道：「這不用你說，你怕就不下來了，報名！」

他一笑，道：「算了吧，你又不認識我，我報個張三李四，你也不知道那是眞的那是假的，今夜就湊合點破次規矩，別問姓名了。」

「哼！你不敢報出眞名實姓，可是怕惹後禍還是來歷不明？」

怕惹後禍一句，並沒有甚麼，來歷不明四個字，他却不能忍受，冷哼一聲道：「小狂徒，你家二公子是怕報出名字，嚇破你的狗膽，再說憑你也不配問我名字！」

費騰天突然獰笑連聲，道：「好得很，既然你想作無名鬼，么爺就成全你！」

費騰天手已揚了，他搖頭道：「且慢，此家人多，何必叫別人看光景，你有種，咱們北郊那片枯棗林外會！」

「好！你先走！」

「不，你先走！」

費騰天本來想先支走對手，然後仍能完成使命，再去北郊，現在沒有了辦法，牙一咬，頓足先一步而去。

他並沒有立即隨着費騰天走，揚聲呼叫翠喜，今夜劉婆子手下這十二位姑娘，偏就翠喜一個人沒接客，原因是有人包了她，五十兩銀子一個月，才交上銀子四天，包她的人不是平常的老百姓，劉婆子不敢惹，所以儘管今天包她的人沒來，也沒逼着她接客。

他叫了幾聲翠喜後，心頭一動，改了話鋒，道：「你們姑娘聽清楚，有壞人打上妳們的主意，今夜本來是要殺盡妳們，劉婆子已死在門口，聽我的話，明天一早搬家，正好劉婆子一死，妳們散了這個髒骯的攤子，否則明天夜裡還會有人來，那時候可沒有人救妳們了！」

話說完，他不再停留，飛身而去。

* * *

他猛猛的跺脚，狠狠的在自己頭上擂了兩拳！

他連片刻都沒停留，就又從北郊像流星般趕回劉婆子的那「香花院」！

晚了，太晚了！

不用進去，這麼冷的天，他已經嗅到濃重的血腥氣！

不進去總不放心，他很小心的免得沾鮮血，進去了，有的房裡還點着燈，他舉着盞燈籠，走遍院中各房各角落，英雄淚不由的順頰流了下來。

太慘了，比章勛一家三十八口死得還慘。

斜肩帶背的，斷骨殘肢的，利刀剖腹的，連男帶女外加「大茶壺」兩把「人」，整整二十六具屍體，劉婆子已計算在內。

男屍十三名，女屍十三名，一個活的沒有，包括今夜眞爲「風流」而死的嫖客！

當他到郊外撲空的時候，就知道大錯特錯鑄成，他不該喊的，不該說得那麼詳細，既然說詳細了，就該能想到費騰天可能躲身暗處沒即去北郊，待自己一走，他正好現身下手，北郊去來雖快也要頓飯時間，殺二十六名不懂武功的平常人，時間是足夠有餘。

是他出的主意，北郊動手，本意要生擒極惡，悄迫口供，包括章家三十八條人命案，和大哥何人，老爺子又是誰，最重要的是要問出那獨門歹毒功力的老魔頭，如今何去，就是一念之差，一步棋錯，結果這等不堪收拾，回去之後，必須實陳，自己會落個甚麼結果，都不敢想了。

他動了火，眞火，不過這次他小心了，想了一刹那，才下了決心，身形疾射，重撲向荒郊野池沼地的蘆中怪船。

他半途轉了個圈，還不祇一個，假如有人暗中釘着他，追躡他，反而會被他反追反釘上人家。

沒有，沒有人追躡其後，他再撲向怪船。

這次他聽明了，曾想到這幾個可能。

一是費騰天歸報了大哥，十三兄弟已離船遠去。

二是人雖離船，並未遠去，藏伏附近，待機而動，若看透只是自己一人，八九可能靜悄悄圍上，準備將自己生擒逼供。

三是大哥規嚴，費騰天沒敢實說，僅他一人早藏身附近，等自己來到，驚起其餘十二人，再狂喝有警，同時向自己下手。

不管那種可能，這次他不會上當，反之要給對方上個當。

他從發覺上當趕到劉婆子住處，就決定了現在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在老劉婆家，順手取了點東西，是用油紙包好的一大團澆滿燈油的棉絮，和一捲大紙，火刀和火石。

他悄悄移動着身子，又悄悄的分將油棉佈於五六個地方，這五六個地方，已分作三面包圍了怪船，正是上風頭，只剩下風口一個地方，留給想活命的逃生者。

他把火紙包上小小石粒，包了十幾包，然後在十數丈外，打着了捲成長條的火紙信，再燃着它，又點燃三包包石的火紙，抖手向怪船打去。

接着，一團團火包，分擲向不同地方，火包落下，正是澆過油棉處，於是五六個不同地方，同時着了火。

葦草天地不怕，就是怕火，何況是早已枯而半垂的葦草，於燎原火起，三面分攻。

火牆頓時接連一起，包圍怪船。

頭三塊火包，已扔在船板上，更已驚動了埋伏在怪船上的人，所以人影幢幢紛紛現身。

晚了，他們正像他在北郊撲空時的想法一樣，等看到火團，才知道晚了，甚麼全都防到，並安排下，歹毒至極的天羅地網，却不料就忘記火攻一條，偏偏就正好碰上了人家火攻。

暗中船外，數丈地方，果如他所料的，隱有高手，無奈火起三面，都遠在十丈外來，這些高手反而比船上的人更慌，其中三人逃到船上後，衣衫已着了火，葦火本就快如閃電，何況西北風正强，風送火勢，火趁風威，這些惡徒慣放火，一場火燒光過章勛的巨宅，現在正應了「來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路祇有一條，往下風逃！

船本就在旱乾地上，一燒就着！

下風處並不是沒有火，是火還沒有燒到。

人逃得固然快，又個個一身好武功，可是火也不慢，風捲葦火從空落，沒燒着的沾上就燒着，於是大火中看得分明，火追人，越追越快，人避火，避着避着火追到了屁股，偏偏沒有水，看來這場火，總有幾個在數難逃的遭劫者！

怎麼說總有幾個呢？因爲他這主意最妙，有個害處，大火發起，他也去不了下風頭，沒辦法親眼目睹報應者已到化身火海，誰又僥倖只燒了個無毛淨光。

* * *

正中午，這裡已引來了千百人。

聽說昨晚一場「天火燒」，平空給人們帶來了財富，百數十里上佳農地，都因爲葦草燒光，露出原形。

保正找到了兩具焦屍，一條燒成朽枯木的大船，船上，其實該說地上，找出兩隻鐵箱，由鐵匠用鎚子打開，才知道本是兩大箱白銀，被火焚熔化作流汁，鐵箱無縫，於是成了外鐵內銀的實銀箱。

他在人羣中，注意所有的人，想見到的沒能見到，他不敢再停，悄沒聲的趕回京城。

* * *

他直挺挺的跪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他是誰，就是「良鄉」中計，北郊撲空，導致二十六命慘遭殺劫的徐心毅，二傻子。

房裡還有別人，不過全都站着，包括心怡姑娘。

坐着的祇有一位，一位老和尚。

他從傍晚，已跪到現在，正三更。

心怡開口講了話，她說責任她也該負一半，因爲心毅欠缺對敵經驗，尤其是對付一肚子壞水的歹毒敵人。

再就是雖有過，是無心之失，何況巧獲老魔消息，至少抵罪一半。

還有，偵知十三惡中之大阿哥，竟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之人，使我們能夠盡早爲謀，又可抵罪一半。

葦間放火，夜焚盜船，並間接殺了兩名惡徒，平空爲「良鄉」百姓，開發出百里良田，多少也有些微功，跪也跪得久了，求阿爺法外開恩。

老和尚沒看心怡，緩緩的說道：「說來說去，只有妳辯才還不錯，前幾項越描越黑，既知沒有對敵經驗，怎敢大胆妄爲，約戰北郊，何不雙雙監視而行，又怎是無心之失？發現那費騰天，施展『金龍剪』

歹毒功夫在前，約敵北郊在後，還有何微勞微功可說，只有最後一次，使『良鄉』百姓，獲田百里，算是一善，心毅……」

心毅急忙應道：「孫兒在。」

老和尙道：「起來，走近些！」

心毅不敢遲延，起身輕步而前，站到老和尙身邊。

老和尙道：「我生平最恨巧言舌辯的人，偏偏我最愛的孫女，辯才驚人，你站好聽着，我要和心怡辯辯是非！」

心怡姑娘噗嗤一聲笑了，說道：「你老人家心疼二孫兒，就心疼好了，幹嘛要拿孫女兒立威，你老人家說辯辯是非，你老想，孫女兒敢嗎？」

「敢！」老和尙也笑了，道：「這胆量是阿爺給你的。」

「阿爺，你老可是當眞嗎？」

「笑話，假不了！」

「那麼孫兒就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多好聽的話，我問妳心怡，妳聽到章府大火，除君文之外餘皆罹難以後，是憑那一點看出內有別情的？」

「憑阿爺說過一番話。」

「哦？是甚麼話？」

「阿爺忘了，你老會要君文留心，你老已經看出來他煞紋現露。」

「不錯，那只是說君文那孩子呀！」

「可是君文竟沒遭劫，尤其事情那麼巧，江南正好出了排教和糧船糾紛，爲了躲避官家麻煩，借居君文田莊，才迫使君文留伴，否則那夜他正該睡到家中，豈不應了劫數，因此孫女兒斷定大火隱有別情。」

「有點道理，不過還不盡通，說實話。」

心怡姑娘無奈，低聲說道：「孫女兒會佈這一卦！」

老和尙壽眉挑起，嘆口氣道：「我眞恨那年多事，叫那老牛鼻子教了妳『六爻』神數，可知道這最遭天妬，也最傷心脈的。」

心怡姑娘道：「孫女兒知道，所以從不輕動那卦盒兒。」

老和尙道：「好了，妳也知道心毅陳述的一切了，說說呀，我們該當怎麼樣辦才對？」

心怡姑娘道：「責成二哥，乘阿爺那匹『萬獸愁』，直下濟南，親訪崔不羣，證實一下章秉成千里送金飾的事，並且要探獲眞情回來，然後再定應對之策。」

老和尙道：「沒這個必要吧！金陵城的金飾工，向稱第一，由濟南去金陵，並不比到京城遠，章秉成這話唬君文可以，我們不該也上他的當！」

「不，阿爺，這一趟非去不可！」

「喔！說說這非去不可的原因？」

「大哥曾去過『金寶山』手飾樓，他們掌柜的承認有這麼回事，將崔府手飾轉由章秉成那『章寶記』接下，由此可見，如果是假，對手已高明到處處留痕，地地存證，不去趟濟南，是找不出眞情來的。」

「妳總是有理，阿爺我認輸了，不過照這樣看來，到了濟南也無法偵破眞情。」

「能，孫女兒剛才說過，要二哥探獲眞情才回來，二哥有了『良鄉』的經驗，這次自會想出妙着偵獲內情。」

老和尙頻頻點頭，心毅却心頭打鼓，生怕又辦砸了。

您猜「萬獸愁」是什麼東西？

一匹驢子吧了！

驢子簡單點分作兩種，一種「草驢」，一種「叫驢」，草驢是上了磨就吃，吃，吃，直吃到功德圓滿，牠那大肚皮，像極了無底洞，沒個飽！

不過這個人還能消受得起，多備點好草，少加點飼料，盡牠吃個夠，反正比人工又便宜又出貨。

叫驢可不一樣了，剛上磨就拉開大喇叭嗓子一個勁兒的猛狂叫，那聲音乍聽嚇跑了老虎，要多塞耳朵，拖一圈磨，已叫了八聲，那個意思是非把你叫煩了離牠遠遠的，牠就正好得其所哉的停蹄消閒，所謂懶叫驢。

這種驢騎牠趕集，你算倒了八輩子楣，眞是你走牠不走，見到靑草「喔嗽喔嗽」的叫幾聲，嗅到有異性同類，那更好了，直奔向前，二驢停蹄，牠一聲吹，那一聲唱，一起一落半天不停，你拖牠也不走，等牠高興走了，集早散了，你連個熱屁也買不到了。

更妙是牠走着走着，猛咕丁身子一斜擦樹而過，妙透啦，非把你一條腿上的皮全都磨了下來不可，要不身子一弓來個「中間蹺」，再不猛一低頭弄你個「仰八脚（跌跤）」總之一句話，不是「萬獸愁」，簡直是「萬人愁」的了！

按說心毅騎這驢子，該「愁」才是，他却高興萬分，原來龍生九種，種種不同，只見這「萬獸愁」四隻小蹄兒展開，乖乖，竟像不着地的「天馬」，刹那間已在數十里外。

* * *

年難過，年年難過年年過。

今天，還沒有過去這個難過的年。

今天是二十九，臘月二十九。

明天也不是初一，今年有卅日。

一大早，君文就拜別秦氏帶好賬册和借據，去城外收賬，他決定先從遠處收，不過由近而遠去的時候，先分別通知田莊及各該繳銀的關係人，要他們準備。

去的時候，天氣就不好，夠冷而又陰沉，所以他帶好了雨具，一雙雨靴，一柄油紙傘。

他十分期盼着堂兄秉成今天能趕回來，不知道爲什麼，他總覺得似乎又要發生變故，有種不祥的預兆。

從秉成挖出七代先祖宋朝將軍章老爺子的不朽屍體之後，君文就沒再見到過他這位七代堂伯祖的眞面目，自然也沒有那個「鬼影」，但是心頭那個「鬼影」、神情，却一直在他腦海裡驅之不去。

二十五里外的西郊，果如秉成所說有座山莊，山莊主人姓商，也就是借貸秉成一萬四千兩銀子的人，一年了，說好了今天本利全歸。

君文安步當車，近中午才到了商家的田莊，不巧的是主人恰好也是去收賬，臨行說過，中午飯時一定回來。

君文祇好等，商家上下很客氣的招呼他，正中午，商姓主人回來了，堅決的要留君文午飯，却之不恭，一頓飯吃了個把時辰，然後算賬，收據換了張京中「大通」那家的「即付」銀票，告辭回程時，天已落雨。

當他收妥一切賬目，只剩西門外很近的柳家布莊時，已是傍晚。

柳家的三千兩銀子，一去就收到了，不過柳家不放君文走，一是雨越下越大，二是時屆午夜，一頓飯總要吃的，君文堅持不獲，無奈作了柳家貴客。

柳家是正當的大布莊，和章秉成並不認識，是經人介紹，用了秉成三千兩，二十日開始，布莊就「歇年」休息，遠路的伙計，全已經回家過年了，更遠的鄉親伙計，回家時間不夠，就都留在布莊過年，他們辛苦了一年，年底下就痛快的大玩特玩，飯後立刻擺上了三十二張骨牌，柳家主人柳成業笑着說，他推一百兩銀子的莊，叫「散吉祥」，準備送給伙計們的。

君文要走，柳成業笑着搖頭，叫君文看看天氣，算算更次，城門早就關了，想回城非明天一早不可。

君文不信，柳成業祇好派個伙計送他，好在離城門不遠，果然碰了釘，君文無奈返回，在柳家住了一晚。

清早。

年三十的大清早。

君文惦記着「家」，惦記着秉成是否昨夜回來，更因爲層出不窮的倒楣事連連加身，養成了他處處謹愼在在小心的習慣，目下他身上有接近十萬兩白銀的銀票和現金，一宿未歸，生怕秦氏多心、堂兄牽掛，昨夜他睡如臥針榻，不能成眠，所以一大早就起身辭別了柳成業便往城中去。

柳成業送他走的時候，臉上竟有一種奇特的近乎詭陰的笑意，說的話也透着奇怪，要君文吃過早飯再走，反正今後已經用不着再急趕什麼，年三十了，能過去的當然能過去，過不去的難與命爭，總是過不去了，何不趁還能吃能喝點的時候，多吃點多喝點。

君文根本不懂這些話，反正歸心似箭，含乎應酬着走了。

走得太早，城門還沒開，天也沒有露亮，不過他早還有比他早的人，站着等開城門的人已經不少，年三十嘛，該幹什麼的都全得幹了，要不一過晌午頭，可就找神沒神、見鬼沒鬼，再難辦成要辦的事。

君文匆匆的往家趕，總算到了。

有件事很奇怪，奇怪得很邪！

進了巷子，一共碰上了三次熟人，全是街坊隣里，平日無不搶着和他打招呼，叫聲二公子或二爺好，今天，君文先和他們招呼，竟換上了輕蔑至極的眼光，冷哼和怒視，他的一顆心，不由自主的又擂上了一陣鼓，首先想到一定又出了意外的事。

脚步加快，到了門口，彭！彭！彭！的擂門，半天沒人來開。

沒把老章順擂醒，可擂醒了左右隣居，郝大爺先醒了，接着家家門前都站滿了人。

君文和他們招呼，換來了憤怒的注視和猙獰的神色，君文實在不解其由來，更堅決了他想的，出了事，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過這件是一定是對他不利的。

門開了，是章順。

老章順包着頭，包頭白布上染滿了血漬，一張臉蒼白得怕人，並且腋下多了支拐杖。

門乍開，君文不禁驚呼一聲道：「章順你是怎麼了？」

豈料章順竟也同時說道：「二爺您是怎麼啦？」

君文一楞，章順長嘆一聲道：「二爺，我是個下人，不敢說你什麼，大娘說得不錯，你手頭上有了這近十萬兩的銀子，很可以遠走高飛了，您再想想，大爺對你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你就算不想報答，可也不能作這種禽獸不如的事，二爺，您……您走吧！」

章順一隻手拄拐杖，剩一隻手去關門。

君文聽糊塗了，認爲不管是什麼事，和個老傭人是說不清楚的，於是把門一推而開。

他只顧推門，口中還說道：

「我去跟嫂子說……」

沒顧到章順是一隻手拉着門，所以門一大開重心頓失，在外邊看來，像被君文猛力一推似的，老章順摔倒在地上。

郝大爺首先一聲大喝奔來，四隣的小伙子們，人人爭先也走了過來，君文正在扶章順，老章順一把推開君文道：「我這賤身子，不敢沾二爺的富貴手，我自己可以起來的。」

君文傻了，郝大爺一個虎跳到了眼前，左手拉起地上的章順，右手一挺，硬生生印在君文右肩，君文被打出數步摔在地上。

郝大爺算不得什麼武林名家，手底下儘管很有勁力，並沒有傷到君文什麼，所以君文能夠滿面詫異的站了起來，帶着惱火的聲調道：

「幹什麼？郝大爺你爲什麼打我？」

郝大爺時已扶起章順，另一個小伙子上前攙住，郝大爺大踏步逼向君文，邊走邊道：「打你，大爺我打這場人命官司了，非踢死你這個披着人皮的畜牲不可！」

話聲中，郝大爺已夠上步位，右足猛踢，十成勁力踢向君文的丹田。

這一脚如果踢實，君文即使不死也非重傷不可，就在這個當兒，突然一股來無影踪的勁風，把君文托出三尺，恰巧躲過了郝大爺致命的一脚。

這時圍擠在章家院中的四隣及閒人，少說已有五、六十人，年輕小伙子羣中，奔出三人，撲向君文。

君文已經看出分說不清的事實，拔腿向後院奔逃，小伙子們緊追不捨，郝大爺也追奔向後面。

君文連闖過三道院落，到了章秉成和秦氏的第四進院中，身後追緊着一大堆人，郝大爺沒能搶過小伙子們，被擠在中間。

奔跑步聲驚動了秦氏，君文正好跑到堂屋門口，前頭追他的三名小伙子已趕到了頭尾相接，君文一慌，撲摔到堂廊石階上，三名小伙子立即拳脚交加打了上來。

這時，堂屋門啓，秦氏雙目紅腫頭髮蓬鬆走出，郝大爺也趕到院中，一見秦氏，頓悟後院重地男女混雜的不便，沉聲向三名小伙子喝道：「住手，後站！」

三名小伙子聞聲停手，退向一旁，君文已被打了個頭腫臉青。

郝大爺上前向秦氏拱手，說道：「章夫人，恕過咱們過失，他們又眼見這個大膽妄爲的東西還敢厚臉回來，又把章順推倒在地上，忍耐不住動了怒火，直追打到此地，不想驚動了夫人妳……」

秦氏雙目中珠淚滾動着，向郝大爺萬福道：「昨夜要不是老人家仗義，賤妾名節難保，既然他又回來，正好面當老人家和諸芳隣把話說個清楚，妾夫在外未歸，一切還要請老人家代爲作主。」

郝大爺道：「這是老朽義不容辭的事。」

他接着怒目注視着君文，喝道：「章君文，走！」

君文從秦氏口中，業已聽出事出有因，不理會郝大爺，對秦氏道：「嫂嫂，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這樣怨恨小弟？」

秦氏頭一低，根本不理睬君文。

年輕人究竟是血氣方剛，忍不住話，左隣的牟大川怒哼出聲道：「你小子裝得可眞像，自己作的事，沒隔半天就忘得一乾二淨麼？」

君文詫然道：「牟兄請直說一切可好？」

牟大川道：「有甚麼不好，你當我會給你留臉，你昨夜收賬回家，已是三更，也許是多灌了點黃水，原形畢露，老章順沉睡了，沒聽見你打門，是章嫂子冒着雨親自去開，不料你狠子野心，竟存萬惡淫心，大門全沒關好，就抱住章嫂子不放，老章順和我們四隣，被章嫂子狂呼聲驚醒，全趕了過來，你已把章嫂子按倒走廊上，撕落了章嫂子的衣衫，是郝大爺一脚踢開你，我家裡的把章嫂子扶回房，你趁空跑了，想不到你天一亮竟膽大包天，又回……」

君文叫起「撞天屈」來，說出昨夜天雨，宿於柳家，直到今早才趕回城中，要是大家不信，好在柳家布莊不遠，派個人去一問就能證明。

這番話楞了大伙兒，包括秦氏、章順和郝大爺，郝大爺是見過大風浪的人，想了想就吩咐他的下人，騎快馬去柳家布莊查證君文的話，郝大爺說，如果是實，大家該向君文道歉請罪，是假，他要活劈了章君文。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人還沒有動身，柳家布莊的掌櫃柳成業來了，君文大喜，才待上前請柳成業作證，郝大爺上前攔住道：「你不能開口，我會問明一切。」

君文沒作賊，自然不心虛，老章順和柳成業認識，上前請教來意，柳成業掏出一張紋銀三千兩的銀票，說道是秉成存在他櫃上的本利錢，要過年了，他店裡已經在二十六那天歇了年，直到昨天還沒有見秉成去收這筆賬，今天是三十，他趁進城的便，把這筆錢帶了過來。

這話已經對不上君文所說的話了，君文自然着急，才待開口，郝大爺已向柳成業道：「柳掌櫃，章家二爺昨天不是去過寶號收過賬了

嗎？二爺回來還說，天雨，又太夜了，就打擾了掌櫃的住在寶莊一夜……」

柳成業搖着頭詫異道：「沒這個事，三千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我怎麼敢弄錯，再說如果二爺眞收過賬，一定有敝號的銀票……」

君文在旁忍不住直斥柳成業謊言欺人，說柳家給他的是三千兩現銀。

一談到現銀，郝大爺笑了，三千兩是一百八十七斤半，笑問君文能不能拿得動。

君文實說是以金價折合計算的，於是郝大爺耐着心細查君文所收銀兩，結果連君文全沒了話說，內中短少正正三千兩，君文流下淚來，哭訴着說可以問問柳家的下人，查證昨夜事，柳成業笑說他的下人於二十六歇年時就已散去，於是君文百口莫辯了，坐實了他昨夜的罪行了！

君文的臉色已經變作蠟黃，他盯着柳成業，苦笑着，只說了句「柳掌櫃你好狠的心」，却換來牟大川劈頭蓋臉的一拳，把君文打得躺在地上，鼻口噴血。

柳成業作出愕然之色，向郝大爺請教所以，然後長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的，這就難怪二爺要怪老朽心狠了，老朽若早知內情這等事尷尬，會破例說謊承認二爺昨夜是住到寒舍的，如今事已至此，以老朽看，我等外姓人家，實不能管到人家兄弟頭上，更不能私刑暴打二爺，如任二爺自去，所謂羞耻之心人皆有之，給二爺悔罪的機會，等大爺回來，他們手足重合，相信大爺他會有明確的辦法。」

這是幾句有道理的話，秦氏也贊成，君文一言不發，端正的將賬册、銀票、黃金放置地上，轉身整頓了一下衣衫，任泥水如雨般洒落，寂寂無助的走了。

* * *

「推算下來，時間差不多了，人證也算齊全啦，大妹，再下令調軍遣將吧！」

「這可是大哥你說的，恕小妹放肆了，大哥你去柳家布莊，伙計掌櫃要一窩抓，不能跑丟了一個，然後，將人押到此處，再去接應二哥去。」

「一句話，我就等妳派好了老二的差使就走。」

「二哥能請到崔老前輩大駕光臨，又是在年底下，更由『濟南府』出具證件，已是大功一件，何況又找到了『章守仁』的屍體，使元兇無所遁形，不過今夜仍要多費些心力，和路通路爺及于爺率領的幹捕們，必須將城內外及各田莊隱藏的十名極惡狂徒，全面生擒，初更就動手，二鼓一定要竟功。那個錢琪也不能漏網，是現成的人證，二哥可有把握？」

「放心，我敢保證，包不誤事。」

「好，就煩路爺于爺，辛苦吧！」

「大姑娘，妳就叫我路通好不？我怎敢當妳這路爺兩個字，我和于盟兄，這就去了……」

「路大哥，人手夠嗎？」

「很夠了，這次爲了要事後公開案情，我請到京中一家鏢局和三位退休的老輩英雄，那羣萬惡的鼠輩，一個也跑不了！」

「好，咱們大家是正三更在章秉成的家門口會面，到時候要路大哥驚動四隣，衆目公證一切呢！」

「姑娘放心，三更會。」

走了，該走的全都走了，一共三十四名武林頂尖高手和公門幹捕，他們無不心服心怡的神機妙算，也無不恍然一件件震驚天下的奇案，已將現出曙光。

* * *

傍晚的時候，遠行濟南的章秉成回來了。

他沒見到兄弟君文，誠摯的追問。

郝大爺聞聲來訪，很詳細的說出一切經過，秉成頭搖成貨郎那手中的鼓，迭聲說他不能相信，他一再向郝大爺道謝，却也一再的埋怨，更直斥他妻子秦氏太不懂事，以兄弟平日的爲人，怎會突然會這般無行，四隣時已雲集，聽秉成這樣說，皆認爲秉成友愛可敬，更顯出君文的卑賤無耻。

秉成問明君文含羞而去後，頻頻頓足，拜煩四隣看他薄面四出找尋，他說他深知君文的爲人，必有內情，如今被人誤解，蒙羞含耻而去，就許作出看不開的事來，如果有甚麼萬一，他不僅愧對君文，更無面目以見九泉下的伯父伯母。

郝大爺等深被感動，吩咐下人去各處找尋君文。

初更了，四隣仍然沒有找到君文，秉成突然想起，說君文蒙冤而無解說下，很可能去了祖塋，計算一下，城門可能今夜不關，(大年夜初一，城門通宵開放以利便百姓出入)還約得郝大爺及五七隣居，乘馬馳向城外章氏祖塋上去。

* * *

正初更，君文直挺挺跪在乃父墳前，他從一早來到，就這樣的跪着，淚已流乾，心已死去，他雖然心淨如月，但世上人太惡濁，莫須有都能逼死岳武穆，何況他章君文！

一條黑影，又一條黑影，接連出現在君文身後，他毫無所覺。

兩條黑影當然是兩名夜行人，他們毫不避忌君文，併肩一處說着

話。

一個身材高些先開口道：「怎麼樣？」

身材矮的道：「大哥算無遺策，這小子從一大早就這樣的跪着，現在還沒有動過。」

「我不是問這個，是問四外怎麼樣？」

「怎樣？雖然是鬼居地，却連鬼影子都沒有一個，更不用說人了！」

「那就好了，正初更了，大哥那兒要按計劃動了，咱們也該下手了！」

「好！你動手，我把風！」

「怎麼，是心軟還是手軟？」

「說實話，我兩樣都軟了，從一大早就看他這樣子，鐵人也會心軟的！」

「哼！」高身材的道：「這話要叫大哥聽到，不揭你的皮才怪啦！」

「大哥沒在嘛，反正伺候這樣主兒，也用不了兩個人，何況我站了一整天，也眞累了，你就幫幫忙吧！」

矮小的這個夜行人，說完話已飄身出去三丈，在替同伴把風。

高身材的夜行人走向君文，邊走邊道：「章君文，起來吧！你的好日子到了！」

君文也許是「哀莫大於心死」，也許是早已哭斷了魂，竟沒聽到身後話聲，所以仍是直跪不動。

高身材的夜行人一聲獰笑道：「怎麼，還想賴着多活片刻呀！」

說話間，這人已經走上了幾步，自身畔腰間抽出半條痲繩，又髒又舊，誰若看到也會立刻認定這是拋棄在墳地裡的東西，這些惡徒眞是樣樣想得週到，連條繩子今早就準備好來路了。

這人雙手執繩，向君文奔去，這十分明顯，他們要勒死君文，然後屍懸大樹上，作出君文羞愧自盡的樣子。

繩子已套到章君文頸間，這人猛地雙手提力勒緊，那知竟沒勒動分毫！

一愕之下重又提力，仍是一動不動。

這人不是普通人，頓知有變，猛地一脚踢向君文後背，君文突然動了，先是一聲冷笑，身形突地一轉，右手閃電遞出，正點在這人腰上，這人半聲痛號，就只有圓睜着驚恐的大眼，一動也不動了！

身材矮的夜行人突聞同伴痛號，疾撲而到，目光瞥處，神色頓變，面前人竟不是章君文，再不猶豫飛身而退。

他退得不慢，怎奈人家更快，他還沒能雙足落地再起，人家已等在地上，所以他沒叫人家多費事，吭的一聲摔倒地上，也一動不動的了。

這位僞冒君文的人，向另一角落暗處招手，眞的君文出現了，這人一手抓起一名地上的惡徒，和君文步出祖塋了，在祖塋後牆黑影裡，早備好一輛馬車，這人趕車，人質和君文躲在車中，向城內而去。

章秉成和郝大爺等人到了章家祖塋，四下找不到章君文的影子，別人沒留心，章秉成那臉上的顏色一變再變，雙目中也射出詭詐的光芒，他借口非找到君文不可，謝過衆人，一個人向祖塋暗處走去。

郝大爺正要和四隣回去，突然聽到叱斥聲，奔向聲音來處，看到一場奇景。

章秉成身前丈外，站着一個人，五十來歲，稍有點兒胖，冷冷地看看章秉成道：「你到這個時候才想起要一逃了之，豈不太晚？」

郝大爺奇怪章秉成竟沒答話，反而是閃身後退飛縱而逃，他現在有些明白，章家大爺是有一身高過自己多多的武功的武林人。

章秉成沒能快過這位稍胖的老人，又被他攔住了。

這次章秉成拚了命，紅芒閃吐，雙袖中「雀舌」飛出，盤舞刺削三十二招如一式般斬向胖老人。

胖老人一聲哈哈，不退反進欺入了雀舌紅影之中，僅祇一閃，紅影消失，章秉成魂飛魄散，頓足而起，胖老人揚手閃出紅芒，那本是章秉成的雀舌，如今成了他自己的追魂鬼，直釘入右小腿中，利鋒沒入不餘分毫，他狂號着自半空墜下，被胖老人提於手中，胖老人笑向郝大爺說了聲：「請速回府，三更時會。」接着人影微移，飄然無踪。

有兩個人，在城內無人的南牆根廢園中。打了個只聽到風聲，只覺得砂滾土揚而見不到人影！

突然內中一厲出聲，接着是一聲冷笑，是拚却生死的一招殺手，各出絕學，「金龍剪」對「無名刀」，那「剪」是雙掌，那「刀」也是雙掌，四掌迎實，內中之一悲號出聲，人在半空，僅說出一句「徐家無名刀」，就狂噴着血箭摔落地上，挺也不挺，動也不動，死了，死的是費騰天，另一人輕輕落地時，才看出面目，正是徐心毅，他爲章家三十八口命，劉婆子二十六個冤魂，雪報了仇恨，只可惜沒能從費騰天口中，追問出那「老魔」的下落。

事態明白了，于奎、路通出面，十一兇徒費騰天當場格殺，假扮宋朝將軍的也沒躲過生擒，柳成業正是其中之一，有章守仁的屍體，錢琪供出內情，包括先殺章家滿門而後焚宅的事實。

（全文完）

濫書生

民間俠情短篇故事／陌路人·文　可飛·圖

忠奸義膽傳密詔　爲友爲情殉國難

這是北宋靖康年間的一段故事。

一個放盪不羈的太學生故事。

雖然北宋靖康時，京都汴梁已到兵臨城下的局面了，可是在城牆裡面，依然是燈紅酒綠，笙歌達旦，比南宋遷都臨安時的「錯把杭州作汴州」精神，尤爲可悲。

當時汴梁城裡，有很多書寓，專供富商巨賈豪門權貴遊耍取樂，每家都由一個艷名四播的女子號召，情形介乎於酒家妓院之間，故事從其中一家紅綾書寓談起。

紅綾書寓在汴梁不是最有名的，也不是最大的，不過有兩三個姑娘而已，最紅的一個就是紅綾了。

紅綾不是書寓行裡最美的，但是看來十分動人，然而她性情乖僻，不知得罪了多少乘與而來的客人，遂使她成爲汴梁知名的冷美人。

華燈初上，別家書寓早已車馬盈門，紅綾書寓因爲有一個「冷美人」紅綾，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

姨娘前後走着看一看，無可奈何的嘆息着，她想去勸紅綾，吃這碗飯是不易的，對客人總要隨和些兒，不能全依着客人，可也不能老是給客人冷臉子看。

可是，她一踏進紅綾的房門，這個念頭兒就打消了一半，紅綾正手托香腮，斜倚在窗台兒上，一雙水汪汪的杏眼兒，隔着窗縫兒向外痴望着。

她似乎在等甚麼，又似乎一片空虛。

姨娘走近紅綾身邊，右手輕輕搭在紅綾肩上。

紅綾壓根兒像是沒感覺似的，仍是那樣痴痴的沒動。

姨娘輕聲央求似的道：「紅綾，妳這兩天是怎麼啦？別老是這樣痴痴呆呆的，白天秦家大爺來，妳也是這樣，鬧得人家好沒興緻的走啦。」

紅綾連看也沒有看姨娘一眼。

姨娘也看出多說也沒用，搭着紅綾肩上的手無力的垂了下來，嘆息着道：「唉！妳這樣下去，我們紅綾書寓恐怕沒有一個客人來啦。」

紅綾冷冷的道：「不來最好，都死光。」

突然，門口响起朗笑聲道：「叫誰不來，死光啊？」

紅綾聽到這說話聲，兩眼立即掉下了淚珠。

姨娘臉色一沉，却又強行打起笑容道：「我的姑奶奶，這可好啦，賈公子來啦！」

門口走進這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長得不算英俊，但在眉宇間有一種爽朗的豪氣。

他站在進門處，微笑的瞧着紅

綾。

紅綾突然轉過臉，生氣的道：「誰叫你來的？」

那青年含笑道：「太學裡的恩師要我來的。」

紅綾賭氣的白了青年一眼，冷冷的背過臉去。

青年走近紅綾身邊，低聲的道：「這可是眞的啊。」

紅綾掏出手絹，指着腮邊的淚痕，道：「哼！誰聽你的鬼話，前天走的時候，說太學裡的恩師要你自行檢點，今兒又說是太學裡的恩師要你來的，難道你那太學裡的恩師是個瘋子！一會兒這樣，一會兒又那樣的。」

青年道：「妳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紅綾道：「甚麼原因？你說。」

姨娘陪着笑道：「姑娘，妳就是要讓賈公子說，也得讓人家坐着說呀！總不能讓人家老是站着吧？」

紅綾沒好氣的道：「誰不讓他坐來？」

姨娘向青年道：「賈公子，您坐，我去倒茶。」

青年一把拉着姨娘，伸手摸出一錠銀子，道：「欲麻煩妳辦幾樣下酒的菜，我給紅綾賠個不是，喝幾盃！」

姨娘看見銀子，笑得眉飛色舞，合不攏嘴的道：「拿甚麼銀子呢，祇要你吩咐，自家廚房幾樣現成的菜，又算得了甚麼。」說這話時，姨娘早把銀子裝進最貼身的內衣口袋裡。

紅綾白了姨娘一眼，道：「妳就快去辦妥了吧！」

姨娘笑着邊往外走，邊道：「我知道你們兩個這回兒都嫌我多話，我這就去弄菜來，你們兩個好好的說話，別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把人家都急死了。」

姨娘跨出屋門，青年往紅綾身邊偎坐着，扳着她的香肩，嘴湊到她耳邊，低聲道：「又哭甚麼？」

紅綾賭氣道：「問你！」

青年道：「問我甚麼？」

紅綾扭扭身子是要掙脫青年的手，却不料於無意有意中偎到青年懷裡，如泣如訴的道：「你前天走的時候騙人家，說是今夜不再來。」

青年道：「那不是騙妳的。」

紅綾詫異的回過頭，見青年說這話，臉上可沒半點虛妄的神情。

青年淡然一笑道：「妳不信？」

紅綾也露出了笑容，道：「叫我怎麼信，你現在就在這裡啊。」

青年道：「恩師把我革退了。」

他說這話時，雖然盡力保持平靜，却也可以看得出，在他內心的深處，還是有着一種頹然的傷感。

紅綾難過的悄聲道：「是爲了我嗎？」

青年道：「不！不是爲了妳，而是爲了我涉足書寓，他們認爲對於一個太學生來說，未免太放蕩不羈，不知自愛了。」

紅綾又掉下眼淚道：「那還不是我害了你嗎？」

青年用自己潔白的衣袖，揩抹着紅綾的眼淚，輕聲安慰道：「快別這樣說，這樣我們不是可以自自由由的在一起了嗎？我賈勇還是賈勇，妳紅綾還是紅綾，難道妳在乎我掉了那『太學生』三個字嗎？」

紅綾哽咽着說不出話來，激動的倒到賈勇懷裡去。

* * *

在紅綾的房間裡，賈勇在獨自飲酒。

紅綾站在不遠處，輕唱着蘇軾的一闋浪淘沙。

在她珠圓玉潤的歌聲裡，此刻總是隱着一層哀傷。

賈勇欣賞着紅綾的歌，獨自飲着酒，雖然他仍是那樣開朗豪興，可是在他的心裡總也有一層哀傷。

紅綾一曲唱完，回到賈勇身邊。

賈勇輕鼓着掌連讚道：「好！好！好！」

紅綾嬌嗔的依在他身邊，道：「那裡有這麼多好？」

賈勇輕擁紅綾的纖腰，道：「是有這麼多好啊！」

紅綾道：「眞的？」

賈勇道：「詞好，曲好，人唱得更妙。」

紅綾緋紅滿面，嬌痴道：「人家說不過你，我敬你一杯酒吧！」

賈勇按着紅綾端杯的手，道：「咱們不鬧那俗套，還是隨着性子喝吧！」

這時，姨娘走到門外，輕聲咳嗽着。

紅綾知趣的坐正身子，揚聲道：「姨娘，有甚麼事，進來說吧！」

姨娘掀起門簾兒走進屋來，衝着賈勇歉然的一笑，道：「賈公子，有人來找你。」

賈勇詫異的一怔道：「找我？誰找我？」

姨娘道：「姓秦的。」

賈勇狂喜的舉杯一飲而盡，道：「啊！是秦仔，他是我太學裡的好朋友，快請。」

姨娘應聲道：「是。」

退出紅綾的屋間。

頃刻間引進一位雄糾糾，氣昂昂的青年。

賈勇和秦仔相見，頗有久別重逢的感覺。

賈勇離座先與秦仔引見紅綾，便一手扯着秦仔一手端酒，道：「你我兄弟是太學武學生中最要好

的，自我革出太學之後，祇有你敢來這是非之地看我，足見你我友誼之厚，來，乾三杯！」

秦仔慨然的道：「何不三杯作一次飲？」

紅綾見機，立刻要姨娘更杯加酒。

他二人喝過一陣酒，賈勇道：「你到這紅綾書寓來，不怕學監查到，把你也革出太學？」

秦仔放下酒杯，道：「我不怕，我就要離開汴梁了，特意來跟你辭行的。」

賈勇詫異道：「辭行？要去那裡？」

秦仔道：「相州。」

賈勇問道：「有事？」

秦仔默默的點着頭。

賈勇悄聲道：「甚麼事？」

秦仔欲言又止，頻頻的把眼睛瞟向紅綾。

賈勇知道秦仔有些顧忌，起身到屋門口張望一下，回到屋裡，手拉着紅綾對秦仔道：「紅綾是我的紅粉知己，有話祇管說，不必顧忌甚麼。」

紅綾倒知情識趣的站了起來，道：「我去厨房裡看看，再弄幾個菜，給秦公子下酒。」

賈勇一把按着紅綾，「妳不必避諱。」

秦仔經賈勇這麼一說，也看出紅綾不同其他一般風塵中人，歉然的道：「紅綾姑娘，請勿見怪，因爲這件事十分重大，不同等閒。」

紅綾嫣然一笑道：「秦公子放心，我雖然淪落風塵，却還不是長舌婦。」

賈勇舉杯飲盡，道：「你祇管說。」

秦仔道：「前一陣子我們太學生屢次上書朝廷，竭力主戰，都被張邦昌那羣奸臣阻擱，不得上達。試看今日金兵大軍圍城，而朝廷和戰不決，舉棋不定，這眞是死亡無地的了。」

賈勇道：「所以我雖然敬重你們忠君愛國的表現，却不願跟着你們白吶喊，寧願在這裡聽紅綾低吟一曲，一壺薄酒，自尋歡樂。」

秦仔道：「我知道，不實際的事，你是不做的。」

賈勇舉杯道：「說得好。」

秦仔道：「今天倒有一件如鋒見血的事，可惜你就是不被革退，也輪不着你。」

賈勇淡然一笑，道：「這我知道，我這個『濫書生』的雅號，和你忠君愛國的精神，同樣是太學裡無人不知的。」

他說這話，看來並不計較，其實心底裡難免有一種被人輕視的感覺。

兩人同時乾了一杯。

紅綾又爲他們斟上酒。

秦仔慨然的道：「嗨！其實我這忠君報國，空有一片心，毫無成就，你這『濫書生』也是外表濫而內裡不濫，不知多少人內裡濫得不堪一提，外表却還錦綉無比，這眞是天下第一不公平的事。」

賈勇欣慰的道：「你眞是我的好朋友。」

秦仔道：「我說出這件事，你不要插手。」

賈勇狂笑一陣，道：「我賈勇被革出太學，『濫書生』之名已狼藉不堪，焉能奪你的功名前程。」

秦仔道：「這不是功名前程，而是賣命的事。」

紅綾嫣然一笑，道：「我敬兩位公子一杯，我拜托你們兩位直接了當的說吧，別老在舌頭上繞彎了。」

紅綾笑盈盈的先乾了一杯，他二人也跟着乾杯。

賈勇道：「秦兄，你就快說吧，別急壞了紅綾，那可就對不起我了。」

秦仔道：「事情是這樣的，朝廷決定接受主戰的意見罷唐格，任何卓爲相，不過外困於金兵，內制於張邦昌、王時雍等奸臣，如果外無援兵，實也不能有所作爲。」

賈勇道：「你到相州去就是找宗澤大人，搬請援兵嗎？」

秦仔道：「你猜對了一半。」

賈勇朗笑道：「莫非召康王進京？」

秦仔道：「不瞞你說，朝廷下密旨給康王，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即刻率兵進援汴京。」

賈勇興奮的道：「早該如此。」

秦仔道：「有個難處，外面金兵圍困，內裡奸臣阻撓，這密詔送到康王手裡也不太易。」

賈勇舉杯道：「我要爲你道賀，這件大事突然落在你的身上。」

秦仔飲盡一杯道：「所以我來向你請教。」

賈勇慨然道：「要我陪你去一趟嗎？」

秦仔道：「我早說過，你不得插手。」

賈勇略一沉思，道：「依我看，偷出金營並非難事，倒是對王時雍手下的『虎爪』，你得加意提防。」

秦仔一怔道：「你是說『虎爪窪』石浪雪手下的人嗎？」

賈勇默然的點點頭。

秦仔道：「王時雍對這件事，似乎早已有風聞，這幾天主戰激烈的太學生，多有不見了的，我來的時候，身後已看到有人盯着。」

賈勇默然良久，道：「你打算什麼時候走？」

秦仔道：「今晚。」

賈勇道：「虎爪石浪雪手段毒辣，武功也高，你不是他的對手，我助你一臂之力，你好脫身。」

秦仔道：「多謝仗義。」

賈勇道：「說謝字，就不是朋友，今晚月出之前，你到鐵塔去找我。」

＊　＊　＊

秦仔走了。

兩人默然的偎着，靜靜的享受甜美的一刻。

許久，許久……

賈勇悄聲的道：「我回來後妳嫁給我，可答應？」

紅綾含着淚點頭，她知道他這話是打心裡深處發出來的。

賈勇道：「我走了，妳要快樂，答應我。」

她依然含着淚的點頭，她知道這話也是打心底裡發出來的。

再也沒有說話……

他們就那樣默默的依偎着。

＊　＊　＊

凋零的深秋，汴梁城裡整日飛揚着風沙。

紅日西沉時，除了那些燈紅酒綠的迷醉地方，整個城市已進入黑暗、沉寂。

秦仔從太學出來，沿着黑暗的街邊走，在他身後不遠處閃動着幾條黑影，緊緊的盯着他。

鐵塔矗立在黑暗裡，伴着蕭條的森林，也顯得異常的肅殺。

秋風颯颯，悲涼感人。

距離鐵塔不遠處，秦仔緊走了幾步進入了塔內。

盯着他的六、七條黑影，立即「沙沙沙！」一陣移動分佈在鐵塔四週。

他們實在想不通，秦仔黑夜到這荒涼的鐵塔來是何用意。

頃刻之間，在鐵塔的第二層上，出現了秦仔的人影。

他朝塔下打量了一眼，陡然飄身而下。

盯着他的人，一聲胡哨，亮出兵刃圍逼。

可是，秦仔並未停身，脚在地面一點，掠身而起，越過那幾條神秘的黑影，直向茫茫的森林飛奔，快得如閃動的影子。

黑影中有人喝道：「快追！」

在黑暗中，落葉枯枝一片雜亂的聲響，刹時間鐵塔又歸於沉寂。

那幾條黑影早已追逐到望不見的遠處。

這幾條黑影追過迂迴漫長的一段路，正在抖擻精神緊逼，突然前面人影停住了脚步。

六、七條人影「刷」的圍在四周。

其中一個喝道：「哼，怎麼不跑啦！」

黑暗中那人淡然一笑，從容的道：「到這裡就正好，多一步嫌不遠，少一步還嫌太近。」

他們聽了這說話的聲音，已自詫異的彼此觀望着，待仔細一看，不覺驚訝的道：「啊！你不是『濫書生』賈勇嗎？」

賈勇道：「正是。」

其中一個挺刀相逼，道：「秦仔呢？」

賈勇道：「他出城去了。」

一個頭目模樣的中年人，向另外三個人把手一揮，道：「你們三個快去追秦仔，我們把這個傢伙收拾了，馬上趕來，路上留個印兒。」

三個人應聲道：「是。」

飛身向斜處飛出。

當他們落身時，賈勇手執薄刀，早已截在他們面前，冷笑一聲道：「慢點走，也許他們收拾不了我，還得你們三個人幫個忙呢！」

這三人一看，賈勇一個人落單了，竟還敢欺上來，一聲吼叫，拔出兵刃向賈勇合擊。

賈勇不但沒有走避，反而擠身衝入這三人脅下，這倒使三人大出意外，正愕然間，祇見賈勇刀光一閃，人已躍出數十步之外。

落地回身朗聲道：「啊，還眞行，有一個沒死。」

三個人木然的站着，接着兩個人倒下去。

剩下的那一個撫着受傷的左肋，道：「師兄，小心點兒，看不出這個沒出色的小子還是個硬點兒，好快的出手啊！」

賈勇冷然的大聲道：「過獎了！」

話聲未落，人已飄到那受傷的人眼前，那受傷的人忍着傷痛，「刷！」的一刀，向賈勇兜頭蓋面劈下，賈勇側身，左手輕輕在對方刀背上一按，對方身子跟着他的力量往前一栽，賈勇躍身而起，凌空「刷！」的一刀，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削在地上。

那四個人見那三人都已慘死，雖然對賈勇恨之入骨，却不敢十分緊逼。

他們圍着賈勇，遙遙的對峙着。

許久，其中一個道：「哼！賈勇，你記着，大爺們要去追秦仔，這筆賬暫時跟你記着。」

四個人打個眼色，如風般的急轉而去。

走不過五十步，突然發現賈勇又截在他們前面，他還是那樣若無其事，臉上帶着意態從容的微笑，但那種微笑使他們四個人看了，每個人的心都直發涼。

其中有一個憤怒的道：「你是當眞要和我們虎爪窪作對？」

賈勇泰然的道：「不敢，我只

是生平不喜歡欠賬，你們要怎麼辦，就來吧！」

這四個人傻住了，至少他們知道一點，縱然動起手來，四個人雖不致全死在賈勇手裡，但是，要想把賈勇放倒再走，却不是三招兩式的事。

其中一個聲勢緩和些許，道：「我們不怎麼樣，咱們各走各的路，這總可以了吧？」

賈勇冷峻的一陣冷笑，却沒說話。

四個人見賈勇雖未曾說話，而神態大異，各執手中兵刃，作成聯手合擊的架勢。

賈勇道：「誰也走不了，知道秦仔去汴梁的人，都要死在這裡。」

突然，他的身形像閃電似的晃動着，當「這裡」兩個字的話音尚未落時，已有兩個人倒在地下。

剩下兩個人見勢不妙，喝道：「走！」

分頭向兩邊跑。

賈勇毫不猶豫，掠上趕在一個人身後，那人覺得身後有人，反手一刀，賈勇閃身伸手揑着他的手腕，反手一撩，把那個人自關元以上，劃開了一條通天血口，登時倒地身亡。

賈勇伸手撿起那人落在地上的刀，轉身向飛逃的最後一人擲去。

那人感到腦後風緊，閃身回手一劍，把賈勇飛來的刀擊落在地上，可是，當他要起身飛掠時，賈勇却已一陣旋風迫近身後。

那人回手一刀，賈勇輕輕架住，乘隙一掌遞進那人胸前，那人晃動雙肩，拔身而起。

賈勇乘勢彈起一腿，掃着那人的京骨，斜刺裡甩了出去，足有數十步之遠。

賈勇正要飄身進襲，却聽得「啊！」的一聲慘叫，那人不再動彈了。

賈勇走近去看時，原來那人倒身落地時，恰巧跌在一根乾樹橛子上，弄了個透心紅。

賈勇上前翻起他的衣衫，正露出一個白色的虎爪印——那正是虎爪窪手下的標誌。

＊　＊　＊

秦仔借賈勇之助，偷出汴梁城，乘黑摸出金營。

走到老河壩下，方慶幸無事，突然一陣急速的馬蹄聲，兩名巡邏的金兵已到面前，騎在馬上手執長矛，厲聲喝道：「幹什麼的？」

秦仔沉着的道：「汴梁城裡出來的。」

兩個金兵同時驚愕的道：「啊？」

秦仔從容的接口道：「奉張邦昌大人的差遣，送書信給粘罕將軍，書信在此。」

兩個金兵彼此打量着，見秦仔手上果然拿着一封書信，不疑有他，其中一個道：「粘罕將軍大營紮在南薰門外，你怎出北門來的？」

說着俯身來接書信。

秦仔雙手遞上書信，當那金兵伸手接信時，他突然扣着那金兵的脈門，順手一帶，食中指併力在金兵致命的中府大穴一點。

金兵悶哼一聲，跌下馬來，氣絕身亡。

另一名金兵見變化突然，持長矛全力向秦仔刺去，秦仔撇下那已死的金兵．回手一撈，操着那金兵的矛尖，用力一扯，把金兵拖下馬，倒過矛桿，向金兵擲去。

一聲慘叫，金兵倒地身亡，原來秦仔這一矛桿，正擲在金兵天窗下，打得昏死過去。

秦仔奪過一匹馬，躍身而上，揚鞭疾馳而去。

天，還沒大亮。

秦仔偷出汴梁城，潛過金營，人急馬快，一路塵飛烟滾，恨不得即刻趕到相州。

因爲，不到相州請援兵，成敗未定。

「虎爪」石浪雪如見他手下已死，也可料出此事八成，未必肯就這樣罷手，任由秦仔逃走。

再說湯陰之南，尚駐有一股金兵，要想順利的過去，也不是容易的事。

秦仔飛馬趕過牛屯寨，太陽已西斜，從上馬以來，祇在黃河渡口上吃過二個硬饅頭，到這候，肚子也有些餓了。

他不想吃東西，却不斷回頭的打量着，有無追兵。

突然在遠處樹梢兒上，騰起一股黃塵，接着便看見一匹快馬，飛似的追來。

秦仔暗道：「不好。」

策馬急走。

那追來的馬，却比他更快，刹時已到了近處。

秦仔倉皇的回望着，突然，他勒住了馬。

那馬於急奔中停下來，不住的揚蹄踏着，鼻孔裡噴出粗濃的兩道白霧。

追來的馬，刹那已到跟前。

秦仔佛然的望着來人，道：「賈兄，我們說好，你不能插手這件事，何以食言？」

賈勇泰然的一笑，道：「秦兄，你是知道的，小弟乃相州湯陰人，在京裡既遭太學革退，呆在京裡也無益，這趟是回家，祇不過跟你同路，總不致見怪吧？」

秦仔道：「不，我身懷密詔，危險重重，你在鐵塔助我一臂之力，已見得你我相交之深，如再在路

上累及你，我不但對不起你，更對不起紅綾了。」

賈勇從容道：「那麼如今我們已走在一條路上，你看該怎麼辦？」

秦仔道：「咱們各走各的路，我事畢之後，到湯陰去找你，如何？」

賈勇淡然一笑，這時身後遠處，天色暗淡，恰似夕陽將要西沉的模樣兒。

西邊的太陽，却還未曾落。

賈勇從容的下了馬，坐在路邊一塊石上，意態自若的道：「你先走吧！我歇一歇，咱們話可說定，你事情辦完，一定要到舍下來盤桓幾日，也許還要跟你一道進京呢！」

說到這裡，他笑着道：「你知道，我放不下紅綾。」

秦仔沒下馬，他高興的道：「一定。」

兩腿夾緊馬腹，揚鞭叱喝，一路望着沙店而走，剎那間已消逝在遠處。

賈勇獨自坐在一塊大石上，他看着秦仔，見秦仔走遠了，消逝了，他的臉露出了笑容。

奔騰澎湃的馬蹄聲傳來，十來匹馬，趕到賈勇身前，方才遠處天色暗淡，正是這一隊狂奔揚起的虎士。

十來條騎在馬上的壯漢，一式的皂衣薄靴，飄起衣襟上綴着一個巴掌大的白色虎爪印，一望而知是虎爪窪來的——石浪雪的手下。

賈勇靜坐着，不作理會。

爲首的那人到了賈勇面前，勒住了馬，道：「喂，有沒有看到一個青年騎馬過去。」

賈勇道：「有。」

那人道：「可是往北去的？」

賈勇道：「是，往北去的，他叫秦仔。」

那人驚詫道：「你是誰？」

賈勇道：「賈勇，在汴梁人家叫我『濫書生』的就是。」

爲首的那人吆喝一聲，十來條壯漢，風旋電轉的團團圍在賈勇四週。

賈勇笑一笑站起身來，道：「諸位，這是幹甚麼？」

爲首的人道：「秦仔在鐵塔公園殺死我們虎爪窪幾個兄弟，逃出汴梁城，你若不是被太學革退了，我們倒懷疑你和秦仔是同路的。」

賈勇淡然一笑，道：「這你們可誤會大了，實際上，在鐵塔公園殺死你們那幾個兄弟的，不是秦仔。」

其中一個追問道：「是誰？」

賈勇道：「是我。」

他說這話，神情十分的正經，不由他們不信。

爲首那人驚楞的道：「當眞？」

賈勇道：「這是錯不了的。」

爲首那人冷笑，道：「哼！我不相信，如果是你殺死的，你逃跑還恐不及，那裡還會坐在這裡等死？」

賈勇道：「我可不是等死，我在這裡等人的。」

那人問道：「等誰？」

賈勇道：「等你們。」

那人驚訝道：「等我們？」

賈勇道：「是，凡是追襲秦仔的，不管是誰，我都要他們死。」

他們正驚訝於賈勇說話的狂傲，突然，賈勇左手一揚，飛出一把黑沙，黑沙帶着一陣尖銳的厲風，向他們打去。

爲首的那人急聲喝道：「當心！」

却已有四五人被擊中要害，倒地身亡。

爲首那人見賈勇出手厲害，乘他揮手之際，飄身而起，身似急鷹，劍如長虹，點刺賈勇暴露的期門大穴。

賈勇斜退數步，避過這兇險的一劍，突然感到身後有勁風縷縷，襲近背脊。

賈勇旋身把薄刀一撩，格開襲來的兵刃，脚尖一點，人却借勢向後飄出十數步。

他剛落地，尚未站穩身形，已感到背後冷森森，陡然一驚，輕輕拔身而起，雙手向後一甩，但聽得連聲慘叫，賈勇落在斜處十數步之外，回身望時，已有兩三條壯漢，捲曲的倒在地上。

剩下三、四人面露畏懼之色，雖然遙遙的虛張聲勢，却不敢當眞的逼近動手。

賈勇疾走幾步，伸手攏着馬韁。

那三、四人却已乘勢圍逼在四周近處，兵鋒相對，取聯手合擊的姿態，各站一角。

賈勇淡然的一笑，道：「你們不讓我走？」

其中一人道：「哼！沒有這麼便宜。」

賈勇道：「其實我倒覺得留着你們是無大妨礙的，要不然，別說你們不放我，就是我，也不會放過你們，說吧，你們想怎麼樣？」

爲首一人道：「要你償命！」

賈勇冷冷一笑：「不難，賈勇不過是個『濫書生』，命又能值幾何？要，儘管拿去吧！」

爲首的那人直氣得暴跳如雷的喝道：「少張狂，看刀！」

說話時人如一陣旋風，已逼近賈勇身前，橫裡一刀，掃進賈勇中腰，賈勇收腹將身微撤。

那人一刀掃空，順勢吐掌，襲擊賈勇氣海穴，賈勇見那人出手陰

辣，微閃身軀，撩起一刀，向那人手腕削去，那人迅速的收住吐出的掌勢，暗道一聲：「好險。」

却不防賈勇在收勢之下，突然飛出一記飛腿，掃着那人的脚踝，登時顧上沒顧下摔了一個四脚朝天，那人方待爬起，賈勇已抬脚踏着他的胸口。

刀鋒向下一沉，劃破了那人的咽喉。

沒有慘叫，沒有太多的血，但那人却死了。

剩下的三個人見頭目已死，心裡固然已是有幾分畏懼，但却也壓抑不住湧上心頭的仇恨與憤怒。

一個虬髯的矮胖漢子憤聲喝道：「你殺死我們師兄，休想逃走！」

賈勇含笑道：「你這可是說笑話了，我在這兒站得好好的，你瞧，那裡有逃走的樣子！」

另一個道：「諒你也走不了。」

話聲未落，人已逼到賈勇脅下。

賈勇見這人攻勢潑辣，伸手要搭那人的肩井，那人把身子一斜，涼森森的劍鋒，已迅速的遞到賈勇脅下。

賈勇刀勢微沉，撥開那的劍，身子向前微攏，已與那人肌膚相接，就勢暗吐掌，祇聽得「啊！」的一聲慘叫，那人跌出十餘步外。

臉黃得似蠟。鮮血從口中流了出來。

剩下兩人彼此覷望了一眼，直嚇得心膽俱裂，魂飛天外。

賈勇道：「來吧，不然，我可不能久候。」

其中一人道：「好，咱們後會有期。」

兩人撤腿向坐騎處飛奔而去。

賈勇冷笑一聲：「慢走！」

一陣飛沙，在揚手之間，跟着他兩人逸去的身勢進襲，他兩人聽得身後怪異之聲，可惜，賈勇這種暗器——既非鏢，也非刀，祇是一種鋒利的飛沙，伸手可抓不着的。

他兩人臉上立刻變成蜂巢，悽厲的慘叫着倒在地上，扭曲的滾動着。

賈勇飛身上了馬，朝秦仔的方向而去。

他不再去過問那兩人的死活，因爲，至少他們對於秦仔來說，是毫無阻礙的能力了。

* * *

秦仔雖然拒絕了賈勇的義氣相助，但是，他賈勇所給予他的友情，覺得這一生中，不可再得的。

蠟丸密詔懷在他的身上，越是走近相州，他越是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在不停的加重。

湯陰就要到了，遠遠的已看到湯陰城的影子，可是，他沒有忘記，在這湯陰一帶金人屯有重兵，要走過這一個險惡的地帶，才能達到相州。

城南七、八里的地方，有一處黑松林，走出松林，便是一座高起的拱橋，橫在悠悠的河流之上。

秦仔到達松林前勒馬停步，朝那座險惡的松林打量一眼，這片密茂的森林，彷彿隱藏着無限危機，但是，他又不能不走。

他手摸着腰間的利劍，雙腿一夾，放馬闖進了黑松林。

太陽剛偏西，要是來得及的話，也許在日落之前，他就可以趕到相州了。

秦仔懷着忐忑的心情，穿過黑松林，他的兩眼不停的向四處打量，眞是要耳聽八方的細心留意着動靜，却沒見到一個人影，甚至連一聲馬叫也沒聽到——也許是自己馬行甚急，蹄聲忒響了。

秦仔無暇細想，馬已奔出了黑松林，也就在他無暇細想時，那馬已如飛似的奔上了拱橋。

可是，那馬突然間揚起前蹄，在橋中間停住了。

秦仔驚慌失措，幾乎跌下馬鞍。

刀劍森森，鎧甲鮮明，一隊金兵站在橋下，中間一個將軍模樣的金人，和一位身穿青色長衫的漢人——他的長衫襟下綴着一個鮮明的白色虎爪印。

秦仔勒馬想轉回去。

橋下竄出一隊金兵，已斷了後路。

他木然的坐在馬上，正無計可施，那漢人却冷然的道：「把密詔交出來。」

秦仔毫不思考，道：「你是誰？」

那人把袍襟上的虎爪印輕輕用手一拉，道：「石浪雪。」

秦仔驚愕的「啊！」一聲。

石浪雪冷然的道：「你要是自信可以走過這座橋，不妨下來試試，不過我勸你還是交出密詔的好，因爲，你已到了絕路上，朝廷也到了絕路上，金人就要立張丞相爲王，主理中原。」

秦仔道：「休要妄想！」

雙脚輕輕一蹬，人已離鞍飄起，像一支離絃的箭，雙手揮劍向石浪雪猛刺。

劍鋒近身時，石浪雪將身微側，出手在秦仔的背上輕輕一點，秦仔收勢不住，直衝出十數步之外，當他站穩身子時，却已被金兵層層圍住。

再回首看石浪雪，他壓根兒坐在那兒連動也沒動一下，這時，却氣定神閒，泰然自若的道：「放開他，讓他自己把密詔交出來。」

金兵解了對秦仔的包圍。

秦仔怒目逼視着石浪雪，道：

「你妄想！」

石浪雪微笑道：「難道你還相信你能走得了嗎？」

秦仔冷然的道：「也許我走不了，但是你不會從我手裡得到密詔的。」

石浪雪一陣冷笑。

又一陣冷笑，徐徐的站起了身，道：「我會，我要把你剁成一塊一塊，也要找出密詔藏在那裡。」

他左手一揚，青色衣衫脫手而出，陡然變成恐怖的青色閃電，向秦仔飛襲而到，風聲嘶哮，彷彿夾雜萬般風雨，緊緊的罩着秦仔。

秦仔方要閃開，突然感到關元上大穴一陣酸麻，待他清醒時，已受制在石浪雪控制之下。

這時，他才想起賈勇的忠告，石浪雪的武功果然比自己高明得多了。

石浪雪冷笑道：「還要逞强嗎？」

秦仔傲然不加理會。

石浪雪一陣冷笑，道：「那密詔左右不過在你的身上，還能跑到那裡去！搜！」

左右正要動手，突然，松林裡一聲朗笑聲，震徹大地，驚得大夥兒齊向松林望去，祇見一騎快馬，已穿林而到了橋下。

秦仔驚呼道：「賈兄，你快走。」

賈勇却慨然的道：「不，我不連累你。」

轉向石浪雪道：「太學革退我，不過是個障眼法，使你們不注意我，然後以秦仔僞作遞送密詔的人，誘開你們，我好直去相州，不過，我和秦仔乃是生死之交，不忍連累他，要密詔你儘管找我。」

石浪雪脚尖微點，飄身越過拱橋，道：「你們兩個，一個也走不了。」

不料就在他飄上拱橋時，賈勇策馬近河，掠身而起，如燕子點水般的幾個縱掠已到秦仔身旁，輕輕在他背上一拍，道：「快走。」

秦仔猶自不肯的道：「不……」

可是，下邊的話尚未說出來，已被賈勇托着腰眼兒，向斜裡一送，登時凌空飛起，落在數十步停馬處，倒驚得那一匹雄健的蒙古馬，一陣陣的仰首嘶叫。

金兵紛紛向秦仔圍逼過去。

秦仔在張慌中回顧着賈勇。

賈勇喝道：「君命事大，快走啊！」

秦仔飛身上馬，往荒野處狂奔而走。

數名金兵上馬急追。

賈勇掠身偷襲，揚手一陣飛沙，幾名金兵翻身跌落馬下。

石浪雪返身到河北岸，正要驅馬追趕秦仔——因爲，他知道密詔在秦仔身上，而不在賈勇身上。

賈勇橫刀攔着石浪雪的去路，道：「嗨！你別想走就走，還得跟我商量商量呢！」

石浪雪飄身掠過，袍袖一甩，捲起一陣疾厲的勁風，把賈勇逼得登登登的連退了數步，道：「我沒時間跟你嚕囌！」

賈勇站住了身子，石浪雪已上了馬。

他望着秦仔留下的烟塵，心裡泛起了一陣滿足的喜悅，他吸了一口氣，奮身又阻着石浪雪的去路，道：「不跟我商量好，你走不了。」

石浪雪望着秦仔漸去漸遠，心裡十分着急，揚手喝聲：「閃開！」

三支連環飛劍，向賈勇射去。

賈勇閃身避過，石浪雪却乘機策馬衝了過去。

賈勇心裡一陣焦急，反手撤出一把飛沙，沒打着石浪雪，却擊中了石浪雪的馬，登時倒了下來，石浪雪危急中飄身離鞍，落在賈勇身前不遠處。

賈勇已看出石浪雪雙眼冒出憤怒的火，可是，他仍然從容的道：「我早說過，你不跟我商量商量好，你是走不了的，是吧！」

石浪雪悶聲不語，陡然吐掌襲向賈勇的心胸。

賈勇將身微閃，石浪雪揮起左掌，風聲呼嘯的向賈勇掃過去，賈勇閃避不及，直躍出十數步外。

可是，當他起來時，胸膛裡一陣悶熱，「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石浪雪却站在他面前，冷冷的逼視着他。

他想吸氣掙扎着揮刀出手，他連這個意念尚未確定，就見前面數十個掌影，朝他週身各處要穴印來。他要迴避時却已然被石浪雪凌空提起，直摔出數十步外。

他的胸膛幾乎要爆炸了。

他的眼睛裡，晃動着許多人影，却分不出是誰。

他正在吸氣定神，突然，重重的一掌印在他的心臟上——他仰身倒下，已不知自己翻滾了多少次。

他想掙扎起來再捱石浪雪兩掌，好讓秦仔遠去，可是，他再掙扎不起來了，他的頭彷彿脹大了數十倍，裡面却是空空洞洞的。

他耳邊聽見石浪雪的聲音道：「快追！」

又聽一個人道：「把那傢伙結束了吧！」

石浪雪道：「他活不成了，別躭誤正事。」

賈勇想掙扎起阻止，可是，他又支撐不起沉重的身體，甚至他看不見眼前的一切，祇聽到雜亂無章狂急的馬蹄聲，接踵而去。

他悲哀沉慟的臥倒在河畔，那

遠去的馬蹄聲，彷彿踩在他的心上。

漸漸的馬蹄聲在他耳邊遠遠隱去。

大地也黑暗下來了。

他的生命似乎也接近了終點了，他絕望的等待生命的終結，却又顯得那麼漫長。

這時，遠處響起了馬蹄的聲音，漸漸向賈勇倒卧着的地方接近，賈勇已沒有心情再去管他是誰，反正他快要死了。

那馬到了跟前，停住了。

從下馬的動作他知道，顯然是那人吃了一驚才下馬的。

接着他聽一個熟悉的聲音，呼喚道：「賈勇，賈勇！」

賈勇努力的睁大了眼睛，天啊，這人竟然是秦仔。

賈勇强打精神問道：「密詔呢？」

秦仔忍着悲慟道：「送到啦！」

賈勇不能自信的道：「眞的嗎？那有這麼快？」

秦仔道：「午夜都已過了，我是來接應你的。」

賈勇悽然一笑，道：「我是不用接應了，要是你回汴梁時見着紅綾時，告訴她一句話……」

秦仔忍不住心酸道：「你說吧！」

賈勇喘息一陣，眼淚從他的眼眶中流到面頰上，又沾濕了秦仔擁着他的手，夜涼如水，賈勇的淚水却是熱的，他斷斷續續的道：「我……不……愛她。」

秦仔流淚的狂哭道：「賈勇，賈勇！」

再無人回答他。

賈勇的頭無力垂在秦仔的懷裡。

秦仔悲傷的抬起頭，頭頂上正有一顆流星，飛逝到遙遠的天邊去。

（完）

劍嘯江湖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身懷寶籙藏岩中　追兵趕至勢洶湧



上文提要：小高得孟小月的協助，在客棧不被方振遠發現，而且藏入衣櫃中，得窺方振遠的一舉一動，他果然是一個奸詐之人，拆看過鏢貨的秘密，被托鏢的人派陳豪來殺他，陳豪不愼被他支使去驗鏢貨，小高好奇，想知道鏢貨秘密，決意拯救方振遠，他將陳豪殺掉，贈小高十萬兩想支使他離開自己，小高不依，一定要知道鏢貨秘密……

方振遠苦笑了一下，道：「我方某人自恃智計過人，一向思慮週詳，想不到竟然落得這個下場，當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小高未再理他，放下金刀，打開了油綢子布包。

那是一個絹册抄本，絹是新絹，墨香猶存，顯然是手抄不久之物。小高凝目望去，只見上面寫道：張三丰批註「三清寶籙正卷」。

「果然是三清寶籙，」小高輕吁一口氣，道：「你偸抄了人家托運之物？」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不錯，我秘密的找了一位敎書先生，抄了這個副本，和原本一模一樣，一字不錯，只是比原本更爲清楚一些。」

小高目光一閃，道：「想必你已經殺了那位手抄這本寶籙的敎書先生了？」

方振遠道：「我讓他服下一種毒酒，在不知不覺中死去，他死得毫無痛苦……」

小高怒叱道：「不管你用的什麼方法，但他還是死了。唉！你是江湖上人人稱道的英雄，却如此心狠手辣！」

方振遠道：「他同意的，我給了他五千兩銀子，安頓他的家小，他這一生中的束脩，也賺不到我給他的一半數字。」

小高道：「一個人的生命，豈是可以用銀錢計算的？」

方振遠道：「有些人一生潦倒，他希望能爲他最親近的人謀些福利。我沒有强迫他，只是告訴他手抄一個秘本，但事後必須自絕而死……」

小高接道：「眞有這樣的人嗎？」

方振遠道：「是眞的，不信你可以去查証，五千兩的代價，也是他自己開的，其實，我還價一半他也會答應，但我全額照付。他拿了五千兩銀子之後，安頓好家小再來見我，完成了抄本之後，自服毒酒而亡。」

小高黯然一嘆，道：「百無一用是書生，難道眞是如此嗎？」

方振遠道：「讀書人如是出身貧寒，除入選科士，作官之外，大都是開館謀生，但束脩微薄，生活大都清苦得很……」

小高接道：「這三清寶籙究竟是一本什麼書？竟然如此的神秘，連你方總鏢頭也爲它甘願亡命天涯。還有這麼多人爲爭取它，不惜造成殺劫？」

方振遠呆呆地望著小高道：「你不知道這本三清寶籙的價値？」

小高搖搖頭，道：「不知道。」

方振遠道：「那就難怪了，這本書是三百年前，三位玄門奇人記

載下他們的絕世武功，因爲三人合著，故稱三清寶籙。這本書在三百年後，落在了武當祖師張三丰的手中，又經他批註說明，更爲實用。上面除記述武功之外，還有丹道妙方，是一本武學寶典。」

小高哦了一聲，接道：「那張三丰即是武當開山祖師，這本書本就該爲武當所有，爲什麼會流落江湖？」

方振遠道：「張三丰批註三清寶籙，花了他三年的時間。完成之後，才發覺這本書霸道、詭異、專走捷徑，助人速成武學，一旦傳揚於江湖之上，只怕造成毒害，對武當門下弟子，也是有害無益……」

小高接道：「那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要十年成就的武功，別起異端，可能一年有成，人人投機取巧，豈不亂了武當門規？」

小高噢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方振遠道：「據聞傳言，張三丰本想把這本書毀去，但終是捨不得毀掉三位前輩奇人的心血，留在武當終將成爲禍害，乃携書遠走，離開了武當，遠走南荒，聽說他後來求証仙道，坐化在一座秘洞中，至於這本書如何流傳下來，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小高道：「那黃衣老人是不是武當門下弟子？」

「不是。」方振遠肯定地說：「武當門規森嚴，怎會有美女相隨？那黃衣老人不知是何來路！」

小高接道：「以你見識之廣，難道也不知道那黃衣老人的來路嗎？」

方振遠道：「江湖有一個傳言，說南荒大山之中有一座寒雲宮，高在雲天交接之處，終年雲封霧鎖，宮中之人，武功精絕，可抗罡風……」

小高接道：「寒雲宮和這寶籙也有關係嗎？」

「這就不清楚了。張三丰的生死，是武林中一大秘密。有人說他已經肉體成仙，也有說仙道無憑，張三丰已經坐化。反正，這件事已經無法求証。」

小高沉吟了一陣，道：「練武並非壞事，這上面既是記述了絕世武功，看看何妨？」

方振遠道：「壞在它求得武功的方式，手段詭異，可能已淪入魔道。」

小高道：「你瞧過沒有？」

「瞧過……」方振遠道：「我不擇手段，甘棄親友，就是被上面記述所迷。小高，老實說，你只要瞧下去，絕對是無法擺脫。」

小高道：「當眞是不能看嗎？」

方振遠道：「在下全心設計取得這本寶籙，準備找一處隱蔽的地方練習，記憶中，只記得其中一個『奪功大法』，就可以証明這本書的詭奇了。」

「你說說看。」

方振遠道：「以掌觸，便可以把別人的內功，引入己身，爲己所用……」

小高吃了一驚，道：「有這種事？」

方振遠道：「所以，一代武學宗師張三丰爲了它離開武當，遠走天涯。」

小高皺皺眉頭，展開看去，只見上面寫著：

第一篇：拳掌精要十二訣。

小高笑一笑，道：「方總鏢頭，這第一篇拳掌精要十二訣，應該是正宗的武功吧？」

方振遠苦笑了一下，道：「在下瞧過一遍，只可惜記憶已經不甚清楚了。不過，不是記述正宗的拳法，而是一種殺人的訣竅。」

小高皺皺眉頭，很用心看了下去，一口氣把拳掌十二訣看完。

他讀書不算太多，但因書上記載的都和武功有關，所以他能完全瞭解，而且，小高有一種特別的能力，那就是記憶力好，只要他看過的東西，都能夠深記在腦海裏而不忘。

合上絹册，小高忍不住嘆了口氣。

方振遠冷然一笑，道：「你年紀輕，閱歷不足，這一部份拳掌精要包羅很廣，你能不能看懂？」

小高點點頭，道：「兩個月之前，我也許看不明白，現在，我看得懂了。」

方振遠道：「你能看懂？」

「當然，還有小部份不能瞭解，不過，花上幾日工夫學習，瞭解它也非太難。」

方振遠訝然說道：「怎麼？你全都看懂了？」

小高苦笑一下，道：「拳掌精要十二訣，行文雖不深奧，但含意却博大精奇，必須得花費一些時間去思索才行。」

方振遠點點頭，道：「對！我已經看了無數遍，口訣差不多都可以背下來了，但經歷數月的苦苦思索，瞭解的也不過十之一二，不自覺中被吸引了，所以，才決定遁跡深山，找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靜靜地去思索上面的記載。我準備花上五年的時間，把這本寶籙上的記載，好好想個透徹……」

小高接道：「要五年之久嗎？」

方振遠道：「五年之期是最好的打算，其實，就算花上十年、二十年也是値得的。」

小高道：「方總鏢頭的意思是，想學會這上面記述的武功？」

「對！這大概就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了。」

小高道：「練成了這上面記述的武功，會不會天下無敵？」

方振遠微微一笑，道：「大概會吧！這三清寶籙自武當張三豐之後，可是第一次在中原出現。」

小高道：「方總鏢頭的江湖見聞，果然是廣博得很。」

方振遠微微一怔，道：「對！天下獨一無二之物，才稱得上無價之寶，如今已有兩本三清寶籙，這……」

小高接道：「如果他們高興，也可以找個教學先生，抄上數十份相同的絹册流傳江湖，那時，這三清寶籙，就一文不值了。」

方振遠道：「利令智昏，我方振遠向來以思慮周密自豪，想不到竟然留下一個大漏洞……」

突然一陣步履之聲傳了過來。

方振遠道：「有人來了，快把寶籙收起來……」

他身上穴道被點，躺在地上不能行動，任人宰割，但聞警的反應竟是先想到寶籙之上，可見這寶籙在他心中的份量了。

也許是他失聲而叫，聲音大了一些，那人竟聞聲疾掠而至，青帕攏髮，青色勁裝，竟是蛇娘子孟小月。

小高微微一怔，道：「是妳？」

孟小月苦笑一下，道：「兄弟，找得我好苦啊！」

突然發覺了三清寶籙，不禁一呆，道：「三清寶籙……」

「是啊！想不到世上竟然會眞有那麼一本書啊！」

孟小月緩緩伸出手去，接過寶籙，道：「眞的，眞的，竟然眞會有這麼本書？」

方振遠道：「小高，快殺了我，毀了三清寶籙……」

孟小月看了小高一眼，道：「兄弟，這方總鏢頭爲什麼要毀了寶籙，一心求死？」

小高道：「這本寶籙是副本……」

孟小月道：「三清寶籙只有一本，怎會有正本副本之別？」

小高道：「方總鏢頭僱人抄了一個副本，正本已交給託付他運送的主人……」

孟小月接道：「那人是誰？」

小高道：「方總鏢頭，你既然早存了吞下寶籙遁入深山的打算，爲什麼又抄下這個副本呢？」

方振遠嘆息一聲，道：「我想吞下寶籙，又不願把九江鏢局創出的聲譽毀於一旦，才把正本交付貨主。想不到，他們手段惡毒無比，竟然要殺我滅口。」

小高道：「他們如果知道你抄了一個副本，不知要如何對付你？」

孟小月道：「我明白方總鏢頭的打算了。」

方振遠冷笑一聲，道：「說說看，我有什麼打算？」

孟小月道：「你抄下一個副本，把正本交給貨主，並未存心逃走。計謀得逞，你仍然會回到九江鏢局做你的總鏢頭，小妹猜得可對？」

小高道：「對！他身帶巨款，只是爲了萬一有變時，作爲逃走的打算。」

孟小月道：「一舉兩得，方總鏢頭的算盤打得如意，却忽略了一件事。」

方振遠道：「方某人這瞞天過海之計自忖天衣無縫，鬧到目下這局面，方某人實在是運氣太壞了。」

小高沉吟了一陣，道：「方總鏢頭，我想這不完全是運氣壞，只怕人家在交付你運送之前，早已有了週密的安排，暗中在監視你的舉動。」

孟小月嫣然一笑，道：「對！如果這件事情眞的隱密，火雲頭陀、雷方雨和我們三大毒人，又怎會中途攔截？」

小高接道：「慢一點，大姐，驟看起來，事情千頭萬緒，但如仔細的想一想，把諸般事情連接起來，也許能理出個頭緒出來，只不知方總鏢頭是否願意眞誠合作？」

方振遠道：「我也很希望望瞭解眞相。」

「那就好！」小高突然出手，拍活了方振遠被點的穴道。

孟小月冷笑一聲，道：「希望方兄別再心存二意。」

方振遠道：「現在，我想瞭解眞相之心，只怕比二位强了。」

小高道：「方總鏢頭受何人所託，運送此物？」

方振遠道：「韓七絕。」

小高微微一呆，道：「五大名人之首。」

「不錯，如是一般人，方某也不會在濟南等候近月，把東西交給他們了。」

孟小月點點頭，道：「韓七絕不是早已退隱江湖，不知所終了嗎？」

「事實上，他還活在世上，埋名隱姓，也許就和這册三清寶籙有關？」

小高道：「就在下所知，他息隱江湖，有好多年了……」

方振遠道：「他已經在這江湖上消失了十五年。」

小高道：「如此之久的時光，他如擁有這三清寶籙，早該把上面記述的武功學會了，爲什麼這三清寶籙會在九江出現？」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這就是全局中最難解開的秘密……」

「是不是韓七絕親自找你？」

方振遠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小高苦笑一下，道：「是不是你心中存有成見？」

孟小月道：「難道你不認識韓七絕？」

「自然認識，不過，江湖上的易容手法變化多端，唯妙唯肖，何況武林中很多人追尋他，都找不出他的下落，那說明他易容潛踪之術十分高明。」

小高道：「那你又怎知他是韓七絕？」

「他手中執著韓七絕當年縱横江湖時的追魂令，而且，又出了很高的價錢，在下就只好接下了。」

孟小月道：「那時，你是否已知道託保的是什麼東西？」

「還不知道。他們出極高的價錢，只帶了一個小箱要我送到濟南。天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好奇之心油然而生，終於在一個深靜之夜，悄悄的打開了那個小箱子，赫然是三清寶籙，這才萌生盜取之心，抄了一個副本。」

小高道：「噢！那很多假的箱子，也是韓七絕的設計了？」

「不！那是方某的設計。」

小高目光轉向孟小月的臉上，道：「你們是受何人指使要脅，參與此事的，大姐？」

孟小月道：「就是那黃衣老者。」

「大姐，那黃衣老人來自何處？」

孟小月道：「我們雖然爲他們效命過，却不知對方姓名，也不知他們來自何處。」

方振遠道：「雷方雨、火雲頭陀和你們三大毒人，都是江湖上很難招惹的人，那黃衣老人怎麼使你們就範的？」

「他對付每個人的方法不同，我們是被他用一種怪異的武功手法控制，不過，他很講信用，到了約定的時間，寶籙雖未找到，但却依約放了我們。」

方振遠冷哼一聲，道：「韓七絕不顧道義，不講行規，我依約送到了託運之物，仍要置我於死地。」

孟小月淡淡一笑，道：「你沒有眞正的見到韓七絕，並不能肯定是韓七絕在暗中作幕後的指使人，我發覺那是個龐大的組合……」

方振遠已慢慢地冷靜下來，緩緩說道：「韓七絕表面上退出江湖，暗中却在秘密的建立一股龐大的勢力，一定有一個追求的目的。如果，那個人不是韓七絕，只是假借他的名字，這個人又是誰呢？」

孟小月嘆口氣，道：「我們三大毒人，一向在江湖上獨來獨往，沒有太大的野心，也不大關心江湖大勢變化。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捲入了江湖爭奪權勢的大漩渦中……」

方振遠道：「人在江湖，很難擺脫名利權勢的糾結。」

孟小月回顧了小高一眼，小高却瞪着眼睛，望着遠處，好像正在想着什麼，而且想得十分入神。

這時刻，方振遠若要出手暗算小高，實是輕而易舉，但他沒有出手。

因爲，蛇娘子孟小月就在身側，不管出手一擊是否成功，必會引起蛇娘子强烈的反擊，這女人不好惹，方振遠沒有把握能夠取勝。

但最重要的是，方振遠的心情忽然間有了很大的改變。三清寶籙已然不是江湖上獨有之物，它的價值減低了不少，這上面記述的奇異武功，自己可以練成，韓七絕也可以練成。

另一個使得方振遠大惑不解的是，像蛇娘子這樣的人，怎會對這蓋世奇書，似全不放在心上，毫無奪取的意思？

只聽小高道：「那黃衣老人怎的會知曉三清寶籙的事？」

方振遠呆了一呆，道：「對！而且劫奪寶籙的方法也十分奇怪，以他武功之高，對付九江鏢局只不過舉手之勞，但他却不肯自己出手，曲折迂迴，花了很大的工夫逼使雷方雨、火雲頭陀等人出手搶奪，這豈不是棄近就遠？天下怎會有如此笨拙之人！孟姑娘身歷其境，看法如何？」

孟小月沉吟了一陣，道：「他年紀雖大，好像對江湖上的事務懂得不多，他對付我們的方法，驟看之下，似是早經設計，但事後想來，却又覺得可笑得很。」

方振遠道：「這件事，似都和三清寶籙有關，只不過這中間還有很多疑點，無法溝通，一旦把它串連起來之後……」

只聽幾聲厲喝傳了過來。

蛇娘子孟小月臉色一變，道：「小高，快！把書帶上，咱們走！」

小高收起三清寶籙，望望方振遠，有些歉咎地說道：「你……」

方振遠道：「方某也想通了，有些事不是人力所能左右，你不用感到抱歉，如非你救了我，在下只怕屍骨早寒了。」

又聽兩聲厲喝傳了過來。

小高道：「大姐，好像是蠍子的聲音。」

孟小月道：「那夜離開你之後，就被蠍子、蜈蚣絆住，等我抽出工夫趕去，你和方振遠正好離去。但蠍子、蜈蚣又及時趕到了，因此

我無法招呼你們，好不容易才擺脫他們，想不到又被他們找上了……」

方振遠道：「他們好像正在和人動手？」

孟小月道：「不錯，除了我和蠍子、蜈蚣追入這裏之外，還有不少武林人物，也進入山中……」

方振遠大感緊張地接道：「都是些什麼人？姑娘久在江湖上走動，應該認識不少人吧？」

孟小月道：「可是，偏偏這一批人，我一個也不認識。」

方振遠更緊張，道：「一個也不認識？」

孟小月道：「他們分成多批，不像是一夥的……」

語聲一頓，接道：「好像有一劍千峯董百葯！」

方振遠嘆息一聲，道：「雷方雨呢？」

孟小月道：「我沒有留心，總之，有很多批人，小高，咱們快走吧！」

小高突搖搖頭，道：「大姐，也許蠍子、蜈蚣遇上了勁敵，咱們總不能一走了之。」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我聽得出來，蠍子、蜈蚣打得十分吃力，不過，我相信他們有脫身的本領，不用替他們擔心。」

方振遠道：「也許這一批入山的人，是韓七絕派來追我的人，不知兩位願不願與在下同行？」

孟小月冷冷說道：「方總鏢頭身上已無三清寶籙，還有什麼好怕的？」

方振遠道：「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副本，他們追入山中，也只是要殺我滅口罷了，既然兩位無意讓在下同行，在下這就告別了。」

轉身行了兩步，突然又回過身子，取出一張銀票放在地上，道：「小高，你救我之命，這張銀票聊表心意，你帶上用吧！」

孟小月目光一轉，發覺那張銀票竟有十萬兩銀子之多，不禁一呆，道：「好大的數字！方兄可眞是百萬富豪啊！一出手就十萬兩。」

方振遠笑一笑，道：「在下想通了，錢財不過是身外之物，多亦無用，方某預感到生離此地的機會不大。」

小高嘆口氣，道：「方總鏢頭，何不留下來，大家走在一起也有個照應。」

方振遠道：「只不知孟姑娘是否同意？」

孟小月道：「既然小高願與你同行，我也不便再反對了，不過，話要先說明白，你若再有暗算小高的行動，到時候，可別怪我翻臉取命，出手無情了。」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我方某一生工於心計，無往不利，在江湖上也混得一些英名，今日落拓至此……」

孟小月接道：「是不是運氣太壞了？」

「不……」方振遠道：「高處不勝寒，成就越高的人，越是容易遇上高手。這幾年九江鏢局的鏢貨甚少被劫，但一旦遇上了變故，對方必是高手。年前方某人爲追失鏢，和人打了三個時辰之久，我雖然以子母斷魂刀一刀取勝，但也中他一劍，養息三個月才得復元，這件事江湖上雖未傳揚，但方某却已瞭解，這點成就實在算不了什麼。」

小高道：「所以，方總鏢頭一旦發覺了三清寶籙之後，就怦然心動，想習得一身上乘武功。」

方振遠道：「命不由人，方某費盡心機，竟然一事無成。」

但聞周蜈蚣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好！勾魂掌果然厲害，老夫也賞他們一記奪命脚吧！」

蛇娘子低聲道：「小高，蠍子、蜈蚣已然重傷强敵，不用見他們了。」

既然兩人已經脫險，見與不見已經無關緊要了，小高點點頭。

方振遠道：「咱們先藏起來吧！」

當下先走到一叢密密的葛藤之下。

這一片葛藤由四十餘丈高的山壁間垂下來，有如一幅丈寬的翠簾，藤葉糾結，十分濃密，藤後有很多突岩，藏身其中，要想發現也難。

三人悄然爬上三丈多高，居高臨下，微撥葛藤，即可見谷口景物。

三人也不過剛剛藏好，蠍子、蜈蚣已然行入谷口，四下張望了一陣，郭蠍子嘆了口氣，道：「看來，她是有意逃避咱們了。」

周蜈蚣道：「是啊！她本來不喜歡你，你却窮追不捨，她只好逃了。」

郭蠍子怒道：「哼！我瞧她是爲了討厭你，才到處逃避的。」

周蜈蚣嘆口氣，道：「說不定，她對咱們兩個都不喜歡，才不願跟咱們走在一處。」

郭蠍子道：「那倒未必，再見到她時，咱們應該問個明白。」

周蜈蚣傾聽了一陣，道：「有人來了，眞不知哪來這麼多的混小子，寃魂纏鬼一般，對咱們窮追不捨？」

郭蠍子道：「咱們手下留情，他們還以爲咱們怕了他們，再要追來，老夫要大開殺戒了。」

小高心中忖道：「這兩人惡名素著，聽口氣倒非嗜殺之人。」

周蜈蚣道：「只怕人家未必就

是追咱們的，剛才已經糊裡糊塗打了一架，再要動手，一定要先問個明白才成。」

郭蠍子道：「這一點老夫同意。」

說話之間，三條人影已然疾奔而至。

當先一人，長衫佩劍，黑髯垂胸，正是形意門主一劍千峯董百葯。

緊隨董百葯身後的是董百葯門下首座弟子郭寒，和步步生蓮董素蘭。

郭蠍子、周蜈蚣雖然整日的鬥口、吵架，爲了蛇娘子心中也互相不滿，但一旦遇上外人，却又能同仇敵愾，彼此合作。

周蜈蚣伸手一攔郭蠍子，道：「一劍千峯董百葯。」

董百葯道：「正是區區，蠍子、蜈蚣不但有役毒之能，而且武功也高明得很……」

周蜈蚣接道：「你怎麼知道咱們武功高强？」

董百葯微微一笑，道：「適才目睹兩位施展絕技，擊倒强敵，出手之奇，董某好生敬慕。」

郭蠍子道：「原來董門主藏在一邊，看我們和人打架。」

董百葯道：「不敢，不敢，適逢其會罷了。」

周蜈蚣道：「董門主現在找上咱門，不知有何見教？」

「誤會，誤會，董某確實入山找人，不過，和兩位無關。」

郭蠍子、周蜈蚣互相望了一眼，道：「董門主找的是什麼人？」

董百葯道：「江湖上一位大有名望的人物，九江鏢局的總鏢頭方振遠，不知兩位是否見過？但得指點董某一條明路，董某必有回報。」

周蜈蚣搖頭笑道：「咱們也在找人，不過，不是找方總鏢頭，也沒有見過他。董門主自己去碰碰運氣，咱們不奉陪了。」

孟小月心中嘆道：「這兩人對我一片癡情，實也可憐得很！」

郭寒望著兩人消失的背影，低聲道：「師父，這兩個老毒物的話，是否可信？」

董百葯道：「三大毒人之中，蛇娘子最擅心機，不可輕信。這蠍子、蜈蚣雖非笨人，但却有幾分渾氣，一直被那條小毒蛇玩弄於股掌之上。看兩人倒不似說謊，大概他們在追尋那條小毒蛇吧。」

郭寒道：「師父，江湖上的傳說，三大毒人一向是役毒取敵，但看兩人剛才一番搏殺，却是以眞正的武功取勝。」

董百葯面色沉重地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剛才他們發掌出脚，確實奇厲無匹。方振遠的子母金刀，也有獨到之處，眞要遇上了，千萬小心，不可大意。」

郭寒道：「弟子受教。」

董百葯道：「走！咱們再找找看，莫要讓別人捷足先得了。」

孟小月突然附在小高的耳際，低聲道：「兄弟，大姐在江湖上的聲譽，可是不大好啊！」

小高微微一笑，道：「名流俠士，未必是正人君子，綠林匪寇却也有盜中有道。這數月來的見聞，已經把我都看糊塗了。」

這幾句話聲音稍高，方振遠也聽得十分清楚，頓覺臉上一熱。

孟小月道：「形意門的人已經去遠，咱們也該走了。」

方振遠突然說道：「此地似是一個入山的隘口，而且咱們藏身之處十分安全，何不多留一會，看看還有什麼人來？」

小高道：「對！咱們要隱蔽行踪，先要瞭然敵情形勢，最好晚上再走。」

孟小月道：「方總鏢頭，董門主好像是在找你的？」

方振遠道：「不是好像，而是事實，方某相信入山而來的人，都是追殺我的，不過，孟姑娘放心，一旦撞上了，方某會和他們一決生死，決不拖累兩位就是。」

小高道：「既是三人同行，自當互相照應，方總鏢頭不用多慮。」

方振遠苦笑道：「在下言出至誠，確無拖累兩位之意。不過，最好能避過他們的追覓。」

孟小月道：「避過今天、明天，但不能永遠躲過他們的追殺呀？」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希望能有機會學得三清寶籙上一些武功，以求自保。當然，如果兩位執意不允，方某也不勉强，避過這一陣追殺之後，自當獨行遠走。」

小高道：「這三清寶籙本是方總鏢頭所有，如若咱們能找到一處清靜所在，三人同習上面的武功，不是很好嗎？」

孟小月嗤的一笑，道：「小兄弟，你雖嗜武心切，確還是一個忠厚之人。」

小高微微一怔，道：「奇怪呀！過去你一直追問這三清寶籙，現在，寶籙在此，你似是又不太關心它了？」

孟小月笑道：「對！我忽然想開了，這寶籙上的武功，恐非人人可學……」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又有兩人行入谷口。

* * *

來人一俗一僧，竟是雷方雨和火雲頭陀。

這裏地形正處在一個岔道谷口，不論任何人到了此地，似乎都要停一下，看看入山形勢。

雷方雨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師，請想想雷某的話，是否有道理？」

火雲頭陀道：「洒家已發出訊息，召請幾位師兄弟到此，和雷兄合作之事，實有礙難之處。」

雷方雨笑一笑，道：「金、木、水、火、土五行聚齊，自然是實力强大。但大師的師兄弟未到之前，大師可有把握勝過方振遠嗎？」

火雲頭陀道：「聽說他子母金刀確有過人之處，只是洒家雖還不怕，不過也沒有勝他的把握。」

雷方雨道：「方振遠狡猾得很，大師一人之力，縱然相遇，恐也無法把他制服，但如加上雷某人，那就有十成把握了。」

火雲頭陀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暫時合作，不過，洒家幾位兄弟趕到，那就立刻散伙了。」

雷方雨道：「咱們的機會不多，如若三五天內找不到方振遠，那就很難再找到他了，大師幾位師兄恐非三五日能夠趕來吧？」

火雲頭陀點點頭。

雷方雨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快些行動……」

兩人打量了一下山區形勢，竟然折向南方行去，和董百葯的去向剛好相反。

小高皺皺眉頭，道：「方總鏢頭，他們似乎都在追殺你，這是什麼原因？」

方振遠苦笑一下，道：「驅虎吞狼之計……」

小高道：「但他們怎會如此齊心合力呢？」

方振遠道：「方法很簡單，只要透露出一點消息，說我身上懷有三清寶籙，那就自然成爲大家追殺的對象了。」

小高嘆息一聲，道：「懷璧其罪，這三清寶籙如此的不吉利，竟還有這麼多人去搶奪……」

孟小月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嗜武的人怎會放過三清寶籙這樣的武學宗典……」

目光一掠方振遠，接道：「方總鏢頭閱讀過此書，那上面記述的武功算不算絕技，世無匹敵？」

方振遠道：「就方某所能瞭解的，那上面記述的武功，確都是方某人從未聞未見之學。」

孟小月目光轉注到小高臉上，嘆口氣，道：「如若咱們眞要找一個隱蔽之所，這本三清寶籙要消磨你三五年的時光了。」

小高看過拳掌十二訣之後，心中對三清寶籙確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嗜武如狂，但還保有一份純潔的心，沉吟了一陣，道：「這本三清寶籙由我們三人保護，自然也由我們三個人共同參與研究。」

孟小月笑一笑，道：「這種絕世奇學，如若沒有相當的天賦，只怕很難練習成功，像我孟小月恐怕就沒有這個天份，不知方總鏢頭認爲如何？」

方振遠道：「在下雖然笨一些，但如下些工夫，多少總還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孟小月道：「這麼說來，方總鏢頭還是念念不忘學習三清寶籙上的武功了？」

方振遠的江湖閱歷是何等的豐富，已然聽懂了孟小月的弦外之音，輕輕咳了一聲，道：「三清寶籙上記述的武功繁雜，除非天才，一個人窮畢生之力，只怕也很難盡得所學。再說三個人同時練習，一旦遇上不解之處，也好有個商量。」

孟小月道：「能者無所不能，笨的人只怕提供不了什麼幫助。」

方振遠道：「智者千慮，亦有一失。愚者豈會毫無一得，武功之道，博雜萬端，有些困難，縱然是才高八斗的人，只怕也無法解決，要借重江湖上的見聞閱歷了。」

孟小月道：「這麼說來，你方總鏢頭見聞、閱歷是很豐富了？」

方振遠道：「這一點，在下不敢妄自菲薄，如論江湖上見聞之博，在下絕不在兩位之下。」

孟小月還要反唇相譏，却被小高伸手阻止，道：「三清寶籙既然落入了我們三人之手，也是一種緣份。誰能學得多少，只有各憑悟性、智慧了。」

方振遠道：「小高說得不錯，目下處境險惡萬分，江湖同道已有不少人進入山中追尋咱們行踪，就算三人合作，力量亦是有限，如若再有爭執，那豈不是更爲脆弱，何堪强敵圍攻？」

「哼！其實只要你方總鏢頭願意自己犧牲，那就不難引開强敵……」孟小月語氣冷漠地說：「只怕你方總鏢頭沒有這個勇氣。」

方振遠淡淡一笑，道：「在下也自知沒有這份氣度，所以，從不敢自作承諾。」

小高一皺眉，道：「江湖高手雲集，方總鏢頭一人之力，如何能夠對付？」

原來，小高還未完全瞭解兩人在爭論什麼。

方振遠道：「在下倒是明白孟姑娘的意思。」

小高道：「什麼意思？」

方振遠道：「孟姑娘是希望由在下作餌，引開他們……」

小高嘆息一聲，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孟小月道：「爲什麼不可能？入山之人都知道方振遠身藏寶籙，只要他一現身，所有的人都會追他而去……」

小高接道：「入山這許多人，不會全部上當，再說消息傳出之後，四面八方合圍、兜截方總鏢頭，他逃出羅網的機會很少。」

孟小月微微一笑，道：「如若方總鏢頭眞要存心保護三清寶籙，只要選一個適當的地方自絕一死，再留書說明寶籙已然焚燒……」

方振遠接道：「入山之人，個個都是久走江湖的人，只怕他們不會相信。」

「就算不相信……」孟小月道：「但也成了一樁千古疑案，問題在你方總鏢頭是否有自絕的勇氣？」

「沒有！」方振遠很快地回答：「在下如能活得下去，絕不輕言死亡。」

小高揮揮手，阻止孟小月再說下去，道：「此時此情，咱們應該合力同心，共渡難關……」

方振遠道：「不錯，過去的恩恩怨怨，都已是昨日黃花，現在的處境，咱們是利害一致，合咱們三人之力，是可以和一門一派的人物抗拒，自保的力量應當不弱。」

孟小月道：「身處險地，你方總鏢頭也許會全心合作，只怕一旦找到了平安所在，你又會暗中謀計整我們了。」

方振遠臉一紅道：「姑娘放心，小高對我有救命之恩，在下怎會再動妄念！」

孟小月接道：「好吧！再相信你一次，不過，你再有陰謀行動，可別怪我們出手無情了。」

「當然，當然！在下和兩位患難與共，生死同命，就算日後再出江湖，亦將安危相依，禍福同當。」

小高道：「大姐，方總鏢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要再多猜疑了，小弟覺得，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先要想辦法隱起行踪，如非必要，最好別和他們照面、動手。」

孟小月看着方振遠，道：「你江湖閱歷豐富，心計最多，可有什麼高見？」

「方某同意高兄弟的看法。」

他忽然改稱高兄弟，聽得小高呆了一呆。

孟小月道：「嗯！但要如何才能避過他們的追查，何處才是安身之地呢？」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此秘密若還未洩露在江湖之上，那自然是選一深山大澤之處，人跡罕至，習練武功方便很多。但目下形勢不同，深山幽谷，反成了他們搜查的目標……」

小高接道：「對！大隱於市，找一個他們想不到的地方。」

孟小月道：「如只是逃避他們的追尋，那倒容易，隨便找個地方一躲，就夠他們找個三五年了。困難處是咱們還要練習武功，那就很難保持隱密。」

方振遠道：「寶籙上武功神奇，練起來驚世駭俗，市街鬧區，自然不便，隱居之處，既要出人意外，又要有練武的地方。」

小高沉吟了一陣，道：「這就很難找了。」

方振遠道：「在下保鏢北上時，路過開封，無意中發現了一座被查封的王公府邸，宅院深廣，蛛網積塵，只是事隔數年，那座宅院不知是否又被啓封使用？」

孟小月道：「我也想到了一個地方，不知是否適用？」

小高道：「快說出來聽聽！」

孟小月道：「洞庭湖中有一片淺灘，長滿蘆葦，縱橫十餘里，中間有一座小小的漁村，居民只不過三四戶人家，那遼闊葦林中有不少突出水面的荒涼小嶼，無人居住。三年前小妹逃避幾個人的糾纏，曾經躲在那片蘆葦林中，住了數月之久，水道曲折，葦林無際，就算明知人在林中，找起來只怕也不太容易。」

方振遠道：「四面湖水，一旦被人發覺追殺，勢必要泅水而逃，不知高兄弟的水中功夫如何？」

小高道：「慚愧！慚愧！在下只不過略通水性而已。」

方振遠目光一掠蛇娘子，道：「孟姑娘的水性定然是不錯了？」

孟小月笑一笑，道：「還可以啦！稍有基礎，學起來並非難事。」

方振遠道：「在下對此道也只是勉可泅泳，還得孟姑娘多多指點了。」

形勢逼人，方振遠開始和孟小月、小高套起交情來。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頂高帽子使得孟小月心中甚感舒暢，不覺之間，對方振遠產生了幾分好感。

小高道：「沙洲處處，蘆葦遼闊，到處可以結廬而居，又好玩又可隱蔽行踪。」

孟小月從來沒有見過小高那種神往的高興神情，頓感開心，笑一笑道：「你先別太高興，須知也有很不好玩的時候。」

「妳是說敵人追踪而至？」

孟小月道：「不是……」

「那還有什麼事情，大姐不要賣關子。」

孟小月道：「夏雨秋泛，長江洪峯，洞庭湖的湖水亦受影响。洪流過處，不但沙洲盡沒，連那高過一人的蘆葦，亦被淹入水……」

（未完・九）

上文提要：江青嵐和白玫、聶小紅闖出毒陣，挾持姜仁引路，想離開毒宮，打退截擊的人，來至廣場，見吳贊廷和冰魄夫人對搏內力，江青嵐持雄黃珠先去救蘭兒，白玫、聶小紅迎戰唐天生，白玫中毒離場調息，聶小紅和唐天生打個平手，蘭兒得雄黃珠救醒，撲出偷襲，把唐天生的手臂砍斷，聶小紅上前用「北極寒星」結果了唐天生的生命。江青嵐和三女趕往冰魄夫人的鬥場中……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橫越大漠洋　直上屠龍島

江青嵐向柳清河當頭一揖道：「小生蒙老丈慨借雄黃珠，使小生兄妹四人得免於難，大德不言報，小生惟有永銘於心而已，小生義妹一時氣憤，以致兩位令師兄濺血劍下，小生尤感不安……」

「哈哈！」

江青嵐話聲未落，劍山居士柳清河突然仰天發出一聲悲蒼長笑，聲震屋瓦，雙目精光陡射，掠過站在江青嵐身側的三位姑娘，同時搖頭道：「令義妹並沒殺錯了人，江少俠，如以私誼來說，殺的是老朽兩位師兄，但如以維護武林正義來說，大師兄、二師兄流毒天下，禍害生靈，可說死有餘辜，令義妹只是爲世人除害罷了！」

他說到這裡，又瞧着地下被白玫削斷的琅玕杖，和蘭兒斬斷的毒袍一眼，倏然歎道：「唐門四寶，當年祖師原是爲了拯救世人而製，不想傳至今日，却因毒害世人而毀，這豈非冥冥中也早有註定？」

此時冰魄夫人經過一陣調息，方才拚耗的眞氣，已全復原，起身笑道：「柳大俠深明大義，尤爲難得，今後西川唐門，爲蒼生解毒的重任，可全仗柳大俠大力了。」

柳清河道：「統率百毒，以解民厄，原是師門祖訓，老朽敢不全力以赴，還望夫人多多教誨。」

唐門子弟因掌門人慘死，正感羣龍無主，這回一瞧三師叔趕來，紛紛上前參謁。柳清河告誡了幾句話，要他們把唐天生、吳贊廷兩人遺體抬去厚殮，一面又吩咐把地上的柳瑤姬扛入屋去，暫時看管。

江青嵐忙叫蘭兒謝了柳清河慨借雄黃珠之德，一面又替白玫、聶小紅、蘭兒三人向冰魄夫人引見。蘭兒又向冰魄夫人謝過救命之恩。

冰魄夫人聽說面前的是蘭兒姑娘，並不是柳琪，更拉着蘭兒的手，不住的打量。江青嵐也笑着將當日柳琪身中絕情針，自己誤把她當作蘭兒，後來連三眼比丘沈師太和天狐遲琇兩人爲了爭徒兒女兒，還動手過招，大打一場的往事說了一遍，直聽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冰魄夫人眼看諸事已了，自己急於回雪山煉藥，就向大家告辭。

江青嵐也因遲老殘、樓一怪有東海之約，急於趕去，也就向柳清河告別。

蘭兒當日偷自逃下析城山來，就是爲了找嵐哥哥，此時誤會已釋，聽說還要趕上東海去，她天不怕，地不怕，好玩心重，心中自然高興。

聶小紅呢？她跟着大師兄到中原來，原無一定目標，江青嵐上東海去，她自然要跟着同去。三女一男，離開熊耳山，就兼程往九宮山趕去，因爲他們要會合了崔文蔚夫婦同去東海；但當他們趕到九宮山，向崔文蔚夫婦借住的那家人家一問，崔氏夫婦已在幾天之前走了。

這時天色已經傍晚，依着江青嵐之意，不如先在山上借住一宵，第二天再行上路。但白玫姑娘如今有了兩個伴兒，十分高興，急於趕上東海。一男三女，離開山村，三個小姑娘一路上咭咭格格的連笑帶跑，脚程越走越快。

江青嵐瞧她們全都稚氣未脫，搖了搖頭，也只好跟着洒開脚步，往前奔去。

＊　＊　＊

剛轉過一重山脚，驀聽前面不遠，傳來一聲陰森森悠長的沉喝：「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江青嵐心頭一動，這是千里孤行客的兩句口頭語，但和在長恨谷聽到的音調，有點不同。他略一駐足，立即和身後三人打了個手勢，低聲說道：「是千里孤行客！」

其實他不說，三個人也聽到了。白玫臉色微微一變，蘭兒輕聲問道：「千里孤行客是誰？」

江青嵐道：「就是隱居長恨谷的那個老前輩。」

說着急忙一縱身，往前面山坡上掠去。

「阿彌陀佛，檀樾隱居長恨谷，悠游林泉，與世無爭，少林寺出家之人，並無開罪檀樾之處，不知檀樾震坍經樓，取走『易筋經』，所爲何來？」

江青嵐聽得心頭又是一驚，這分明是少林寺方丈大覺大師的聲音。千里孤行客爲人正派，隱居長恨谷數十年不出，以自己觀察，少林寺盜經的，決不可能是他，那麼江湖上另出了一個千里孤行客？果然如此，此人武功也高不可測，大覺大師要是遇上了前者，倒也罷了，如果遇上那個盜經的，就難保不吃大虧。

心念轉動，正想和身後三人打個招呼，叫她們不可出聲。那知才一回頭，忽然不見了聶小紅踪影，敢情早已閃入林內，一時也並未在意，當下和蘭兒、白玫擧了個手勢，首先縱入林去，隱住身形，向外望去。

只見林外站着一人，身穿黑袍，臉蒙黑紗，瞧身形和自己在長恨谷遇上的千里孤行客一模一樣。只是在長恨谷看到的那天，記得他穿的是一襲青衫，但是衣服並不是固定的，當然隨時可換！

只聽黑袍人陰嘿一聲道：「嘿嘿！老夫風聞少林寺達摩禪師手著的『易筋經』，如何博奧精深，老夫興之所至，不過取來瞧瞧罷了，誰還稀罕這個？」

黑袍人面前，站着一個灰袍老僧，手拄禪杖，正是少林方丈大覺大師，聞言之後，雙手合十，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易筋經』乃是少林寺祖師遺留的鎮山之寶，一朝失去，老衲萬死難贖其咎，檀樾既不稀罕，還望擲還老衲，功德無量！」

黑袍人負手而立，神情極爲倨傲，他聽大覺大師說完之後，突然仰天一陣尖笑，冷冷道：「老夫翻閱了幾幀，覺得『易筋經』也不過爾爾，當時就隨手丟棄了。」

白玫聽到黑袍人這一陣尖笑，陰森已極，不由湊近江青嵐身邊，輕聲說道：「嵐哥哥，他不是我師傅，師傅的聲音不是這樣的。」

江青嵐雖和千里孤行客只見過一面，但內心對千里孤行客極爲崇敬，當然他此時也發覺眼前的黑袍人，身材雖像千里孤行客，但聲音完全不同。

可是這聲音，又似乎像在那裡聽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了！反正眼前此人，就是少林寺盜經之人，已無可置疑。

大覺大師失聲道：「檀樾此話當眞？」

黑袍人傲笑道：「老夫言出如山，幾曾騙過人來？」

大覺大師略一遲疑，無可奈何的道：「那麼檀樾可會記得丟在那裡？」

黑袍人陰笑道：「老夫遨遊名山大川，不知凡幾，那還記得起來？」

「阿彌陀佛！」大覺大師朗誦佛號，沉聲道：「檀樾此言，叫老衲如何能夠置信？」

黑袍人怒道：「信不信由你，老和尚，你待怎的？」

大覺大師心知對方武功高不可測，那敢怠慢，立即暗運功力，沉聲道：「檀樾既然不肯賜還少林鎮寺至寶，老衲身爲少林掌門，說不得只好得罪了！」

黑袍人冷笑道：「和尚，你自己估量估量，老夫手下，從無活口！」

大覺大師凜然的道：「老衲手中遺失至寶，自當由老衲親手取回，死在檀樾手下，老衲只能自怨學藝不精。」

江青嵐聽他們口氣，就要動手，心中一急，連忙拉着白玫纖手，縱身往林外飛去！

「什麼人？」

黑袍人果然恃藝傲人，明明有人在他身前飛落，他居然連身形都沒稍動，只是冷冷的問了一句。

似乎不管來人是誰，全都沒放在他眼中！

江青嵐飛身落地，向黑袍人恭恭敬敬作了一個長揖，道：「晚輩自從長恨谷一別，對老前輩景慕之

深，無時不在念中，不圖又在這裡和老前輩遇上！」

大覺大師乍覩有人飛落，心中方自一驚，一時還當來的又是黑袍人的黨羽，及等瞧清是江青嵐，方自暗喜，不料江青嵐說出這番話來，老和尚心中不禁一陣狐疑。

白玫姑娘被嵐哥哥拉着飛出，如今見他竟然把假的當眞的，也驚奇的叫了聲：「嵐哥哥……」

黑袍人身形不動，但聽了江青嵐的話，也似乎微微一怔，兩道閃鑠眼神從黑紗中隱隱射出，打量着江青嵐，口中「唔」了一聲，冷漠的道：「你找老夫，又有何事？」

他到底是老狐狸了，聽着江青嵐口氣，還能含糊問出，而且一點也不失千里孤行客身份。

江青嵐肚中暗暗好笑，但臉上並沒露出半點形色，依然恭恭敬敬的道：「當日在長恨谷，蒙老前輩垂愛，賜授八招劍法，晚輩資質愚鈍，別後這許多天依然有不少費解之處，還望老前輩成全。」

白玫這回聽出來了，粉臉上登時浮起笑容。

黑袍人似乎微微皺了皺眉，老氣橫秋的道：「老夫因你天資過人，才破例相授，待老夫打發了這個少林掌門和尚，你再練給老夫瞧瞧，是否尚有遺漏之處。」

說到這裡，揮手道：「你站開去！」

江青嵐只覺他這一輕輕揮手，帶起一陣暗勁，吹得自己和白玫兩人衣衫輕飄，心中更自驚凜。

此人舉手投足之間，居然眞氣拂拂，自己雖然練了遲老殘的「先天眞氣」，却也不可輕敵，當下微作吃驚的道：「老前輩，原來他是少林寺的掌門人？」

他裝作回頭向大覺大師瞧去，一面却暗暗遞了一個眼色！

大覺大師一代掌門，這情形那會瞧不出來，只是一時測不透江青嵐有何用意。

黑袍人已是不耐，厲聲喝道：「你還不站開去？」

他所以能對江青嵐容忍，無非見江青嵐誤認他爲千里孤行客，又聽說他在長恨谷得了千里孤行客八招劍法，心中不過想瞧瞧千里孤行客的絕藝，到底如何了得，那有眞心對江青嵐有什好感！

那知江青嵐却恍如不聞，身子依然擋在中間，急急的道：「老前輩，晚輩還有一事奉告。」

黑袍人從黑紗之中射出兩道懾人兇燄，陰陰的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江青嵐不慌不忙用手指着白玫道：「老前輩，她……」

「她？」黑袍人目光掃了白玫一眼。

江青嵐又道：「難道老前輩不認識她了？」

黑袍人冷漠的道：「這女娃兒老夫似極面熟，嘿！嘿！後生晚輩，老夫那還記得？」

「哈哈！」江青嵐突然仰天一聲敞笑，這笑聲鳴金嘎玉，聲中有物，顯示出身懷上乘內功。

黑袍人似乎微微一震，暗想：瞧不出這小子內功居然極强，但他依然聞如不聞，冷冷的道：「你笑什麼？」

江青嵐道：「小生義妹白玫，自幼由千里孤行客老前輩扶養，在長恨谷長大，老前輩如果眞是千里孤行客，豈會連她也不認識啊？」

白玫接口道：「他本來就不是咯！啊，嵐哥哥，你問問他，爲什麼要冒充師傅呢？」

大覺大師聽到這裡，不由恍然大悟，但他心中驀地一凜，江小施主和這位白姑娘，看去毫無準備，假如黑袍人惱羞成怒，突然出手……老和尚心念一轉，一掄禪杖，正待……

「好小子！」

黑袍人果然被江青嵐激怒，厲喝聲中，右手業已對準身前兩人，疾拍而出！

「大師兄……」

一聲女子的尖叫起處，倏然從林中竄出一條嬌小紅影！不！樹頂上也同時飛落一道紅光，這道紅光比那嬌小紅影還要快速，口中也洪喝道：「大師兄不可傷人！」

「蓬！」一聲震天價巨響，五丈方圓，風柱狂捲，砂飛石舞，塵土漫天！

但見一條白影，却在此時颼的凌空飛起，另一條灰影，却被震退一丈開外。

黑袍人也退出了四五步，方始站定，只有江青嵐和他身邊多出來的一個身穿火紅袍，手執烈火旗的道人，却依然站着一動不動。

白玫從半空中飄身落地，聶小紅也打林中竄出，刷的一聲，落到江青嵐身邊，流露出十分關心的問道：「嵐哥哥，你沒受傷？」

其實江青嵐在說話之時，早已暗運「先天眞氣」護住全身，黑袍人一掌出手，白玫嬌軀一晃，使出一式「龍飛九天」飛出身去，江青嵐先天眞氣也同時推出，那知正當此時，耳中聽到一聲洪喝，眼前紅光一閃，迎着掌風中撞去！

兩人出手同樣迅速，這就等於合兩人之力，和黑袍人硬對一掌！

不！該說是合三人之力。因爲大覺大師一枝精鋼禪杖，也正好使一招「羅漢擔山」往掌中挑出！

江青嵐「先天眞氣」，雖是至大至剛，無所不包，但他功力尚淺，還不足以和黑袍人的掌力相對，但

後來的那道紅光，却威力極强，何況終究合了三人之力，是以黑袍人反被震出了四五步。

江青嵐只是搖晃了幾下，退出半步，舉目瞧去，原來及時趕到的竟是離火眞人，他手持烈火旗，也臉露驚奇的望着自己，敢情他想不到這年輕人，只有數月不見，內功火候，居然精進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眞是刹那間的事，正當黑袍人被震後退，心頭無限震駭，但身子堪堪站住時，驀聽一聲嬌叱，樹林中陡然飛起一道經天長虹，寒芒驟發，銀星四射，往黑袍人當頭罩落。

這眞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澎湃，快速已極，凌厲無匹，劍光之强，令人無法睜眼。

黑袍人連瞧也沒有瞧清，一大片銀虹，森森劍氣，已湧到眼前，這一下比先前還要震驚，他無暇多看，也無暇思索，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如風，立時暴退一丈來遠。

「絲！」但任你身形再快，一襲長袍，還是被劍鋒掃過，劃開了三尺來長。站定之後，他烱烱雙目望了衆人一眼，向離火眞人喝道：「耿修元，你也與老夫爲敵？」

「嗒！」一聲輕微的金屬之聲響過，離火眞人手上那桿八尺長的風磨銅烈火旗，一下就縮入他衣袖之中，一面躬身爲禮道：「大師兄……」

黑袍人厲聲喝道：「不必多言，那小子是誰？」

江青嵐朗笑道：「小生崆峒門下江青嵐便是。」

黑袍人目露狠毒之色，冷嘿一聲，忽然向聶小紅道：「小師妹，還不跟老夫同走？」

聶小紅神色爲難，遲疑的道：「大師兄，我……我……」

她還沒有我出什麼，黑袍人已嘿嘿乾笑了兩聲，最後吐出：「隨便妳罷！」

袍袖一擧，身子倏然飛起，一閃之間，已走得無影無踪！

大覺大師一杖硬擋黑袍人掌風，被震出一丈來遠，他終究數十年修爲，內功精深，連忙運氣檢查全身，差幸還沒受傷，口中暗暗叫了聲厲害，就往大家走近，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若非江少俠即時趕到，老衲當眞不堪設想。」

他頓了一頓，又向離火眞人合十道：「這位道長，敢情就是離火眞人了？」

江青嵐趕緊替兩人介紹，同時又引見了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

大覺大師道：「老衲適才聽眞人稱呼，難道他竟是神行無影祝大俠嗎？」

離火眞人點頭道：「他正是貧道大師兄祝士愕，只不知爲了何故，忽然扮起千里孤行客來？」

說到這裡，忽然好似想起什麼，望着聶小紅，笑道：「這位聶姑娘，系出北海，和貧道大師兄同門，也許知道個中情形。」

大覺大師陡的目射奇光，逼視着聶小紅哦道：「女施主原來就是一掌震坍少林寺頭門四大天王，後來又夜闖藏經閣的紅衣姑娘！」

聶小紅臉上一紅，尷尬的道：「老師傅，當時我也不知道大師兄有事到中原來，我是跟他來玩的，後來聽江湖上傳說，九華山長恨谷，隱居着一位武功莫測高深的人，叫什麼千里孤行客，只要進入他谷中，不論你武功多高，都得被他廢去武功，丟出谷來，大師兄聽得大爲不服，就帶我一同找上九華山去！」

白玫心中啊了一聲，忙道：「原來就是嵐哥哥和蘭兒姐姐一同負傷倒在地上的那一天，我們不是還動了手嗎？」

聶小紅搖頭道：「那是第二次了，我因爲聽嵐哥哥說，要一個人獨闖長恨谷，才急着趕去的……」

話一出口，忽然發覺一時說漏了嘴，人家一個人獨闖長恨谷，干自己什麼事？要急巴巴的一路趕來？

她粉臉一熱，話聲也同時頓了一頓，但大家都急着聽她下文，神行無影祝士愕爲什麼要假扮千里孤行客？是以並沒留意她的神色，就是有人瞧到，也不會取笑打岔。

聶小紅略爲一頓，接着又道：「我和大師兄一同上長恨谷去，那已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我們到了谷口，大師兄不許我跟着同去，叫我在外面等他，我心裡自然不大願意，暗想，你不讓我進去，我不會偷偷的跟在你後面？所以等大師兄一走，我就遠遠的跟了過去！」

江青嵐失聲道：「哦！聶姑娘，妳也進去了？」

蘭兒在一旁橫了他一眼，意思似乎嫌他不該插嘴，不！小姑娘是氣嵐哥哥太以關心人家。

只聽聶小紅輕笑道：「不！沒有。大師兄進去了不到一盞熱茶工夫，就飛也似的回來，而且一把挾住我身子往外就跑，口中連叫厲害！」

江青嵐笑道：「他敢情吃了千里孤行客老前輩的虧？」

聶小紅道：「大師兄不肯告訴我當時入谷的情形，啊！他還狠狠的罵了我幾句，說不該不聽他的話，後來我才知道大師兄和千里孤行客對了一掌，他內力之深，連大師兄都差得很遠哩！」

白玫忍不住問道：「他怎會扮我師傅的呢？」

聶小紅道：「從那天起，大師兄就有假扮千里孤行客出現江湖的打算，他說：『千里孤行客決不會走出長恨谷一步的，咱們玄靈門，江湖上知道的人不多，不如乾脆就用千里孤行客的名頭，神不知鬼不覺，讓大家驚懼猜疑，反而要方便得多。』」

大覺大師長眉一皺，問道：「令師兄和少林寺毫無過節可言，盜經之舉，不知又為了什麼？」

聶小紅道：「大師兄說過，江湖上各大門派，首推少林寺，因為少林寺從達摩禪師以來，就以武功名聞天下，其中尤以達摩禪師手著的『易筋經』，為內家正宗心法，他要瞧瞧究竟，才要我先到少林寺，探探虛實。」

大覺大師微微點頭，沉吟道：「那麼姑娘可知令師兄把所盜之經，放在那裡？」

聶小紅搖頭道：「我不知道，因為後來大師兄說他奉命要去一趟東海，叫我獨自留在江南。照方才情形看來，大師兄可能先回北海去了！」

江青嵐突然想起長恨谷口遇到的銅笛仙查元甲、赤脚仙李乘風兩人，不是說千里孤行客偷上屠龍島，妄圖竊取「龍角膠」，不僅掌傷門下弟子，而且還毀去了島上百十棵銅椰樹，他們才趕到長恨谷來嗎？如今聽聶小紅一說，神行無影祝士愕到東海屠龍島去，原來還是奉命行事。

大覺大師點頭道：「如此說來，那麼老衲說不得只好往北海一行，面謁尊師了。」

聶小紅吃驚道：「老禪師，師傅他老人家門規極嚴，你千萬不可說是我說的！」

大覺大師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承蒙姑娘賜告，這一點老衲理會得。」

接着又向離火眞人和江青嵐合十道：「眞人、江少俠，恕老衲有事在身，先行一步。」

說畢，提起禪杖，立即如飛而去。

* * *

離火眞人瞧着大覺大師身形在蒼茫夜色中消失，不禁濃眉一皺，道：「老和尚此去北海，十成之中，有八成冒險，唉！此事既由我大師兄而起，說不得我也只好走一趟了。」

江青嵐聽得一急，忙道：「老前輩，你說大覺大師到北海去，有生命危險？」

離火眞人瞧了聶小紅一眼，大聲笑道：「玄靈叟年逾百齡，武功通玄，平日自視甚高，但生性護犢，如果老和尚此去，把大師兄在中原所作所為照直說出，難保不把他激怒，大師兄果然免不了受責，老和尚也極難倖免。」

江青嵐聽得心中更急，自己當日曾在大覺大師面前說過願效微勞的話，大丈夫一諾千金，如今人家業已趕去，自己又湊巧有東海之行，一時不能分身，這就沉吟着道：「那怎麼辦？可惜晚輩和大方眞人有約，要去一次東海，不然正好陪老前輩一行！」

「大方眞人！」

這四個字鑽進離火眞人耳朵，不由驀地一怔，急急問道：「大方眞人？小娃兒，你說的大方眞人是誰？他和你有東海之約？」

江青嵐連忙把自己和南怪北殘，約在東海見面，同去屠龍島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離火眞人銅鈴大眼睜得滚圓，呵呵大笑道：「想不到南怪北殘兩位老前輩還在人間，小娃兒你眞是福緣不淺！唔！你只管前去屠龍島赴約，如能向大方眞人討取一件信物，玄靈叟也許會賣點老面子。」

江青嵐喜道：「老前輩，你說玄靈叟認識遲老前輩？」

離火眞人笑道：「小娃兒，遲老前輩還是當今武林六絕中天狠天狐的師父，輩份極高，當年和樓一怪、玄靈叟、銅椰老人及先師齊名，除了崑崙雙仙，縱目武林，誰也比不上他了！」

崑崙雙仙？江青嵐還是第一次聽到。因為他除了傳授自己一招「乾坤一劍」的崑崙老人之外，就不知有崑崙雙仙，聞言連忙問道：「老前輩，崑崙雙仙是誰？」

離火眞人驚奇的道：「咦！小娃兒，你列名崑崙老神仙記名弟子，連崑崙雙仙也不知道？」

江青嵐搖頭道：「實不相瞞，晚輩蒙崑崙老人傳了一招劍法之外，連記名崑崙之說，也只有聽黑摩勒向晚輩述說，晚輩並無所知。」

離火眞人笑道：「小娃兒，既由黑摩勒當面告知，自然是崑崙老神仙的意旨，你沒聽說過崑崙雙仙，這也難怪，那已經是數十年以前之事，崑崙雙仙，就是崑崙老人和他師弟精精子，崑崙老人劍術獨步天下，精精子却精擅『龍飛九天』曠世輕功，以飛行絕跡著稱！」

「龍飛九天」江青嵐心中一動，急忙問道：「老前輩，你說精精子老前輩，現在何處？」

離火眞人搖頭道：「精精子早在數十年前，就不再出現江湖，大家猜想他可能早已證道仙去。」

江青嵐方覺微露端倪，給離火眞人這末一說，不禁有悵然若失之感。

離火眞人奇道：「小娃兒，你問精精子幹嗎？」

江青嵐微微搖頭，說道：「晚

輩只是問問罷了！」

說到這裡，忽然似乎想起一件什麼事來，抬頭又道：「老前輩，五台山七寶寺的宏法老師傅和玄靈叟關係如何呢？」

離火眞人拍手道：「小娃兒，不是你提起來，眞人倒眞把他忘了，不錯！宏法大師是曇宗大師的嫡傳弟子，對達摩禪師『易筋經』神功的心神領會，舉世無出其右，也是目前少林一門碩果僅存的上一輩的長老，不過他早已不問塵事，小娃兒你怎地又問起他來？」

江青嵐道：「晚輩因聽大覺大師下山之前，曾說過要上五台山向他師叔請示。」

離火眞人點頭道：「宏法大師雖然不問塵事，但少林寺遺失『易筋經』，事關他師祖遺留手澤，老禪師也許會親自下山一行也說不定。那麼小娃兒你大可放心先去屠龍島，如能求到大方眞人一件信物自然更好，否則有這位老禪師出面，玄靈叟再狂，也不得不稍存顧忌。」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寬，隨着又道：「那麼老前輩打算何往？」

離火眞人捋鬚道：「你是問我眞人到那裡去？哈哈！不管宏法老禪師肯不肯下山，此事既由大師兄而起，我總得追上大覺和尚，同去北海一行！」

說着袍袖一揮，一團紅影，迅速地往北掠去。江青嵐瞧着離火眞人身形，心中更對這位古道熱腸的前輩肅然起敬。

蘭兒走近一步，悄聲問道：「嵐哥哥，他方才使的是什麼兵器？看上去約有七八尺長，怎的一下就縮到袖中？」

江青嵐道：「那就是烈火旗咯！」

「烈火旗？」

白玫睜大眼睛問了一句，小嘴忽然一噘，道：「那你怎不早說，否則也好叫他取出來給我瞧瞧這件烈火門的奇珍。」

聶小紅插口道：「嵐哥哥，他和我師父有仇？」

江青嵐搖頭笑道：「我知道的和妳一樣多，那天洪福確實這樣說過，我想也許是上一代的事。唉！江湖上就是這樣，只要在功夫上互有尅制，就成了仇敵，其實大家如能摒棄成見，相尅未嘗不是相生，擷其所長，捨其所短，不是更可使到武功發揚光大嗎？」

蘭兒噘咀道：「你說得倒挺容易，試問有誰肯這樣做？」

江青嵐道：「這就是門戶之見不泯，江湖上的恩怨，也永遠沒有休止的一日。」

他說到這裡，忽然想起蘭兒近日一連使的那招劍法，自己好像極為眼熟，當日她一下就削落碧目蟾蜍右臂，並還奇快無比的劍誅飛天蜈蚣，那時正值匆忙之際，無暇問她。

但今天她一劍逼退神行無影祝士愕，分明又是這招劍法，憑自己目下的功力，也只覺劍光極强，威力極大，連她如何出手都沒有瞧清。蘭兒的武功，自己知之甚稔，可是這招劍法，却並不像析城雙兇的路數，難道她也和自己一樣，另有奇遇？心念轉動，目光也不期而然的盯在蘭兒臉上，一霎不霎。

蘭兒被他瞧得粉臉發赧，嗔道：「嵐哥哥，你不說話，一直瞧着我，我不來啦！」

江青嵐道：「蘭兒，我有話問妳！」

蘭兒幽幽的道：「那你為什麼不說？」

江青嵐笑道：「我想問妳，妳方才逼退神行無影祝士愕的那招劍法，從那裡學來的？」

白玫拍手道：「不錯！蘭兒姐姐那招劍法，才神妙呢！當時我師傳說過『乾坤八劍』，已是天下第一劍法，可是方才蘭兒姐姐使的，比『乾坤八劍』還要厲害。」

江青嵐心頭又是一怔，暗想：原來千里孤行客傳自己的八招劍法，叫做「乾坤八劍」，那麼和崑崙老人教自己的「乾坤一劍」，只有一字之差。

蘭兒訝道：「咦！嵐哥哥，你沒聽黑師兄說過？」

江青嵐道：「黑師兄？妳是說黑摩勒黑師兄？」

蘭兒小嘴一翹道：「不是他，難道還有第二個黑師兄不成？」

江青嵐忙道：「黑師兄他說些什麼？」

蘭兒咭的笑道：「那還得從你離開析城山說起，我也偷偷的跑下山來，不料路上就碰到黑師兄。啊！嵐哥哥，他好像老早就認識我了，一見面就咧嘴，叫人家小天狐！」

江青嵐一想到黑摩勒玩世不恭，老愛開人玩笑的模樣，不禁臉上微微一笑。

蘭兒白了他一眼，扭頭道：「你也笑我，我不說啦！」

江青嵐道：「蘭兒妳別誤會，我是笑黑師兄愛開人玩笑。」

蘭兒道：「這就是了。哦！你知道他怎麼說？說起來眞氣人，他第一句就說：『喂！妳就是小天狐嗎？來來，我正在找妳。』

「我一生氣，就要和他動手！那知他跑得好快，我追了半天，竟追丟了人，我越想越氣，正在恨恨的道：『黑炭鬼，下次碰上姑娘，準叫你好看！』

「那知他却躲在我身後，嘻的

笑道：『眞倒楣，師傅偏要我找什麼小天狐，我只問了一句，妳就這樣恨我，背地裡罵起我黑炭鬼來，哼！叫我黑炭鬼，妳自己不是也扮過黑炭鬼？要是換了別人，我早就走了。』

「我一聽就知是他的聲音，立即轉過身去，那知他比我快得多，依然見不到半個影子，但他的聲音又在我身後響起：『小天狐，別着急，我是好心送信來的，喏！妳瞧！這不是妳的信？』

「我突然轉身，這回他沒躲我，果然手中拿着一個信封，而且信封上寫着『符蘭兒收拆』，一點沒錯，我暗想我除了爹、娘，沒有一個朋友，只有嵐哥哥，那麼這就是嵐哥哥托他捎來的。

「我心中一喜，就伸手去搶，他並沒躲開，只是嘻嘻笑的說道：『記着，小天狐，妳得叫我師兄，端午前三天，到瀰池等我，不要忘了。』」

江青嵐道：「他信上寫些什麼？」

蘭兒甜笑道：「震兌一劍！」

「震兌一劍？」江青嵐聽得十分奇怪。

蘭兒點頭道：「信上就是『震兌一劍』咯！除了一招劍法，什麼都沒有。」

江青嵐恍然大悟道：「這是崑崙老神仙賜給妳的！」

蘭兒點頭道：「先前我也不知道咯，信上只畫着這招劍法，我就照樣練習，哦！嵐哥哥，這劍法才神妙呢，威力可大得出奇，我心中又是高興，又是感激。後來從秦嶺回來，就依言到瀰池去，果然遇上了，他這才告訴我，上次是師傅老人家叫他來的，就是要收我做記名弟子，所以也學了一招劍法。嵐哥哥，你會的是『乾坤一劍』咯，我早就聽你說過，那王屋山的毒冰輪，不就是被你一劍嚇退的？

「他還說師傅老人家一共有四招天下無人能禦的劍法，第一招『乾坤一劍』，傳給了嵐哥哥，是四招中威力最大的一招，第二招『坎離一劍』，教了紅線姐姐，第三招『震兌一劍』，就是我學的那招，第四招『艮巽一劍』傳給了黑師兄。」

江青嵐聽得哦了一聲，暗想：原來自己的「乾坤一劍」還是四招之首，威力最强的一招！

蘭兒又道：「黑師兄還說這四招劍法，分開來使，武林一流高手，已莫之能禦，如果四招合用，叫做『乾坤四劍』！」

江青嵐心中又是一動，他突然想起千里孤行客教自己的八招劍法，白玫叫他「乾坤八劍」，自己也覺得起首兩招，和自己的「乾坤一劍」極相類似，不過威力似乎稍遜。

如今蘭兒一說，敢情千里孤行客所傳，乃是未經崑崙老人改進以前的「乾坤八劍」，蘭兒口中的「乾坤四劍」，是經過崑崙老人精心研究以後合二招爲一招的劍法，是以威力也隨之增强。

那麼千里孤行客和崑崙一定有淵源，這個問題，似乎已逐漸明朗，他日若碰上黑摩勒，就可知道千里孤行客是誰，同時白玫的身世，也可從這一線索，逐漸揭開。心中想着，這就問道：「後來呢！」

蘭兒笑道：「後來你早已知道啦！黑師兄說你被我爹、娘和祁老頭聯手擊落斷谷，要我接好山籐，把你救起來咯！」

江青嵐道：「死谷垂下山籐救我的果然是妳！」

蘭兒噘着嘴道：「除了我，還有誰來救你！」

白玫幽幽的道：「我要知道了，我也會去救啊！」

蘭兒嗤地笑道：「妳那時候還沒認識嵐哥哥呢！啊！換了現在呀，救的人，可就多了！」

白玫搶着道：「嵐哥哥，你只要學會『龍飛九天』，就不怕跌落到深谷裡去了，我教你好不好？」

蘭兒跳起來嚷道：「白姐姐，妳不教我？」

白玫眨了眨清澈大眼，笑道：「我自然都教，只要懂了口訣，就容易啦！」

蘭兒高興得拉着聶小紅，回頭道：「嵐哥哥，我們快找塊大石坐下來，聽白姐姐傳我們口訣咯！」

四個人挨次在石上坐下，白玫就說出「龍飛九天」的口訣，一面又逐句解釋，如何在空中九折，好在三人全都身懷絕頂輕功，稍加解釋，就能領悟。

這一陣躭擱，眼看四外林木翳翳，夜色漸深，四個人索性不再趕路，就在大石上邊談邊笑，坐以待旦。

* * *

第二天他們從九宮山動身，一路往東，橫越贛浙兩省，第四天上，就趕到東海盡頭！

原來當時所謂東海之濱，就是現在浙江沿海，從舟山到玉環一帶，沿海只有疏疏落落的漁村，居民全以捕魚爲業，可說是窮鄉僻壤。

江青嵐四人趕到海濱，一連整整的找了三天，不但南怪北殘兩個老怪物沒有找到，就是崔文蔚夫婦，一對富貴人家的公子少奶奶，在窮苦漁村，極易引人注意的人物，也都說並沒見過。

這可把江青嵐弄得不知該到何處去找才好！當然南怪北殘約好，決不會不來，尤其崔文蔚夫婦，比自己還早動身了幾天，照理應該先自己而到，他後悔當時沒有向遲老

殘樓一怪兩人問清楚在那兒會面。

這也難怪，一個沒見過大海的人，焉知大海的遼闊，他先前還當東海之濱，只有一個地方呢。

還是白玫靈機一動，想出辦法，認爲自己一行，既然找不到南怪北殘和崔氏夫婦，不如先問問屠龍島究在何處，從那裡出海，再行打聽他們下落，就容易了。

江青嵐覺得白玫所說，極爲有理，這就向漁村打聽屠龍島方向。

那知一連問了幾處，不是說從沒聽過屠龍島這個名字，就是說那是神仙住的地方，凡人不能去的，再問下去，就是連篇鬼話，繪聲繪影，說得虛無縹緲起來。

最後還是一位老漁父說出確有屠龍島這個島嶼，好像在大漠洋以南，客官們再往南走三四十里，到大盤山問問，也許有人知道。

江青嵐賞了他一錠銀子，就依言往南尋去，差不多走了三四十里光景，前面一座高山，面海獨峙。山脚下有二三十家居民，遍地晒着漁網，港灣中也停泊着十來艘大小漁船。一班漁民，瞧到江青嵐等四人都覺得十分奇怪，紛紛圍了上來。

江青嵐目光一瞥，就朝一位吸着烟的年老漁人走去，一面拱手，道：「老丈請了，小生想請教這裡離大漠洋還有多遠？」

「大漠洋？」老漁人噴了口烟，向四人一陣打量，驚奇的道：「公子爺敢情是去屠龍島的？」

江青嵐聽得眼睛一亮，還沒回答，白玫已搶着點頭道：「老人家，你說得不錯，我們就是要去屠龍島咯！你怎會知道的？」

老漁人搖了搖頭，笑道：「上屠龍島的人，全都身邊帶着刀劍，小老兒是以猜想四位也一定是上屠龍島去的。」

他說到這裡，不禁又望了望江青嵐一眼，道：「小老兒活了一大把年紀，從小到老，差不多每年總有一兩批人，僱船上屠龍島去的，不過小老兒從未見過像公子姑娘這般天上神仙一樣的人，也要到屠龍島去，依小老兒相勸，四位還是不去的好。」

聶小紅道：「老人家，你這是怎麼說？」

老漁人猛吸一口旱烟，邊噴邊道：「小老兒聽說屠龍島上，有一個老神仙，還有三個徒弟也成了仙，因爲山脚下，有一個百丈深的大火窟，裡面堆着的全是金銀財寶，去的人只要撈上一把，一世吃穿不盡。

「只是……只是去的人雖多，却沒有一個能夠回來的，光是小老兒親自駕船送去的，前後算起來，也足有兩三百個了。」

白玫道：「老人家，我們和人家約好了，一定要去，也一定會回來的，老人家你說，屠龍島究竟在那裡？」

老漁人用旱烟管向海天遠處比了一比，道：「屠龍島是在大漠洋再過去，離這裡可遠呢！」

江青嵐忙道：「小生還有一事請教，不知最近這幾天，可有兩位老人家和一對年輕夫婦僱船去嗎？」

老漁人搖了搖頭，忽然「唔」道：「前天倒有兩個，那是一個年老的和一個年輕小夥子，就是僱隔壁小三子的船去的，還沒回來。啊！昨天傍晚，也有一個，那是穿着黑披風的黑小個子，像公子所說兩個老人和一對夫婦却沒有見到，不過要上大漠洋，就非得在這裡出海不可。」

江青嵐聽說南怪北殘和崔文蔚夫婦都還沒來，大感失望。

只聽蘭兒接口道：「老人家，你說穿黑披風的黑小個子，腰間有沒有束着一個金光閃亮的大銅鎚？」

老漁人眼露奇光，連連點頭道：「有！有！小老兒因爲那個銅鎚，極是沉重，還多看了幾眼哩。」

蘭兒喜得跳了起來，急忙嚷道：「嵐哥哥，那是黑師兄，黑師兄也上了屠龍島去了！啊，我們快去，還趕得上呢！」

江青嵐心中驀然一動，登時想起那天峭山之會，王屋散人祁天行因自己曾削斷他毒冰輪上兩枚倒鈎，向自己尋仇。當時黑衣崑崙一力承擔，說只要兩枚削斷的倒鈎不丟就好辦，王屋散人問他：「你辦得到龍角膠？」

黑衣崑崙就說，崑崙門下削斷你毒冰輪，崑崙門下負責賠償你毒冰輪，那麼黑師兄上屠龍島，是爲自己的事情而去！

哎喲！不好！那天自己在長恨谷口，碰上的東海三仙，武功已是不弱，他們師傅銅椰老人，聽遲樓兩位老前輩的口氣，武功之高，並不在他們兩人之下，那麼黑師兄一人趕去，萬一說僵了，豈是人家對手？

何況此事又由自己而起，他一念及此，心中不由大急，忙道：「老人家，小生兄妹急欲僱船上屠龍島去，船資不論，越快越好，麻煩你老人家給我僱條船罷。」

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大錠銀子，遞了過去。老漁人瞧着白花花的銀子，不由笑逐顏開的道：「公子爺既然非去不可，小老兒不好阻攔，今天因爲天氣晴朗，大家都出海去了，就由小老兒送四位去罷。」

（未完・八）

上文提要：寶貴妃的術法殲滅了毒蜂，衆宮衞和副統領截殺劍手，暫時把宮廷保得安全，但是威脅還未解除，還須部署另一戰役，至於敵人用什麼戰略不得而知，只是佈防而已，果然來的戰術是用鳥人，鳥嘴還可放毒煙，擊之可以爆炸傷人，還可以運載劍手潛入參戰，果然厲害。寶兒臨危受命，先試各副統領的士氣，然後有把握投入一戰……



袁紫烟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可飛・圖

殲殺七絕道長　發現葯師行蹤

怪啦！黑衣劍手突然站着不動了，硬挺着等待袁寶兒的劍勢攔腰斬過。

劉飛鵬、田當、凌雲，三人的對手如出一轍，站在那裡等着袁寶兒揮劍把他們殺啦。

敵人血濺五步，蕭雨等也全都看得呆住了。

「好高明的隔空打穴！」蕭雨道：「江湖絕技，當之無愧。」

袁寶兒笑一笑，也不解釋，轉過話題，道：「現在，我應該如何呢？」

蕭雨道：「你是貴妃身份，我們都應該聽你吩咐啊！」

「宇文成都是個人才，能訓練出視死如歸的勇士，難能可貴呀！」袁寶兒道：「我在想，應不應該，再幫他一把，一竟全功……」

「妳想得美呀！可惜，天下不合人意事，十佔八九！」

袁寶兒轉頭看去，祇見一個身着綵衣的修軀道人，神色冰冷的站在了四五尺外。

不知他何時來，不知他如何來，就像他很久以前，就站在那裡！

袁寶兒打眼一瞄，已知曉來了對頭人物。這個人不但武功高强，也似精 通術法。

事實上，蕭雨、凌雲、田當和劉飛鵬，已被來人身上散發出的詭異氣氛所震動，這個人全身似被一片黑氣包圍，鬼氣森森。

嫣然一笑，袁寶兒開了口，道：「道長，怎麼稱呼啊？」

「貧道七絕，姑娘是袁紫烟？或是袁寶兒？」

敢情，兩位貴妃的大名，早已傳入江湖中了。

「瓊花院的袁寶兒，有幸得遇道長！」

她姿色絕世，笑得動人，七絕道長已被她鬧得心猿意馬了！

「此語何解？貧道領教！」

「終於見到了一個有點份量的人物！幸何如之。」

原來是這麼回事，一點也沒有柔情蜜意。

「祇有一點份量，姑娘的口氣好生托大，」七絕道長道：「妳殺了大王的六個劍手，準備如何交代啊？」

「他們擅闖禁宮，死得應該！道長想爲他們報仇，放馬過來就是，」袁寶兒笑道：「你可要好好想想啊！我敗了，頂多不出瓊花院，你敗了，要就此在江湖除名。」

七絕道長冷笑一聲，道：「問題是貧道不會敗，小小女子，胡言亂語，我要把妳抓回去，好好的懲罰一番。」

最後這一句話，才是七絕道長心中要說的話。

袁寶兒嫣然一笑，道：「抓我回去幹什麼？你已經色心大動了。」

手中長劍一指，飛起一道寒芒，疾射過去。

七絕道長淡淡一笑，右手輕彈，飛出了五個金丸，擋住長劍。

看似幻影，但耳際可聞金鐵撞擊之聲。

袁寶兒格格一笑，道：「四位將軍，讓一讓吧！相打無好手，別讓鮮血濺髒了諸位的衣服。」

蕭雨等見過了袁紫烟和三藏和尚鬥法，武功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四個人向後退，心中知道幫不上忙，反可能使袁寶兒心生顧忌，所以，一退退到宮牆邊。

七絕道長道：「好，接貧道一記三昧神火。」右手迎面拍來。

本是一記普通的掌風，但三尺後，突然生出一片火苗，向袁寶兒捲襲過去。

「五行神術啊！姑娘就陪你玩幾招吧！」左手就地劃出兩個十字，竟然冒出了一股噴泉。

泉水神速擴展，擋住了飛來火苗。

「小姑娘，不簡單啊！這樣拚下去，貧道恐怕要失手傷人，你這麼如花似玉的人間絕色，死了實在可惜。」

「還不知道誰勝誰敗呢？」袁寶兒道：「爲你自己擔心吧！」

眼看到空中突然冒出火苗，而且不停的暴長，似是有越燒越烈之勢。

地上被劃了一下，已冒出一股泉水，結成了霧簾、水幕，那麼巧擋住了衝過來的熊熊火勢，不大也不小。

蕭雨歎口氣，道：「這是什麼呀？徹頭徹尾的邪術，那幾股烈焰、火苗，是不是眞的火呢？能否燒物傷人？水從那裡來？能不能濕人衣衫？會不會是障眼法呢？」

「我看不是眞的！」劉飛鵬道：「但看上去卻像眞的一樣，水火相峙，耀眼生花！不試試很難甘心啊！」

「既有同感，何不試它一試？」蕭雨拔出了長劍，向前行去。

劉飛鵬一把攔住了蕭雨，道：「讓我來！」

他們習武，練刀數十年，受盡了辛苦，可不願術法的成就一下子就奪去了武功的光輝，心中不願承認術法的奇變，認定它是障眼法。

劉飛鵬雙手一揚，兩柄飛刀穿過了火苗，叮噹一聲撞擊，又穿過火苗飛回來。

接住雙刀，劉飛鵬差一點鬆手丟刀。

原來，雙刀上還有餘熱，熱得燙手，是眞正由高熱的火焰中穿過。

火是眞火，而且熱度很高。

水呢？劉飛鵬又發出兩把飛刀，穿過了霧簾水幕，刀力回旋，重入手中，果然水濕沾手，就像兩把飛刀剛由水中撈出來。

不相信也不行了！劉飛鵬歎口氣，道：「是眞的，眞火眞水，竟能以術法讓它們平空出現，這武功一道，練起來就味同嚼蠟了。」

「劉兄，術法和武功是兩樁極不相同的事，」田當道：「術法能挪移物事於千里之外，能無中生有，但術法不是人人能學，也無法長存於江湖，他們修練數千百年，祇能在天涯一角，人跡罕至的所在，和一些陰邪滙聚的魑魅魍魎週旋，武功卻堂堂正正出現在人世間、江湖道上。」

「但他們也出現在人世間了！」劉飛鵬道：「而且是集中天下權勢的宮廷！」

「所以，要天下大亂了，這一陣混亂之後，」田當道：「身具術法的人，就會消失不見了！」

劉飛鵬道：「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天譴哪！不是遭報身亡，」田當道：「就是還其本性，變成了普通平凡的人，失去施術之能。」

劉飛鵬點頭又搖頭，顯然，心中似信非信。

「這裡是人的世界，才能雖有高低，形貌亦分妍媸，但一定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田當道：「身具術法，常食人間烟火、靈力、仙氣，都在消退，這裡有七情六慾，是不適合他們生存的！」

「有道理啊！」蕭雨道：「女人如是生了個孩子，仙氣、靈力，恐怕全都會消失不見了……」

但聞袁寶兒嬌聲笑道：「老妖道，還有什麼邪術妖法，快些施出來，否則，我要出手取命了！」

七絕道長冷笑一聲，道：「姑娘，自取滅亡，怪不得貧道了，」左手食、中二指突然一彈。

那捲曲在二個指頭上的指甲，突然伸直了，竟然有一尺多長，還眞是嚇人一跳。

伸直的指甲中，冒出了兩點青光。

火苗消失了，但青光卻迅快的擴大，袁寶兒被青光裹住，青色越來越濃，寶貴妃嬌美的身影，消失在青光中不見了。

湧出的水霧幕簾，也消失不見了，因爲，袁寶兒似是整個人被包圍在青光中。

青光滾動，形成了一個大圓球，直飛高空。

田當拔出了雙刀，苦笑一下，道：「蕭兄、劉兄，今朝是咱們劾命皇上，報答宇文總統領的時刻，並肩子一齊上吧！」

蕭雨拔出了長劍，苦笑一下，道：「寶貴妃的術法，不及國師多矣！」

劉飛鵬雙手各握了四把飛刀，道：「我八刀出手，兩位再攻上去，我還有四柄飛刀支援，用盡了壓箱的本領，不能勝敵，也是死而無憾了。」

突見火光一閃，緊接着一聲大爆，聲如巨雷。

袁寶兒左手掐訣，右袖拂動，飄飄然，從空而降。

再看七絕道長，兩根一尺多長的指甲，早已碎裂斷去。

看似仙女凌波，冉冉而下，其實相當快速，田當、蕭雨還未來得及出手，袁寶兒已落着實地。

仍是她停身的地方，分毫不差。

「黔驢技窮了吧?」袁寶兒指着七絕道長，說：「你竟然練成了乙木精氣……」

「我祇想把妳移植於峨嵋山金頂峯下，」七絕道長接道：「那裡得天獨厚，萬物欣欣向榮，並無加害姑娘之意!」

「是啊!讓我變成一棵樹美人，長年盛開各色奇花!」袁寶兒道：「把我制於你的控制之下，高興了就把我招出來，陪你飲酒作樂，不高興就把我藏於樹中，永遠不能翻身了。」

怎會有這等事情?蕭雨暗暗忖道：把人溶於樹中，還能召她出來陪酒，這術法之奇，當眞是匪夷所思了。

「貧道想不到，妳小小年紀，竟然練成了天雷神術，這一記神雷，炸散了貧道苦練五十年聚集的乙木精氣，貧道認輸了，就此罷手，貧道將遁入深山，永不再履紅塵一步。」

袁寶兒道：「你是虬髯客的手下?」

「是!」七絕道長道：「但貧道是客卿的身份，隨時可以離開，貴妃如能放手，貧道即刻歸隱山中。」

袁寶兒道：「乙木精氣，乃萬木之源，差一點困住了我……」

「貧道已經再三致歉，貴妃不可逼人過甚!」

袁寶兒微微一笑，道：「聽起來，你好像還有奇技未用?」

「不是奇技，是拚命一戰!」七絕道長道：「貧道以分血大法，和貴妃對決，就算命殞當場，相信貴妃也要有所損傷了，不管傷重、傷輕，祇恐花容月貌，會有損害了!」

這是直接的威脅，說明了，要對着袁寶兒的臉上幹。

什麼是分血大法?蕭雨、田當、凌雲、劉飛鵬都聽不懂。

但袁寶兒懂，那是修習道法人的搏命之戰，用內力逼出身上鮮血，混入了眞元之氣，有如大雨傾盆而下，數丈方圓，盡爲血雨籠罩，中一點，就得身受重傷。

但分血大法，對施用人的傷害更大，分血不多，威力不夠强大，分血太多，自然會元氣大傷，短時間，也無拒敵之能。

也有人孤注一擲，準備與敵偕亡，一次盡出全身之血。

袁寶兒沉思了，分血大法，不是一般術法可以阻擋的，人身之血，加上他修爲功力，必需要眞正的武功，和眞正的物器，才能阻止。

她不想傷在分血大法中，但也不願放過七絕道長，這個人是虬髯客的屬下，李世民的重要敵手，絕對不能放過。

目睹袁寶兒臉上神情變幻不定，七絕道長突然咬破舌尖，咬出一片血雨，人已縱身而起，隱於血雨之中，血雨迅快擴大，形成了數丈方圓一團紅雲，向上升去。

耳際間傳來了七絕道長的聲音，道：「想不到內宮之中，竟有貴妃這等高人，貧道答允妳歸隱深山，絕不食言，不過，人間烟火，會消蝕道基，姑娘眞陰已失，如不遁山苦修，不出十年，即將變成人間脂粉，靈力、術法，就會完全消失了。」

袁寶兒長長歎息一聲，道：「很可惜，我連遁入深山的心願，恐也有所不能了。」

祇聽一聲嬌叱，道：「何方妖人，竟敢驚擾後宮，自尋死路。」

一聲霹靂雷震，緊接着一道金虹，直射紅雲之中。

耳際間響起七絕道長一聲慘叫，紅雲消散，血雨飄灑，七絕道長的屍體，竟被腰斬兩截，跌落下來。

袁紫烟緊接着現身，望了寶兒一眼，道：「皇上、皇后呢?」

「不是隆中高臥，就是在飲酒作樂吧?」袁寶兒道：「蕭、凌、田、劉，四位將軍把敵人阻擋宮門之前，未入昭陽院中，宮娥們祇受了一些虛驚。」

「全是寶貴妃的功勞，」蕭雨道：「我們已抵敵不住，寶貴妃及時而至，獨劈六劍士，又和這個妖道鬥法很久，妖道不敵逃走，國師就趕回來了!」

「身具術法的人，怎能入塵世和凡人爭功，這個人，非殺不可!」袁紫烟一口氣說完，才想到自己也是身具術法的人，如此施爲，必遭天譴。歎口氣，接道：「如非有人干預天機，我也不會動心下凡塵，想不到，一沾上人間的烟火氣，想擺脫，竟然是如此的困難。」

「眞的能擺得脫麼?」袁寶兒道：「紫烟姐，祇怕已泥足深陷，欲拔不能了。」

「是很難，」袁紫烟歎口氣，道：「盡力而爲吧!看宮牆外，屍體橫陳，似經過了多次衝殺惡戰，宇文將軍訓練出的勇士，果然是能當大任。」

「是啊!如非宇文將軍這一批勇士們捨死忘生，拒抗强敵，這昭陽宮院祇怕也會有血洗之危，」袁寶兒道：「此處强敵暫退，但不知大軍如何了?」

「被我用五行奇術大挪移，把他們阻在當地，兩日夜不能推進，軍心散亂，已經撤退了，可惜沒有追殺的兵力，否則，這一戰，就會消滅他們全部兵力。」

「紫烟姐，沒有施展術法追殺麼?」袁寶兒道：「强敵退而不散，還會再來呀?」

「原想以術法追擊，殺他個片甲不留，但想一想有干天和，也大背修道人的規戒，」袁紫烟道：「祇有任敵退去，等宇文將軍練成精兵，再出兵征討吧!」

「總算渡過了這場劫難，」袁寶兒道：「七絕道長的乙木精氣，傷我很重，我得去好好坐息一陣了!」

轉過身，緩步而去。

望着袁寶兒的背影，袁紫烟開口想叫，但却忍住了，目光一掠劉、凌、蕭、田道：「四位將軍，危機尚未過去，虬髯客勇冠三軍，劍上巨大的力量，竟然以劍氣突破術法的圍困，脫身而去，他對這次失敗，非常懊惱，很後悔不聽李靖之言，但他個性强悍，也不願就此服輸，準備入宮廷，殺了上皇上、皇后，以舒胸中之氣，所以，危機並未過去!」

「國師，虬髯客什麼時間會來呢?」蕭雨道：「我們好好的設伏以待。」

「見過國師!」宇文成都全身是血，快步行了過來。

「將軍受傷了!」袁紫烟問得很關心，目光中滿是情。

「搏殺得太激烈了!人在血中竄動，這全身就沒有一處乾淨地方了!但成都託國師之福，人尚平安無事!」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是你武功高强，才能在激烈的搏殺中，安然無恙……」語聲一頓，又道：「見識到了虬髯客的劍法，才知什麼是劍客，什麼叫武功?」

「久聞他劍術、武功，已然登峯造極，成都一直未得會晤。」

「將軍，很不幸，他要來長安宮廷，準備弑君了!」袁紫烟道：「將軍雖然武勇過人，恐也非他的敵手!」

宇文成都聳動一下雙眉，道：「再加上六位副總統領呢?」

「祇餘下六位副總領了!」袁紫烟道：「其餘呢?」

「爲國殉職了!」宇文成都道：「一位傷重而死，三位當場殉身。」

「還餘下那兩位?」劉飛鵬雙目中流出了淚水。

「周信和王平，」宇文成都道：「他們的小巧功夫高明，長於閃避，全身完好，連一點小傷也未受過。」

「少林十八羅漢，和黃山七劍呢?」蕭雨道：「如果還未走!就留他們下來，再幫一次忙!」

宇文成都道：「就算未走，我也不忍開口了，少林十八羅漢戰死了十一個，餘下七個人中，三位受傷，了了大師也斷了一臂，黃山七劍，死了三個，餘下四位，沒有一個完整的，我勸他們留下醫傷，他們不肯，包紮了一下，立刻動身，贈以重金，也被拒收，就這樣帶着傷勢而去，死者也被他們僱車運走，聽說要在城外火化!」

劉飛鵬搖搖頭，道：「一千名挑選的精銳勇士呢?」

「死了三百多個，」宇文成都道：「雖然不是千軍萬馬的對陣，但却是殘酷的血拚，殺得無聲無息，殺得血肉橫飛。」

「加上周信、王平，和眼前的四位將軍，祇怕也難是虬髯客的敵手。」袁紫烟道：「他縱躍如飛，馭劍一擊，能取人十丈外的項上首級，將軍，這些人不可恃啊!」

「這就要國師出手了，經過北征幾場會戰，這兩日宮牆外的火併，我成都的豪氣、傲骨，已完全消失，天下高人是如此之多，以往坐井觀天，自負英雄，如今想來，十分可笑，如非少林高僧和黃山七劍捨命助戰，昨天就被人殺入宮中來了!成都無能啊!無能。」

「將軍，不用自責，你血染衣履，證明你一直在參與惡戰，你膚髮未傷，證明了你的技藝精湛，武功高强。」袁紫烟道：「你可能不是虬髯客的對手，可是放眼天下，誰又能勝過他呢?我在想，這樣一個强勁的人物，該不該殺了他。」

「殺他一人，可救千百人的性命!爲什麼不該殺?」蕭雨道：「應該是殺無赦呀!」

「因爲他不會術法!」袁紫烟道：「他的技藝，都是苦練出來的，我以術法殺他，有些勝之不武，也違背身具術法的戒律!」

「這麼辦吧!」劉飛鵬道：「國師祇把他制服，在下以飛刀取他性命，人不是國師殺的，應該和國師無關了。」

「以術使他無能還手，與我殺他何異?」袁紫烟道：「這件事容我

想一想，不管如何，都不能讓他傷了皇上、皇后。」

「國師，成都有個不情之求，還望國師成全！」

「說吧！我能作到的，一定成全你！」

「虬髯客一旦闖入宮廷，請國師給成都機會，讓我接他三劍！」

「三劍太多了！」袁紫烟道：「一劍就該明白了！」

「兩劍吧？至今爲止，成都還未遇過敵手，虬髯客就算天神下凡，成都相信兩劍也應該接得下來！」

袁紫烟點點頭，道：「宇文將軍，且不可和他單獨交手。」

「是！國師吩咐，成都自當遵從！」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諸位去更換衣服，派人清理戰場，我去晉見皇上。」

望着袁紫烟背影去遠，劉飛鵬低聲說道：「虬髯客眞有那麼厲害麼？」

「我也不太相信，」凌雲道：「眞本領硬功夫，再厲害的高手，至少，我們可以接他個三兩個回合吧！」

劉飛鵬道：「我倒想試一試十二把飛刀一齊出手的威力，祇憑武功，能不能接得下來？」

宇文成都沒有參與他們的討論，袁紫烟一走，他也立該走了，要人清理現場，也要重整軍威，這一次參與戰鬥的，盡量調回營休息，把另一批後備的宮衛調上來。

這一次殺得太令人恐懼，就是沒有受傷的宮衛，也看得心驚胆顫，遇上虬髯客這樣的强敵，恐沒有再戰的勇氣，祇要有一次潰散，這些宮衛勇士心理上會大受影响，日後，恐難再勇往直前，悍不畏死。

宇文成都很滿意訓練的成功，他們沒有時間學到很高的武功，但却練出了鋼鐵的意志，那麼悲慘的殺戮，沒有一個呼叫饒命，也沒有一個逃命退却。

這是一批鋼鐵之軍，雖祇一、兩千人，但可當得數萬强敵衝殺。

* * *

夜色幽靜，長安的宮廷中雖仍然華燈萬盞，照得一片通明，但却少了那種到處鶯聲燕語的吵雜，變得安靜多了，也多了一股冷肅之氣。

經歷過那場殺劫，很多宮女們看到了現場，沒有看到的，也聽到描述，很多宮女們記憶難忘，連夜惡夢。

她們擺在心上的，不再是幫主子取悅爭寵，她們念念難忘殺戮的恐怖，一直擔心，如再有一次强敵襲擊，她們是否還會有這次同樣的幸運。

宇文成都成了她們心中最想見到的人，雄武的宮衛，都成了她們心目中的英雄，似乎多看宇文將軍一眼，心中就安定不少，多和宮衛們接近一些，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宮衛們大都在宮牆外面巡守，但宮女們膽大的開了小門溜出宮牆和他們談天說地，沒有別人在場，就送上櫻桃小口，親親他們，充份的表達了心中感激。

宇文成都發覺了，蕭雨、田當巡視宮牆內外，當然也發覺了。但三人眼睜、眼閉，看見裝做沒看見。

他們心中明白，讓他們感情交流，互相關心，才能綰住這些宮衛們的心，拒敵時，拚命赴死。

而袁紫烟、袁寶兒、貴妃、才人，大都知道了，但無人阻止，無人多問。

經歷一場生死之劫，人的性兒全變了。

望一眼朗朗星河，袁紫烟低聲說道：「寶妹妹，天象又有變化了。」

「小妹這方面知識淺薄，」袁寶兒道：「實在瞧不出上天垂象意思如何？」

袁紫烟笑一笑，道：「對我變得冷淡了，究竟爲了什麼？」

「紫烟姐想聽眞話麼？」

袁紫烟笑道：「妳如果自信能騙得過我，也能騙得讓我開心，何妨騙騙我呢？」

「可能騙不過了，何況，小妹根本也不想騙妳，」袁寶兒道：「近來感覺到身體有了變化！」

「懷孕了，幹嗎不告訴皇上，」袁紫烟道：「明天，我幫妳去說？」

「不是懷孕，也非關情事！」袁寶兒道：「我覺得濁氣下沉，身子越來越重了！」

袁紫烟吃了一驚，道：「道基消蝕？」

「對！」袁寶兒道：「姐姐仙緣深厚，道基堅固，小妹無法比得，已感覺到不行了。」

「可有補救之道？」袁紫烟道：「我如力所能及，一定全力助妳！」

「恐怕是不行了，」袁寶兒道：「我們逆天而行，乖離道戒，以術殺死不懂術法的人，這後果，早該想到了！」

袁紫烟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

「今世債今世還，保住我一點元靈不昧，如能轉劫，再入道門，」袁寶兒道：「如果轉劫不成，我試將以陰靈之身，再回師門。」

「不成！」袁紫烟道：「轉劫不成，就化成烟雲入長空，妄圖以陰靈之身，再修道法，那就成學道人追殺的目標了！非被迫入絕地，常

年受困於天雷地火之中不可。」

袁寶兒道：「姐姐如肯成全，現在就劈我一劍。」

袁紫烟搖搖頭，道：「我劈不下手，妳過去也太貪戀了，常常走失眞陰，雖然討取了皇上的寵愛，但也害苦自己，寶兒，我助妳一口元氣，試試看能不能保住道基不再消減，祇要能穩定得住，還有機會，我也要從此潔身自修，不許皇上再碰我了。」

「我原想能和李世民作一對恩愛夫妻，祇修一些卜卦之術，助他治理出一個太平盛世，」袁寶兒道：「仙道之學，不練也罷，却不料事與願違，便宜了皇上……」

說曹操，曹操就到，隋煬帝快步行了過來，道：「兩位卿家，對坐談心，連盞燈也不點起，我叫宮女來掌起宮燈。」

「不要，一有燈火，就破壞這份幽靜了！」袁紫烟道：「皇上匆匆而來，不知有何大事？」

「長安似已非久居之地，朕想東遊……」

「去東都洛陽散散心也好，但這長安的事務呢？」袁紫烟道：「總不能一走了之。」

「由卿家代理，寶兒隨朕東遊……」

袁寶兒吃了一驚，接道：「我也要去？」

「唉！朕如失去卿家，活得就全無味道了！」隋煬帝苦笑一下，道：「不論妳心中想的是什麼，祇要妳在我的身邊就好，如果到了無奈境界，朕會成全卿家。」

這話說得很明白了，袁寶兒心中有刀刺之痛，這個人是眞的愛她，愛到可以拋棄江山不顧，也可以丟去性命不管。

看來人間的絕色，比天上的仙女可愛多了。

「寶妹妹，皇上似有點强妳所難，但他愛妳之深，却也是無人能及了。」

袁寶兒緩緩站起，對着隋煬帝盈盈跪下，道：「皇上厚愛，寶兒惟有一死相報爾。」

她受的人間教育，天、地、君、親、師，深印心間，不像袁紫烟幼小生長深山間，祇識一個理字，話不投機，立刻翻臉，管你是皇上，或是將軍。

隋煬帝一把扶起袁寶兒，笑道：「朕不要妳死，要死麼，朕也該死在妳前面，朕要妳快樂，朕將傾所有，盡付卿家。」

袁寶兒已感動得珠淚雙流，隋煬帝却拂着袁寶兒秀髮落淚，一面又大笑道：「帝王霸業成何用？秦皇、漢武，早成陵塚，乃得卿家三分情，夠朕受用，足慰生平。」笑聲中，牽着袁寶兒走了。

一條纖巧的人影，疾奔而至，是巧兒躬身說道：「宇文將軍候命多時，姑娘要不要見他？」

袁紫烟沉吟了一陣，道：「去叫他來！」

巧兒帶來宇文成都，自己却轉身走了。

宇文成都仍保持君臣的身份，屈下雙膝，道：「成都叩見娘娘國師！」

袁紫烟嗤的一笑，道：「你究竟想叫什麼？是娘娘還是國師？」

「成都有事晉見，應該稱國師才對！」

「起來吧！」袁紫烟溫柔的道：「有事情就說吧！」

「屬下探得消息，虬髯客已入長安，但却突然消失不見了！」

「怎麼會呢？」袁紫烟道：「長安城中，客棧有限，他們不是住在客棧中麼？」

「不是！」宇文成都道：「長安城每一家客棧都查過了，找不到虬髯客的行踪。」

「寺院道觀呢？」袁紫烟道：「廢棄的宅院，也不能放過。」

「都查過了，」宇文成都道：「很可能隱匿於民宅之中，虬髯客在長安城中，本就隱伏了不少人手，除非全長安家家普查！」

「不用了！」袁紫烟道：「他要入宮，我們就在宮中等他吧！」

宇文成都道：「長安城中，還發現了另兩個人的行踪！他們住入客棧，行踪在掌握之中！」

「什麼人？」袁紫烟道：「很重要麼？」

言下之意，不是重要的人，就不用說了！

「李靖和張出塵。」

袁紫烟微微一呆，道：「李淳風和袁天罡呢？」

「沒有發現，」宇文成都說道：「也未發現太原來的一兵一將。」

「李靖和張出塵住在一間客棧中麼？」

「是！而且是一間上房，國師，他們本來就是一對夫婦啊！」

袁紫烟淡淡一笑，道：「虬髯客費盡了心機，還是沒有搶走張出塵？」

宇文成都不知如何回答。

袁紫烟道：「可是皇上却搶走了李世民的情侶袁寶兒，但也祇佔有了袁寶兒的身體，却得不到她的心，皇上付的代價就太大了！」

宇文成都仍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傳令宮衛們，見到虬髯客不用攔阻，祇要傳警即可，」袁紫烟道：「他們不會大隊人馬來，你帶着蕭雨、田當、凌雲和劉飛鵬進住內宮吧！我去奏明皇上，宮女們會爲五位安排住處！」（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陰亦陽在神仙居被衆小打得頭破血流，尤其是在神珠的威力下，只好左閃右避，衆小一分神，就被他走脫，原來他利用地洞，又據甬道發出魔音，衆小只好用火攻，果然奏效，以為可以將他擊斃，豈料橫來姚廣孝，他是當朝國師，竟然不怕神珠光芒，見老怪逃得狼狽，出面干預，想利用他為己用，老怪提出條件，要和國師談判，才肯就範……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避過國師威脅　轉入廢帝手中

「雙煞、三鬼，以及一批忠貞不二的死士。」陰陽老怪道。

道衍和尚游目四顧，道：「人呢？是不是已經遭了這幾個娃兒的毒手？」

陰亦陽撮口為嘯，高舉右手，作了一個手勢。

很快便有了反應，從十餘丈外，左右兩側，樹上樹下，冒出兩批人來。

一批以雙煞為首。

另一批由二鬼領軍。

立以整齊的步法放步行來，分立兩旁。

姚廣孝睹狀甚覺詫異，望着陰陽老怪的狼狽模樣，道：「既有可用之兵，為何備而不用？」

「老夫另有打算。」

「有何打算？」

「前面設有陷阱，打算將他們一網打盡。」

道衍和尚報以一聲冷笑，道：「可惜估計錯誤，釣人的餌差點被人吃掉。」

陰陽老怪不悅道：「國師說那裡話來，前面不遠就是陷阱所在，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兒一個也跑不掉，嚴格說來，是和尚壞了我老人家的苦肉計。」

姚廣孝當然不會相信他的連篇鬼話，但為了消滅朱允炆與南巴這一股勢力，又不能不借重陰亦陽的魔鬼之音，沉吟一下，道：「好吧，你姑妄言之，本座姑妄聽之，就依你，朝廷大事由本座全權做主，江湖小事則交你自行處理，一旦大事底定，本座奏明聖上，少不了會封你一個武林王幹幹。」

武林王正是陰亦陽夢寐以求的事，又可解眼前的燃眉之急，馬上滿口答應下來。

雙方互相利用，一拍即合，狼狽為奸的協議已成，道衍和尚暗自竊喜之餘，又轉而向宋小飛等人討起人情來，道：「各位命大福大，如非本座及時趕到，早已命喪黃泉，魂歸九幽，該怎樣謝老衲？」

北趙擎天堡的七堡主趙玉郎不待衆人開口答腔，便搶先說道：「報答的方法很簡單，祇要肯效忠國師，站到我們這一邊來就可以了。」

紅娃年小脾氣大，一開口就像吃了炸藥。「放屁，分明是你們橫加干預，救了老怪物，還回過頭來討人情，想兩邊得利，簡直無恥透頂，莫名其妙，哼！」

姚廣孝一度目泛兇芒，但迅即隱而不見，轉而問豆腐大俠、百花公主道：「本座想聽聽兩位的高見。」

宋小飛不假思索，立道：「家師早已有言在先，朱家的家務事我們不想過問。」

吳小雲說得更明白。「也就是說，我們身為江湖人，要走江湖路，不會為任何一方跨刀賣命。」

錦衣衛指揮黃鐵虎冷笑道：「兩位言不由衷，事實可能並非如此。」

豆腐大俠揚眉道：「黃大人以為怎樣？」

黃鐵虎譏誚道：「據黃某所知，你宋小飛正與朱綿綿打得火熱，並已論及婚嫁，難道是假的？」

「對，是假的。」

「恐怕不見得吧？」

「黃大人此話怎講？」

「本座得到消息，你們業已文訂，很快就會拜堂成親。」

張夢月道：「不錯，小飛哥是很快就要結婚了，但對象並非平燕公主。」

擎天堡的三堡主趙玉瑾神色一緊，道：「是那位？」

浪子包天插言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就是這位鼎鼎大名的百花公主吳小雲吳女俠。」

姚廣孝目注二俠，道：「這話可當眞？」

二俠同聲道：「婚姻乃終身大事，豈會信口開河。」

道衍和尚進一步追問道：「這樣說，兩位並未歸順那個跛脚皇帝假和尚？」

豆腐大俠簡短有力的吐出來兩個字：「沒有！」

「可有為朝廷出力之意？」

「也沒有。」

「如果皇上願授你重任，封你高官，是否可以考慮？」

「不考慮！」

宋小飛態度倨傲，拒人於千里之外，引起了道衍兩位高足的不快，知機和尚語冷如冰的道：「最好是考慮一下，別不識抬舉，把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

知命和尚也在一旁猛敲邊鼓道：「是嘛，一入龍門，烏鴉也會變鳳凰，這種好事別人可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豆腐大俠聞言大怒道：「本俠一不想升官發財，二不想供人驅使，視功名如浮雲，視錢財若糞土，國師的好意祇好敬謝不敏。」

姚廣孝的臉色陰沉沉的，看不出是喜是怒，一字一句的道：「少俠有骨氣，本座不想強人所難，但有一點務請特別注意。」

「請國師明示。」

「你可以不受朝廷差遣，繼續做你的江湖人，但要謹守分際，也絕對不可與南巴、朱允炆那一干叛徒同流合污。」

「這一點國師儘管大放寬心，本俠保証嚴守中立，不會幫任何一方。」

「能這樣就好，本座不為已甚，祇要留下一樣東西你們就可以走了。」

吳小雲一怔神，道：「留下什麼東西？」

道衍和尚道：「魔戒神珠。」

宋小飛愕然道：「什麼？國師要魔戒神珠？」

姚廣孝沉臉道：「沒錯，本座要魔戒神珠！」

豆腐大俠道：「神珠乃本俠之物，絕不輕言放棄。」

道衍和尚道：「神珠本無主之物，張人龍、陰亦陽以及你宋小飛，祇不過是機緣湊巧，偶然暫時保管罷了，算不得是眞主人。」

「依國師之見，誰是眞主人？」

「唯有德者居之。」

「那個是有德之人？」

「自然是當今聖上。」

紅娃聽在耳中，氣在心頭，怒不可當的道：「你這是强取豪奪，强詞奪理，與土匪何異，就算宋哥哥肯忍痛割愛，本堡主也不答應。」

姚廣孝臉色驟變道：「娃兒小小年紀，竟敢口出狂言，如非念在西萬就剩下你這一條根，就憑你這幾句話已死有餘辜。」

萬喜兒天不怕，地不怕，本待出言反駁，道衍和尚望了宋小飛一眼，接着又道：「你是當事人，少俠意下如何？」

豆腐大俠毫不考慮，斷然決然的道：「本俠的意見與萬堡主完全相同。」

「不肯將神珠留下？」

「正是此意。」

「可知拒絕的後果？」

「大不了一戰。」

「你倒說得輕鬆，不是一戰，而是一死，你們六個人一個也活不了。」

紅娃又打岔了。「奶奶的，少唬人，我們可不是嚇大的，打就打，誰怕誰呀，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何況本堡主尚有一事未了，用八人抬大轎也送不走。」

黃鐵虎道：「小娃兒尚有何事未了？」

萬喜兒道：「親仇未了，兇手仍逍遙法外。」

趙玉郎道：「誰是兇手？」

紅娃指着陰亦陽，咬牙切齒的厲吼道：「就是這個不男不女，非人非鬼的老怪物！」

道衍和尚不疾不徐的道：「你想怎樣？」

萬喜兒吐字如刀：「簡單，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抱歉，陰大俠既已投効朝廷，我們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又如何？」

「本座絕不坐視不理。」

「和尚要幫老怪物？」

「本座願與他共進退。」

紅娃年輕氣盛，說話好衝動。

「那就連你這個老禿驢也一起幹掉！」

初生之犢不畏虎，剛出生的羔子不怕狼，呼！呼！呼！困仙索在地上連抽三次，揚起一片黃沙，乍然招式突變，劈頭蓋面的攻向道衍和尚。

「放肆！」

「大胆！」

左一聲和尚，右一聲禿驢，早已激怒知機、知命，今見紅娃得寸進尺，眞的動上了手，更加氣衝斗牛，暴喝聲中，雙雙電縱而出，左右包抄，欲活捉萬喜兒。

紅娃久經陣仗，頗有大將之風，並未蠻幹到底，一見苗頭不對，馬上變攻爲守，在面前佈下一道繩網索浪，俟機而動。

知機、知命未將紅娃放在眼內，一味躁進，正好給了萬喜兒一個可乘之機，「靈蛇出洞」、「百鳥朝鳳」、「萬箭齊發」，困仙索迭出奇招，忽上忽下，時左時右，或抽或掃，倏捆倏套，逼得二僧手忙脚亂，在滾滾黃沙中大跳其躱避舞。

道衍和尚覺得面上無光，猛地發出一掌，不知怎地，漫天飛舞的困仙索彷若發了癲，中了邪，力道盡失，立如死蛇一般散落在地。

這一手不簡單，等於給了大家一個下馬威，全場皆驚，姚廣孝凝視着宋小飛，寒臉道：「本座最後再問你一次，是否願意自動交出魔戒神珠？」

豆腐大俠心堅如鐵，答得乾淨俐落：「辦不到！」

「不肯自動交出，休怪本座要動手了。」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本俠不在乎。」

「你最好再考慮一下。」

「不必。」

「好，你想死，本座就成全你。」

「接招！」

「接招！」

「殺！」

「殺！」

最後這兩聲殺，出自衆人之口，等於吹起衝鋒號，下達攻擊令，雙方人馬在一片喊殺聲中立即大打出手。

是一場混戰。

也是一場惡戰。

更是一場衆寡懸殊，以多敵少的生死戰。

道衍和尚指揮若定，進退有序，開戰未久便將宋小飛等六人團團圍住。

姚廣孝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搶奪神珠，是以宋小飛承受的壓力特大，處境也最危急，儘管有魔戒在握，却始終擺不脫道衍的嚴密封鎖，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連攻數招，悉被姚廣孝單掌接下，化解於無形。

雖然奈何不了姚廣孝，但他被小飛纏住，已無法兼顧帶傷的陰亦陽，於是，紅娃等人便集中全力對付老怪物，決定先解決掉陰陽老怪再作計較。

趙玉瑾、黃鐵虎、雙煞、二鬼等人自無袖手之理，爭先恐後，羣起而攻，吳小雲、張夢月、包大胆、翁九如、紅娃施出了渾身解數，非但突不出重圍，包圍圈反而越來越小，吃足了苦頭。

「宋小飛，交出神珠，包你沒事。」

「祇要本俠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稱心如意。」

「你這是自尋死路。」

「本俠不接受挑戰。」

「那就死吧。」

「恐怕未必。」

道衍和尚與宋小飛邊打邊談，雙方話不投機，戰況升級，宋小飛豆腐與神珠並用，姚廣孝也展開一輪猛攻。

另一邊，陰亦陽、萬喜兒也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紅娃，別死心眼，祇要點個頭，咱們就是師徒啦，包你技壓羣豪，稱霸一方。」

「放屁，本堡主是天才，無師自通，用不到他人指點，更不會和仇人打交道。」

「投効我老人家也可以，保証要什麼有什麼。」

「小爺爺要你的頭，要你的血，要你的老骨頭，要把你碎屍萬段，要把你剁成肉泥！」

萬喜兒一身是胆，滿腔仇恨，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跟翁駝子聯手合擊，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奇招盡出。

喊殺震天。

驚心動魄。

殺機四伏。

交手未及百合，勝負之局已明，宋小飛這邊屈居下風，隨時隨地都有全軍覆滅，喪命亡魂的可能。

姚廣孝忽道：「陰大俠的魔鬼之音乃武林一絕，殺人不見血，怎未使用？」

陰陽老怪道：「老夫是怕傷及貴屬。」

「無妨，儘管施展，屆時本座自會叫他們退走。」

「國師自己……」

「可在一旁觀戰。」

「這一來情況就可能有變。」

「有何變化？」

「神珠必將大展兇鋒，豈不又給了宋小子一個可乘之機。」

道衍和尚故作訝異狀，道：

「哦，本座疏忽了，陰兄剛才就吃了魔戒的虧，這樣吧，老衲且留下助你一臂之力。」

陰亦陽覺得心裡很窩囊，一生叱咤風雲，如今虎落平陽，却不得不接受姚廣孝的翼護，道：「如此甚善，但有一些顧慮。」

「有什麼顧慮？」

「怕傷到國師。」

「陰大俠多慮了。」

「怎麼？國師既不怕神光，也無懼魔音？」

姚廣孝哈哈大笑道：「本座已練就金剛不壞之體，百毒不侵，百器不傷，神光不入，魔音無效，你放手施展就是，勿爲本座的安危操心。」

乖乖，百毒不侵，百器不傷，神光不入，魔音無效，金剛不壞之體乃武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最高境界，道衍和尚居然達到了，怎不叫人心驚胆戰，透體生寒。

翁駝子心知大事不妙，急忙傳話道：「速閉耳門穴，不可戀戰，準備退走。」

晚了，他這兒言猶未盡時，陰陽老怪發出一聲獅子吼，魔鬼之音已應聲而發。

衆俠亦有退走之意，立以暗器還擊，打算先封住老怪物的嘴，再殺出一條血路，突出重圍。

怎奈有道衍在場，根本發揮不了作用，所有的暗器全部變作破銅爛鐵。

打碎五塊豆腐。

磕飛七朶鮮花。

毀掉無數鐵蓮子。

萬喜兒的困仙索無法得手。

宋小飛的神光也全部落空。

姚廣孝游走全場，八面威風，羣俠的攻勢全部被他一人封鎖，陰亦陽落得輕鬆自在，魔鬼之音威力倍增，何消片刻工夫便有了反應。

北趙、二鬼等早已撤走。

小飛、紅娃等搖搖欲墜。

祇有道衍和尚仍如沒事人一般，依舊昂首傲立，氣定神閑。

果然神光不入，魔音無效。

看傻了陰亦陽，嚇壞了翁九如，忙揮手道：「咱們撤！」

足底抹油。

全力狂奔。

奈何魔音未停，威力無邊，僅僅才奔出去十餘丈遠，便相繼不支倒地，進入半昏迷狀態。

魔音戛然而止，陰亦陽大步前行，道衍和尚伸手一攔，道：「陰兄意欲何爲？」

陰陽老怪言不由衷的道：「去瞧瞧他們是否已經氣絕身亡。」

道衍老眼一翻，皮笑肉不笑地道：「這等小事何勞陰兄大駕，小徒自會料理妥當，聽說魔音最是耗費內力，快請運氣調息，稍待說不定還用得着。」

二人各懷鬼胎，鬼話連篇，其實眞正的目的是魔戒神珠。

知機、知命如響斯應，已挺身而出，向宋小飛倒地之處奔去。

陰亦陽此刻精疲力竭，短時間之內難再施展魔音，自知力不從心，難與道衍一爭短長，祇好面對現實，眼睜睜的將神珠忍痛讓人。

知機、知命行動快速，爲了躱避魔音本在數十丈外，這時已近在宋小飛數丈之內。

趙玉瑾、黃鐵虎等人亦已蜂擁而出，準備一睹魔戒神珠的眞面目。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之外，二僧未至，從斜刺裡兵分三路衝進來一大羣人。

左路以建文帝朱允炆爲首，應賢和尚葉希賢、應能和尚楊應能隨侍在側，另有一隊軍容壯盛的兵士將校。

右路由南巴臥龍堡主巴德領軍，巴正、巴行、巴興、巴永、巴通、巴茂七兄弟全部到齊，子侄輩與堡內高手更是成羣結隊，人數衆多，場面浩大。

中路則是以平燕公主朱綿綿與皇兄瞻圭爲主，朱綿綿的紅色娘子軍個個年輕貌美，精神百倍，一現身便在宋小飛等人的四周築下無數道密密麻麻的人牆。

事出突然，變生肘腋，儘管道衍身懷絕技，已練就金剛不壞之體，面對數倍於己的死敵，也不免大吃一驚，楞在當場。

雙方立場不同，勢如水火，應文和尚朱允炆一出現便調兵遣將，派出兩支精兵，從側翼包抄過去，欲在甕裡捉鱉，一網打盡，根本懶得跟姚廣孝浪費唇舌。

道衍環目四顧，語冷如冰：「朱允炆，你來勢洶洶的是不是要造反？」

朱允炆仍以皇帝自居，聲洪氣壯道：「禿驢，你這個叛賊，朕要先將你就地正法，然後再殺進北京城，活捉叛王朱棣。」

趙玉瑾雙眉一挑，冷言冷語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這個跛脚皇帝已是山窮水盡，末路窮途，奉勸你最好束手就縛，進京請罪，皇上念在同是一家人的情份上，或許會給你一條生路。」

巴德大吼一聲，道：「這是什麼話，做賊的喊捉賊，明明是燕王不忠，竊奪篡位，反要叫皇上束手就縛，進京請罪，簡直是顚倒黑白，胡說八道。」

姚廣孝臉一沉，軟硬兼施的道：「巴德，你也是皇上要緝捕的欽命要犯，少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詞，是眞英雄就當洞矚時勢，擇主而事，別誤了南巴的大好前程。」

二堡主巴正往巴德、朱允炆中間一站，道：「皇上、大哥，兵貴神速，別中了老禿驢的緩兵之計，要幹就快，等老怪物的功力一旦恢復，魔鬼之音一發事情就痲煩了。」

英雄所見略同，朱允炆、巴德亦作如是想，當即下達攻擊令，揮兵而上。

朱允炆盤據沿海一帶已久，這次幾乎是傾巢而出，實力數倍於姚廣孝，是以惡鬥一開始便取得絕對優勢，道衍雖技深若海，刀槍不入，面對潮水般的對手，照樣手忙脚亂，窮於應付。

衡情度勢，心知大事不妙，憑自己金剛不壞之體，固無性命之憂，但屬下高手則有全軍覆沒之險，雙方甫一接觸，便覺其鋒銳不可當，姚廣孝暗道了兩聲：「罷了！罷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隨即率衆退走。

朱允炆所爲何來，豈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獲勝良機，緊咬着敵人的尾巴，揮軍追殺。

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

逢人就砍，放手搏殺。

一陣瘋狂的屠殺下來，北趙那邊已是傷亡纍纍，潰不成軍，而早先從側翼包抄過去的高手已超前不少，眼看一個袋形陣式行將完成。

祇要封住袋口，便大功告成。

可打落水狗。

可捉籠中鳥。

結果却失敗了，被道衍識破，飛身而上，連斃數十人，領着一羣殘兵敗將落荒而逃。

* * *

豆腐大俠宋小飛並未完全昏迷，在平燕公主朱綿綿的悉心照顧下，沒多久便淸醒過來，對神仙居外所發生的一切皆心知肚明。

朱瞻圭對百花公主吳小雲同樣關懷備至，呵護有加，吳小雲是第二個恢復神智的人。

接着，張夢月、翁九如、萬喜兒、包打聽也相繼醒轉。

紅娃心繫親仇，一心想置陰亦陽於死地，猛地一躍而起，用力搖晃一下昏脹的腦袋，提着困仙索，就要去找陰陽老怪算帳。

朱綿綿橫身一攔，道：「小兄弟意欲何爲？」

萬喜兒直截了當的道：「殺人呀，報仇呀！」

朱瞻圭一本正經的道：「諸位元氣大傷，功力盡失，千萬不可造次，恢復功力乃當務之急。」

紅娃頭一昂，胸一挺，神氣活現的道：「不礙事，本堡主至少還有五六成的功力在，不手刃老怪物難消我心頭之恨。」

平燕公主淡淡一笑，道：「陰亦陽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父皇自有處斷，不會輕輕放過他的。」

宋小飛接口道：「老怪物的魔音威力無邊，姚廣孝更似銅筋鐵骨，無人能敵，本俠很躭心會縱虎歸山，貽無窮後患。」

朱瞻圭朗聲道：「宋大俠請勿過慮，父皇乃有備而來，兵多將廣，高手如雲，姚廣孝、陰亦陽的本事再大也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

吳小雲道：「可是，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速戰速決乃上上之策，以免夜長夢多，節外生枝。」

朱綿綿含情脈脈的瞄了宋小飛一眼，道：「小雲姐所言固是，但也必須等各位的功力復元之後再說，此刻倉卒應戰，有害無益。」

公主言之成理，戰況又在南巴、朱允炆掌握之中，六人互望一眼，未再堅持己見，就在原地閉目行起功來。

眼觀鼻，鼻觀心，運氣周身，游走百骸，上達十二層樓，直至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始畢。

睜眼一看，南巴、北趙俱已奔走一空，宋小飛驚愕道：「人怎麼都不見了？」

平燕公主笑盈盈的道：「姚廣孝自知不敵，已率衆逃走。」

「可有人隨後追趕？」

「父皇已揮軍追去。」

「咱們也應盡一分力。」

「本公主正有此意。」

「請！」

「請！」

即說即做，毫不遲疑，一行百餘人浩浩蕩蕩的朝南巴、北趙逸去的方向奔去。

一路緊追。

一路狂奔。

從天黑追到天明，早已遠離神仙居所在的那一大片黑森林，已經看見汪洋大海，可就是沒追到陰亦陽、姚廣孝，連南巴、朱允炆也不知去向。

紅娃氣得直跺脚，嘟吺着一張小嘴抱怨道：「眞氣人，仇人追丢了，朋友也不見了，這可如何是好？」

朱瞻圭不疾不徐的道：「無妨，先歇歇脚，吃頓飯再作計較，也許父皇他們已大獲全勝，班師回宮。」

包大胆正感饑腸轆轆，望着茫茫大海，愁眉苦臉道：「這種鬼地方，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到那裡去歇脚吃飯？」

平燕公主道：「可以回家。」

豆腐大俠一怔神，道：「回家？這裡設有行宮？」

「是啊，父皇設有多處行宮，這裡是最大的一處。」

「在那兒？」

「就在附近不遠。」

「可以去嗎？」

「歡迎之至。」

* * *

是不遠，僅數里之遙，海灣內，一條山溝裡。

山溝很深，深不見底。

房屋很多，無法數計。

一眼望去，黑壓壓的全是房舍，有排列整齊的兵營，有堆積如山的糧草，有廣闊的馬廐，也有壯麗的宮殿屋宇。

論規模，的確比徐州的行宮大。

戒備更森嚴，飛鳥不渡，蚊蚋不入。

顯而易見，是朱允炆欲東山再起，重登九五之尊的一處屯兵重鎭。

不過，這一切紅娃等六人並未親眼目睹。

爲了安全的理由，在徵得六人的同意下，早在數里以外便被蒙上了雙眼。

當眼罩取下時，已身在一間大廳之內。

朱瞻圭兄妹身爲地主，接待工作既親切又周到，早餐豐盛可口，每個人都有一間寬敞舒適的臥房。

然而，大家却睡意全無，塞飽肚皮後，宋小飛馬上迫不及待的道：「可有南巴他們的消息？」

朱綿綿道：「父皇已返回行宮。」

「是幾時回來的？」

「比咱們稍遲片刻。」

「戰況如何？」

「這事父皇自會交代。」

「可否請……」

說曹操曹操就到，宋小飛話說一半，應文和尚朱允炆已跨步而入。

應賢和尚葉希賢、應能和尚楊應能，以及南巴臥龍堡主巴德等人緊隨在後。

賓主甫一坐定，百花公主吳小雲便開門見山的道：「可曾將道衍和尚他們一網打盡？」

跛脚皇帝朱允炆神采飛揚的道：「雖未趕盡殺絕，但也消滅了十之七八。」

巴德補充道：「這祇是前奏，好戲還在後頭，攻下北京，血洗紫禁城，指日可待。」

紅娃萬喜兒對此興味索然，祇關心陰亦陽一個人的死生，道：「快說老怪物的死生如何？」

二堡主巴正道：「很遺憾，此魔身法詭異，功力深厚，經過一段長距離追逐後卒被他兔脫。」

萬喜兒不怒反喜，連道了兩聲：「好！好！」

張夢月不明就裡，訝異道：「老怪物未死，小友爲何不怒反喜？」

紅娃小眼珠一瞪，朝天辮一甩，正經八百的道：「本堡主千里迢迢的跑來中原，就是爲了追殺陰陽老怪，若是死在別人手裡，紅娃將會抱恨終生。」

翁九如道：「道衍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想要將他制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葉希賢仰天一歎，道：「姚廣孝確非等閑人物，是唯一毫髮未傷，全身而退的一個人，此獠不除，實乃心腹大患。」

宋小飛道：「道衍已練成金剛不壞之體，百物不侵，刀槍不入，想要殺他談何容易。」

朱允炆啜了一口香茗，慢條斯理的道：「這也未必，大凡修練這門功夫的人，都有一個致命之處，也就是俗稱的罩門。」

「不錯，是有此一說，可惜弄不清楚道衍的罩門所在。」

「此乃最高機密，外人很難知曉，不過……」

「不過怎樣？」

「朕捉到姚賊的一名心腹，已查問明白。」

此事非同小可，大夥俱極關注，同聲追問道：「在那裡？」

朱允炆猶疑了一下，聲音放得很低道：「姚賊的罩門是鳳尾穴。」

吳小雲對人身七十二經脈，三十六主穴耳熟能詳，如數家珍般道：「鳳尾乃死穴，位在背後右側，腋下三寸，腰上尺許，下手不易，很難一擊奏功。」

萬喜兒精神大振道：「沒問題，紅娃的困仙索上長有眼睛，認穴打穴最拿手，下次見面就要這個老禿賊吃不了兜着走。」

張夢月道：「小飛哥的神珠、豆腐功，小雲姐的百花功也都是點穴的最佳利器，早知道衍的罩門所在，說不定已將陰亦陽、姚廣孝置之死地。」

豆腐大俠見包大胆流露出一臉歡愉之色，笑道：「浪子，這可是一則天大地大的消息，一定很值錢吧？」

浪子包天揚眉道：「當然，價值連城。」

「値多少？」

「少說也値一萬兩。」

「有人買嗎？」

「多得很。」

「那些人？」

「姚廣孝的仇家，江湖上的野心份子，還有……」

平燕公主朱綿綿打斷了他的話，聲色俱厲地道：「包大胆，本公主警告你，這則消息不准賣，倘若走漏風聲，就唯你是問！」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 金娘子將敖杰留下的西域混元神功秘笈交給小玉兒去研練，小玉兒自小受敖杰用藥水浸泡，已有雄厚基礎，不幾天，她已練成了混元神功。金娘子又驚又喜，金蟬乘機請小玉兒爲五毒怪客解脫了走火入魔之危，大家歡喜異常。史水樂被把兄弟石棟請去十八盤山寨，而空空兒丁香也來邀請小玉兒去幫忙……



一女成名萬骨枯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偷兒山寇齊覬覦　斷腸崖上展搏鬥

史水樂淡淡的一笑，道：「如此說來，大車的事全由我自作主張了？」

趙瘋子道：「史大夫，只要大車上死光了人，你只管拍拍屁股走你的人，剩下的砍也好，殺也罷，全由咱們的人接手了。」

史水樂忽然哈哈一笑，道：「各位，我的名字起的好極了，我的名字叫史水樂，唸快了變成『使誰樂』，哈……使各位快樂呀，哈……」

「哈……」

再次的哄堂大笑傳來，又是另一次的碰杯聲。

「來，乾！」

再次的抬來幾罈高粱酒，十八盤山寨上的兄弟們可眞的快醉倒一大半了。

* * *

趙瘋子把史水樂送下山寨，臨分手，史水樂還拉過石棟，道：「石兄，我求你勸勸趙當家。」

石棟道：「勸過了，沒轍。」

史水樂道：「再勸一下，如何？」

石棟這才對趙瘋子道：「老大，你不再多攷慮一下嗎？想想也許……」

趙瘋子道：「我沒醉，也琢磨過，我還是老話一句，無毒不丈夫。」

史水樂道：「我以爲咱把莫少白一家大小全毒死會損陰德的，姐兒婦孺沒有罪。」

趙瘋子冷然一哼，道：「當初拉杆上山寨的時候，早就忘了陰德二字。」

他對史水樂一笑，淡然的又道：「毒死一個人與毒死一窩人已沒多大分別了。」

他忽然咬咬牙兒沉聲道：「姓莫的有個花正剛，這傢伙跟了莫少白二十年，他乃趙大爺的眼中釘，此人非死不可，趙大爺恨透他了。」

另一邊走着的是丁卯，「武關一把刀」丁卯也跟上一句，道：「娘的老皮，花正剛上一次還搬來個大和尚，到以後打聽才知道，那個和尚叫天一，是五台山下來的。」

丁卯上一回同天一和尚幹得凶，差一點急壞了一邊偸窺的丁香。

那時候丁香與白樹人還帶着小玉兒在一起。

當然，丁卯知道丁香老姐也來了。

史水樂一怔，道：「怎麼，莫少白還請方外高人助陣呀！」

趙瘋子道：「這一回咱們有準備，只要進入咱們地段上，準叫他們片甲不留。」

他說得很有把握，信心十足的樣子。

石棟哈哈一笑，對史水樂道：「史老弟呀，既來之則助之，你的手段最是精，咱們把希望擱在你的肩上了，是成是敗全靠你了，哈……」

「哈……」趙瘋子與丁卯二人也笑了。

史水樂咬咬牙，道：「石兄，上刀山下油鍋只此一回，咱們不能有下回。」

石棟一笑，道：「放心，此事之後，你回寶雞當大夫，我在深山過日子，從此不再痲煩你。」

趙瘋子道：「史大夫，你放下一百二十個心，咱們以後絕不會再痲煩史大夫你了。」

史水樂道：「三位，你們別送了，史某這就下山去，想個法子下黑手。」

趙瘋子道：「請記住，別離我這兒太遠了！」

史水樂道：「放寬心，我自有計較。」

他轉身揚長而去，走得實在不輕鬆。

* * *

小玉兒却輕鬆極了。

小玉兒坐在一棵梨樹上，她盡揀熟的吃，她已經吃下五個梨子了。

小玉兒也把樹上的甜梨摘了往樹下拋，這時候樹下坐着妙手幫的人物二十個。

「空空兒」丁香也在一處石上坐，她以手托腮在思攷着什麼。

丁香對於小玉兒的動作，只偶爾的笑笑。

好一陣子沒有人開口說話了，突聽得丁香叫了。

「小劉，小劉，你過來。」

正在閉目養精神的「穿山鼠」小劉立刻跳到大石下：「當家的，妳叫我？」

「小劉，你再去瞧瞧，看有什麼動靜沒有？」

小劉指指山頂上，道：「當家的，我上山去瞧瞧，胡二哥同于大姐在山上，他們會瞧得遠，看得清。」

一邊坐着張展，他吃的一笑，道：「老二同阿飛在一起，這一夜就別太平啦。」

丁香道：「我不要在辦正事的時候胡鬧。」

她對小劉吩咐道：「上去，叫他二人多留心，別抱在一起睡着了。」

小劉吃吃一笑，立刻拔腿往山頂上跑。

小劉就快跑到山頂上了，却突然不動了。

他爲什麼不動了？

小劉只把耳朵豎起來，那是在仔細的聽。

他聽得全身不自在，却把眼睛睜大了。

* * *

「妳這毛……呀……呀……」

「好看嗎？」

「太妙了吔……這毛長到肚皮上……像……」

「像什麼？」

「好像一片茅草坡……」

「去你的。」

「哈……」

「哈……輕點嘛！」

「哈……」

「你別用口咬了，你要死了，唔……」

山頂上傳來這種聲，那小劉他怎好出聲打散一對恩愛的「野」鴛鴦。

爲什麼胡嘯與于飛也算野鴛鴦。

因爲沒拜過堂就是野鴛鴦。

* * *

小劉等了半天，才聽到于飛的聲音。

「別看了，看看山道口有沒動靜，誤了大事可不行的呀！」

胡嘯笑道：「十里外咱們可以……」

「妳看！」

胡嘯這麼一聲驚呼，可也把于飛驚呼得坐起身子來，她往山下方向看，也眞巧，她正好也發現小劉了。

當然，小劉也發現了于飛。

現在，便胡嘯也發現小劉了。

「小劉，你他娘的何時來的？」

胡嘯一邊罵小劉，他一邊把一件外罩披上于飛兩肩了。

于飛吃吃笑，道：「小劉呀，小心爛眼睛喲！」

小劉笑笑，道：「我剛來到，二位，驚擾你們二位的快樂了，沒別的，我陪禮。」

他抱拳彎腰一鞠躬，又道：「當家的叫二位多注意，就是這一半天了。」

那于飛手遮涼棚遠處看，笑笑，道：「只是三輛雞公車，那是過路的。」

小劉也看到了，那果然是雞公車，一人前面拉繩子，另一人後面扭着屁股，吱吱呀呀的車向山道上行。這一帶最多這種車，可也能拉兩百斤。

* * *

山頂上，于飛已穿好衣衫了，她跳到石樑上四下看，忽然間，她尖聲叫起來。

「來了，來了。」

胡嘯與小劉也跳上石樑上方仔細瞧，遠方的大山道上大隊車馬過來了。

于飛只一看便笑了。

「你二人趕快下山去，把情況

告訴當家的，我在這兒盯着瞧，有變化我立刻往回跑。」

小劉也在吃驚的低呼着：「眞不少，前後兩隊官兵吶，這老小子的氣派眞不小。」

胡嘯道：「前後足有二百人，大車上我看也不少……」

于飛道：「快啦，回去報告吧！」

胡嘯一聽，拉過小劉便往山下跑。

再看遠方山道上，大隊人馬停下了。

* * *

高山頂上仔細瞧，于飛這女人吃吃笑了。

于飛發現山彎的林子邊上停着的三輛雞公車，在附近埋上大鍋在造飯，後來的車隊也停下來，大伙在路邊等着飽餐一頓了。

爲什麼在此刻要飽餐一頓？沒別的，飽餐之後打仗有力量。

果然不出所料，那三輛雞公車是有計劃的，鍋碗灶盆一大堆，還有乾柴幾桶水。

不旋踵間，兵士們紛紛來取吃的了。

仔細再往人堆裡瞧，兩邊人馬把六輛大篷車把守在最中段，却也看不清車上坐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如果能看清楚每輛大車上坐的什麼人，只怕眞會嚇死人。

如果認識這些人物，人們便不得不佩服莫少白不但在官場上兩袖善舞，便在江湖上他也算得是個人物。

莫少白弄了不少財寶，但莫少白對於江湖人物不吝嗇，該花的大把花，該用的不心痛，要不然這些惡霸一方的人物，怎會全被他請了來。

頭一輛車上坐的是家眷，當然也有他們的私房財寶在車裡。

車轅上坐的是五台山的天一老和尚，一隻禪杖就橫在他身下面。

第二輛車上坐的還是家眷，車前面却坐着兩個中年壯漢，這二人各背一支劍，英氣煥發，金剛怒目，中原雙俠藍氏昆仲便是他二人。

這二人在中原有勢力，名氣大，莫少白這次南陽去上任，立刻便把這兄弟二人也請來了。

藍家兄弟原本不來的，因爲他兄弟知道莫少白最愛寶物，不算得是清官，但莫少白執掌南陽巡撫衙門，令他兄弟覺得民不與官鬥，便勉爲其難的來了。

第三輛大車上坐着的，就是脫凡師太。

這老尼姑不多口，木然的坐在車轅上，她的雙目不亂瞧，好像在車上養精神，她的那把震撼武林的青銅劍，用黃帶子拴在背後。

上一回，八年了，脫凡師太隨着莫少白的官船在船上，只不過那一回她還是被小玉兒把莫少白的小百寶箱子偷去了。

* * *

第四輛大車上坐的是三個灰面怒漢，仔細一瞧，果然是——不該來的也來了。

這三人是父子，不錯，沙家堡堡主，塞上一條龍沙爲仁率領着他的兩個兒子就分坐在車前面與車後面。

如果知道塞上沙家堡堡主沙爲仁與莫少白怎麼會扯上關係，明白的說，沙家堡有生意在關內，咸陽長安有字號，沙爲仁很豁達，他在關內結交官家的人，莫少白和他們交情十多年，沙家堡的驟馬進了關，誰敢下手搶！

如今莫少白入中原，沙爲仁帶着兒子來助威，當然，沙爲仁不是白來的，他還想把他的生意往中原推展。

* * *

再看第五輛大車上，這人乾得宛似風乾的鴨子一般，有一把細長刀子拿手上，此人不是別人，乃鳳凰城來的大殺手，這兩年才進入齊王府當差的司馬風。

司馬風也來助拳了。

司馬風欠莫少白的情，只因爲當年司馬風在道上殺了人，他殺的乃是官府的人，但莫少白花銀子替他擔下了大麻煩，這檔的人情司馬風一輩子也還不清。

莫少白找上司馬風，司馬風二話沒說便趕來了。

* * *

最後一輛大車上的大個子粗黑黑的，此人不出奇，乍一看似個莊稼漢，其實可不然，乃正牌的南陽府大捕快李士白是也。

一把鋼刀擱腿上，李士白這是來接駕的。

如果人物不夠瞧，是不會守坐大車上的。

* * *

說了半天怎不見那兩個人物在？

「梅花槍」花正剛呢？

抬頭前隊人馬望過去，花正剛正走在最前方，一根銀槍扛肩上，他還走地有聲吶。

還有一位于統領，三節棍插在後腰帶上，姓于的人長得精壯，這幾年功夫更上一層樓，他帶隊走在最後面。

那莫少白在大車上撫髯不時笑哈哈，他心想：有了這麼多高手在身旁，再大膽的山寇也躲得遠遠的了。

莫少白笑了。

他不但笑，而且哈哈笑，就像遊山玩水似的愉快極了。

* * *

車隊正在一道山溝往上盤着，那山道蜿蜒似螺旋，一道一道斷崖把路阻隔，明明就快接上了，却突然又往上方纏繞去，就這樣，忽然間大隊人馬往一道山溝下去了。

走在前面的「梅花槍」花正剛，他把銀槍托在雙手上，抬頭往山崖上仔細看。

他什麼也看不見。

他覺得靜得有些反常。

大山裡失去鳥叫聲就反常。

花正剛大聲吼起來了。

「兄弟們，拔刀了，小心往前走，前面就是斷腸溝。」

這幾句話往後傳，傳到大車最後面。

後面也有回應聲：「安啦！安啦！」

那意思是後面平安無情況。

於是，大車隊慢慢的進入斷腸溝了。

* * *

爲什麼叫斷腸溝？

斷腸溝內有一處十分奇怪的斷崖，看上去就如同老翁在鞠躬，便在這斷崖正對面又突出個尖如峯的斷崖，正與對面的斷崖呈相對，兩下裡相隔五丈遠，有本事的人大概可以一躍而過。

小玉兒大概就有這本事。

兩個斷崖下面十幾丈，便是一道老山溪，山溪一邊是山道，人在山道上抬頭望，大斷崖似乎快壓下來般怪嚇人的樣子。

傳說有一對情人私奔到此地，被人追到斷崖上，這二人走投無路，又怕被抓回去活不成，男女二人一狠心，抱在一起便跳下去了。

究竟何時發生這件事，便當地的人也說不清。

休提過去斷腸事，今天就要在這兒發生更慘的事情了，且比之往昔那件事更有過之。

「梅花槍」花正剛騎馬走在最前方，一百名官兵緊跟着，這時候沒有人開口說上一句話。

別說沒人說話，連吭一聲的人也沒有。

官兵們拔刀四下望，誰敢稍存大意呀！

這批車馬官兵們，眼看着已經進入離斷腸溝只半里路遠了，猛古丁高山上發出「咕隆」聲，衆人抬頭看上去，大石頭正往山下滾來了。

立刻間，花正剛狂吼了！

「快快，人馬車輛往崖下面閃啦！」

何用他叫喊，人馬大車已緊緊的貼上崖壁下了。

便在這時候，前面不遠處傳來吼叫聲。

「王八蛋入牢籠了，兄弟們，甕中捉鱉呀！」

「殺！」

隨着喊殺聲，兩邊斷崖冒出兩百多山寇，一個個赤着一條右臂，揮動大刀往這面衝。

再看山上大石頭，已把退路阻斷了，原來這些大石是阻止官兵退路的。

斷後的乃是于統領，他立刻大叫道：「兄弟們，合力往前衝殺呀！」

「殺！」

官兵們立刻自斷崖衝出來，一個個舉刀便去追殺山上下來的山寇們。

不料山寇未接仗，立刻拔腿往前跑，官兵們以爲山寇駭怕了，便追得更起勁。

一邊追，一邊叫，喊殺之聲震山谷，却不料前面的山寇忽然不見了。

官兵們剛剛繞過一處山崖邊，突然間一陣滾木擂石紛紛落下來，生生砸死十多個奔在前面的官兵。

便在官兵們一陣忙亂中，半山崖上冒出個大漢，這大漢的兩把鋼刀左右閃，厲吼之聲似猛虎：「嘍囉們，給我狠宰啊！」

「殺！」

那些忽然不見的衆嘍囉們突然又冒出來，舉刀便與官兵們幹上了。

* * *

六輛大車緊接着，車上的人未出動，那五台山天一和尚雙手端着禪杖冷哼不已。

天一和尚回頭看，他發覺第二輛大車上中原雙俠已站在車兩邊，那光景，一旦有人衝過來，他二人就會毫不留情的出劍。

第三輛車上坐着峨嵋脫凡師太，她老人家仍然不動聲色的端坐着。

脫凡師太甚至劍也未拔出來。

脫凡師太的嘴巴在動，原來他對車中坐的人在低聲說着：「莫大人，貧尼在此，他們休想接近。」

「師太，我絕對信得過……」

篷車中還坐着莫少白的老婆，這時候她在車上打囉嗦，口中不停的喃喃道：「不得了吔，不得了吔！」

後面有輛大車上傳來哭叫聲：「怎麼辦，怎麼辦，咱們逃不了啦！」

那莫少白也夠種的，他大聲喝叱：「什麼人在後面哭叫，擾亂軍心吶，可惡！」

眞管用，他這麼一吼，車上的女眷們噤聲了。

* * *

高手集中六輛大車上，兩下裡官兵們正拚得兇，忽然間半崖上出現幾個猛漢來，爲首的正是那十八盤大寨老大趙瘋子。

趙瘋子只一出現，他左右兩把刀兩邊揮，高聲吼叫道：「兄弟們，狠宰啊！」

隨之就見他那胖胖的巨軀騰飛而上，混戰中直往于統領罩殺過去，果然冷厲嚇人。

趙瘋子人未到，三個頭目往外跳，趙瘋子只聽得兩聲「咚咚」响，兩個頭目抱頭直喊叫。

爲什麼喊叫？于統領的三節棍神出鬼沒的敲打在二人的頭上了。

現在，趙瘋子撲過來了。

「嘿……小子呀，幾年不見，趙大爺未忘記你那一棍敲打，今天連本帶利要討回來了。」

于統領冷冷道：「今天本大人要把你的腦花敲出來。」

趙瘋子大怒，吼道：「趙大爺今天切下你的狗頭來，姓于的，老子要拿你的頭壳當夜壺，殺！」

兩把刀他舞了個半扇刀芒捲上去了。

于統領抖起三節棍，立刻傳出劈哩拍啦响，兩個人捲殺在一起了。

另一面，霍大牙找上花正剛。

那花正剛滿臉石灰撒頭上，差一點兩眼也受傷，如今見霍大牙殺過來，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霍大牙舞刀逼上花正剛，照上面就開口罵。

「操你娘的老皮，可記得當年你在爺的腿上扎一槍的那回事吧！」

花正剛回罵：「狗東西，怎麼沒扎在你的肚皮上！」

霍大牙火大了。

「老子不死，你便死定了。」

「看槍！」

「殺！」

這二人立刻幹在一起了。

* * *

雙方在這斷腸溝混戰，山寨人馬似乎佔了上風，也許人們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吧，嘍囉們越戰越有勁，聽吧，吼叫的多半是山寨上的人，凄厲的驚嗥八成是官兵們。

就在大車兩邊殺得正起勁，「武關一把刀」丁卯忽然出現在一處大石上，他對車上的天一和尚直咧嘴巴。

「禿驢，快快過來吧，咱們續一續當年之戰。」

天一和尚冷冷不爲所動。

丁卯又開罵了。

「和尚，你怕了嗎，你不過來，就是丁大爺褲襠裡掛的那一串……嘿……」

天一和尚不由大怒，雙手托住禪杖拔身直往丁卯直飛過去。

丁卯一見仰天哈哈笑，他手指一處平台，道：「過來，咱二人就在那地方，且看彼此的造化了。」

天一和尚出氣有聲，衣袂展飛中已與丁卯幹上了。

* * *

斷腸溝中殺聲震天，二寨主郭棟長突然自一片亂石草叢站出來。

郭棟長大刀猛揮又大叫：

「射！」

形勢變了，當年是他們先挨箭，如今郭棟長率領着一隊弓箭手發難了。

只見一簇簇矢雨般直往篷車上射過去，這光景山寨上打算以箭對箭不叫車上的弓箭手們發難在先了。

只不過他們這麼一發動，守在車上的幾個厲害人物再也無法守車了。

當先舞劍殺上去的正是中原雙俠藍氏昆仲，那藍布衣撥落射來的箭，兄弟二人已殺向郭棟長。

郭棟長身邊三個頭目，四個人聯手對付藍氏昆仲，一時間殺得慘烈，令人驚心。

* * *

脫凡師太原只守在大車上，但她在抓撥十多支箭雨之後火躁脾氣發了，尖叫的大吼中，只見她一飛冲天，四丈高處衝向下，雙手十指箕張，人剛落地，已牢牢的抓住兩個弓箭手，老尼姑振臂間，已把兩個弓箭子摔死在一邊的岩石上了。

「叭」聲起處，腦漿四溢飛濺，脫凡師太又去抓另外兩個弓箭手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風聲銳嘯，「咻」的一聲，一把三尖大鋼叉直往脫凡師太的身上扎來。

「嘶！」

脫凡師太未閃開，左袖已被挑破一尺長，她火大了，也暗暗的吃一驚。

暴閃三丈外，脫凡師太才看清來人。

來人的模樣比鬼還嚇人，但她卻也認得。

「是你，夜叉。」

不錯，石棟過來了。

石棟早就發覺脫凡師太了，他在暗中察看，發覺這怪老尼也在，他着實吃一驚，只不過他在衡量情勢之下，在場之中大概也只有他還能同這老尼姑一拚。

石棟抖然一叉，原指望傷了脫凡師太，但他只把脫凡的衣袖扯破，當然更叫他一驚。

石棟咧開血盆巨口哈哈一笑，道：「脫凡，十多年不曾見過面了吧！」

脫凡師太冷冷道：「不是未見過面，而是十多年未曾再交過手了。」

「不錯，上一回終南山裡幹過一架，妳也未得我多少便宜。」

脫凡師太道：「老尼不爲己甚放你一馬。」

「呸！」

石棟怒叱道：「妳敢剝掉褲子看看妳的大腿嗎，大腿上必然有個三眼疤。」

脫凡師太怒目相向，江湖上誰敢叫她剝褲子。

「你找死！」

「那得交過手才知道。」

石棟的六尺三尖鋼叉猛一掃，又吼叱：「妳這老糊塗，妳得了這莫贓官什麼好處呀，千里迢迢來爲他撐腰，出刀對抗道上兄弟們。」

脫凡師太當然得了莫少白的好處，但她並不理會石棟對她嚷嚷些什麼。

此刻什麼時候了，還提什麼狗皮倒灶的事。

脫凡師太長劍仍然一抖發出嗡的一聲長鳴，屠龍絕招立現，光景她要在三兩招之間取石棟的性命了。

那石棟豈敢大意，六尺鋼叉舞了個滴水不漏，這二人一接上手，鬥得驚人吶。

* * *

這時候那趙大刀夥同他在山寨上歃血叩頭的十大頭目早把沙爲仁與沙剛、沙豹父子三人、鳳凰城齊王府殺手司馬風，以及南陽府前來接駕的捕頭李士白六人圍在這斷腸溝的山溪邊狠幹上了。

趙大刀似乎認得李士白，他鋼刀專門對付姓李的。

這批人雖然殺到山溪邊，可也顧不得六輛大車了。

再看前後追殺的那些官兵們，好像直往山上奔，山寨的嘍囉們發了狂的吼叫着，一時間誰還顧得了別的！

* * *

突然間，一條人影好快的身法。

這個人閃閃縮縮的移動，宛似幽靈一般，只見他從後邊的大車往前面閃，一路閃到了第一輛大車前，然後仰天一聲長嘯。

「哦……石老哥，我要走了。」

這人不是別人，史水樂是也！

史水樂躲在一處秘道裡等着對車上人下「毒手」！

他果然趁此刻雙方血戰的時候，向每一輛車上出其不意的撒了一把迷魂散。

莫少白也難以倖免的剎時之間便倒在車廂之中了。

史水樂很得意，他大呼一聲欲退走。

他才不打算留下來淌混水。

然而，突然一道黑影直瀉過來，那黑影大吼：「你走不了啦！」

這人四十不到的年紀，慓悍的出手便是七刀殺，仔細看不是別人，司馬風撲過來了。

史水樂不叫他不知道，當史水樂叫的時候，正巧司馬風面朝這一邊，於是……

司馬風拚了命的飛過一衆人頭而攔住了史水樂的去路。

史水樂吃一驚，他左閃右躲七八次，就是沒機會去拔刀，他也沒機會再抓上一把迷魂散，因爲司馬風的刀法不但犀利而且快。

史水樂也非弱者，但他偏偏又碰上的是司馬風，他似乎已技窮了。

他被逼到斷崖下面，那是個死地，史水樂也以爲今天非挨刀不可。

司馬風出刀如風，他邊殺邊冷笑。

「三招之內取你狗命。」

刀如電在史水樂面前打閃，颯！

「啊！」

史水樂的胸前衣破肉綻鮮血已現，他認定下一刀必是穿腹一刀了。

史水樂拚命反擊，身上的袋子早已不見了。

只見好凌厲的一刀對準他的肚子扎過來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剎那間，只聽得「颯！」

「啊！」

司馬風抛刀抱頭往後跌出一丈外，他老兄還在七葷八素吶，面前卻站住個小姑娘。

這小姑娘見司馬風在搖頭，隨之又是一拳打過去。

「轟！」

「啊！」

司馬風剛才挨的是虛空一拳，此刻着實中在身上，立刻被打得滾出三丈外，「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那半大不小的姑娘猛回頭，史水樂可樂了。

「是妳，我親愛的女兒呀！」

他要伸手抱小玉兒，才發現他自己的胸前在流血。

小玉兒，不錯，她早來了。

小玉兒立刻對史水樂，道：

「爹，快走。」

史水樂還想說什麼，小玉兒又道：「走得晚了咱們就沒好日子過了！」

她這話還眞不差，誰敢惹官家。

小玉兒與史水樂看地上，司馬風已匐在地上流了一灘血，好像是死了！

史水樂急問：「女兒，咱們一齊走？」

小玉兒直搖頭，她還推史水樂，於是，史水樂重重點頭，道：

「妳小心吶！」

小玉兒道：「放心吧，快走啦！」

史水樂拔腿往荒嶺上奔去了。

* * *

小玉兒拔身而起，飛一般的進入最後大車上，她掀起車簾往裡面瞧，怎麼都睡覺啦？

小玉兒進入大車內，她的行動已被奔到荒林內的史水樂看到了。

史水樂大驚：「糟，我的女兒要上當！」

就在他準備再回來救小玉兒之時，却發現小玉兒已出來了，這光景令史水樂吃一驚。

「難道小玉兒不怕毒？」

小玉兒當然不怕毒。

小玉兒小時候被大喇嘛敖杰用西域葯方浸泡兩年，敖杰也是用毒能手，那神偷白樹人便上過敖杰的當。

敖杰在葯水中也調了毒藥，小玉兒早就脫胎換骨了。

史水樂更吃驚的，是小玉兒如風一般已自最前面的大車上躍向一道石崖後，不見了。

史水樂這才放心的又往林深處奔去。

於是，有二十個大漢快如流星般抬着大木箱，一下子到了第三第四輛大車邊。

這二十個人什麼話也不說，匆忙把木箱放在地，又匆匆的自第三第四輛大車上把大箱子拖下地。

附近斷崖已不見拚命的搏鬥，搏鬥已移往山溝下面去了，那正是一場捨死忘生的狂殺。

再看這二十名漢子，他們的手脚眞快，把帶來的箱子換上車，兩個人一口大箱子扛抬着便往荒林石崖後奔去。

這二十個身着嘍囉的衣衫，刹時間全不見了。

他們穿的乃是山寇的灰短衫，看上去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誰會看到這一幕了？

便看到吧也不足爲怪，山寇原是要搶寶物的。

* * *

就在雙方惡戰如火如荼地進行着時候，忽見小玉兒又奔回來了。

小玉兒的手上提着個水袋，她一躍而上了大車。

小玉兒用泉水把每個大車上的人澆醒過來，她這才又躍下大車。

小玉兒聽到車上有驚叫聲：

「怎麼回事呀！」

這是莫少白的呼叫聲，但所有的人都在追逐互殺，聽到的只是他的家眷。

只不過當莫少白發覺大車上堆的箱子仍在，他便也放心了不少。

* * *

半坡上兩條人影仍在半空中拚搏，長劍對鋼叉，殺得好不慘烈。

小玉兒原是答應爲丁香效勞，只要小玉兒先制服大車上的人，她的任務便算完成了。

只是小玉兒也想不到，她會發現車上的人全昏死了，當時她還莫名其妙，但她還是把這事盡快的告訴藏在附近的丁香阿姨。

丁香不加思索，立刻命人發動「偷天換日」計劃。

小玉兒明白一件事，車上的人都是不會武功的婦女娃兒，他們不該死的。

小玉兒找來水袋，救活了六輛大車上的人，便要退出這道斷腸谷了，忽然半空中人影疾動，她怔住了。

「師父！」

小玉兒一見脫凡師太正同一個厲鬼似的大漢搏殺得不亦樂乎，立刻站在那兒看過去。

「鬼呀！」

小玉兒慢慢走過去，她以爲石棟比厲鬼還難看，石棟的鋼叉更叫人心寒。

猛古丁遠處傳來高亢的嗥叫，引得小玉兒看過去。

只見緊臨山溪邊，「梅花槍」花正剛的銀槍狠狠的戳在霍大牙的右大腿上，尖尖的槍尖帶着血肉露出一寸那麼長，而花正剛也沒佔什麼便宜，霍大牙的砍刀還嵌在他左肩胛骨裡。

這二人同時大叫着，似乎都無力拔出自已的傢伙。

兩個人挺着身子推擠着，光景看誰能把對方推擠到水裡去。

另一邊，天一和尚同「武關一把刀」丁卯也打了個披頭散髮，你打來他還打過去，力氣似乎放盡了，那天一和尚左手背開了口鮮血仍在流，而丁卯的右腿也不靈光，被天一和尚在膝上方掃打得褲子也破了。

只不過二人傷不重還有得拚纏。

* * *

十八盤山寨二當家郭棟長原本是找上中原雙俠之一的藍布衣，不料雙俠打仗一向兩個人，無論敵人是一個人，或是十個總是兩個。

郭棟長才與藍布衣接手，另一個藍布衫也撲上來了。

雙俠兩把利劍左右夾出，郭棟長立刻捉襟見肘，他不由得哇哇叫起來。

郭棟長邊殺邊吼叫，附近跳過來兩個頭目，這三人合力對付雙俠，仍被藍氏兄弟殺得鮮血流，只不過兩個頭目也眞狠，咬牙力拚，不吭聲。

* * *

山溪邊的人在移動，那是二十多個山寨頭目圍緊了沙家父子與李士白，一時間是混戰場面。

最慘的莫過於雙方人馬了，那嘍囉遇上兵，兩眼份外紅，官兵見

强盜，窮追不放鬆。

雙方誰也饒不了誰，砍殺起來便更見無情了。

一時間，斷腸溝中殺聲震天，個個沉溺在忘我拚鬥中。

* * *

小玉兒只不過掠目一觀，她的注意力仍然在脫凡師太與「秦嶺夜叉」石棟二人身上。

小玉兒如今武功有多深？只怕她自已也不知道。

只不過小玉兒以爲她師父脫凡師太的出招太不濟了，怎麼劈出的劍不夠力道了。

其實這是她的以爲，而脫凡師太已盡力了，只因爲小玉兒自脫胎換骨之後，武功早已凌駕脫凡師太之上了。

* * *

纏鬥中的脫凡師太似乎犯了急躁毛病，她見敵人把六尺鋼叉舞了個密不透風，採的是以守爲攻，便不由得大吼一聲騰身而上：「大屠龍！」

只見一條光柱直往石棟繞去，脫凡師太使的乃是屠龍劍絕招。

石棟發覺冷氣逼身，暴吼如虎：「殺！」

只見鋼叉平身掃，中途往空挑。

「切！」

「咻！」

「啊！」

兩大高手空中再相遇，立刻鮮血標出來。

是誰在標血？兩人都標血。

那脫凡師太落地未站起來，以劍拄地還咬牙切齒，只見她的雙腿褲破血流，那正是被叉尖掃中膝下方，好像見骨了。

石棟的肩胸一道血口子，但他皮粗肉厚不在乎，雙手托叉冷冷道：「老尼姑，妳還有活命機會？死吧！」

他抖叉就要出手了……

便在這時候小玉兒現身了。

「師父！」

小玉兒的叫聲甫落，人已站在脫凡師太身邊。

石棟的六尺鋼叉力頓，而脫凡師太抖劍去阻，但小玉兒猛可裡出一拳。

「你傷了我師父。」

只是那麼一拳，石棟身子猛一歪，他的叉也偏了，而石棟却大驚。

他當然吃驚，因爲小玉兒距離他一丈外，這一拳隔空打來的。

是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吶。

脫凡師太也吃驚，她不相信小玉兒還會些什麼武功，因爲她教了小玉兒屠龍劍之絕招，也教了小玉佛上的太白掌功，但剛才小玉兒的這一拳……

石棟突然被小玉兒這一拳震住了，他還在噎氣，不明白這是什麼武功。

石棟還在流血，他驚疑之外，不由怒叱道：「小姑娘，妳找死呀！」

小玉兒却不理會石棟，伸手去扶脫凡師太。

「師父，妳的傷……」

不料脫凡師太却對小玉兒沉聲道：「妳怎麼也來了？難道妳……又……」

她只說到這裡，便把手中長劍塞在小玉兒手上，道：「用師父教妳的劍法，殺了這野山夜叉。」

小玉兒長劍接在手，她怔了一下，道：「師父，妳叫我殺了這人？」

「我命令妳，這傢伙害死過許多人。」

小玉兒看看石棟，道：

「你……好難看吔！」

石棟叱道：「野丫頭！」

小玉兒道：「你想死想活？」

石棟怒吼：「這話由我來說。」

小玉兒道：「我再問你，你想死想活？」

石棟咬牙，他也暗中運氣提功力，就是覺得氣血有些不順暢。

他吃驚小玉兒的那一拳，他幾乎未聽過這種令人莫名其妙的武功。

石棟怕小玉兒再出拳，托着鋼叉叱道：「想活怎樣，想死又怎樣？」

小玉兒道：「想死我出劍，你馬上就完蛋，想活你就對我師父叩個頭道個歉，我便放了你。」

石棟什麼人物，他能同脫凡師太打個交手，江湖上已是頂尖兒的人物，豈能在小玉兒這麼十二三歲姑娘面前栽這種觔斗。

大吼一聲如猛虎，石棟拔身大吼：「我叉死妳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頭。」

「血龍！」

小玉兒見石棟抖叉衝上來，忍不住尖叫着，她果然聽話，使的乃是脫凡師太教她的屠龍三絕招之一的「血龍殺」。

她那尖吭的厲叫，帶起的是一片毫光旋動，那麼凌厲的一攻穿過刺來的叉影裡面。

於是。

「咻！」

「啊！」

石棟的胸前、頭上，他至少挨了十七劍，尤其是面孔也一片鮮血遮眼簾。

石棟挨在上身，小玉兒不忍下重手，因爲她還小，心理上總覺得殺死一個人多痛苦呀！

她就是這一念之間，石棟才保

住一條老命。

石棟長嗥如野狼泣叫，他落地，抖血，瞪血目，然後便轉身而逃。

他邊逃邊叫：「不得了，不得了啦！」

什麼不得了？他是傷糊塗了，便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如此大叫不得了。

＊　＊　＊

小玉兒未追殺石棟，因爲她原本就不打算要石棟死的，如果她想殺人，她便可以揮劍去追殺，附近還有不少人在追逐狂殺着。

脫凡師太也吃驚了。

她發覺小玉兒那一招「血龍殺」，比之她在運用上更見精又厲害，她是怎麼學的？

脫凡師太想着自己那兩徒兒了緣與心緣二人，比之小玉兒差太遠了。

小玉兒走到脫凡師太身邊：「師父，他跑了。」

脫凡師太道：「他打不過當然跑，這樣的人命長，這次不行下次來。」

小玉兒道：「師父，快上車去治傷吧！」

脫凡師太點點頭，小玉兒雙手摟住脫凡師太，竟然把師父托起來奔到大車上。

這時候那巡撫大人莫少白急忙上前來。

「師太，妳……傷得……」

「不要緊。」

她拍拍小玉兒，對莫少白道：「我的徒兒小玉兒，她來了，咱們勝定了。」

莫少白吃一驚，道：「眞的？」

脫凡師太對莫少白道：「大人馬上就知道。」

她對小玉兒道：「小玉兒，妳快過去，那面的幾位大人正在拚命，他們也都受了傷，助他們一把。」

小玉兒一看，當先就看到三十多丈外的山崖下面，那趙瘋子滿面鮮血，他抓住敵人的三節棍不放手，于統領的雙臂在流血，兩個人在爭棍子。

兩個人旋轉着身子爭得凶，早忘了附近拚命的人。

小玉兒對脫凡師太點點頭，道：「我去。」

到了這時候，小玉兒才露出眞功夫。

只見她雙足點地拔身起，三個大翻身，十一個空心觔斗彈過去，她人在空中一聲喊。

「打……」

隔空一拳打過去，還正打在趙瘋子的頭頂上。

趙瘋子正在拚命奪三節棍，因爲他被于統領打得發了火，拋下刀便搶棍。

却不料……

趙瘋子不防半空中有暗算，等他感到頭頂似遭棒打，已是昏昏然雙脚飄浮了。

「哎唷！」

趙瘋子忍不住叫着回頭看，唷，半空中落下來個小姑娘，他怔怔的猛搖頭。

「妳……是誰？」

他依然抓緊了三節棍不放手。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別問我是誰，我問你，你想死呢，還是想活？」

趙瘋子火大了。

「娘的，那裡冒出來的野丫頭，偷襲你家趙老爺還說風涼話，我看妳是來找死！」

于統領也怔怔的瞪着眼。

于統領還不知道趙瘋子剛才已挨了小玉兒隔空一拳。

小玉兒一笑，道：「你不回答我的話呀！」

趙瘋子道：「老子宰了妳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

大吼中，他拋下于統領的三節棍了，反身抓起地上長刀，對準小玉兒便砍過去！

「宰了妳。」

好凌厲的一刀殺，切向小玉兒的脖子，如果被切中，小玉兒的一顆人頭會飛上天。

吃的一聲笑，小玉兒側身撇出一掌，那麼巧妙的拍在趙瘋子的刀身上。

那是太白掌，小玉兒用上了。

趙瘋子一刀砍空，刀幾乎也要掉了，他這時更是暗自一驚。

小玉兒火了。

「你不要活，你要死，好，你就死吧！」

這時候，那于統領也楞了，他吃驚，那裡來的這麼個半大的姑娘，武功如此之高，夠嚇人啦！

他站在一邊不出棍，仔細的瞧，要瞧小玉兒怎麼出招對付趙瘋子了！

小玉兒半旋身，右拳突然猛一揮。

「轟！」

「哎唷！」

趙瘋子挨了一拳在胸口上，他口中一甜，「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無敵神拳呀！」

這是于統領的驚叫，其實他也猜錯了，小玉兒這正是「混元一氣通天功」，西域至高無上神拳。

趙瘋子距離小玉兒兩丈遠，這一拳他被打得倒退五步一跌在石頭上。

小玉兒的左拳又揚起來了。

「再吃我這一拳。」

趙瘋子大驚失色，側身用力爬

起來，拚命的往山林之中逃跑去了。

趙瘋子剛奔入山林中，有個頭目奔過來。

趙瘋子急問：「姓莫的財寶到手沒有？」

那頭目回道：「到手了，到手了，咱們兄弟抬着往林子後面去了。」

趙瘋子急又問：「多久了？」

那頭目應道：「一個時辰了。」

「有這麼久？」

「至少也有半個時辰了。」

趙瘋子看向林外面，忿忿的道：「奶奶的，那裡冒出個野丫頭，她學會了隔山打牛神拳，眞不可思議！」

那頭目道：「當家的，咱們還是佔上風呀！」

是的，仔細看，山寇們兩下裡正把一衆官兵往山溪下面追殺着。

趙瘋子心中愉快了。

＊　＊　＊

小玉兒把于統領扶持到大車邊，于統領仍然驚訝得張大了口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玉兒看死傷不少人，她心中着實不忍，忽又聽得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快去支援花捕頭。」

花捕頭是花正剛，他正與霍大牙二人幹得凶。

小玉兒只點頭便撲過去了。

「喂，你們不要殺了。」

早已殺得忘了所以的花正剛，一聽之下抖着長槍猛一撥，他撥開了霍大牙那無力的一刀。

爲什麼無力的一刀？只因爲二人的力氣差不多早已放盡了。

小玉兒橫身站在二人中間，她又開口了。

她仍然是那麼兩句話：「喂，你想死還是想活呀？」

霍大牙咬牙咯咯响，叱道：「霍大爺倒要問妳，妳想死想活？」

他突然厲吼：「滾開。」

小玉兒笑笑，道：「你出刀吧！」

霍大牙雙目一挑，叱道：「想死呀！」

小玉兒道：「不是我找死，是你吔！」

「殺！」

小玉兒出拳閃身再是一聲笑，霍大牙的身上已中了一拳，他震驚了。

小玉兒再問：「你想死呢，還是想活？」

霍大牙幾乎氣結：「妳從那裡來的？」

小玉兒道：「你還沒有答我的話。」

霍大牙齜牙咧嘴叱道：「小小年紀口氣不小，妳說霍大爺想死想活？」

小玉兒道：「我猜呀，你想活，沒有人想死，只不過想活就快逃呀！」

「逃？」

「是呀！」

「乳牙未脫也想嚇人？」

小玉兒道：「你再吃我一拳。」

她說打便揮拳，「轟」的一聲拳風呼嘯而出，只聽得霍大牙一聲「哎呀」，人已往外滾去。

霍大牙大聲吼叫：「他媽的白蓮教呀！」

他叫着，爬起身來便往林中奔去，小玉兒拍手笑了。

這光景早把一邊的花正剛嚇得楞住了。

花正剛上前拉小玉兒，却拉了一個空。

這才幾天，怎會想到小玉兒竟會有這等功夫。

花正剛曾奔上峨嵋搬請過脫凡師太，當時小玉兒一起隨着下山來，還有個金娘子，金娘子是找回她的女兒小玉兒的，但怎麼也想不到這才多久，小玉兒已「武功蓋世」，令人大爲吃驚了。

小玉兒回來之後，日夜修習敖杰的那本小冊子上的「混元一氣通天功」，她的體質早已有了變化，招式與運氣經小冊子上的解說之後，立刻有了進境。

小玉兒曾在室內發拳，她把牆打了個洞，屋頂也被一拳開了天窗。

花正剛認爲，小玉兒的武功高過脫凡師太。

他心中驚楞了。

花正剛一把未拉住小玉兒，小玉兒已對他笑笑，道：「快去車上保護你們大人，我這就去幫他們。」

花正剛道：「妳……」

笑笑，小玉兒閃躍着身法奔到了藍氏昆仲身前來。如今一共七個大小頭目與二寨主郭棟長出力對付中原雙俠。

小玉兒奔到之後，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喂，別打了。」

她這麼尖聲叫，倒令奔過來的幾個頭目嘿嘿笑，這幾個頭目是來助拳的。

「女娃兒，妳不怕死呀！」

有個頭目冷冷道：「必是莫贓官的家眷，殺了她。」

小玉兒大怒：「你們不逃，我就揍人了。」

她說打便打，雙拳虛空交互出擊，便聽得「咚咚咚」之聲傳來，阻在她前面的幾個頭目已往地上滾去。

立刻間，有人大叫：「妖女，妖女！」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湯堯懷疑魚得水勾引他的老婆，其實徐小珠和魚得水商議如何保住金礦圖，尤其是不要落在滿人手中。李悔和兩小在客棧遇到南宮遠叔侄索取金礦圖，魚懷疑幕後人是死去的白雨亭，便和四小挖墓驗屍，發現是假死，白芝也是假出家，因白芝攔阻，發現不對就離去。此時四面擁上來的是「九龍治水」、侏儒、瞽駝等來索取金礦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霧夜快刀

永曆帝採金抗清　白雨亭奪圖失敗

兩人各握了一把果核，小郭道：「大把大把地撒，我就不信都潮了而不響，那可眞是有鬼哩！」

李悔對付「瞽駝」未出三十招即告不支。

魚得水對付侏儒，反而頗爲輕鬆。

麥、李兩人恐怕因他們兩人衝動而使別人受傷。

龍老大道：「怎麼？兩個小崽子眞會火器？」

李雙喜道：「的確，過去常用。」

兩小也太天眞，以揭穿秘密威脅麥、李二人，使他們倒戈向他們自己人猝然發難，這太不可能了。

他們寧願得罪魚得水這邊的人，況且，他們眞的恨兩小入骨，因而二人不會改變主意，仍然撲上。

他們以爲只要不被擊中身上就不要緊。

事實上如果這是眞的火器，相互碰撞就會炸開。

兩小只好以果核作暗器，却一枚也未射中敵人。

到此，二人的西洋鏡已被拆穿了。

當然，兩小在十招內就陷入了危險之中。

「九龍治水」龍氏兄弟還沒有出手呢。

麥、李二人想速戰速決，在二十招內把他們殺死，封住他們的嘴，這秘密也就無人知道了。

魚得水一看不妙，抽空過來助李悔，才一招就逼退「瞽駝」，再助兩小。麥、李二人正要下殺手，麥高忽然屁股上被踢了一腳。

踢他的人是小熊，道：「是不是正好踢在那顆紅痣上？」

麥高更加狂怒，這工夫侏儒又纏上了魚得水。

魚得水不能援手，李悔和兩小立刻就有殺身之危。

「啪」地一聲，小郭被李雙喜在背上砸中一掌。

小熊正要抖出他們的秘密，被麥高一脚踩在小腹上，口鼻中立刻淌下大量鮮血，倒退五步坐在地上，顯然，二人都不大可能站起來了。

小熊抹去口中血漬道：「他們二人有雞姦行爲，麥高他……他總是……扮演母雞……」

「蓬」地一聲，被麥高一脚踢出七步以外。

就在麥、李二人幾乎同時提起脚要一下子打發兩小上路時，突然自山溝中冒出一朶雲來。

說雲不像雲，但至少不像霧。

因爲霧是白的，永遠也不會是黑的。

這雲却是烏雲，很快就把現場籠罩起來。

這片雲對魚得水來說並不陌生。

但其餘諸人，任何一個也未見識過。

因爲在烏雲之中，伸手不見五指。

只聞「蓬啪」聲不絕於耳，先是侏儒栽出烏雲之外，右臂已提不起來了，顯然受了傷。

接着是「瞽駝」右眼紫黑，眼角淌下血絲。

這當然也受了傷。

然後是龍氏兄弟個個鼻青臉腫，踉蹌而去。

最後才是麥、李二人，捂着肚子，噙着一嘴的鮮血，搖搖晃晃栽出烏雲之外，鼠竄而去。這工夫這片烏雲才開始移動，很快地又移到山溝中，四小的身子才顯示出來，他們也很狼狽，兩小仍躺在地上，但已醒來。

魚得水髮髻散開，李悔也口角淌血。

魚得水跪下大呼道：「師父……師父……」

並沒有任何回應，到山溝邊沿一看，那還有烏雲。

李悔道：「得水，是令師嗎？大概當今武林，除了他老人家，也不會有任何人能一舉重創這些高手了。」

「十之八九是家師！」

李悔道：「侏儒也會『吞雲吐霧』功，看來他是不敢顯拙了。」

魚得水道：「一分功力，吐一分的雲的濃度，此烏雲中伸手不見五指，是家師的特有絕技。」

這工夫兩小道：「我們口中各被放了一顆藥。」

李悔道：「八成是梅老前輩，還不拜謝一番。」

兩小爬起向溝那邊拜了三拜，小熊道：「老前輩，您老人家來得正是時候，以後再有這場面，還請老前輩及早大駕光臨，不吝賜教！」

李悔笑罵道：「差點死了！還有心開玩笑，剛才他們這些人蜂湧而至，就沒打算留我們的活口。」

魚得水道：「阿悔，妳的傷呢？」

「我也服了一顆藥，這葯葯效奇速，內傷雖未痊癒，却已經穩住不痛，也不吐血了……」

「那還好！」魚得水道：「剛才若非家師現身，咱們有十條命也完了，小熊，剛才你說麥、高二人有甚麼秘密？」

兩小大笑，本不想說，後來還是說了。

魚得水道：「眞齷齪，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李悔道：「所以他們非殺你們二人不可。」

小郭道：「一旦談起此事，麥、李二人就變成瘋狗一樣，眞奇怪！他們二人怎麼發生這種事？」

「這是有原因的……」有人自溝中竄出來。

居然是徐小珠。

魚得水道：「徐女士已自終南山回來了？」

「是的，魚大哥，你們剛才談的事，只有我能回答。」

魚得水道：「甚麼事？」

「就是兩位小友談及麥、李二人的齷齪事。」

李悔道：「徐姐知道？」

「對，因爲他們發生那事是家母叫他們作的，不作就殺死，他們居然爲了活命，在金礦中作了那事。」

她說了麥、李二人進入金礦中的一切。

李悔大笑道：「原來眞有這回事，可是小熊你怎會知道麥高屁股上有刀疤和紅痣？」

小熊說了某次聽到麥、李二人交談的事。

小郭道：「小熊，咱們必須馬上製造一些火器了！」

「對對！今天有火器，就不會如此危急！」

* * *

「主人……」「九龍治水」龍老八在大廳門外抱拳道：「外面有人求見，他說不須拜帖！」

「甚麼人？」

「常再生。」

「『賽華佗』？」「五柳先生」夏侯心怔道：「請！」

「賽華佗」一搖三擺地進入大廳，大剌剌地自動坐在客位上，道：「夏侯心大俠，你的身體不是很好吧？」

夏侯心笑笑道：「大國手眞是三句話不離本行！」

「原來每個人都會諱疾忌醫，算了！」

「大國手是說……」

「你的脾和腎都不大好，尤其是脾臟！」

任何人一聽到自己的身體有重大毛病，都會害怕。

儘管一向以爲身體健康良好，但話出自名醫之口，那就不同了。

「怎見得我有病？」

「夏侯大俠，你既然感覺頗好，不像有病的樣子，我也就不必急急告訴你的病情，還是言歸正傳吧！」

「好！請說出來意！」

「夏侯大俠認識『一把抓』魚得水吧？」

「當然，算是年輕一輩的翹楚。」

「據魚得水說，金礦圖在你手中！被你搶到手。」

夏侯心臉色一變，冷冷地道：

「胡說！」

「夏侯大俠說我胡說，還是魚得水胡說？」

「當然是魚得水胡說了！」

常再生道：「我怎能証明夏侯大俠的話是眞的？」

夏侯心道：「我很不解，魚得水爲何會告訴你這件事？他是一個寧折不彎的年輕人，很有種！」

「對，那圖是因爲在賭桌上贏到的。」

「他輸給了你？」

「也可以這麼說。」

「常大國手，你上當了！他騙你。」

「怎知不是你騙我？」

夏侯心冷笑道：「我也在找，我沒有必要騙你。」

「我却覺得，你擁有此圖也大有可能！」

夏侯心淡然道：「常再生，你的口氣最好客氣點，不要說我根本沒有圖，就是有，你又能如何？」

「如果有，你最好交出來。」

「不然的話？」

「別以爲你和『四絕』齊名，我仍會要你的好看！」

「你？」

「對！因爲你已經中毒了！所以你最好老實點。」

夏侯心一驚，離座要動手，忽然眼前金星直冒。

他心中一驚，又坐了下去。

「怎麼樣？不是唬你吧？」

「常再生，這不是君子行徑！」

「當然不是，試問，常某以君子自居過？」

夏侯心暗忖，這老小子是軟硬不吃，好漢不吃眼前虧，道：「常大國手，我們過去有仇嗎？」

「沒有。」

「我說我絕對沒有向魚得水搶圖，完全是造謠中傷，你信不信？」

「也信也不信。」

「這話怎麼說？」

「誰手中有圖也不願承認！」

「不然，如我手中有金礦圖，就不會那麼小器，須知有了圖並不代表就有了黃金，要開採一座金礦，並不是三五個、一二十個乃至於百十個人就能辦到的。」

常再生有點信了，不由暗罵魚得水及衆小。

夏侯心道：「而且在蠻荒之地開礦，毒蛇猛獸固然到處皆是，毒烟瘴氣更是時時可以傷人，一位名醫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所以如我有圖，必邀常兄入伙，而且會送你乾股。」

於是常再生離開了夏侯心。

夏侯心相信圖可能在魚得水等人手中，立刻和部下去找魚得水，結果夏侯心反而走在常再生前面。

魚得水等人住在一個離鎭不遠的民宅中。

這是馬琳親戚的私產，正好無人居住。

地方淸幽，風景美好，而且隱蔽。

現在馬琳已不迴避了，她和小郭無法分開。

小熊諷刺小郭在啃樹皮，譏諷馬琳在啃嫩草。

他們二人也不在乎。

絕對未想到，如此隱蔽之處，很快就被人找到了地頭，居然是夏侯心率衆來到，湯堯是眼線。

魚得水不由心頭一驚，道：

「夏侯大俠，有何貴幹？」

「你不是說圖被搶走了嗎？」

李悔道：「誰說的？」

「常再生說的。」

李悔道：「你怎麼能信那老瘋子的話？」

夏侯心道：「常再生去找我，說是魚得水對他說過，圖本在魚得水手中，後來被我搶去了！」

小熊道：「放她娘的八寶屁！他根本是胡說！」

夏侯心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不是魚得水說的。

小郭道：「夏侯心，你徒弟是魚老大的好友，他看在好友的份上，怎麼會造你的謠言？」

「既然能造此謠言，可見圖必在魚得水手中。」

魚得水道：「如我有圖，早就交給明軍作了軍需了！還會留在身上，事實上我也在找。」

夏侯心道：「有個辦法能弄淸眞相。」

「甚麼辦法？」

「打倒你們之後，不怕你們不說實話！」

魚得水道：「夏侯心，如果你是爲了國家民族尋找此圖，也算是一個有心人，設若只是爲了個人私利，你就徒具虛名，一文不值了！」

夏侯心道：「魚得水，你放心，擒住你們之後，不論有沒有圖，都不會傷害你們的，上……」

魚得水當然要接下夏侯心。

李悔接下「聱駝」西門狂。

馬琳和兩小三人合接「九龍治水」龍氏兄弟。

這是十分凶險的局面。

魚得水雄心萬丈，獨接夏侯心是不是差了些？

李悔接下「聱駝」，只怕也不行。

馬琳的身手比兩小高，但三人合戰龍氏兄弟，仍然十分吃力，魚得水自那天被烏雲中的高手所救，當天晚上就被人引出。

這人正是「梅花操」的創始人梅鐵骨。

他在林中傳了魚得水最精銳的部份。

甚至還傳他較深較玄的「造雲功」。

師徒二人一直到天亮才分手。

所以魚得水已經完全是「四絕」同儕中的人物了，只不過一開始二十招內，魚得水被逼退了一匝。

李悔最慘，「聱駝」豈是等閒。

可以說就是李悔加上馬琳也未必成。

魚得水記掛李悔，就無法專心對付夏侯心。

夏侯心偶爾會接下魚得水的奇招，被逼退一兩步。

只不過大部份的優勢仍操在夏侯心手中。

小熊一看不妙。

要是李悔受了重傷，尤其是臉部，那對魚老大眞是不可想象的事，二人立刻摸了一枚「火蒺藜」。

這玩藝是兩小發明的。

以前「雷神」苗奎並沒有這一種。

那是外表有些不規則的刺，一旦擲中人身，會刺在衣衫上不會掉落，除非大力抖動，停一會才爆炸。

小熊必須一擲中的才成，要不，下次就不靈了。

當「聱駝」背向他正要向李悔下重手時，小熊的「火蒺藜」突然出手，由於太近，難以閃避。

「聱駝」非比等閒，雖在激戰中，仍然是警覺性極高。

他全力一閃，由於太近，只距三步不到，未能閃開。

「火蒺藜」竟黏在他的右腰臀之間。

「聱駝」大駭，不知是甚麼東西。

他還以爲是甚麼毒物，因上面的鐵刺會透衣而入。

他閃身中正要用手掃掉這東西，已是「轟」地一聲炸開，「聱駝」發出一聲慘叫。

這東西只有拇指甲那麼大，加上外表的鐵刺，也不過栗子那麼大，爆炸力却大，把他的腰臀處炸去一塊杯口大的肉。

李悔喘着，十分感激小熊。

小郭道：「小熊，那可是我發明的！」

小熊道：「你的構想加上我的設計才行。」

小郭這工夫已扣住三枚「火蒺藜」在左手中。

他很欣賞這種小東西，尤其是他自己的傑作。在頹勢之中，一扭身，又出手一枚。

這一枚正中龍老四的左肩背處，黏在衣上。

龍老四的反應可沒有「聱駝」快，一驚之下，還沒有作任何反應，已是「轟」然大震，慘嗥震耳。

龍老四左肩背上血肉模糊。

幾乎在所有人都注視龍老四的同時，小郭另兩枚又分別出手，一個目標是龍老大，另一個是龍老三。

這是因爲二人距他近，又是背向着他。

結果龍老大勉强閃過，龍老三一矮身，竟黏在髮髻上。

龍老大駭然大叫：「老三……」

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在爆炸聲中，龍老三的後腦被炸去三分一。

這景象震住了所有的人。

要是繼續炸下去，對方的人大部份會被炸死或重傷。

夏侯心此刻心神分散，差點失招。

「聱駝」未退下去，還在苦戰，但右腰臀上已大量流血。

夏侯心道：「龍兄請支援西門兄，讓他上藥止血。」

龍老大要去支援，李悔一攔。

僅是一個李悔，龍老大也無把握。

目前的李悔已非同小可，魚得水所學的，除了梅鐵骨剛剛新授的至精至純之外，全都教了她。

小熊道：「夏侯心，你們再不走，每個人都要留下一塊肉。」

夏侯心的確很爲難。

武功再高，可就是不敢和火器硬碰。

不得已，只好「造雲」。

這一手已經難不倒魚得水了，甚至他造的雲比他更濃更密，更不易視物，因此他在雲霧中可以視物。

夏侯心撤出刀，魚得水當然也不能免。

只聞雲中金鐵交鳴不絕於耳。

李悔很躭心道：「得水，你怎麼樣？」

「放心！我還行！」

小熊和小郭又暗暗扣了兩枚「火蒺藜」。

結果，龍老二和龍老大倒了楣，每人中了一枚。

現在，「九龍治水」兄弟已傷了四五個了。

小熊道：「夏侯心，你自己走，那可就便宜了你。嘿！」

夏侯心的確不能再戰了，正要撤退，身邊忽然聽到細微的聲音道：「夏侯兄，只要入伙，我們來助你。」

夏侯心一怔，也以「蟻語蝶音」道：「尊駕是……」

「南宮遠……」

「你不怕火器嗎？」

「是的，本人這邊有專門破火器的專家。」

「南宮大俠就是貴方的主腦人物嗎？」

「不是，我也是跑龍套的，主腦不是我。」

「是誰？」

「反正不會是外人，總不出『四絕』中人吧！」

「合作有何好處？」

「得到金礦圖，大家共享！」

「得到了沒有？」

「老實說，我們頭兒根本不需金礦圖，因爲他去過金礦好多次，他所以要收回地圖是怕別人擾局，使知道金礦位置的人只有我們自己。」

夏侯心道：「梅鐵骨是你們的頭子嗎？」

「不是。」

「那是……」

「猜也可以猜到的了……」

夏侯心已有所悟，道：「好，一言爲定。」

就在小熊和小郭各自擲出一枚「火蒺藜」時，突然，現場上出現了一個蒙面人，拏了個怪東西，一下子就破了兩小的「鐵蒺藜」。

兩小不由一驚，道：「你是何人？」

這人發出一串冷笑而不答。

兩小向來人望去，雖蒙了面，看來必在中年以上。

他手中拏的東西很怪，說圓不圓，說方不方。

看來好像軟塌塌地輕如棉花團。

兩小的火器被此物一擋，立即消失，當然也未爆炸。

兩小可不信這份邪，立刻又各掏出一枚雞蛋大小的。

小熊道：「老兄，送你一枚紅蛋……」

二人同時出手，一取上盤一取下盤。

這樣自然會使他上下無法同時兼顧。

但這人輕鬆地用那怪東西上下一擋。

只聞「卜卜聲」兩聲極爲細微的聲音，兩枚紅蛋已不見。

兩小不由心頭一驚，這是什麼玩藝兒？

好像專門吃火器似的，一擋之下就如石沉大海了。

兩小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於是雙手交替射出一個不同的火器，有如穿梭般地射向此人，慘得很，全部石沉大海，一個也不見了。

最後，兩小的火器用完了。

於是，二人拔出了兵刃撲向此人。

似乎要動武，此人也不含乎，掃出一掌就把兩小震退一步，這一切都被魚得水看到。

他力戰夏侯心，總是佔不到太多的便宜。

這還是剛學了師門的絕學，要不，只怕已經敗了。

李悔力戰龍老大，已佔了上風。

馬琳和兩小，本是合擊龍氏兄弟的，如今兩小合戰這破壞了他們火器的蒙面人，馬琳也很吃力。

目前也只有魚得水能猜出這蒙面人是誰。

於是他以「蟻語蝶音」把這訊息傳給了衆小。

兩小以爲，自己栽得不算窩囊。

這是火器專家，也是這一行的老祖宗。

這工夫，魚得水突出更奇的絕招。

夏侯心多少也有點輕敵，以爲魚得水技盡於此。

他正在打量苗奎，似想看看他如何使用火器。

這等專家的使用方法，一定和兩小的不一樣，道：「苗大俠，這兩個小子怎麼會火器呢？」

苗奎一時說溜了嘴，道：「還不是有人偷了我的火器，送給了這兩個小崽子在武林中興風作浪。」

小郭道：「夏侯大俠，你知道是誰偷了他的火器嗎？」

夏侯心道：「是什麼人？」

「白芝，一個很迷人的女子，現已出了家。」

本來兩小不願提起白芝的事，好歹以前她曾是魚得水的未婚妻，但自她這次去阻撓掘墓，兩小對她又倒了胃口。

甚至以爲她出家也是虛應故事的。

小郭道：「苗奎和白芝有一腿，玩得忘情之下，自然會把一切都交給對方，甚至連製造火器的方法也說了。」

苗奎怒吼着猛攻不已。

小熊道：「那知白芝有唐瘡，一古腦兒都傳染給他，在醫藥罔效之下，下面都爛了，所以走路兩腿分開較平常人大些。」

苗奎突然掏出一件火器。

他是火器專家，火器由他發出，那有不中之理。

這工夫馬琳道：「兩小小心！」

馬琳這麼一吆呼，苗奎不能不注意兩小。

他絕未想到馬琳也是用火器的專家。

正因爲苗奎恨兩小入骨，全部精神都在兩小身上，而馬琳又是小郭的老相好，那會讓他發生危險？

苗奎往後疾退要射火器時，絕未想到，馬琳的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型物在和苗奎擦身而過時放入他的袋中。

被放入袋中，苗奎居然還不知道。

這也是因爲此球不大，也不太重之故。

所以苗奎的火器還未出手，「轟」然一大震，慘嗥聲撕裂着現場上諸人的耳膜，苗奎腰上被炸了個血洞。

這一手眞絕。

可以說苗奎被炸，在目前只有她一人知道是誰幹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還以爲是兩小呢。

苗奎被炸，手中的火器就掉在地上，居然未爆炸。

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又去掏火器。

小熊一閃而至，在他的創口附近踩了一腳。

這一腳把他踩出四五步外，倒地昏迷過去。

魚得水放了心，還眞不能不佩服兩小。

這兩個傢伙居然把火器專家幹倒了。

他那知是馬琳幹的？

魚得水這工夫再次突然施展奇招，由於夏侯心的注意力在苗奎以及重傷的「瞽駝」身上，稍一疏忽，神來的一掌，「啪」地擊中他的左胸。

夏侯心可算是陰溝裡翻船。

只不過他畢竟是特級高手，挨打之下立予還擊。

魚得水被擊中的部位幾乎和對方相同。

兩人稍退即進。

夏侯心盛怒，一定要把他擊斃掌下，果然兩人都較上了勁，誰也不守，都只攻擊對方的小腹。

這等高手的重擊，眞是非同小可。

「蓬蓬」兩聲，有如擊在巨鼓之上。

兩人各退步，魚得水再出奇招攻上。

夏侯心倉卒間無招可破，也就再次只攻不守。

這一次兩人又各在對方的腰上重擊了一拳。

夏侯心有點想嘔吐的感覺，他從未受此重擊。

一流高手幾乎全是打人，那會挨打。

到此地步，才知道能挨打比能打人還重要。

除非一個人一輩子不會挨打，任何高手都想不到的。

魚得水知道他不大好受，就專門製造這種機會，又是一連兩次，同歸於盡地各砸了對方一掌。

這一次夏侯心內腑受傷，步伐蹣跚。

魚得水凌空下擊，而且夏侯心突然發現雲霧中那濃度加深，就像天黑了一樣，不由一驚。

他這才知道，就連這方面，似乎也差了一點。

這一次下擊由於視野不清，招架稍遲，又是一次只攻不守，同歸於盡的打法，夏侯心大駭。

因爲這一次他被打的成份大，打人的機會太小了。

魚得水一掌又重擊在他的後頸上，他只輕掃了魚得水一下，夏侯心倒退七八步，出了雲外，被人扶住。

扶住他的竟是湯堯。

「師父，不能和他比賽挨打，他在這方面無人能比。」

夏侯心口角淌下大量鮮血，道：「湯堯，爲師死不足惜，我以爲爭這個也很無聊！湯堯，算了！」

「不，師父，我要爲師報仇……」他爲夏侯心服了藥，抱到一邊放下，走向魚得水道：「姓魚的，有你沒我，有我就沒有你，也許有人以爲是以卵擊石。」

魚得水道：「湯堯，我們沒有理由敵對！」

「本來沒有理由，現在有理由了！」

「這話怎麼說？」

「你爲什麼造謠說圖是在家師手中？」

這事是李悔編造的謊言，但魚得水道：「令師有無勾心鬥角？甚至出頭搶奪金礦圖，試問如換了你，是否也會設法保護自己？」

湯堯道：「我要爲師報仇，你有本事就殺了我。」

「湯堯，我不會殺你。」

「那就讓我卸你一條胳膊。」

李悔道：「他的一條胳膊比你的一條命還值錢。」

湯堯撤出「桃花」寶刀，正要攻上，現場又出現一人，竟是徐小珠，道：「湯堯，不要作出親痛仇快的事。」

湯堯目蘊兇芒道：「怎麼？要爲相好的找場？」

「姓湯的，聽你的言論，你就和你那渾帳師父差不多，侮辱你的妻子，就等於侮辱你自己。」

「妳是誰的妻子？這些年來妳瞞得我好苦。」

「你呢？你說了你的底細嗎？就連你是『五柳先生』之徒我都不知道，甚至你的好友魚得水也都不知道你深藏不露。」

「是不是你把金礦圖交給魚得水的？」

「在你不承認我們的關係之前，我爲什麼要回答你的話？你近來太離譜。」徐小珠道：「你事師至孝，固然是好的，却也要懂事明理才行。」

湯堯大喝一聲：「爛女人，我先打倒妳再說。」

夫妻兩人就立刻火併起來。

看來二人都沒有一點夫妻之情了，這可能是因爲二人以前都隱瞞了很多事，尤其是都藏了拙，他們似乎都有藏拙的理由。

魚得水發現馬琳等人已停手，因爲龍氏九兄弟去其五，其餘的也都受了傷，且不能再戰。

「瞽駝」更重，苗奎已死。

龍氏兄弟未死的都在爲傷者敷藥，龍老大正在照料夏侯心，夏侯心道：「龍老大，我們走吧！」

龍老大道：「對，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龍老大，此事與仇無關。」

「夏侯大俠是說……」

「此事完全是爲了金礦圖，你是知道，『四絕』以及我們少數幾人這一二十年來都在爲金礦東奔西走。可以說，誰能得到金礦，又能秘密開採三年以上，誰就能成大事建霸業。」

「夏侯大俠知道金礦地點？」

「不知道，但南宮遠說是他們的頭子知道，這頭子是誰，大致已可以猜出來了，他們邀我們合作。」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是剛才不久，也就是苗奎尚未出現之前的事。」

「既然那主子知道金礦的所在，爲何還要來此向魚得水搶金礦圖？這不是已經穿梆了嗎？」

「不，南宮遠說，不是搶圖，凡是知道金礦所在的人，不能變爲合伙人，就必須除去。」

「莫非大俠已答應和他們合作了？」

「正是，可是我現在忽然徹悟了。」

「徹悟什麼了？」

「記不清是何書，有這麼一段文字：一僧入市，見市井衆生，熙來攘往，不禁暗自嘆道：衆生芸芸，不過兩人而已；一個是名，一個是利……」

龍老大讀書不多，還不能完全領略夏侯心的意思。

夏侯心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這是名；『千里爲官只爲財』！這是利，人生在世若只爲了這名、利二字，就太可笑也太可憐了！龍兄，我們走吧！」

龍老大道：「湯堯呢？」

「招呼一聲，他愛走就走，不想走就由他去吧。」

龍老大招呼湯堯撤退，他如同未聞。

此刻他和徐小珠打得激烈無比，那還像是夫妻？

「湯堯、徐女士，你們不要打了……」魚得水往中間一站，格開了二人各一掌，道：「請聽我一言。」

湯堯道：「魚得水，你少在這兒貓哭耗子！」

魚得水道：「你們二位不妨進屋去談談，要是談過之後仍然非變成陌路不可，那就由你們去吧！」

此刻龍氏兄弟已弄走了夏侯心、「瞽駝」以及龍氏受傷的兄弟，當然還有苗奎的屍體。

這工夫「賽華佗」常再生趕到。

他被騙得一頭火，像一頭山豬指着魚得水粗聲道：「小子，你……你敢愚弄我常再生？」

魚得水道：「什麼事啊？大國手！」

魚得水一邊搭訕，一邊以「蟻語蝶音」向衆小告警，叫他們儘量佔上風頭，提防常再生施毒。

常再生道：「你不是說圖被夏侯心搶去了嗎？」

李悔道：「是啊！你剛才沒有看到夏侯心和他的人，灰頭土臉地走了嗎？搶了圖又來作樣子撇清，眞是報應啊！」

「沒有看到，怎麼回事？」

「他得了便宜賣乖，說是金礦圖在南宮遠手中，和魚大哥動手，也沒有佔到便宜還受了傷。」

「妳是說他不是魚得水的敵手？」

「是啊！你以爲魚大哥那麼好對付？」

「嘿……」常再生道：「丫頭，我再也不信你們這一套哩！不拿出金礦圖來，我要你們的好看！」

李悔道：「這不是無事生非嗎？」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要你們中毒，只要一舉手一投足就成了……」這工夫小熊突然射出一物。

原來又是一枚「火蒺藜」，他留了一個。

他一驚之下，正要大力甩掉，却已炸了開來。

「轟」然大震之下，他的右手腕差點完全炸斷。

這麼一來，他就無法施毒了。

他回頭望着兩小及魚得水嘶聲道：「是誰？」

三人都攤攤手，表示不知。

常再生托着斷腕上了墻頭道：「這筆帳又記在你魚得水頭上了！小子，咱們走着瞧吧！」

此人雖有過人的醫術，却因不走正路，未能濟世活人，窮人拿不出醫葯費他就不看病，所以魚得水並未阻止兩小對他用火器。

兩小炸他的右手，也就是使他以後不能再用毒。

此刻屋中的湯堯和小珠相對無言坐着。

他們都不願低頭先開口。

這時湯堯望着愛妻道：「妳對

我厭了嗎？」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話！」

「怎麼會？這世上沒有比我更愛妳的人了！」

「愛我會侮辱我嗎？」

「不是侮辱妳，實在是妬忌。」

「魚大哥不是那種人，如他和你一樣，就不可收拾了。」

「小珠，你送他金礦圖了？」

「你和我談話就是爲了這箇？」

「絕不，事實上現在我已看穿，在這世上，甚麼也沒有情感珍貴，有了妳，甚麼金礦銀礦，一點不重要了……」

兩人四目相對，忽然相擁在一起，抱着吻着，湯堯的手，一隻伸入她的上衣內，另一手又握住了小珠的一對纖瘦金蓮。

那知小熊和小郭在後窗外偷看，這工夫小郭「嗤」地一聲笑出聲來，屋內二人立刻分了開來。

湯堯道：「你們兩個眞不是東西！」

小熊道：「我們只想看看你『獵頭湯』會不會兩隻耳朵上掛辣椒……」這當然是黃話。

內行人知道「兩隻耳朵上掛辣椒」是甚麼意思。

那是一種姿態，一種床笫間花梢……

兩小立刻離開了後窗。

這工夫眞正的大敵來臨，可謂姍姍來遲。

由南宮遠叔姪率領麥高及李雙喜到來。

「你們這回四個人行嗎？」小郭道：「不過四個鳥人而已！」

「不錯，我們只有四個人，也足能收拾你們四個。」麥高道：「小子，今夜沒有人能救得了你們。」

南宮遠等人還不知道湯堯和徐小珠在此。

當然更不知道馬琳也在，只是在屋內而已。

魚得水却相信，就憑這四個人成不了大事。

南宮遠身爲「四絕」之一，過去藏了拙。

可以說除了已死的「菊夫子」徐世芳以及梅鐵骨之外，其餘的都藏了拙，就連不屬「四絕」中的夏侯心、魚得水及湯堯也不例外。

可以說整個武林中的精英，在這一二十年之內，都是爲了這金礦，勾心鬥角，爾虞我詐。

「魚得水……」南宮遠道：「我們知道，金礦圖在你手中，是鄺眞交給徐小珠，再由她轉交給你。」

魚得水不出一聲。

今日之戰是空前絕後的，他相信雙方都不會再留餘力了。小熊道：「我和小郭二人各有一根特號金針，如果你有興趣就拿去用，也不必謝我們！」

余抱香厲聲道：「死期不遠，還敢嘴皮子上佔便宜，眞是不知死活！」

小郭道：「我以爲眞正不知死活是張鑫，他居然就藏在附近，眞正是把個鳥頭掛在腰帶上打滴溜！」

余抱香臉色一變道：「那血賊在附近？」

「當然，昨天晚上還和他聊過！」

「昨天晚上還見過他？」

「是啊！他請我和小熊吃酒，一時高興，就把他在床上過五關的得意事兒全說了出來。」

余抱香面頰一紅，道：「你又要胡扯？」

小熊道：「小郭不是胡扯，他說的都是實話。他說妳很活，也很欣賞他的狂猛作風，甚至還會許多花樣如『魚接鱗』『兎吮毫』以及『鶴交頸』等等……」

余抱香厲喝一聲撲向兩小。

她的身手大約可以獨自接下兩小。

魚得水道：「南宮遠，你大概是要找我了？」

「當然……」南宮遠撤劍攻上。

就在這時，麥高和李雙喜正要攻向李悔，屋內走出二人，一個是湯堯，一個是徐小珠。

麥、李二人不由一楞，以爲是伏兵呢。

湯堯道：「小珠，妳對付哪一個？」

徐小珠道：「我對付李雙喜吧！」

這二人的功力都極高，也只有湯堯和徐小珠可以對付他們，三五十招內都不能見到勝負。

李悔接下了余抱香，也相差不多。

兩小反而閒着無事了。

魚得水一出手就全力以赴。

他知道，眞正的勁敵即將來到。

他希望在大敵未到之前先挫敗南宮遠。

南宮遠也有同樣的想法，希望在頭兒未到之前，先擊敗魚得水。所以絕活盡出之下，三十招後，南宮遠身子四週起了雲霧，似乎這些高手都會這一套。

看來南宮遠這方面的造詣不比夏侯心差。

厚厚的雲，有如一堆堆的棉絮。

人在其中動手，外面的人偶爾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事實上，魚得水也加了些雲氣，使這塊雲更濃更密，連南宮遠自己都視野不清了。

魚得水終於用了決定性的招式。

這是人類潛力的極限和速度的極限。

南宮遠知道厲害，也以最拿手的招式應付，但是，對方的機變是無法形容的，太絕了。

在他勉强破解六個變化之後，第七個變化乍展時，南宮遠的腰上被划了一刀，血水立刻湧出。

他知是不能再戰的了，但是，他不甘。

人類幾乎十之八九都犯此通病，不能承認事實。

如他收手，魚得水就會見好即收，那知他冒死亢進，繼續狠攻，魚得水另外一招，在濃密的雲霧中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察」地一聲，自南宮遠的背上掃過。

他的背骨一根根地翹起，透出衣外。

人也跟蹌栽出雲外，大量鮮血立刻濕透了衣褲，灌滿了鞋子，地上留下了血足印。

眞是慘透了，他爲了甚麼？名利而已。

南宮遠倒下時，余抱香悲呼着撲過去抱屍大哭。

麥高不由一凜，想不到魚得水如此厲害。

稍一分神，被湯堯一刀砍中左肩，深入骨肉。

李雙喜在徐小珠的狂攻之下，他本就不是小珠的敵手，乍見南宮遠死得如此之慘，不由怵目驚心，動作稍緩，被小珠一劍穿心而過。

這意外嚇壞了麥高和余抱香。

他們未想到這麼快就連死二人，而且都是主力。

他們更想不通，背後的主兒爲何還不來。

就算他來了，部下死傷殆盡，又有甚麼用？

李雙喜有此下場，已經算是便宜他了，他一生殺人難算，眞正是兩手血腥，兩小上前踢了他雙脚，把他的臉都踩扁了。

就在這時，正主兒來了。

他就是「叟」白雨亭，身後是出了家的白芝。

人死了可以活過來，出了家的人也可以管塵世的俗事。

似乎這一切都不必見怪。

魚得水道：「由於你們父女的出現，一切都明朗化了！」

白雨亭道：「小子，你都知道些甚麼？」

魚得水道：「第一，你一開始就藏了拙，我去抓你時，你佯作不敵被我上了銬子，後來又逃了。」

白雨亭沒有承認也未否認。

「其次，你們這些人，這一二十年以來一直在爲金礦之事爾虞我詐。礦是『菊夫子』夫婦找到的，你却在暗中發現……」

白雨亭不出一聲，却微微點頭。

「由於你相信金礦之事已不僅是『菊夫子』夫婦二人及你知道，於是你要設法清除知道的人。」

白雨亭又點點頭，表示他很有理解能力。

魚得水道：「如夏侯心，即爲一例，當然，家師也知道，這些年來你一直在找家師及夏侯心，另外還在找南宮遠，後來你知道，南宮遠和夏侯心二人只是知道金礦之事，却並不知礦址，因此，你籠絡南宮遠爲你賣命，清除異己，但在他們爲你賣了力，失去利用價值之後，而任其自生自滅！」

「胡說！何謂任其自生自滅？」

「你若早來盞茶工夫，南宮遠會死嗎？」

白雨亭不想反駁。

他似乎已成竹在胸，或者穩操勝算了吧！

魚得水道：「你以爲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却疏忽了一着棋，那就是在金礦中留守的鄺眞，仍然帶出了一張詳圖……」

白雨亭道：「不錯，我以爲她帶不出，也以爲她離開金礦及部份記憶已失，那知他們夫婦別出心裁，可能把圖刺在身上……」

魚得水冷笑道：「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那圖已在你的手中？」

魚得水不出聲，小熊道：「白老頭，你他奶奶的一生中正事不幹，試問，你就算得到了這金礦，你又能如何處理它，眞以爲能把所有的黃金搬回家嗎？」

小郭道：「白老雜碎，你以爲你是甚麼，天生富命，能發橫財？你有沒有撒泡尿照一照？三角臉上沒有四兩肉，走起路來像一碗餿了的稀飯，就憑你這副德性也能發財？呸！不知羞！」

魚得水道：「你一生中一直在走偏鋒，沒有作任何一件對國家社稷有意義的事，『菊夫子』是你殺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了吧？」

白雨亭仍不出聲，也等於默認了。

這工夫侏儒也出現了。徐小珠立刻撲上，爲母報仇。

湯堯怕她有失，也出了手。

此刻對方的人已大半失去抵抗能力。

南宮遠已死，李雙喜也已伏誅，只賸下余抱香和重傷的麥高了，白雨亭父女並未爲他療傷。

麥高喘着道：「人不能走錯一步路，更不可選錯靠山，白雨亭……你眞是一個狠心狗肺的人……你利用過我們之後……就利用敵人之手……送我們上路……可是你也別得意，你們父女的下場也不會好的……」

麥高自知活不成，自斷舌根而亡。

白雨亭連眼皮子也未擦一下。

余抱香一抹淚水，一字字地道：「家師叔以『四絕』之一的身份助你，可以說不計一切，却落得如此下場，你居然沒有爲他流一滴淚，你不是人，你是禽獸！」

她抱起南宮遠的遺體要走，白雨亭抬抬下頦，白芝一攔，但魚得水也抬抬下頦，示意設法叫余抱香離去。

李悔一出手，白芝接下，但現在的李悔已非昔比，十來招就把白芝逼退，白芝似乎無意打鬥，又退了回去。

余抱香趁此機會抱屍離去。

魚得水道：「在目前，眞正知道金礦所在的人，大概也只有你一個人了，你離開這個世界，也就只有那張圖是唯一的線索了。」

白雨亭道：「圖還在你的身上？」

「不在了！」魚得水道：「看來永曆帝尚能和清軍折騰一陣子，凡是肯爲明朝出力，不爲個人利益的監國或小皇帝，我都會全力支助，即使希望不大，也要盡人事了！」

「你是說已交給了永曆皇帝？」

魚得水道：「白雨亭，動手吧……」白雨亭是個至死不悟的人，他陰鷙、貪婪、狠毒而又機詐，這種人如果走正路，必能爲國家建大功。

二人一動上手，所有的人都全神貫注。

因爲這是生死成敗的一搏，沒有人能插手。

白雨亭立刻就炫露了他的造雲功，不但雲濃密，還翻翻滾滾，且在繼續加深，但是，魚得水可以在這濃密的雲中視物，因此，二人可以放手一搏。

兩人以前都藏了拙，現在都不遺餘力，誰贏了可以說誰就是金礦的主人——最後的勝利者。

有了金礦，不論是作何事業，都會有雄厚的實力。

魚得水發現，這一次能挨打已經不太靈了，似乎由於以前能挨，把對方累慘，對方已研出，對付能挨打的方法來。

會打人的沒有傷，但能使對方受不了，因爲人身上有很多脆弱的部份。

百招後魚得水已挨了三十餘下，白雨亭也挨了五六下。

五六下的痛苦和魚得水的三十來下差不多了。

就在這時，白芝道：「爹，我來助你……」立刻進入雲中，但不一會，白雨亭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不久，濃雲就散了，衆人駭然發現白雨亭被白芝自後面抱住。

她的雙手十指，至少已制住了白雨亭五六個要穴，道：「爹，您要原諒女兒，我們父女一生未作一件好事，何不在這最後一刻作一件好事，永曆小皇帝也未必能成大事，但也總有一線希望，爹，只要您死了，這線希望就可能爲大明千萬子民帶來一線生機！」

白雨亭長嘆一聲道：「絕對未想到妳敢向我下手。」

「爹，本來我也不敢，所以在你的假墓上，我出面阻止魚大哥掘墓，就是給你看的，表示我和你一條心，使你不會懷疑我，而爲此刻的施襲作準備。」

白雨亭道：「丫頭，在你制住我之初，爹恨妳吃裡扒外，但瞬間我就想通了，我不能使自己的女兒永遠抬不起頭來，我不能再作孽了……」「咕嚕」一聲，鼻中冒出大量的鮮血，頭也搭拉了下來。

白芝淚下如雨，托起父親的遺體道：「魚大哥要不要再驗明正身一下？」

魚得水等人走近，小郭道：「白老頭，你終於走了，這一次可不是裝死了吧？」

白芝凄然一笑，抱屍越墻而出，此刻侏儒早已死在湯、徐夫婦二人手下。

但就在這時墻外突然傳來了「蓬啪」打鬥聲，衆人一怔，出墻一看，竟是一朵烏黑的雲中有人在力搏。

大約不到半盞茶工夫，白芝先栽出烏雲外，又過了一會，白雨亭才跟蹌退出烏雲之外，七竅流血而亡，那朵烏雲冉冉離開墻外，迅速遠離而去。

誰都相信這是大俠梅鐵骨，而且拆穿了白雨亭另一次的詐死。

這個人眞是絕透，居然又來了一次詐死，而且差點又騙過魚得水等人。

小熊大聲道：「你們父女二人可眞是寶一對哩！」

白芝慚然道：「家父使詐，我事先並不知道！」她走了，沒有一聲惜別，足見白芝可能是知道的，因爲以白芝的身手，即使是冷不防施襲，也未必能制住白雨亭。

金礦圖交永曆帝，暗暗開採作爲反抗清軍所需，雖然大勢已去，但永曆帝自清順治三年，一直和清軍纏鬥到順治十六年，才寸土俱無，乃投靠緬甸，「平西王」吳三桂的大兵壓境，要緬甸交出了永曆帝，立即處死。

明室到此已盡，至於鄭成功又當別論，史家寫明史到崇禎在煤山殉國爲止，以後零星抗清，一會這個稱監國，一會那個又自立爲帝的一些史實，都列入清史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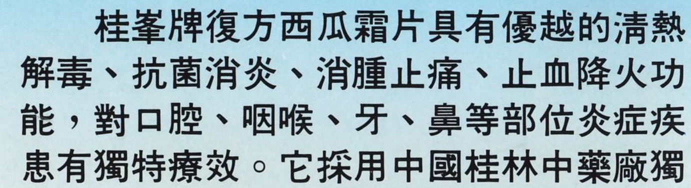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